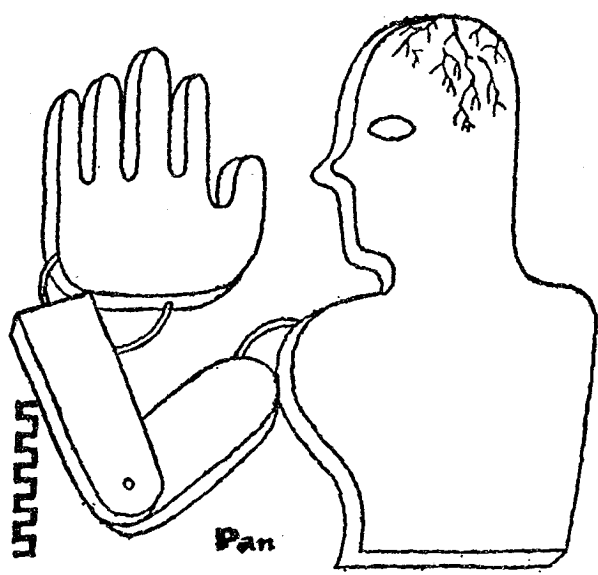


72#  
DE 2.15H

THE  
KING COAL  
BY  
UPTON SINCLAIR



坎人記★PAN.UR作画

石 炭 王

上海樂群書店出版

# 石 炭 王

第一編

石炭王的領土





## 第一章

培德羅鎮在一片山地的邊陲：是一些雜貨店和飲食店的雜踏的集合，從這兒有不少的鐵路支線穿上山谷，以營養各處的炭坑。平常大概是很平靜地睡着；但到禮拜六的晚上，炭夫們一羣一羣的走下，牧場的工人們也或者坐在馬上或者坐着摩托車跑來，全鎮便立地醒來熱鬧起來了。

七月下旬的一天，有一位青年在停車站上下了車來。青年大概有二十一歲的光景，容姿頗伶俐，棕色的頭髮微微閃着陽光。他穿着一套破舊的衣裳，大約是在那兒的道旁，猶



806210

太人的古衣攤上買來的；一件骯髒的沒有領帶的青色襯衫，雙穿舊了的厚重的靴子也是一樣。他的背上揣着些換洗衣服和一張絨毯，衣包裏面一把梳子，一枝牙刷，一個小小的懷中鏡。

坐在火車的吸煙室裏，青年專心的傾聽炭院地方的談話，努力改正自己的音調。他一下了車便走到線路的旁邊把些炭渣來洗手，並且還略略把臉染了一下，等他在懷中鏡裏檢查了一次效果，他走下了培德羅的正街，選了一座小小的香烟店，走進去。儘他所能吐出的粗暴的聲音，他向女店主人發問，“我愚下問你，上派因克里克炭院的路怎麼走？”

女主人看了他一眼並沒有甚麼懷疑。她把方向告訴了他，青年乘着輕便火車，走到派因克里克的谷口，要上山去還要爬十三哩路。天氣是很晴明的，天空就給水晶一樣清澄，山氣十分快爽。青年好像很愉快的樣子，一面爬山，一面唱着一首很有好幾節的歌曲：

石炭老王是位有趣的老丈，  
有趣的老丈是他，石炭老王；  
他建了一座堂皇的大學堂——  
萬歲呀，學生！萬歲呀，老王！

哦，李若安，好姑娘，  
月兒照在松樹上；  
哦，你請出來呀，李若安，  
我要替你唱首哈里崗！

有趣的老丈哈里崗——  
他把產業的車輪運轉忙；  
運轉忙，爲他烟管和酒觴，  
爲他堂皇的大學堂！

哦，美梨姜，好姑娘，  
月兒照在杉樹上，  
哦，你請出來呀，美梨姜，  
你聽我在唱着哈里崗！

萬歲，萬歲，石炭王，  
他產業的車輪壽無疆！  
萬歲嘍，他的烟管，他的酒觴！  
萬歲嘍，我們的學堂！

哦，李若安，好姑娘，  
月兒照在……

就這樣唱下去又唱下去——有那月輪能夠照着大學的校庭的光景。這兒含着一種愉快的無意義，並且含着些問題，就是現代的青年使他的父兄蹙額的問題。山路是很峻峭的，這首歌唱着進行的調子頗不容易支持，但是赫爾瓦納（青年名）可以停着步，向崖壁叫喚一聲，聽聽四方來的迴音，又再往前走。他還年青，也有愛情和好奇的心事；褲袋裏也有些零錢，還有一張十圓的鈔票，作為萬一的準備，縫在革帶裏的。假使石炭王比得哈里崗的燃料總公司的專用照像員那天清早把赫爾瓦納用快鏡照下來的時候，那是在廣告上很可以作為一個“炭坑夫肖像”的模範的。

但是跋涉終竟很艱難，還沒有走到盡頭，青年已經感覺着革靴的墜腳，他不再唱歌了。太陽剛好要下山的時候，他走到了他的目的地——一道大門橫在路上，上面的招牌是：

派因克里克煤炭公司  
私人重地 禁止通行

赫爾走近大門，門是用鐵格子做成的，上着鎖。爲要吐出粗暴的聲音停着準備了一會，他踢着鐵門，一位漢子從門內的小屋走出。

漢子問道：“你有何貴幹？”

“請你開門，我要找點工作做。”

“你是從那兒來的？”

“從培德羅來。”

“你從前在那兒做過工？”

“到炭坑裏來我這回是第一次。”

“你從前做過甚麼工作？”

“在雜貨舖裏面幹過。”

“那家雜貨舖？”

“西城培德森商號。”

關人走近門次，隔着鐵欄審視赫爾。

“喂，畢爾！”他叫了一聲，別的一位漢子又從小屋中走出。“來了一位傢伙，說在雜貨舖裏幹過事情，要找工做。”

畢爾問道：“你的證明書呢？”

赫爾聽見一般的人說，炭坑裏是缺乏工人的，各處的公司都在募工；他以爲工人只要去一扣門，那門就要打開的了。“他們沒有給證明書給我，”他說，並且又趕快的加一句，

“我是吃醉了，他們把我趕出來的。”他以為吃醉過酒是怎麼也不會被炭阮拒絕的了。

但是那兩個並沒有打開門的動作。畢爾還從頭至腳的審視赫爾，赫爾怕被他們看出破綻，心裏有點焦燥了。他說：‘我是沒有一點作假，你們讓我進去，我對你們講罷。’

兩個人還是沒動。他們彼此看了一下，畢爾才答道：“我們這兒不要人手的。”

“但是，”赫爾說，“我在谷口看見一道牌——”

“那是舊牌子了。”畢爾說。

“但是我走了這許多路才跑上來的！”

“下山是更容易的啦。”

“但是——天已經黑了！”

“小夥計，你怕黑嗎？”畢爾滑稽的問着。

“當然，”赫爾這樣回答。“費點心罷！這兒總有點子事情可做——不然，至少讓我在這兒過夜罷。”

“說上天也沒有辦法，”畢爾回答着，一轉身便走進小屋子裏去了。

其他的一位漢子停着又在審視，顯然地含着敵意。赫爾想和他辯解，但他重複地說了三次，“你滾下山去罷。”就這樣赫爾終竟沒法，只得回頭走了一下，坐在山石上思索。

那真是太沒有道理的辦法，在著目的地方插着些“招工”的牌子，等人走了十三哩的山路，只是空着手回去。赫爾很相信那鐵門裏面是定有工作可做的，並且假如他能夠進門，他一定可以說服他們。他立起來，又走了四分之一哩的光景，走到鐵道路線了，剛好有一套空車蜿蜒着走過。山路是很崎嶇的，空車碰來碰去的震空價響。這兒使困難的問題得着解決的關鍵。

天色已經漸漸黑下來了。赫爾悄悄地爬到車旁，等他的身子藏在車影裏的時候，一跳便跳進一座空車裏面去。跳上車去恐怕只費了一秒鐘的光景，赫爾匍匐着，他的心臟在跳。

還沒有走上一分鐘；他聽見叫聲，抬頭一看，他看見那看門的人向着空車跳下山來，他的同伴畢爾跟在背後。他們叫起來了，“哦，走出來！”畢爾一跳便跳上了赫爾坐着的那架空車。

赫爾看見勢火不好，便從反對一邊跳下車，放開脚步的往山下跑去。畢爾跟着他，車子一走過，另外的一位漢子也跳下車來追趕。赫爾不做聲息的，很忙的跑；看門的人却是放口大罵，他捉着赫爾的領子，很兇的搖送他，在他的屁股上蹴了好幾腳。赫爾倒了又爬起來，那漢子依然在追趕他，

他一翻身便給他一拳，打中在胸脯上，把那漢子打得一突坐。

赫爾是懂得拳術的；他把姿勢架好，準備去迎敵他敵手的第二人。但是炭院地方的事情，這種原始的方法好像是不能解決的。漢子立起來了，一枝手槍的槍頭立地伸在赫爾的鼻下。“舉起來！”那人這樣說。

這是一種俗語，赫爾是從不會聽過的，但那意思是不准逃走；他把兩手舉起來。就在這個時候他第一的一個敵手衝上來，伸手給他一拳，打在眼上，使他幾穿穿仰倒在地下。

## 第 二 章

赫爾的元神恢復轉來的時候，他睡在黑暗裏，全身的骨節都感覺着疼痛。他是睡在石板的地面上的，他翻過身去，但又立地翻過身來，因為他的背沒有一處是不痛的。停一會，他自己能夠定定神了，他的身上足足有二十處受了腳蹴的傷痕。

他睡了一兩點鐘的光景，曉得 he 自己是坐在監牢裏的，因為他從鐵格子窗眼裏看見星光，他聽見有人的鼾聲，他一聲一聲的大起來，大約叫了五六次，最後聽見有呻喚的聲音了，他要求道，“請給我一點水罷！”



“你再把老子叫醒的時候，老子倒要給你一點毒水呢，”那聲音回說着；繼後赫爾靜悄悄地睡着，一直睡到天亮。

天亮後兩點鐘，有一個人走進牢房裏來。他叫道：“起來，”又把腳頭來蹴了一下。赫爾覺得沒法，也就只好起來。

“真是麻煩的家伙，”牢子說着便捉着了他的衣袖，把他牽出牢來，通過小小的一個廊道走進一座辦公室，那兒坐着一位紅面孔的人，衣襟上掛着一個銀製的盾牌。昨晚上赫爾的兩個對頭立在旁邊。

“小伙計，好些嗎？”坐在椅上的人說話，“你應該想了一想你的事情罷？”

“是，”赫爾很簡單的回答。

“是甚麼過犯？”那人問那兩個關人。

“闖入和拒捕。”

“小朋友，你身上有多少錢？”這是第二問。

赫爾躊躇着。

那人說：“你直說罷！”

“兩元七角六分，”赫爾說着——“我記得大約是這點。”

“再說罷！就只有那一點嗎？”接着便向那看門的人發出命令，“搜他！”

畢爾便立地說道，“把衣裳和褲子脫了！把靴子脫下

來！”

“啊，我說！”赫爾反抗着。

“脫下！”那人說着，擦着拳頭。赫爾脫乾淨了，兩個人開始搜查他的衣囊，搜出一個錢包剛好有兩元七角六分錢，還有一個值錢的表，一把很重的小刀，牙刷，梳子，鏡子，兩張白手巾，他們很輕蔑地把這手巾看了一下，又投在滿地痰唾的地板上。

他們把包裹給他打開，把乾淨的衣裳投出來。再把小刀打開，開始檢查鞋底和鞋跟，解開他一切的衣縫。就這樣他們在革帶裏面把那十圓鈔票尋了出來，他們把這鈔票和其餘的物品一同投在桌上。那帶銀盾的人於是說道：“我找着你拾二圓七角六分錢，一隻錶，一把小刀。”帶着冷笑的又加一句道：“把你那開鼻涕的破東西拿去罷！”

“哦，你看罷！”赫爾發着氣說。“你看我這些傷痕！”

“小伙計，把衣裳穿起，趕快離開這兒，不然連這幾件鬼皮都不給你。”

但是赫爾是氣得沒法，他寧肯甚麼都不要了。“你告訴我你是甚麼人，你敢於使用這樣的權勢？”

“我是炭坑的警長，”那人說。

“你的意思是說你是燃料總公司的雇用人嗎？你於然

搶我——”

“畢爾，把他趕出去”警長說了。赫爾看見畢爾在擦拳頭。

“好的，”他這樣說，把自己的憤怒吞下。“等我把衣裳穿起。”他趕快穿起衣裳；把絨毯和換洗衣裳捲好，向門口走去。

“記着，”那警長說，“你~~要~~直走下山去，假如你在這兒還要現一次面，那你會有一個鉛彈好吃。”

赫爾就這樣走到太陽光裏，左右一個閹人就給護衛一樣。他在同樣的山路上走，但在公司村落的中央。在遠處他看見有一座大大的磚房，聽見那機器和下炭的不斷的響聲。他走過了一兩條公司的建築和阡夫小屋的巷道，一些破廉恥的婦人站在門口，一些骯髒的小孩子在掘路旁的塵土，他們都看着他，向他冷笑——因為他是跛着在走的，他遇着了甚麼事情，那是很明白的。

赫爾是懷着愛情和好奇的心事走來的。愛情很被消蝕了——這顯然不是使那產業的車輪運轉着的原動力。但是好奇的心事却比以前更增大了。鐵柵欄內部那樣很祕密地藏着的到底是甚麼呢？

赫爾轉過身來望着畢爾，畢爾昨天是表示幾分和氣的。

“喂，”他說，“你們把我的錢拿去了，把我打昏了，把我毆青了，你們該已滿足了。在我走之前，你們肯不肯告訴我一件事情呢？”

“告訴你甚麼事情？”畢爾咆哮着。

“我爲甚麼要受這樣的罪？”

“小伙計，因爲你太玩皮了。你無原無故要屬到這兒來，你自己不知道嗎？”

“唔，”赫爾說着，“但這不是我想問的。你們爲甚麼最初不肯讓我進門去？”

“你假如在炭院裏找事情，”那人說，“你爲甚麼不照着正規來呢？”

“我不曉得甚麼是正規。”

“就是這一點了。我們不想上你的當。你看來是有點不妥的。”

“你到底把我看成了甚麼人？你們怕的是甚麼呢？”

“喂！走罷！不要說那些閑話。”

赫爾不作聲又走了幾步，想着要怎樣才把他們的話頭引出來。他說，“我覺得你們是懷疑着我。你們假如許可我的時候，我要向你們說出真話。”那人並沒有禁止他，他又說，“我是一位大學生，我想研究人生，我要自己來攪幹一下。我

以爲到這兒來是很有趣味的。”

“哼，”畢爾說着，“這兒並不是打球場。這是炭坑啦。”

赫爾看見他的話生了效力，他接着說，“你請告訴我罷，你到底把我當成了甚麼人？”

“好嗎，我就對你說罷”，畢爾咆哮着。“近來有些工會的運動員想組織這兒的炭坑，我們是不能夠放鬆他們的。公司募集工人是要經過荐頭行的，你假如得着荐頭行的許可，那你便算依着正規了。不然你假如走下培德羅的辦事處去請求一張通行券，那你也就不錯的。但你要像一個流氓一樣突頭突腦的走到大門口，說起話來就給大學教授一樣，那是通不過的啦，你曉得麼？”

赫爾說，“我曉得了。”他接着又說道，“你假如肯給還我一頓吃早飯的錢，那我是感恩不淺的”

畢爾說道，“早飯的時候已經過了。你坐着等待栗子的成熟罷。”他笑了；他自己的笑話把自己的氣平了下來，從衣包中搜出了二角五分錢遞給赫爾。他把大門的鎖打開，帶着微笑看着赫爾走出；赫爾在產業車輪上的第一次運轉便告終結。

### 第 三 章

赫爾瓦納拖着自己走下山去，但是怎麼也支持不着。他走到一條溪水從山邊流出的地方，他盡量的飲了一肚皮；但就睡在那兒，整天沒有吃飯。傍晚雷雨來了，他爬到一處岩壑裏去，但那一點也不能庇護着他。他的一條絨毯立地便溼透了，他差不多就給昨天晚上一樣很可憐的過了一個通夜。他不能夠睡，但是他能夠想，他想到他遇着的事情。畢爾說過炭院不是打球場，但是這兩者的印象在赫爾看來却完全是一樣的。他祝賀他自己，他的職業幸還不同工會運動員的一樣。

天明了，他爬起來，又繼續着走，又冷又經受着從來沒有經受過的飢餓，一點力氣也沒有。走了一天，走到谷口的一座發電所了。吃一頓飯的錢他沒有，他又怕乞食；但是他走進路旁的一家店舖裏去，那是蔬菜店，他問杏乾多少錢，是二角五分錢一磅。這價錢太高了，但是海拔也是很高的，赫爾到後來知道了海拔高物價也高的原故——但是爲甚麼物價總比店舖的海拔還要高，這是沒有得到說明的。他看見櫃臺上懸着一道牌：“公司的代用紙幣作一成買收。”他聽見

說過以“代用紙幣”給工錢，國法是禁止着的；但是他也沒有再事過問，拿着他輕輕的一磅杏乾，走到路邊上吃起來。

就在那發電所的對面，沿着鐵道線路，有一座有後園的小看守屋。他走向那兒去，看見一位獨腳的老看守人。他求他准許他在看守屋的地板上過夜；他看見那老人在看他打青了的眼睛，他說道，“我是想到炭院裏來找點事情，但是他們以為我是工會運動員。”

那老人說：“唔，我是不願意甚麼工會運動員到我這兒的。”

“但我並不是的，”赫爾辯解着。

“你是甚麼人我怎麼曉得呢？說不定你還是公司的偵探啦。”

“我所請求的只是一片可以睡覺的乾地，”赫爾說。“你給我的時候是一點也不會有甚麼禍害的。”

“那倒說不定，”那老人回答着。“不過，你可以把你的絨毯敷在那隻角上。你可以不要在這兒和我講甚麼工會不工會。”

赫爾實在沒有想說話的意思。他把自己裹在絨毯裏面，睡着就給一個不被愛情也不被好奇心苦惱着的人一樣。清早那老人給了他一片玉蜀黍的麵包和些園裏採來的嫩洋

葱，這餐早餐的滋味覺得他是有生以來不曾嘗過的。臨行赫爾向他的主人道謝的時候，老人向他說！“好了好了，年青的朋友，你假如真的要感謝我的時候，我望你不要對別人說在我這兒過過夜。頭髮白了並且只有一隻腳桿的人，把飯碗打倒了的時候那是只好跳在河裏面淹死的。”

赫爾答應了，走他的路去了。他的傷痕已經痛得輕些，他能夠走路了。看見了許多農家的房屋了——那好像突然地回到了亞美利加。

## 第 四 章

赫爾以後要冒着一禮拜的險，他現在的的確確是成了一個流浪人：一個真正的流浪人，決不是藏着十圓鈔票在革帶裏，想去領略人間味的。他看看自己的神情，他不相信他到現在還會被人看成好事家了。他想起了他是有一種微笑可以迷引一些貴婦人的；這種微笑和一隻打青了的眼睛可以聯合起來罷？他沒有別的方法可以糊口，他使用他的微笑去嫵媚一般的主婦，他處處都收到成功，差不多使他要懷疑到血汗勞動的價值了。他不唱哈里崗的歌，但只唱些他曾經聽見過的流浪人的調子了。



“哦，地球上還有婦人存在的時候，勞動有甚麼用處呢？”

第二天他在路上認識了兩位紳士，他們是坐在鐵路旁邊在烤醃肉的。他們歡迎他，等他們聽了他的自述，便立地成爲好朋友，他們教了他些渡世的方法。不久他又認識了一位以前做過炭院夫的人，他能夠給他些指示在他要上別的山谷裏之前。

這個人的名字叫着“荷蘭人埋克，”他沒有說明是甚麼原故。他的眼睛是黑的，是一位人相很兇猛的無賴，話題一說到炭院上來的時候，他的話匣子便要立地打開來的。他是把那種遊藝攪夠了——那只有赫爾或者其他的遭天神譴責了的蠢人才想去找些事情來做的。就因爲天下有不少的這種天成的蠢人，所以那種遊藝才能夠支持着不見終止。“荷蘭人埋克”繼續不斷地講述炭院生活的慘狀，數一數二的指出工頭兒們的鬼域，他詛咒着他們該遭孽火。

他說，“我年青的時候很想找工作做，但是我現在是不幹了，那正好。”這個世界在他看來好像是特別構成來使他工作的一樣，所以他竭盡他的全力要來打破這種構造。在一條從山澗流下來的溪畔生一團篝火，坐在那火旁邊，赫爾過了些愉快的時間，他看出那“荷蘭人埋克”做躲藏的工作比

別的人做工場的工作還苦。但這樣的苦楚那流浪人是不介意的——他是有他的信條，他爲他的信條是甘願犧牲的。別人就把他送進工場，他拒絕做工；他就坐在牢裏，吃些水飯快要餓死的光景，他也不情願做工。他自己說，假如別人都像他一樣，那是立地把世界改造了的。

赫爾對於這位自發的革命家感覺着趣味，同他放浪了兩天的光景，他從他的口中詳詳細細的探引出許多炭院夫的生活。許多公司採用工人是要經過荐頭行的，這和那門房所說的一樣；但是難受的是這些荐頭行要在很長久的期間抽你的頭錢——工頭兒不消說和他們是串通着的。赫爾以爲這在法律上是不許可的，他的同伴說，“噯呀，你夠了罷。你假如在工場裏面做過一下工，那你會知道，工頭的命令便是炭院的法律。”流浪人還繼續着發表他的信念，他說給工作做的人只有一個，爭工作做的人却有許多，法律是從來不甚關照的。赫爾很佩服他這個卓見，他覺得有和哈里崗大學的經濟學教授通信的必要。

他和“荷蘭人埋克”相識的第二晚上，他們的私窩遭了一個警官帶着六名警士來襲擊；警察是很努力着要把浮浪人從附近驅逐出去——便是驅逐到炭院裏去做工。赫爾的朋友，他是睜開一隻眼睛睡着的，便立地逃向黑暗裏去，赫

爾跟着他，在襲擊的監視下只相差一脚腳球的遠近。他們把飲食和絨氈都丟了，但是“荷蘭人埋克”全不介意，他從一處鷄窩裏偷來一隻仔雞使他們快快活活的過夜，第二天又從晒衣竿上偷來一件襯衫。赫爾吃了仔雞，又穿上了襯衫，就這樣開始他的罪犯的履歷。

離別“荷蘭人埋克”之後他又走向培德羅。那浮浪人告訴過他，酒店的主人大概和炭坑是時常打交道的，要找工作做的人可以去託他。所以赫爾便去探問，第二家的主人回答道：是的，他可以給他一封介紹信介紹到北谷去，假使他得到工作的時候，每個月要抽他一塊錢的頭錢。赫爾承認了，他起身放開脚步又走上別的山谷，靠着山谷口的一家農家討來的一片火腿麵包。走到燃料總公司的別的一處鐵門前他把介紹信拿出來，信是寫給沃克拉罕的，他也是一位開酒店的老板。

門房並沒有打開那信，只是看了一眼便把赫爾放進門去，赫爾找着了 he 求見的人便向他要求工作。那人說他一定要幫忙，但是就給培德羅的朋友每月抽他一塊錢的頭錢一樣，他也要抽一塊錢的頭錢，赫爾反對了這個提議，彼此爭論了一下；結果是，赫爾一衝的走出去要去直接找上手的光景，酒店老板才允許減到一元五角錢。

他問道，“你會做炭院裏的工作嗎？”

“我是在炭院裏長大的呢”，赫爾這樣說，他現在已經長於世故了。

“在那兒的炭院做過工？”

赫爾舉了好幾個炭院的名字，這些他是從那些浮浪人聽得來的。他改個名字叫着“佐司密司”，他想這種名字在炭院的工人裏一定是不少見的。他一禮拜以上沒有剃的鬍子改變了他的面相，同時他也學了好些粗魯的話了。

酒店老板把赫爾引去見第二號炭院的工頭阿勒克施通，阿勒克施通立地問道：

“你曉得餵騾子嗎？”

赫爾說，“我從前當過馬夫，我是識馬性的。”

那人說，“唔，騾子又不同。我的馬夫有一個在昨天起頭痛肚子，不曉得他幾時才可以好得起來。”

赫爾說，“請你給我這個機會罷，我會駕禦的。”

工頭兒上下的看了他一下，他說，“我看你也好像還靈醒，我給你四十五塊錢一個月，你假如做得好，我要給你五十。”

“哦好的，老板，我幾時上工？”

“你不要那樣着急罷。你的行李在甚麼地方？”

“這就是我所有的全部，”赫爾指着他手裏偷來的一捲襯衫，這樣的說。

“唔，你把來丟在那角上，”那人說了；突然停止着，凝視着赫爾，蹙着額。“你是工會裏的人嗎？”

“哦，老板，我決不是。”

“你從前加入過工會嗎？”

“哦，老板，我決不會加入。”

工頭兒的眼神是疑他在說假話，赫爾的祕密幾乎看破了。“你在上工之前，你應該要賄個咒，好不？”

赫爾說，“好的，我願意。”

“我看你明天來罷。我還沒有把你登錄上去。此刻我要問你信的甚麼教？”

“我是七日再臨派。”

“喂，這是甚麼派？”

“甚麼派都好啊，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是連禮拜六也要做工的。”

“唔，你不准在這兒說教。這兒是有這兒的宣教師——你一個月從你的工錢裏要抽五角錢給他的。來，你跟着我來，我引你到院裏面去。”

就這樣赫爾開始了他的工作。

## 第 五 章

騾馬這東西真是一個破廉恥的沒王法的蠢物；這是自然的一條暗道，老實說，是一個錯誤，自然應該引以為羞恥，不應該再把牠產生出來的。赫爾所看管的三十條騾馬是在適宜於培養牠們最惡劣的性質的環境裏面養成的。他立地發現了他前任者的肚痛的原因，那是騾子的後腿躐了他的肚子；他假如要想免掉這場危險的病痛，他知道是一刻都不能不留神的。

這些騾子生活在地球的內部；只有牠們病了，才准許牽上來見見太陽，在青翠的草場上打滾。有一條騾子叫着“查里大哥，”牠曉得吃煙，曉得在炭坑夫的衣包裹和身上找煙來吃。牠不曉得把那煙汁吐出來的，牠結果是生了病，牠便決心戒烟了。但是馬夫們和小工們曉得“查里大哥”的缺點，却偏偏要引誘牠，又使牠破戒。赫爾不久便發現了這個道德的悲劇，在他每天每天長時間的勞動裏面，他是感覺着精神上的痛苦的。

他乘着第一籃降下豎坑，那差不多是在天不見亮的時候。他把飲食給他的騾子，幫助駕禦牠們。等那最後的一匹

騾子走出之後，他又掃除馬房，整齊鞍轡，他的周圍比他年長的任何人的吩咐他都是唯唯聽命的。

騾馬而外使他苦痛的其次是一些打雜的小工，和他能夠接近的其他的小伙計們了。赫爾是新來的，他們都看不起他；加以他做的又是下等的工作——看騾子這件事情在他們看來總覺得有點下賤而且滑稽一樣。這些小伙計大概是從南歐或者亞細亞的好些地方來的；有平板面孔的韃坦人，有淺黑色的希臘人，也有斜眼的日本小鬼。他們用的是一種混成語，一多半是些英國的下流話和一些淫蕩的事情；他們那精神上的卑污是生長在日光裏面的人所不能意想得到的。他們直言不諱的說他們的母親和祖母的私事；也說那聖母瑪利亞偷人。可憐的這些小小的暗黑世界的動物，他們的靈魂受了磨損，受了污穢，比他們的面孔還要快，還要不可挽回。

赫爾聽從工頭的話決定在雷鳴涅次克家寄宿食。他乘着最後的籃車上來，在黃昏的時候，他一直走到一家薄暗的亞鉛的建築，他在那兒遇見一位很強壯的俄國人，這俄國人告訴他一個月要二十七塊錢，他有一尊床是和八個人同一間房間的。薦頭錢一元五角，工場宣教師五角，工場醫生一元，洗衣費五角，病災贖金五角，一共品除下來他只剩得十

四塊錢要拿來製衣裳，預備供家養口，供自己的煙酒費，和那博愛的炭院主所建設的圖書館大學堂的寄付金。

等他到的時候，飯堂裏的晚飯差不多要開過了；地板上就給逢着節日在郊外野食過後的一樣，十分狼藉，剩着的食物都已經冷了。他曉得常常都是這樣的，他也就只好盡量的利用了。燃料公司所經營的寄宿舍的飯堂，在赫爾看來的確是和他從前看過的監獄一樣——一排一排的囚人坐着不作聲，從錫盤裏面吃澱粉和油膩。這兒的盤子是土燒的有半英寸厚，但是澱粉和油膩是不缺乏的；廚房的技藝也好像有一個公式，便是：味道不妥，加油過火。這連跑了很長的山路，又在地下做了一陣工，肚子餓得發慌的赫爾，實實在在都難以吞下去了。禮拜日，只在這一天才可以在日光中吃飯的，蒼蠅却是四處都是，赫爾記得有一位醫生說過：開明的人怕蒼蠅比怕印度的老虎還要厲害。

寄宿舍給了他一尊床和一套臭虫，在山上不可缺少的絨毯却是沒有的。晚飯過後他便去找他的工頭兒，想要公司開的店舖准他掛賬。他們很情願的准許了他，他覺得這是炭院警長束縛工人的一種方略，賒了眼便不能跑掉。事實上並沒有這樣的法律——但在這兒那炭院警長是怎樣蹂躪法律，赫爾可知道了。



## 第六章

赫爾在炭院的胎內勞動了三天，在雷鳴涅次克家吃了三天飯，捉了三天的臭虫。喜幸的禮拜日到了，他有幾點鐘的自由時間去領略日光，並觀察北谷炭村。這是一座雜踏的炭院村，沿着山谷有一哩以上。中央是高大的碎炭廠，豎院廠，有高煙囪的發電廠；附近是公司的買店和幾家酒鋪。像雷鳴涅次克館的宿舍是有好幾家的，很長的幾列炭院夫的家屋，大概有兩間至四間的房間，一座房屋裏面有的是住着好幾家人家的。上坡稍稍走幾步路有一座學堂，還有一座獨單一室的建築，那是當着教堂在用的；教士是由燃料總公司任命。他被賦與了這建築物的使用權，制着那些酒店的機先，那些酒店對於公司是上了很重的租稅的；不怕就有這樣的便宜，在這炭院地方，天國依然戰勝不過地獄，這好像是人性的極乖戾的一個證明。

在這村中走着，第一個印像便是荒涼。周圍的羣山高聳着，赤裸而寥寂，身上帶着些極古的傷痕。午後太陽下山得很快，雪也下得很早；隨處的天工都好像在和人作對，人在她的威力下是馴服着的。在炭院村的內部荒涼的感觸是更

甚一層——那是貪婪和獸性。隨處也有些可憐的菜園子，但是炭渣和煤煙把一切東西都凋敗了，眼前的顏色都是黔黑的。風景呢是一些灰堆，廢鐵絲，番茄的罐頭壳，遊戲着的骯髒而黝黑的兒童。

炭院村的一部名叫“陋室巷”，那在一些大山小嶺的炭渣堆中，一些新來的最下流的外國人用些厚紙，兵鐵，和塗着瀝青的紙來建築他們的蝸居。這些小房子比鷄籠還要小，並且一家之中有的還要擁住着六七個人，男人女人都是在炭渣上面着破棉舊毯睡覺的。小孩子們在這兒擁擠着就像蛆蟲一樣。他們一多半身上只穿一件襖襟的衣裳，光赤赤的屁股正大光明地過着露天的生活。赫爾心裏想，炭院夫的兒童們愛作猥褻的遊戲是理所當然的了，他一身都閃漾着不愉快的波浪。他來是懷着愛情和好奇心而來，但兩者都已消失了。一個神經銳敏的人，對於人生的修養和禮儀有素養的人，他怎樣能夠愛這些人呢？這對於他一切的感官都是格塞的——對於鼻官是奇臭，對於聽官是叫囂，對於視官是一條奇形怪像的行列。文明對於他們做過些甚麼？將來會做些甚麼？他們除掉生下地來就做這些骯髒的工作之外，他們到底又配做些甚麼呢？英倫撒克遜人種（英美人，指赫爾）的尊大的民族自負心，俯視着這些南歐移民的大羣這樣說，這些人

的頭腦形態根本就是面目可憎的一樣。

但是赫爾忍耐着了；漸漸漸漸的有新的觀念發生出來。第一個便是這炭院的誘惑。炭院都是很有年紀的——真正的街市在山底掘成，那院道的主幹長有好幾英里。有一天赫爾偷了一點閑，冒着險在院內看了一下，這黑闇的迷宮是怎樣的宏敞，奇怪，荒涼，他是親眼看見過了。二號炭院中炭脈成一個斜坡有五度光景的傾斜；無數的空車掛在一條很長很長的鐵繩上拖着上去，但是載着炭轉來的時候，是藉着炭的重量自己落下來的。因此制動機的關閉便很不容易，管制動機的都是用的一些小孩子；於是乎便每每有脫線的事情，在炭院中日常的危險之外又加上新的危險來。

炭層大概有四英尺至五英尺的光景；這是自然的一種殘酷，炭院夫對着炭面去打炭的時候，怎麼也不能不把身子弓着的。赫爾在院內走了一下，看了看院夫們的工作，他現在曉得了，一些工人在黃昏時分從豎院出來的時候，爲甚麼總是低着頭，弓着背，垂着兩手，令人看來就給一條猩猩的行列一樣。打炭的方法是先把基底掘空，再用火藥去爆發。這樣的工作自然要叫院夫們匍匐着的，這也是使身體變形的一種另外的理由。

就這樣，一個人假如把別人的生活了解了的時候，他是

不肯再加輕蔑而要加以憐植的。這兒有一種特殊的人種，等於地底的化石，爲社會自身的目的而被社會絕離。在陽光如潮湧的外面的山谷，無數的車輛如像長蛇一樣，載着石炭蜿蜒運下山去；石炭是運到炭院夫自有生來所不會聽見過的地角天涯，去運轉那產業的車輪，那產業的成果他們是從來不曾看見過的。那會替美好的貴婦人製造高貴的絹絲，那會製出高貴的珍寶作她們的妝飾；那會驅駛那柔輦配置的頭等列車過野麟山；那會駕禦如像王宮一樣的輪船從冬寒的狂風之中驅向光輝燦爛的赤道的海上。美好的貴婦人穿着她高貴的絹衣，帶着她高貴的珍寶會安安穩穩的吃，笑，睡覺——她們不知道黑暗世界中有這種畸形的怪人猶如這畸形的怪人們不知道有她們的一樣。赫爾反射的想到這樣上來，他把他英倫撒克遜人種的驕矜抑制下去了，這些人可以厭嫌的地方——如像野蠻，叫囂，有臭虫的房子，光屁股的嬰兒，他都極力想寬恕了。

## 第 七 章

隔了幾天赫爾得到一個休假日，把他從馬夫生活的單調的勞動解放了，這是意外的休假，在他和工頭的約束上是

沒有規定得有的。第二號炭院的通風有些障礙，他開始感覺着頭痛，聽見下邊的人在吵鬧，說油燈快會熄滅了。形勢漸漸嚴重起來，命令下了，叫把騾子牽上外面去。

真是怎樣有趣的一件事變喲。赫爾的寵物們一看見日光，那種快樂真是形容不出來的滑稽。牠們爭着倒下去，在佈滿着炭渣的街上打滾；好容易把牠們趕到炭院村外有草的地方，牠們簡直就給小學的兒童向郊外遠足的一樣，狂喜得了不得。

赫爾就這樣得了一點自由的時間；他還年青，而且偷閒的好奇病也未完全消失，他又爬上崖壁去看望周圍的羣山。等他梭下山來的時候，天色已經向晚，一點很鮮新的色彩在他炭院生活中點染了出來；他走到一家人家的後院，被一位收着換洗衣裳的甚麼人的姑娘看見了。姑娘的身調頗令人注目，很高，很有精神，頭髮在社交界裏是叫做赤蔞色的，兩頰如像火一樣的緋紅，這是時常過着日晒雨淋的生活的人的一點好處。這位姑娘是赫爾自上山來所看見的第一個美好的對像，他的歡喜自然是不用說的。姑娘久久的凝視着他，他覺得自己也有回看的權利。他自己也是一個美好的面孔，他自己是不覺得的——山上的空氣染紅了他的兩頰，可愛的碧眼增了一段光輝，山風也正在吹蕩着他那漾着波紋

的金髮。

“哈囉，”那姑娘到頭先發出一種溫和的聲音出來，顯然是愛爾蘭人。

“哈囉，大姐，”赫爾也用同樣的愛爾蘭的音調回應她，他又更加客氣的加上一句，“我闖進了你洗衣裳的地方，對不着。”

姑娘的灰色的眼睛睜得愈大了。她說，“你趕快走開罷！”

“不，我還要留一下。那是美好的夕陽。”

“那嗎我把衣裳取下來，等你更好看些。”她收了一抱衣裳來丟在籃子裏。

赫爾說，“現在沒有剛才好看了。顏色褪了。”

姑娘轉過身來又凝視着他。“你趕快走開罷！我為我的頭髮，從小兒便被別人嘲笑的。”

“那很不錯的，”赫爾這樣說了一句，打斷了她的話頭；赫爾再走上幾步，可以更清楚的看她的頭髮。那頭髮是在她的額上波動着的，很合乎妝飾的風致，一條結實的濃重的髮辮拖過肩頭，驕到腰部的邊際。兩個肩頭很有力，顯然是做慣了苦工的原故；雖然和浪漫的女性美的標準不合，但有牠特有的壯美。兩肩是被一件褪了色的青竺布衫子掩護着的，

不幸的是那衣衫不見得十分潔淨；而且那青年還看見在一邊肩頭上有一處破孔，可以看見一段皮膚的補綻的。姑娘的兩眼是追隨着赫爾的，漸漸防備起來了；她把一件洗了的衣裳投在肩上，在這以下的交談當中是一直沒有取下來的。

“你是那個呢？”她突然的發問。

“我的名字叫佐司密司。我是二號炭隄的馬夫。”

“假使有人問你，你在那上邊做甚麼呢？”她舉起她灰色的眼睛看那赤裸的山邊，從那兒赫爾剛纔和一些砂石浮土梭下來的。

赫爾說，“我在巡視我的帝國。”

“你的甚麼？”

“我的帝國。土地是公司所有，風景却是注意牠的人所有。”

她把頭輕輕的點了一下。“這話你是從甚麼地方學來的？”

“在別的一種生活，”赫爾說，“在我未當馬夫之前。雖然渾未忘，縵若春宵夢了。”

她爲這話略略思索了一忽。一種微笑現在她的臉上了。  
“不錯，這像是詩本子上的話！你再說一些罷！”

“哦，辛曷，福提，所，虛時，翁德，泛因！”（哦，唱下去罷，

如此甘蜜而美婉!)赫爾引了一句德國歌——他看見她有聽不懂的神氣。

她問道,“你是美國人嗎?”赫爾笑了。在北谷炭院能講外國話並不是甚麼有教養的證據。

赫爾辯解地說道。“我是在雷鳴涅次克館裏聽來的。”

“哦!你在那兒寄食嗎?”

“我一天去三次。我不能說我吃得好多。你能夠天天都吃油炸豆子嗎?”

“不錯的,”那姑娘笑起來,“我是頂喜歡吃我的洋山芋。”

“我是想說你天天吃的玫瑰花呢!”赫爾這樣回答她。

“你走開罷!你在對着石頭親吻!”

“我想親吻的倒並不是石頭。”

“司密司君,你說話太胆大啦。我不再聽你的了。”她轉過身去,很匆忙的收起衣裳來。但是赫爾並不想離開。他更走近了一步。

他說,“我從山邊下來的時候,我看見一樣很好的東西。那兒是沒有草木,確瘠得不堪的,但我一走到崖陰處,那太陽照着的地方,那兒開着一朵野生的薔薇。單獨的一朵!我自己想,‘地域縱淒絕,薔薇也發花’呢。”



“不錯，這又是從詩本子上來的！”那姑娘叫了出來。“你爲甚麼不把那薔薇摘來呢？”

“詩本子上却告訴我，‘薔薇不可摘。’讓牠在枝頭上開着，假使有人要摘牠，牠隔不兩三點鐘便要凋謝的。”

赫爾這樣說只是隨着話頭的進行並沒有甚麼含蓄的。但是她的回答却使他們的交際捲起了波瀾。

“小大哥，那不一定就是對的。今天晚上或者會起暴風，便會把花吹凋零的呢。假如你是把牠拔起來，高興着，或者還是那薔薇花所心甘情願的呢。”

這位詩人心目中的大概是不曾意識的愛惜心現在消失在永恆的神秘裏了。那姑娘是知道還是不知道，這是不曉得的，但她得着女人的最初的勝利了。她把捉着了男子的心，用好奇的針把他撇着了。炭甌裏的野薔薇，這是何所指呢？

這野薔薇顯然是沒有意識到她說出了一種劃時代的意義，她很忙於收着衣裳；在這時赫爾瓦納審視她的風姿，凝想她的話語。這些話假如是出自一位巧言令色的貴婦人，那是只能作爲誘惑解釋的；但是在這姑娘的澄清的灰色的眼中決沒有那深澗的微痕，所有的只是痛苦。但是在這樣年青的，熱誠的，活潑的姑娘的臉上言辭上爲甚麼有這種痛苦呢？那是愛爾蘭人種的，在他古歌中常見不鮮的，傳統的憂

鬱？還是沉沒在美國西陲的炭坑村中，新生而特殊的一種呢？

姑娘的面容和她的言辭一樣費人思索。她的灰色的眼睛在一副和她的額髮不相趁的純黑的濃眉之下。她的嘴唇也一樣的鮮明，就給用深紅的顏料在她的臉上畫了一筆的一樣，筆直的，差不多沒有些兒曲線。這種面貌假使一凝視着你的時候，那所給與的印象是活潑的，凜冽的，勇敢的，而帶着一種反抗性的。但是只要她一笑，那紅顏便漾成柔和的曲線，灰色的眼睛十分傳神，好像更要添出幾分黑色。實在可愛，但並不單純，這便是這位愛爾蘭娘子！

## 第 八 章

赫爾問她新相識的名字，她告訴他是瑪利白克。她說，“我看你好像才來不久，不然你會知道我‘紅色瑪利的。’就因為這頭髮的關係。”

他答道，“我來此真個不久，但我現在要想在這兒長住就因為這頭髮的關係啦！白克姑娘，你容許我再來看你麼？”

她沒有回答，但是瞥視了自己住的房子一下。那是沒有

加油漆的，三室的小屋，實在比一般的更頹廢，周圍都是塵垢和炭渣，從前的籬棚，現在拆下來在當起火的柴燒用了。窗子是隙着縫，張着口，屋頂上有漏雨的痕跡，到處都加着補綻。

“我可以來嗎？”他趕快的再問一下——他是不想使她覺得自己把她的房子太看詳細了的。

“或者你可以來，”那姑娘把衣裳籃子抬起來這樣說。他走上前一步，想去接她的籃子，但她沒有遞給他。她緊緊的握着，也緊緊的看着赫爾，帶着些反抗的神情，“司密司君，你是可以來，但你不會覺得這兒有趣。你從鄰人口裏不久便可以聽得許多話的。”

“你的鄰居一個我也不會認識。”

赫爾的聲音中含着同情；但是她的面孔却不見和緩。“司密司君，你會聽見的；但你也可以聽見我是很倔強的人。在這北谷地方都也這樣說，那倒不是好玩的呢。”

赫爾問道，“你不喜歡這個地方嗎？”他覺得這句問話太客套了，效果是怎樣自己是很拿不定的。姑娘的臉上好像有暴風雨的暗雲襲來了的一樣。“我恨這個地方！這個地方是可怕的地獄！”

他躊躇了一下又說道：“下回見面的時候，我要請你告

我這個原故。

但是紅色瑪利又溫婉起來了。“司密司君，你下次來的時候，我是不把這些話來掃興的。我要更客氣些呢。假使你是高興的時候，我們可以同出去散散步。”

赫爾走向雷鳴涅次克館晚餐的時候，他一路上都是想着這位姑娘；不僅是想着她的美貌，在這樣荒涼的世界是十分出乎意外的美貌，並且是想着她的人格，那把他屈服了的——在她思想的表面之下好像時常藏着的一種痛苦；只要有一種很輕微的同情的暗示她都可以激閃出的嚴烈的自尊；他所使用的譬語，雖然是極陳舊的，她都可以新穎化的那種敏感。她怎麼會知道詩本子呢？赫爾關於這個自然的奇蹟——在這赤裸的山坡上開着的野薔薇，想更知道得一個詳盡。

## 第 九 章

瑪利白克的有一句話赫爾不久便明瞭了——那是她所說的北谷是可怕的地方。他聽取了些地底工人們的故事，弄到他每次乘着籃車下炭院的時候都要害怕得戰慄。

在赫爾的炭院裏有一位姓趙的朝鮮人，他是管制動機

的，頭髮很硬，眼睛是斜的。做這種工作的人炭院裏叫着“騎繩子的，”因為是許多炭車連環扣着，一直拖到坑道的幹線裏，這種人是坐在連環扣上的。他招呼赫爾和他同坐着下去，赫爾答應了，冒着丟掉職業和手足的危險。姓趙的檢了些自以為是英語的話來表示，東鱗西爪地也可以聽懂得一兩句的。他指着地面蓋過車輪的騷音叫道：“比各得司塔！（好大的灰塵！）”赫爾看見那地面上蓋着有六英寸厚的炭灰，在那廢了的古壁上可以畫寫出自己的名字的。騎繩子的叫道，“麥其不羅奧普！”（就要爆發了！）；等那最後的空車已經轉送到採炭的地方，他在等待着那回送的聯車的時候，他盡力的用許多手法來說明他自己的意思。“羅德卡司。鄂！北司德，來克，黑兒！”（載着炭的車子。碰頭！地獄一樣爆發！）

赫爾早就知道在這個地方的山氣是以乾燥著名的；他現在更知道這種性質了，這對於從各處轉地治療來的病人是生，而對於為保持病人的溫暖而出着苦力的人是死。炭院是裝置着好幾臺的大風扇的，空氣中所有的濕潤通被驅逐乾淨了，剩下的炭塵非常的厚，非常的乾，只消炭剷和炭剷的路路一接觸便可以引起莫大的爆發。所以這兒的一些炭院殺人之多差不多比全國的其他炭院的總和要多過幾倍。

這兒就沒有救濟法嗎？赫爾和朝鮮人同坐過連環扣之

後的那天晚上，他向一位看騾子的他的同事，金牟，賴發德，發問。金牟說，這兒是有救濟法的——法律上定得有，在炭院裏是要撒佈“瓦灰”的；在金牟的一生之中，他只記得這條法律實施過一回。那回是來了幾位“大人”來視察，在他們的到達之前大規模的撒佈了一次瓦灰。但是那已經過了好些年辰了，撒灰的機械拋到了甚麼地方，誰也不曉得，也沒有人曉得甚麼叫撒灰了，

對於瓦斯的豫防也是同樣的。北谷炭院好像是特別多含瓦斯的。在那多年的灣曲的院道中我們可以聞着一種臭味，差不多把全世界的農場的臭蛋都集中在一個地方的一樣；這種硫化水素在炭院夫看起來，倒是最沒有甚麼妨害的。可怕的是那無臭的，比空氣重的碳酸瓦斯。在那炭層的輕鬆而油膩的地方你一打中了的時侯，那你便打開了一個毒瓦斯的荷包，那在那兒藏了好幾萬年在等待着牠前定的犧牲者的。睡着做工的人就那樣不能夠再醒來，他的幫手一看見了這樣的情形，假使他遲延得一分，那他也立地送葬的。還有更可怕的是爆發瓦斯，那可以破壞整個的炭院，殺死幾十幾百人的生命。

對於這些危險是有一位“防火工頭”的，他的職務是巡查炭院，檢驗瓦斯，考察通風的適當和風扇的敷用與否的。

“防火工頭”的巡查大概是一大清早的，法律上特別規定得有在“防火工頭”巡查停當之前，工人們是誰也不許下甌的。但是防火工頭有種懶覺的時候，或者醉了還沒醒那時候怎麼樣呢？爲這樣的一點原故公司是不肯損失幾千塊錢的。所以有時候你可以看見工人依然是受着命令去就工，一面吐着不平一面送下甌去。不幾點鐘就有好些人頭痛侷侷着，要求送出甌來；炭甌監督是不會許可的，因爲假如許可幾個人出來，其餘的人都害怕起來，都要出來的。

有一次，就在去年，這兒起了那樣的一樁事變。一位年青的趕騾子的人，是一位克羅西亞人，在他們坐着嚼他們的中飯的時候，他把這樁事變告訴赫爾。第一籃的人放下甌裏去了，很不高興地大家都吐着不平；不一會大概是有一個人擦了一枝洋火，炭甌爆發了，那聲音就給地心爆裂了一樣。死了八個人，爆發的力量太大了，有幾個人的屍首被楔在甌的崖壁和籃車的中間，把他們切碎了才取了出來。對赫爾說話的人賭着咒說，該死的是那些日本小鬼。日本小鬼在炭甌裏是不好放鬆的，他們那些家伙慣愛偷着去吸香煙。

北谷是怎樣一個可怕的地方，赫爾現在是了解了。假使那炭甌自己能夠談話，那一處處處的舊坑會說出些怎樣的慘史喲！赫爾看着那些大衆傾倒下炭甌去，他想了，依照

政府的統計每一千人中有八九個人不出一年之內是會慘死的，還有三十名以上的人該受重傷。工夫們不消說是知道的，他們知道得比政府的統計員還要正確；但是他們還是要去工作！想到了這些上來，赫爾是不勝驚異的了。這是出於責任心嗎？他們難道還曉得社會是不能不要煤炭，為供給煤炭的原故所以有人不能不做險惡的工作的嗎？或者他們只是些蠢人，卑怯者，因為沒有反抗的聰明和意志，所以只好一味的盲從的嗎？好奇心告訴他，他要理解這些沉默的忍耐的產業軍的心事，他們幾千年來把自己的生命屈服在他人的支配之下的。

## 第 十 章

赫爾漸漸了解這些人了；他不把他們當成一個羣衆，整個的去蔑視或者憐憫，他把他們當成一個一個有特殊的氣質和情況的人，就給在青天白日之下的人們一樣。瑪利白克姑娘，金牟賴發德，高麗人老趙，克羅西亞人麥斗危克，——這些個人一個一個的顯現在赫爾的畫幅的前面來了，使這幅畫成了有生命的東西，使赫爾漸漸轉換到同情和友誼來了。這些人中有的不消說是精神肉體都受着不能磨滅的污



穢的——但是從反面說來，他們有的還年青，還有希望的光輝在心頭，還有反抗的烈火。

有一位孩子名叫“安弟，”他的父母都是希臘人；他的真名字是安德羅苦樂斯——但那樣長的名字在炭院裏面是不通行的。赫爾在賣店裏看見他，被他那美好的丰姿和大而黑的眼中含蓄着的悲哀的神氣吸引着了。他們談起話來，安弟發現了赫爾不是在炭院裏過了一生，是看過大的世界來的。那真可憐，在他話聲表現出一段激越來了；他是熱望着外界的有趣而多變化的生活——但他的運命却限定他每天在石炭的奔流旁邊要坐十個鐘頭，耳朵裏聽着的是滾炭的燥音，鼻孔裏呼吸的是石炭的灰塵，指頭兒拾檢着炭片。他是那管制動機許多小孩子中的一個。

赫爾問道，“你爲甚麼不出去呢？”

“哼！我怎麼能夠出去呢？我有一個母親，兩個妹子。”

“你的父親呢？”赫爾這樣一問，才曉得安弟的父親也就是那陷在豎院裏，把屍體割成幾段才取下來的一個。現在這兒子又被枷鎖在老子的地位了，一直要鎖到他的時辰也到來了的時候！

小孩子叫道，“不要幹炭院的事情！不要自己丟命！”

他慚怯地開始請教赫爾，他假如離開了家庭，跑到外邊

去碰運氣，問他以爲怎麼樣。

赫爾盡力追想着他所看見過的有大而黑的眼睛的橄欖色的希臘人，但除在大旅館的門前擦鞋，在化裝室中洗面盆，得些賞錢又拿去回敬一位肥胖的荐頭之外，他沒有發現過還有更高等的人才。

安弟進過學堂，是學過英文的，先生賞過他有好看的圖畫的書和雜誌；現在他所要求的是在圖畫以上，他所要求的是他們所畫的東西。赫爾就這樣和炭院經營者的種種難題中的一個覷面了。他們募集了一些卑賤的人，從二三十種的傳統的奴隸人種選出；但是照着美國的奇怪的習慣要設立小學，這些人的小孩子要學說英語，並且要讀英文。就這樣他們所受的待遇可以說是過分的好的；於是一位運動員走來了，那立地便發生出一次大爆發。所以在每處的炭院裏都是另外有一種“防火工頭”的，他的責任便是豫防這另外一種的爆發——不是由於碳酸瓦斯，是由於人的精神。

北谷炭院中這件事務的直接的責任是落在炭院營長奕夫克東身上的。他在這種職務上其實是不大相趁——他很瘦削而頗有丰姿，假使穿着夜會服，他是很可以充當一個外交官的。但是他一不高興的時候，那他的口舌便有點不乾淨了，並且他時常還帶着有一管六響的自來得；同時他還帶着

一個州執行官代理的徽章，這給了他一種特權，可以隨意地再加添幾響的。奕夫克東一走近身來，凡是爆發性的人便都趕出去被他自己爆發了。在這北谷地方是有規定的，只有在禮拜和禮拜六的晚上，吃酒的人才准許過量，或者在禮拜一的清早吃醉了的人被拉去就了工，那這個人是把這個規定的精神都實現了的。

奕夫克東之外，有他的助手綽號叫“幫辦”的亞丹牟士，他帶着徽章，是很有名的，此外也還有助手，但因為沒有帶徽章，所以也不大知名。有一天晚上坐籃車上來的時候，赫爾向那趕騾子的克羅西亞人麥斗危克說了幾句話，說公司所設的賣店物價太高，出乎意外的是在腳脛上受了重重的一蹶。隨後他們同走去吃夜飯的時候，麥斗危克才把理由告訴了他。

“你要注意，那紅面鬼的曷斯。他是公司的走狗。”

“真的嗎？”赫爾感着興趣的說。“你怎麼曉得呢？”

“我曉得。誰也曉得。”

“他看來也不見有好大的本領，”赫爾說——在他以為凡是偵探都要像福爾摩斯一樣。

“要甚麼本領呢。走到工頭兒那裏去，說，‘司密司那個東西在說壞話，說公司剝削他。’哼，你曉得麼？這點本領誰

也有的。”

“唔曉得了，”赫爾承認着。“公司是要賞他的嗎？”

“工頭兒是要賞他的。他可以給他一杯酒，或者兩杯。工頭兒回頭就來對你說：‘你這個亡八蛋少放些臭嘴。你從這兒滾出去！’你曉得麼？”

赫爾曉得了。

“就這樣你便走下山。回頭你可以走到別的炭院裏去。工頭兒問你，‘在甚麼地方做過工？’你說，‘在北谷。’他說，‘你叫甚麼名字？’你說，‘我叫佐司密司。’他說，‘你等一下。’他走進去，查查文件；他走出來說，‘沒有工作！’你說，‘爲甚麼沒有？’他說，‘你這東西少放些臭嘴。你從這兒滾出去！’曉得麼？”

赫爾說，“你說的是黑表嗎？”

“然也，黑表。或者是用電話，總之你的甚麼事情都會曉得的。你做了甚麼壞事，譬如像說工會”——麥斗危克把聲音放低，悄悄的說出這“工會”兩個字——“他們便把你的相片通牒出去——你走遍全國都找不着工作。看你有甚麼高興？”

## 第 十 一 章

隔了好久赫爾在偶爾的一個機會才發現了這個偵探制的內幕，他才曉得那產業軍沉默地忍耐地做着工作的原因是受着一種勢力的束縛。有一天禮拜日的清早，他和他的好朋友騾夫金牟賴發德散步，這金牟是一位和氣的人，在他煤炭染污了的臉上有一雙朦朧的碧眼。兩人走到金牟的家裏，金牟把赫爾請進去，和他的家屬相見。金牟的父親是一位駝着背受盡了苦勞的人，但是在他那結實的體格裏却有很大的力氣，那是在炭院裏受了幾代的磨煉來的。他是有名的“賴發德老，”其實他是還沒有滿五十的。他從九歲起便在炭院裏做起工，他拿了一本皮面的藍寫真帖給赫爾看，都是他的先祖代代的寫真——都是很憂愁，綉紋很深的面孔，很直挺的嚴肅的坐着，為他們的後代兒孫呈出永遠的豫兆。

金牟的母親是一位很瘦的，頭髮斑白的婦人，牙齒已經脫落了，但是感情是很溫厚的。赫爾很喜歡他，因為他家裏很潔淨；他坐在那門限上，賴發德的小孩子們洗得很乾淨的面孔一個個聚集在他的周圍，他講些很有趣的童話來和他們取樂。報酬是留他同吃午飯，他用着很潔淨的刀叉，熱蒸蒸的一盤很潔淨的洋山芋，還有兩片醃肉放在旁邊。吃得太滿意了，使他想去請求退出公司的食店，他要來和他們同住。

賴發德媽媽睜着很大的眼睛說，“哦，你想你可以退出嗎？”

赫爾問道，“怎麼不可以呢？”

“是的，那對於別人是先例。”

“那樣說來我死活都應該住在雷鳴湟次克館的嗎？”

那婦人說，“公司是有六家寄宿店的。”

“假使我搬到你們這兒來，他們會把我怎樣？”

“第一是你受開除，你走下山去，接着是我們跟着你來。”

赫爾反對着說，“但是也有許多人在陋室巷寄宿食的。”

“哦！他們又不同的！他們要怎樣過活——誰也不管他們的。但是你開首是住的雷鳴湟次克館，你要退出來，那他們是不舒服的。”

“哈哈，”赫爾笑着說，“我看這兒好像很有好多的不舒服的事情啦。”

“是的，很有不少的！他們把湟安門司崑下了山，就是因為他的老板娘在山下買了一杯牛奶。他們的孩子病了，賣店裏和水一樣的牛奶那是不濟事的。我覺得，他們是放了些白粉在裏面；總之，你可以看見那底子下是有白東西的。”

“賣店的東西你們無論怎樣是不能不買的啦！”

“我記得你說你在炭院裏幹過事情的啦，”老賴發德一直是不做聲傾聽着的，這樣插入了一句。

“是的，我是幹過的，”赫爾說。“不過別處沒有這樣的厲害。”

賴發德媽媽說，“哦，那在甚麼地方？——是在我們本國嗎？我們兩老兒費盡了一輩子的工夫在找呢。”

就這樣很自然地不覺得談到深處了；突然之間好像閃過了一片陰影——一片恐怖的陰影。赫爾看見老賴發德睨着他的婦人，蹙着額，向她送些暗號。這位美丰姿的年青的客人，嘴又會說；甚曉得外界的許多世故，他們到底把他當成了甚麼人呢？

老人說，“老實說，我們實在是並沒有甚麼不滿足的。”

他的婦人趕着又加上一句，“我想，公司方面就要准許外邊的商人進來，也准許不了那麼多的。我們在這兒受的待遇覺得不比別處壞。”

老人又說，“那不是笑談，我們工人的生活無論你走到甚麼地方去都是一樣；”年青的金牟想要參加一點意見，兩位老人趕緊的把他阻止着了，這使赫爾心裏悲苦，他趕快把話題改過了。

## 第十二章

就在這天禮拜日的晚上赫爾如約去拜訪瑪利白克。她把前門打開請他進屋子裏，就在那盞很微弱的石油燈旁邊，他都感受着一種愉悅的印象。“哈囉，”她說了一聲——剛剛說了這一聲，他從那山坡梭下她的晒洗場了。他跟着她走進房去，他覺得他所得到的愉悅的印象是從瑪利自己身上來的。她的神采怎樣的發揚新穎喲！那件青色的舊竺布衣裳，前回是不大乾淨的，現在是才漿洗過了，並且肩頭的那個破孔已經用一方沒褪色的青布補綴了起來。

瑪利家裏只有三間房屋，有兩間當然是寢室，她是在廚房裏接待她的伴侶。房中是光壁的，赫爾看來——確是連一座掛鐘作為裝飾品的都沒有。這姑娘款待客人所能給與的唯一的愛嬌，便是收拾得潔白了。地板是才打磨過的；廚房的擡子也抹得很乾淨，爐上的開水壺，架上的有裂痕的茶壺和茶碗都很乾淨。瑪利的小兄弟和妹子都在房裏：妹子叫基尼，是一位黑眼黑髮的小姑娘，身體很孱弱，面容帶着愁容，差不多可以說是驚恐；兄弟名叫通迷，是一位圓頭的孩子，圓圓的面孔上一臉都是雀斑。兩弟妹都很拘直的坐在椅上，



脫着赫爾好像有幾分不服的光景。他想他們也是參加了這一般大掃除的。因為客人究竟甚麼時候來是沒有一定，就在這天晚上他們一定是被姐姐拘束着掃除了一回，他想他們姊妹間一定生了些口角，對於瑪利的新友不一定滿意。

家中好像有些不如意的事情。瑪利沒有請她的客人坐，只立着躊躇；赫爾冒着險和兩位小人談了幾句話，她突然的說：

“司密司君，我們去散步罷，前回說過的。”

赫爾說，“好極！”

瑪利便對着架上一面破鏡把帽子撇好，赫爾向着孩子們微笑，引用了兩句哈里崗的歌——

“哦，美梨姜，你請出巷，  
月兒照在古松上！”

通迷和金尼害羞回答不出，但是瑪利說道：“在這兒照着的你曉得是銻鐵罐子呢！”

兩人走出來了。溫和的夏夜正好在月下閑遊——特別是兩人已經走到離村頗遠的地方，那兒已經沒有那嘈雜着坐在門限的大人，也沒有在門外喧嘩着的小孩子了。另外也

有一對對的青年男女在月下遊行；極勞苦的一天苦工究竟還沒有把他們在這柔和的夏夜享樂的力氣消盡。

赫爾疲倦了，愉快的走着想默享靜樂；但是瑪利白克却想要探討她同遊的青年的秘密。她說，“司密司君，我看你在炭院裏是沒有做好久的呢？”

赫爾有幾分作難了。“你怎麼會曉得呢？”

“你的樣子不像——說話也不像。你決不像這兒附近的一些人和一些物什。我不知道怎麼說的好，但你總使我每每想到詩本子上來。”

赫爾聽着她這種率直的表白是很愉快的，但他不想揭破自己的秘密。他找着了一個逃避的地方就是問她的“詩本子”了。那姑娘說，“我讀過一些詩，或者比你所能想到的更多得一點。”她說出這句話有幾分抗意。

赫爾更問了一些，他才曉得她和那希臘孩子“安弟”一樣，是同受過一些美國式的教育的感化，那小學教育；她曉得讀書，美貌的年青的女先生援助過她，借了些書和雜誌給她看。就這樣她得了一個打開寶庫的關鍵，得了一張幻術的絨氈乘着去巡遊世界。這些警語是瑪利自己使用的——因為天方夜談就是借閱書中的一部。下雨天她一定要藏一個棧發背後，檢着有光線的地方讀書——就這樣她可以免除

她的小弟小妹的攪擾。

佐司密司也好像讀過那些同樣的書；這使瑪利十分注意，因為書是很值價而且很難得的。她說明她為些新幻術的絨氈她怎樣地找尋陣地，當其她找着一本朗費羅的“詩集，”一本美國史，一本小說名叫“大衛德柯柏斐特”的時候，最後而且最奇特的是另外找着一本小說名叫“矜誇與偏僻。”這真是一種運命的離奇的遊戲——嚴肅的悲天憫人的姜奧司登女史在西部美洲炭院中寫出的。這對於姜奧司登是可怖的故事，對於瑪利白克也是一樣。

瑪利讀那小說是怎樣的感觸呢？她難道就給一般的侍女一樣在那淫蕩的場面裏面陶醉了嗎？赫爾聽她自己說來，才知道是失望。外邊的世界，儘管是自由，是清新，有不少的居民遇着華美而有意義的生活，但於她是沒緣的；她的運命是生來就釘在炭院村的洗衣板上的。自從她母親一死，萬事愈見不如意了。她這樣說時，她的聲音模糊而剛硬起來了——赫爾覺得他從來沒有聽見一種年青人的聲音表示出這樣的失望的。

赫爾問道：“你除這兒以外沒有到過別的地方嗎？”

她說，“我住過兩處的炭院——第一處是戈登，第二處是東倫。但是兩處都是一樣。”

“但是你下那山下的市鎮上去過沒有呢？”

“每年要去一兩次，但只是一天來回。有一次我到過先禮壇，在教會裏我聽見過一位女士唱歌。”

她停了一下，在追憶些甚麼。回頭她的聲音突然變了——赫爾在暗中覺得她的頭一定是反抗地偏在一邊的。“我不把這些難聽的話來款待朋友！你假如聽見別人說出這樣的話來——就譬如我的隣居張本宜媽媽罷，那你會怎樣的難受。你認識她麼？”

赫爾說，“不認識。”

“她老人家真有訴不盡的苦楚呢。她的老板不大好——他有點好酒；那媽媽又養了七個孩子，一個婦人要養七個孩子這是太多了。你不以為這樣嗎？”

她問這一聲，問得有些孩子氣，把赫爾引笑了。他說，“是，我以為是這樣。”

“是的，我想她假如不那樣訴苦，別人一定會要更幫助她的！並且她說的話一半又是俄國話，聽的人真是不懂！”

就這樣瑪利開始講起張本宜家的許多笑話，還有其他的使用混成語的隣人，她用她愛爾蘭的腔調來摩倣她們的談吐。赫爾覺得她的談諧很天真爛漫而且有趣，便把他們散策的後半的時期通讓她繼續着談諧下去。

## 第十三章

但是在他們走回家的時候，有一場悲劇發生了。瑪利聽見有腳步聲在他們的背後，她回頭去一看；便立地捉着赫爾的手腕，把他拉進旁邊的陰影裏去，悄悄地叫他不要作聲。一位駝着背的人影從他們旁邊走過，在路上東倒西歪地踉蹌着。

等那人掉過方向走進屋子裏去了，瑪利才說道，“那是我的父親。他醉成那樣時是難惹的。”赫爾在暗中可以聽出她呼息的急促。

這是瑪利的苦處——她家庭生活的難境在第一次會面時她已經略略提過的。赫爾在一閃之中懂得了許多的情節了——她家裏爲甚麼沒有一點裝飾，她爲甚麼不招呼她的同伴坐。他沉默地立着，不知道怎樣開口。在他還尋不出話頭之前，瑪利憤恨的說起來了，“啊，我恨那沃克拉罕，他要賣酒給我父親！他就靠賣酒賺錢家裏人吃得很好，他的老婆每禮拜都是穿綢掛緞的，下山去趕市口，她自己覺得她比一位炭院夫的女兒是高出萬倍的一樣！有時候我想我要殺死他們。”

“殺了也沒有用處的，”赫爾冒險的說出。

“是，我也曉得——他們死了又會有第二個出來。要改變這兒的情況，那非大幹一下不行的。你要把那收受沃克拉罕的賄賂的人懲治一下才行。”

瑪利的精神竟能這樣探求事態的原因了！赫爾當初以為她的激越是由於感着恥辱，或者是怕回家去看見一場暴狀；但是却想到這可怕的飲酒問題的更深的一面。在赫爾瓦納的心中依然十足地懷着不自覺的自負的，因為一位普通的炭院夫的女兒公然有這樣的見解竟使他生了驚異，他的同情心轉換為智的興趣了。

他說，“總有一天會把賣酒的職業禁止的。”他從前並不是一位禁酒論者，他現在突然變成了一個！

他答道，“唔，他們要禁止最好是早點禁止，不然會來不及。現在的年青人，你看罷，他們也跟賄地回着家，醉得連架都不能打，這會使你痛心的。”

北谷的這種光景，赫爾才到不久，還不曾看見過。他問道：“他們賣酒給小孩子們嗎？”

“那還消說嗎？小孩子的錢和大人的錢是一樣。”

“但是我想，公司是——”

“公司是只曉得收酒店的房錢——一切牠都不管。”

“但是工人們的能率他們總要管罷！”

“那自然，不過人手的來源是不窮的。只要你不能工作了，他們立地便驅逐你，就只有這一點！”

“要募集熟練的工人也很容易嗎？”

“採炭是要不着甚麼熟練不熟練的。熟練就只有叫你怎麼免除危險——只要你不怕死，公司自然是不怕的。”

兩人走到那小房子來了。瑪利沉默着立了一忽。“我今天又訴起苦來了！”她突然的說出。“我前回說過是要講禮的！但是事情總是使我不如意呢。”她突然掉轉身，跑進房子裏去。赫爾立了一下，還怕她再出來；回頭他覺得她說的那些話就是告別的意思，他就慢慢的向街上走去。

赫爾自到北谷來，他第一次才和真正的憂鬱決鬪了。他自己是打算盡力的保持着一种超然的態度，他是想排除一切的偏見來觀察這個產業的世界的。但是他今晚上對於瑪利的同情更深的把他顛倒着了。不消說他是能夠幫助她，在較清閑的地方找些工作的；但是他的心事是進展到這樣的一個問題——在這炭院村裏，年青，熱誠，渴求生活，而為貧困所蹂躪，為飲酒的問題所壓迫的女子會有好多呢？

有一位漢子在赫爾身旁走過，在薄暗中向他點了一下頭，把手動了一下。那是牧師施普拉格先生，這位先生是公

司聘來和北谷中的酒窟對抗的。赫爾前一個禮拜日曾往那小小的白聖教堂聽施普拉格先生說教，先生說羔羊的血是自由的濺酒了，人在今生今世所受的委曲在來世是要得着報酬的。

這是怎樣的滑稽喲！羣衆有一時是無疑地信仰了這樣的教條；他們甘願爲這教條而受磔刑的。但是現在誰也不想爲這樣的教去受磔刑了——倒是隨處的公司都逼着每個工人捐出他們的血汗錢來供養說教的人。一些極無智的兇漢們對着這樣的施設怎能不懷疑着他的信心呢？利潤分配的最大機械名叫燃料總公司的，那當然有籌盡一切的鬼智，會對於牠所雇用的僧侶們下出命令：“我們要的是現在——我們把將來讓給你！我們只要肉體——我們把精神讓給你！儘你去說甚麼天堂——只要我們能夠在地上榨取！”

照着這種鬼計，施普拉格先生當然是要恫駭着飲酒的利害的，但是公司的紅利是奠基在酒店捐上，他一點也不說，地方的行政是由公司的寄付和酒稅支持着的，他也一點也不說。過勞是渴求酒精的原因，這個近代衛生學的結論，他是一字不提的；“產業的飲酒”這個名詞在燃料總公司神學中好像是沒有的。實在的，你假如聽着那樣的一種說教，你永遠會想不到聽教的人完全是**有血有肉**的；你更會夢想



不到那說教者有一個肉體，這肉體是被他所教導着的工作過勞而營養不足的工錢勞動者所供養着的！

## 第十四章

資本制度下的犧牲者多是害怕夠了的，不平的話只好悄悄地說說；但在這炭院中有一個地方，這兒誰也不能夠沉默，工人們的憤怒是要和恐怖作戰的。這兒是炭院機構的太陽叢，神經系統的中樞，把這譬語換句話說，便是裁判所，工人在這兒候着對於自己下的判斷——判斷他們豐衣足食，或者是餓死與絕望。

這個地方就是“過磅房，”煤炭從炭院中運出在這兒秤定斤兩，記錄下來。每個掘炭的人，一從昇降車出來，便走到這個地方。那兒有一個很大的號板，在這號板上每人的號數，和他那天所掘的斤兩是標示着的。無論怎樣無智的工人，認這點數字的英文程度是有的。

赫爾漸漸發現了這個地方就是演戲的舞台了。大概的工人是要來看的，他們不作聲，不轉瞬地，驢着的兩肩沉沉的裸着。別的人是自言自語的發牢騷——或者是和同受委曲的人用野蠻的方言爭訴。但是能夠講英國話的五人之中

大概有一個人的光景；就在前一兩晚上，有人無法訴苦，只好握着拳頭向天打，或者在過磅工頭的背後打他的背影。工頭兒也有被好多人圍着訴苦的時候；但在這時候警長照例是要來臨檢的。

有一次就在這樣的機會上赫爾才認識了買克·西柯里亞，他是一位斑白的斯拉夫人，他在這附近的炭院做了二十年的院夫。二十年來的受了委曲的痛苦一齊湧上了老買克的心頭，他大聲的唸出自己的磅數：“十九，二十二，二十四，二十！（這種數字是以一百磅為單位的）老板，這是我的磅數嗎？你要叫我相信是我的磅數嗎？”

“自然是你的磅數嘍，”過磅的工頭兒冷靜的說。

“哼，我可以賭咒，你的秤是靠不着！你看我的車子呢——我的車子特別大！老板，你量量我的車子罷——七尺長，三尺半高，四尺寬。你說我只能裝到二十嗎？”

“你裝得不在行，”工頭兒說。

“裝得不在行？”老院夫就給返響一樣回答着；這樣的一個信口開河與其說使他惱怒，寧可說使他傷了心。“我做了二十年的院夫你是曉得的，你說我連裝炭都不懂嗎？我裝一車炭，我硬裝得像一個院夫，不是像一個不懂炭院的日本小鬼！我裝平了——我又堆上去如像堆稻草一樣。我就像這樣

是砌成四方四正的。”老人加上一種手法來形容。“你看！這尖上是有一噸的，腳底是有一噸半的——你說我只有十九，二十嗎？”

“你的磅數是那樣，”工頭始終這樣說。

“但是，老板，你的秤是靠不着！我告訴你，我有多少磅數是習慣了的。我平常是四十五，四十六。我的幫手在這兒——你問他是不是這樣。波喲，是不是呢！”

波說：“唔唔唔唔唔，”波是一位黑奴——不過他一身被炭灰染得鵝黑，不容易辨別出來。

“我沒有老命再好活了！”老斯拉夫人叫起來，他的聲音發抖，他的乾枯的黑眼充滿着苦痛。“你想我怎樣幹呢？做了十五天，每天五角錢！我要開館賬啦，菩薩，我的老板——我立在這兒——我賭咒，每天五角錢啦！我拼命的打炭，我得不到斤兩，我得不到甚麼東西！你的秤靠不住！”

“滾！”過磅的工頭兒罵了一句，回轉身去了。

“唉，老板！”老買克叫着，跟在他的背後，把自己的心血都要嘔吐出來的一樣。“老板，你想怎麼過活呢？你苦得就給一條驢子一樣，但你得不住甚麼東西！你要用你自己的火藥——一天要五角錢的火藥啦——你想想罷！打通路——你得不到一個錢！拔大釘和枕木——你得不到一個錢！揸炭

——你得不到一個錢！哦，我是一位苦人，我把命都要磨穿，血都要費乾淨了！你要把我餓死，我曉得的！我是應該找點東西來吃啦，我不應該嗎？”

工頭兒突然回轉身來。叫道，“你這亡八羔子，你滾蛋罷！你不滾蛋，我要開除你。你趕快滾，不然我要趕你。”

老人避易着，不作聲了。他還立了一會，憤憤地咬着他有鬍子的嘴唇；回頭他又軟下來了，躡着兩個肩頭，扯轉身，軟驢驢的走去，他的幫手黑奴隨着他。

## 第十五章

老買克是同住在雷鳴涅次克館的，晚飯過後，赫爾把他找着。他很容易說話，兩來都覺得投合。赫爾仗着自己的口材，一面說一面通過炭院村走到村外去了。老頭兒的脾氣自己不能抑制，他始終都在激動，他說，隨處都是一樣，隨處的炭院都是有一種詭計，以詐取工人的工資。炭院夫也是一種小小的生意人，他是以自己的費用去包工作做的人，賺錢失本是全靠運氣的。打炭的地方由工頭指定——指定了在那兒把炭打出，一噸純炭的工錢是五角五分。碰着好的地方可以找錢，碰着不好的地方你就做幾禮拜的苦工，也不夠開

館眼的。

這要看和石炭混存着的崖石的多少。假使炭層很薄，那你先要把頂上的崖石打出一兩呎下來，這是裝在另外的車子裏面送出去的。這種工作叫做“碰頭，”炭院夫是一個工錢也得不到的。有時候你要另外打出一條甬道，才把崖石搬運得出去；有時候你要面地基，把枕木和軌道安好，才能運炭；有時候炭層突然斷了，那斷的地方不是炭只是崖——你總要把這崖石打穿了才能得着煤炭。諸如此類的工程就叫着“死工，”這是不斷的鬥爭的原因。在從前對於這種工程公司是要津貼的；現在他們佔了工人的上手，一文不發了。所以被指定在沒有這種死工的地方，這是炭院夫很緊要的事情。得不得這種地方全靠在工頭兒身上；所以這兒，從開院以來，就是講人情通賄賂的地方。沒有錢，年紀老了，面孔不好看，又不會說英國話的人，他會碰着甚麼運氣呢？買克傷心地這樣發問。工頭兒把他的磅數偷了轉移給別的人；這種人大約是住在工頭兒家裏，或者請他喝過酒，或者別外有甚麼孝敬。

買克說，“我在東南炭院做過五天工，我做到五天上來，喂，老兄，假使我放下手不幹的時候，我還可以有一角五分錢在衣包裹。十四英寸厚的崖啦！我跑去找畢學普老板——

他是監督——我問他，‘掘了幾天的崖石你可以給點工錢麼？’——他說，‘唔？’——我說，‘唉，你假如不給我一點工錢，那我就不幹。我沒有地方堆那崖塊。’——他說，‘你滾蛋罷！’我跑上去想打他，他拉他的手槍。回頭我又走到西達山，上手給了我的工作，他說‘你到四號炭院去，’他說‘鐵軌和枕木在三號炭院，’他說‘你安好了我給你的工錢。’我就拿鐵軌和枕木去安設，足足做到十二點鐘。我搬了六根鐵軌和一些枕木，我把那大鐵釘都拔了——”

赫爾問道：“要拔大鐵釘？”

“他不拿好的大鐵釘給我。叫我從舊的枕木上拔下來用。我就向他說，‘你許過我的，我這半天怎樣算錢呢？’他說，‘你還沒有掘炭啦！’我說，‘老板；你是許過我的，叫我把大鐵釘拔來安好之後給我的工錢！’他說，‘這種死工公司是不給錢的——你應該知道。’這就是我所得到的——”

“做了半天工一個錢都沒有嗎？”

“我有甚麼呢？炭院裏的工頭兒那是爲所欲爲的。”

## 第十六章

炭院夫另外還有一種方法去佔別人的便宜的，買克老

頭兒也說明了出來；那是偷車子。每個阮夫都有刻着號數的好幾個銅牌，炭車送出去的時候，他是把銅牌掛在裏面的。在從地底走到過磅處的途中，有人換銅牌換過，又把車子放走了。有些炭阮裏面，號數是用白墨寫在車上的；這要擦了改換號數是多麼容易的事情呢！赫爾以為與其用銅牌不如用鎖，這是不費事的；但是這樣一種裝置聽說要費公司一兩百塊錢，所以偷車的事情只好一年一年的繼續下去。

赫爾問道：“車子是不是工頭兒偷的？”

“有時候是工頭兒，有時候是工頭兒的朋友——有時候是公司自己偷工人的。”這位老斯拉夫人肯定着說，在北谷炭阮裏偷車的就是公司。他說，你一天是用不着送上六趟車以上；六趟車以上你是得不到磅數的。每一車你也用不着裝到一噸以上；他們過磅並不認真，把炭車滑在稱上，你的磅數總不能超過一個平均的數目的。買克講出一段意大利人的故事，他故意把炭車裝得很高，差不多剛好抵着阮頭的光景，運到過磅處他自己去看過磅，那是六千五百磅。他們只給了他三千五百，他去和他們爭，他們把他綁起來了。他綁起來買克是沒有看見的，不過在他出阮的時候，這個人已經走了，以後再沒有人看見過他。自從那件事情以後，他們便在過磅處設了一道門，沒有人再可以看見過磅了。

赫爾把這些事情聽在耳裏，想在心頭，他愈見覺得炭院夫的職業是一種片面的包工，在就工之前他不知道所包工作的分量，在就工之後他也不知道他做了工作多少。還不僅這一點，他還要被人逼着購買必用品，這東西的價格和分量是任人自由操縱的。他要用火藥，每月所用的分量是在月尾照扣，分量有錯，他沒有二句話好說。爲整理用具起見，他是要上修繕捐的；雖然他連修繕匠的門口都沒有走到過，但在每月底他是要被人扣除一圓或兩圓的。

赫爾想道：任隨世上的那一種職業家來想想這個問題罷，我不相信有人肯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來包辦工程的！試問有人肯築一道堤嗎？——不准他預先測量地基，也不准許預計要用好幾立方碼的三合土。試問有這樣的茶商嗎？——他賣茶給買主，讓買主自己進店來稱茶而不許他站在旁邊。僅僅提出這樣的問題已經覺得是不合理；然而在這個地方却有一萬五千工人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工作。

照州政府的法律，炭院夫是有權利要求設置一個秤中人監視過磅的，這種秤中人的薪資就由工人們的工資抽出。每逢對於炭院裏的狀態一般起了甚麼不平的時候，炭廠主常常是引用這條法律來塘塞；但你要要求實現的時候，這對於炭院夫是怎樣苛刻的虛文你會曉得的。



在食堂中赫爾坐在一位瑞典人旁邊，這人很魁梧，頭髮很好，名字叫約翰生，他是運木材的，一天做十點鐘工。這人是專愛談心的，因為他年青，有力氣，也沒有家族束縛他。他是所謂沒有吃定心符的人，從炭院轉到打莊稼，從打莊稼又轉到木廠。有人勸他做秤中人，那全桌的人都可以聽見他嘲笑的。那個敢求一個秤中人！

赫爾問道，“你以為他們是要趕他嗎？”

“或許！或許他們要使他自已趕自己。”

“甚麼意思呢？”

“他們總要給他一個夠受，使他不能不走。”

秤中人的規定就是這樣——也就如代用紙幣，如公司的廉賣店，如保護工人的勞動保險法，一切都是虛文。你自然可以要求你法定的權利，但是你一要求，那就觸犯了工頭兒的惱怒。他可以使你背時倒兆弄到你自己出差。不然你可以捱一陣的大罵，還受一道命令，便是“下山！”——同樣的假使你屁股上不受腳躐，那你鼻下便要撐出自來得的槍筒。

## 第十七章

這樣的一些條件使炭院區域成爲一個絕望的他方。不

過在這兒也有人能夠勉強支持，成家立業的。假如一個人能夠免掉意外的災難，他結婚得不早，他沒有很多的孩子；過勞和單調是驅逐許多去好酒貪杯的，假如他不吃酒；更假如他能夠得到工頭兒的歡心——那他是可以成家，並且還有些小的餘錢存儲在公司裏的。

傑侶迷納梯便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成爲赫爾的至好的朋友中之一個。他是意大利的米蘭人，他的本名叫傑羅拉麼，音變而成傑侶的。他有二十五歲的光景，他以意大利人而有很好的體格。他和赫爾的相識——就和赫爾的一多半的社交經驗一樣——是在禮拜日。傑侶剛好睡了一覺起來，洗了臉，穿了一雙新的青套褲，這使他在太陽光中呈出一個快爽的面孔。他抬起腦袋，聳着肩頭走路，別人看見他好像一點生活的憂慮也沒有的一樣。

但是引起了赫爾注意的，與其說是傑侶，寧說是跟在他腳後的一個；那完全是他的複製，只有他四分之一大小，同樣的一個洗得很乾淨的面孔，一雙新的青套褲。他的頭也是昂着的，肩也是聳着的，他大踏步的盡力想保守着同樣的步調。走遠了他自然會落後，他要跑上幾步，緊接着大人的後跟了，他又要把脚步調整齊來。

赫爾也跟着他們走，好像就給一排軍樂隊一樣；他也要

把頭抬起來，把肩聳起，整齊着脚步。小孩看見他臉上在抿笑，自然要回轉頭來看一看，也跟着抿笑。但是傑侶是走得很鄭重的，沒有留心着他後面的把戲。

他們走進一家人家去了；赫爾除掉尋樂之外他本來是沒有事情的人，便立着等他們出來。他們依着同樣的次序出來了，只是這回大人的肩上荷着一口袋的甚麼，那小孩子也模仿着肩着一囊小的。赫爾又抿笑起來，這回他們是正面來的，他便招呼了一聲“哈囉。”

傑侶也回了一聲“哈囉，”停止着了。他看見赫爾在抿笑，他也就抿笑；赫爾看着那小孩子抿笑，那小孩子也抿笑着回他。傑侶看出赫爾抿笑的原故，他愈見抿笑起來；就這樣三個人立在路當中，並沒有甚麼明白的理由彼此相對着抿笑。

赫爾說道，“這位小伙計不錯啦！”

“唔，不錯的！”傑侶說着；他把口袋放了下來。假使有人要誇獎這位小孩子的時候，他是無論談到甚麼時候都情願的。

“是你的嗎？”

“是的啦！”

“喂，小哥哥！”赫爾向那孩子說。

“喂，大哥哥！”孩子回答他。這立地可以曉得他是在炭坑裏住的。

“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傑侶。”

“他叫甚麼名字呢？”赫爾指着大人。

“他叫大傑侶。”

“像你一樣的，你家裏還有沒有？”

“還有一個，”大傑侶說。“乳娃子啦。”

“他不像我，”小傑侶說。“他很小。”

“你很大嗎？”

“他還不能走路！”

“你也還不能走啦！”赫爾笑起來了，把他抱起來，騎在肩上，“好，我們來騎馬馬橈罷！”

於是大傑侶又把他口袋肩起來，他們一道走；這回是只有赫爾一個人落在後頭跟着了，聳着肩頭，大踏步着腳。小傑侶真把他當成馬一樣，很高興地嗾使他，用腳蹴他。大傑侶一定要回頭看，看見他把赫爾當成馬，他也高興得不亦樂乎。

他們走到兩傑侶住的三間房屋的住家了；傑侶的夫人走到門口，她是一位黑眼的西西里亞的女子，她看不出是有

兩個兒子的母親。他們大家又忍不住笑起來，笑過後大傑侶說，“你請進去坐麼？”

赫爾答道，“好的。”

“你在這兒吃晚飯罷，我們有上好的麵。”

“好的，讓我吃了給錢。”

“哦，那裏！我們是不要錢的！”

“那裏！那裏！不要錢的！”傑侶的夫人很有力的搖着她那好看的頭，這樣叫。

“那再好也沒有，”赫爾看見傑侶會傷感情，他趕快的說。“你們真的有多，那我就留在這兒。”

“哦，那是儘有多多的！”傑侶說。“是不呢，樂沙？”

“是的，是儘有多多的！”傑侶的夫人回答。

“那嗎我就留在這兒，”赫爾說。“你也喜歡吃麵嗎？小哥子。”

“哦，大喜歡！”小傑侶叫着。

赫爾把這意大利的住家四面看了一下。全套的家具差不多都很整齊的。窗上有花邊的窗帷，比賴發德家裏的還要鮮明，還要潔白；有一張很有色彩的絨毯面在地板上，壁上掛着維蘇沃山的油畫和加里波迭將軍的肖像。此外也還有一個陳列架，放着許多珍奇的物品——珊瑚，蚌壳，蛟牙，因

迭安人的箭頭，蒙着玻璃的一幅刺繡。在俄頃以前赫爾不會預料到會有這些東西特殊的可以激刺人的想像的；但那是在他開始在炭院中工作的六分之五的時期以前。

他把晚飯吃了，純粹的一頓意大利式的晚餐；麵的確是意大利的麵，熱蒸蒸的，和着番茄醬和充分的肉汁。食中赫爾鼓着舌頭向小傑侶抿笑，小傑侶也鼓着舌頭向他抿笑。這和在雷鳴涅次克館的食堂大有天淵之別，赫爾感覺得他自有生以來不曾吃過這樣好的晚餐。傑侶夫婦都是很高興他們自己的小孩子的，那小孩子會說英國話簡直就說給一個真正的美國人一樣，他們歡喜到第七層天裏去了。

食後，赫爾靠着背椅說，就給他在賴發德家裏的一樣，“啊，我的上帝，我真想在這兒寄宿食呀！”

他看見傑侶看着他的婦人。“好的，你來。我留你在這兒。好啦，樂沙？”

樂沙回答道，“好的呀。”

赫爾驚異着看見他們。他問道，“你們覺得他們一定會讓你的嗎？”

“讓我？那個會阻止我？”

“我不十分知道。不過那雷鳴涅次克啦。你會要受累的。”

傑侶捫笑着說，“我不怕。我有好朋友在這兒。克爾米諾是我的表兄。你認得克爾米諾麼？”

赫爾說，“不認得。”

“他是一號炭院的工頭。有他維護我。雷鳴涅次克的老頭兒是甚麼東西！你來，我讓你在那間房子裏住，給你很好的飲食。你一個月給雷鳴涅次克多少錢？”

“一個月二十七塊。”

“好的，你給我二十七塊，你會甚麼都好。這兒既然買不出甚麼東西，但是樂沙會烹調，她是很拿手的。”

赫爾的這位新朋友——除掉是工頭的親眷之外——他是“火手；”他的職務是晚上進炭院裏去，放炸藥，炸藥是炭院夫們在白天準備好了的。這是有點危險的工作，很要有點本領才行，工錢也是很多的；所以傑侶能夠得勢，在某種程度之內也有他說話的自由。他不管赫爾是不是公司的密探，他對着他公然攻擊炭院村中的各種公開的賭博，在北谷炭村裏是這樣，在其他的炭村裏也是這樣，他是小孩子的時候就到美國來進過好幾處炭院的。赫爾才知道，傑侶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他訂了一份意大利的社會主義的報紙，郵政局的書記曉得那報紙的性質是甚麼，每每注意他。更明顯的是他的夫人也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傑侶說，這個人真是費手，因

爲她不服從教士的權威。

## 第 十 八 章

赫爾立刻搬了家，他犧牲了一個月的房錢，雷鳴涅次克要扣除來送給公司的。但是他願意得到一間好房子和好飲食的便宜。他搬到傑侶家裏，在他的愛爾蘭的朋友們看來好像是降了級的一樣，他覺得有趣。北谷炭院裏，社會上的階級觀念好像很顯着的。美國人英國人蘇格蘭人是看不起威爾士人愛爾蘭人的；威爾士人愛爾蘭人又看不起意大利人法蘭西人；意大利人法蘭西人又看不起波蘭人和匈牙利人，波蘭人匈牙利人又看不起希臘人，布爾加里亞人，蒙吞涅格羅人，繼續下去是東部歐洲的一些民族，立陶宛人，斯拉夫人，克羅西亞人，阿爾門尼亞人，羅曼尼亞人，魯美里亞人，魯吞尼亞人——落尾是格里塞爾人，黑奴，最末最低的是日本小鬼。

他第二次去訪問賴發德家裏人的時候，他發現了這些情節。瑪利白克剛好也在賴發德家裏，她看見他一眼，她那灰色的眼睛裏含着譏訕。

她叫道，“米納梯先生，你好嗎？”



赫爾回答道，“羅刹提姑娘，你好？”

“你喜歡那兒的通幹麵嗎？”

“你不喜歡通幹麵嗎？”

那姑娘笑道，“我對你說過，我是喜歡吃我的洋山芋的。”

“你記得我那次回答你的是甚麼？”

是的，她記得！她的兩頰暈出玫瑰花瓣的顏色來，這是他那回說是她的常食。

賴發德家的孩子們和赫爾很親熱的，他們也和着說，“米納梯先生！喜歡吃通幹麵！”赫爾受着他們的嘲笑，他很想把前回提議住在這兒，被他們拒絕了的話提出來報復；但他怕賴發德老人生氣，他也就把賴發德一家人都化名為意大利人了。他故意把賴發德的發字的聲音加重，依着意大利式叫賴發德老人是——“西略爾；賴斐爾梯；”這使那老人高興得了不得，又談又笑足足經過了一個鐘頭。老人的心被這位活潑的青年和解了；他把對於他的懷疑丟到腦後去了，等孩子們睡了之後，他不加掩飾地談出他做炭院夫以來的生活。

賴發德老爹在從前差不多是快要發籍的人。他在商厰舍炭院當過過磅房的工頭，但他把那地位拋棄了，因為他以為他的宗教不許他做那樣的工作。公司的命令是，無論炭院夫運好多炭出來，給他的磅數不准超過平均的斤兩之上；賴

發德老爹與其服從這樣的命令，他寧肯辭了職，他當時完全從炭院的工作裏把腳洗了；因為他爲甚麼辭職一般人自然是曉得的，只要他還在那兒那都可以惹起工人的不平。

赫爾問道，“照你的意思公司是沒有一家公正的嗎？”

老人回答道，“有是有的，不過公正的事情不像你所想的那麼容易。公司和公司是有同等的炭價，有一家短少斤兩，別一家也是不能不短少的。這是一種加工減薪的辦法，使工人不着目；股東說起分紅上來，那是絕對不肯落後的啦。”赫爾想到那經營燃料總公司的比得哈里崗來了，他有一句話是：“關於分紅我是一個大不平家！”

賴發德老爹繼續着說道，“炭院夫的苦處是沒有人替他說話。他是孤立的——”

談話的中間赫爾睨着“紅色瑪利”，看見她坐着把兩肘靠在桌上，兩個有力的肩頭弓着，表明做了一天的很苦的工作。但是在這兒她插進話頭來，她的聲音突然地，帶着辛辣的嘲罵：“炭院夫的苦處是他自己是一個奴隸！”

“唔，不過呢——”老爹想要反對的情形。

“全世界都是他的敵人，他却不曉得團結——不曉組織一個工會去對抗！”

賴發德家中突然大家都不敢說話。就是赫爾都吃了一

驚——因為“工會”這個橫逆的名詞，他自到炭院以來，大聲急呼地說出的這算是第一次。

瑪利說，“我曉得的！”她的灰色的眼睛充滿着反抗的意氣。“我曉得你們是不敢說出這個字的！但有人會替你們說出！”

老爹說道，“那是很好的啦。你還年青，又是一位婦人——”

“一位婦人？只有婦人才有膽量嗎？”

老人發着不滿意的微笑，說道，“唔，婦人有她的舌頭，而且忍不住不說話。那就是工頭兒也曉得的。”

瑪利回答道，“或許是。在炭院裏最受苦的或許就是女人；那就是工頭兒或許也知道。”姑娘的兩頰紅起來了。

“或許是罷，”賴發德說着；大家都沉默了，老爹坐着抽他的烟斗。那顯然是他不願意再說話，他不願意談工會的話在他家裏提起。停一會賴發德媽媽好像懸心吊膽地想掉過話頭，她問瑪利妹妹的病情怎麼樣；他們討論了些小兒疾病的治療法，瑪利站起身來說道，“我要走了。”

赫爾也站起身來。他說，“那嗎，我想要跟着你走。”

“好的，”她回答着；賴發德家裏人看見這一對情人的舉止，團團的喜氣，好像又恢復了起來。

## 第十九章

兩人走下街道，赫爾說，“在這兒講到工會我今天才聽見第一次。”

瑪利擔心着向周圍看了一下。她微微的噓了一聲。

“剛才你不是很不在意的說着嗎？”

“在相信得過的友人家裏，和在外面又不同。你把事情失掉了怎麼好？”

赫爾把聲音放低。“你真的想要這兒有一個工會嗎？”

“真的？”她說了。“你沒看見那賴發德老爹嗎？——你看他是多麼怕事！他們總是那樣的！其實我是說的氣話。我今晚有點不高興——因為有點不高興的事情。”

他以爲她會繼續着談下去，但她的心境是明明地轉變了。結局他問她，“有甚麼事情？”

她答應道，“哦，那說了也沒有用處的；”他們沉默着再往前走了一段。

“你告訴我罷，好不呢？”赫爾懇切的心事在他的語調中表示了出來。

她說，“佐司密司，你還不十分知道炭坑裏的情形。在這

種地方一個婦人是怎樣的境遇——你能夠想像得到嗎？一個他們以為是好看的婦人！”

“哦，是那樣事情！”他說了又沉默了一下。“有甚麼人敢於麻煩你嗎？”他息了一下擔心着說。

“是的！有這樣的人常常麻煩我們女子！常常是的！我差不多沒有一天不聽見那樣的消息。無論你走到那兒——都是怪眼怪色，動手動腳的。”

“是誰呢？”

“工頭兒們呀，書記們呀——無論甚麼人只要一帶着硬領，就好像他可以拿錢買姑娘的歡心，我們還在穿短裙子的時候他就跟着你跑，以後沒有放鬆你的時候。”

“你不會使他們了解你嗎？”

“我已經使他們曉得了一點；但他們又來纏着我的老人。”

“怎麼纏法呢？”

“怎麼纏法？你以為他們不會纏嗎？他們曉得我的父親是好酒，有多少喝多少啦！”

“你的父親呢？”——但是停住口了。她怕不高興這樣問着的！

但是瑪利已經看出了他在躊躇。她說，“父親從前本是

一位正直的人。那是這兒的生活把他變成一個沒志氣的人了。你無論要甚麼東西，你無論要往那兒——你都要向工頭兒討好才行。你做工的區域，想要死工少一點的；你想向賣店多賁一點賬，病了你想要醫生來看你。就是現在，我家裏的屋頂漏雨——一下起雨來我們尋不着一片乾地方來睡覺。”

赫爾說，“我是看見的。那房子的主人是誰？”

“唉，除掉公司還有誰呢。”

“是誰個在管理呢？”

“大管家柯舍齊老板啦。但是我們老早不敢領教他了——他只要把房子收拾一下，立刻就要加房錢。今天我的父親走去找克東老板。他好像是在管理這兒的衛生的，別人睡在濕的床上不管，怕一點也說不上衛生罷。”

赫爾看見她又把話頭停止了——問道：“克東怎麼說呢？”

“哼，你不認得姿夫克東嗎？——他會說甚麼你還想不到嗎？他說‘白克，你有一位好姑娘啦！爲甚麼你不教她通點世故？’於是他就笑，他告訴我父親就是用這樣的暗示。在雨溼處睡覺對於老人是很壞的——他會得肺炎啦。”

赫爾怎麼也不能夠把這個問題逼勒着了，“你父親怎麼

答應呢？”

她趕快的說，“你也不要怪我父親。在他還不會遇着沃克拉罕之前，他是很倔強的人。但是現在呢？——位警長對待一位炭坑夫是怎樣，他是領教夠了！”

## 第二十章

瑪利白克說過，只要工人不怕死，公司是不怕的；二號炭坑的通風恢復開工後，赫爾得着一個機會把這句話證實了。

炭坑夫的生命是寄繫在他打炭處的支柱上的。公司應該備置木材，炭坑夫要的時候，在手邊總找不着，總要走一哩路到坑外來拿。他選的木材要適度的長短，選好了做些記號——這樣可以找些幫手來運到打炭的地方去。但是別的人會檢便利拿去——這兒是更要有人員和面子的，炭坑夫就這樣便失掉一天或兩天的工作，他的館賬堆積起來，小孩子便只好打赤足上學。有時候他難得等材木，便進行着打炭；那樣便有墮崖的危險——檢屍的陪審官一定是下出一個過失死的判斷，炭坑主人一定要很嚴正的說炭坑夫之愚而不可教。不久赫爾才在報上讀了一段燃料總公司總裁的

視察談，他說一個炭院夫愈有經驗，你愈不好用他，因為他自以為甚麼都精通，公司為他們的保安上所制定的很完備的條例他要視以為迂闊。

二號炭院裏有些地方就是用的支柱法開掘的；石炭是一步一步的從炭床打出，炭床的崖壁便殘存着支持着屋頂，這些崖壁就是“枕木；”炭脈一打到深處，炭院夫們便開始倒退，“抽拔枕木，”把院頂虛空空的留着。這是一種危險的工作；他一面抽取支柱，一面要留心聽着頭上的崖石的龜裂聲，自己判斷着他該逃的時刻。有時候逼促得連揀用具的時候都沒有；有時候崖石的虛脫突然而來，沒有一點先兆。在這樣的時候犧牲者是很少挖出來的；因為一個人埋在山裏也就和公司特別替他埋葬一樣，用不着廢事。

二號炭院裏有一個工人遭了這樣的災難。他跑的時候跌倒了，他的下半部便被崖石陷着；醫生來了，向他打些阿片劑，救助隊一面掘鬆着他。赫爾看見他睡在一張木板上抬出，身上蓋着兩隻破口袋，他才知道有這樁事變。他站着把那屍體看了兩眼。他下了工，問他的朋友驛夫麥斗危克，麥斗危克答道，“那是立陶宛人——打成泥醬了。”這就是答案的全部。沒有人知道他，也沒人注意他。

買克西柯里亞在這件慘事發生的時候，他是在旁邊工



作的，他也幫助挖了屍首。買克的幫手黑友因為搬移崖石太匆忙了，把手措了，怕要一個月以上都不能做工。買克告訴赫爾，用着他不完全的英國話。一個人榨成那樣真是慘目，半死半活的喘氣，兩隻眼睛都爆了出來。好在他是年青人，他沒有妻兒子女。

赫爾問那屍首怎麼樣處置，答案是明日清早拉去埋葬。公司有一片墓地在這山上的。

赫爾又問道，“他們不驗屍嗎？”

“驗屍！怎麼一回事？”

“那檢屍官不來檢驗屍首嗎？”

老斯拉夫人聳起他弓着的肩頭；世界上公然有甚麼檢屍官，他從來沒有聽見過；而且他進過不少的炭院，也看見過不少的人死在院裏的。“把他裝進火匣子，掘一個坑”，這便是他所說明的葬儀。

“牧司不來的嗎？”

“牧司住得太遠了。”

後來赫爾問了些會談英國話的人，他才曉得檢屍官也有來炭院的時候。他的陪審人一定是下列的一些人員，警長奔夫克東，瓜里西亞的猶太人普勒多危奇，他是在公司的賣店裏擔任事情的，一名或兩名公司的書記，幾名無所謂的麥

西哥的勞動者。這些陪審官要去看屍的，問問當場的人，於是得出判決：“不幸者由於自己之錯誤使崖崩而致死。”（有一件案子上，他們加添了些形容：“無親族，更無友人！”）

這樣檢查一次檢屍官是有報酬的，公司得着一個官家的判決，這到後來往往由外國領事要求恤賞。因為這樣的原故，所以北谷炭院無論是死傷都沒有甚麼舉動的；實際上據赫爾隨後所得到的經驗，二十三年間決沒有甚麼賠償恤金向炭院業主提出過。

這次特殊的事變便宜了赫爾，因為他藉此得了一個觀察真正的炭院生活的機會。老買克沒有幫手，他向赫爾提議，叫他幹這項工作。這比馬夫的地位高，每天有兩塊錢的工錢。

赫爾返問道，“工頭兒准我掉換嗎？”

買克說，“你送十塊錢給他，他就准你。”

“可惜，我沒有十塊錢。

“你給他十塊錢的代用券啫。”

赫爾笑了。“他們收賄肯收代用券嗎？”

買克說，“他們肯的。”

“譬如我故意把騾子看得不好，怎麼樣？那樣不是不花錢便可以掉工作！”

賈克答道，“他把你掉出炭院去！你一衝撞了他，他給你一個壞炭窟，一禮拜你只可以打出十塊錢，那你真糟糕。小伙計，你還是請他吃一次酒，同他聯絡聯絡罷。你是美國人——捧捧他的場罷！”

## 第二十一章

赫爾很高興得着一個機會和工頭兒更加接近，阿勒克施通有六英尺高，體格也相趁，兩隻手就給火腿一樣——又肥又嫩，而且也有很大的力氣。他駕禦人的習慣是從魯意西亞那的甘蔗林學來的——赫爾聽見這個事實，這說明了許多事情。就給一位舞臺監督不叫演員的本名而叫他的脚色名目一樣，他叫他的部下是慣用民族名的：“哦，波蘭人，你把那塊崖石放進車子裏！喂，日本小鬼，把家具拿來！羅馬拐子，把你臭嘴閉了，去做工，不然我要戳你的屁股，你加緊的幹一下！”

赫爾看見過一次爭論，那是互相推諉不肯運材木。有一把兩人拉的大鋸子放在地上，施通把牠檢起來，就給舞寶劍一樣，在一個小小的波黑米亞人的炭院夫面前閃來閃去。“把木料裝好，匈奴鬼，不然我要打死你！”被脅怕了的人縮

着往後退，他跟着他，一直把那人趕來貼在一處牆壁上，那武器在鼻子面前閃着，就給鐘擺的活動一樣。“匈奴鬼！我要把你斫成粉碎！我要把你斫成肉醬！”到頭待工頭兒退開了，那波黑米亞人跳去裝起木材來。

在這樣的事件上施通好像是很明理，有很好的脾氣一樣，這在赫爾看來是很有趣的。他現出兇猛的態度一千回怕只有一回的樣子，他一兇過後免不得又要笑的，捱罵的人也忍不住要笑起來——但無損於他的受了恐嚇的努力。在那舞大鋸的插話過後，他看見赫爾在看他，他說，“對待這些懶貨就要用這樣的方法啦。”赫爾覺得這句話是對於他的美國血統的敬禮，很受了尊寵。

那天晚上赫爾去找那工頭兒，看見他把腳放在他家裏的欄杆上。

“施通老板，我有點事要請教你。”

“你想滾蛋嗎？”

“老板，我們到酒店裏吃杯酒怎麼樣？”

“有甚麼事情找我嗎？你買賄不了我啦！”但是他却把他的脚從欄杆上放下來，敲了烟斗的灰，同赫爾走上街去。

“施通老板，我想掉一掉工作。”

“怎麼的？騾子翹了你的脚子嗎？”

“不是，老板，我現在找着一個更好的事情。買克·西柯里亞的幫手倒了，你假如肯，我想接他的下手。”

“甚麼，那是黑奴幹的事體啦。你接黑奴的下手不背時嗎？”

“老板，爲甚麼呢？”

“那不是太不吉利嗎？”

“我想要的是黑奴的工錢。”

“不行，”工頭很突然的說，“你應該忍着看騾馬。我得到一個好馬夫，我是不肯把他扔掉的。你忍耐着，慢慢的我要昇你的工錢。你鑽進炭坑，第一步便會有墜崖落在你的頭上，黑奴的工錢於你一點好處也沒有。”

他們走到酒店門口，進去了。赫爾覺得店裏頓時肅靜了起來，大家都在點頭注視。和着自己的工頭一道走路，這是很光寵的。

酒店主人的沃克拉罕笑容滿面的迎來，和他們同席，赫爾請他們點酒，他們點了威士克。“你還是忍耐着做下去罷”，工頭兒繼續着說。“你不要丟手，你把騾子看會了，我要提陞你當工頭，讓你管人啦。”

旁邊的人聽見這話忍不住笑。工頭把威士克倒下喉，把杯子放在台上。“那不是笑”，他放大聲音說，差不多甚麼人

都可以聽見。黑奴的脾味我老早就曉得的。他們對我說，‘你千萬不要把黑奴罵得太厲害。有一天總會放火燒你的房子的。’但是我說，‘你要愛黑奴，那你只好虐待他。’我的章法是‘喂，黑奴，你不認真的幹我要躐你的屁股。’但是他們曉得我是一位紳士，他們很聽我的話。”

赫爾說，“你再喝一杯罷。”

工頭老板又再吃了一杯，愈見高興起來，講着黑奴的話。在甘蔗培植林有頂匆忙的時候，在那時定規每天做二十點鐘；黑奴假使要偷懶，監工的人要把他綁起來打罵，罰他做工不給工錢。工頭兒說有一次有一位黑奴提到治安判事面前，罪名是“眨了白眼”；結果是罰了六十天的苦工。這段逸話使酒店裏的工人們非常高興——他們的民族感情比階級感情還要強固。

兩人又走出酒店，已經很遲了，施通老板是很愉快的。赫爾說道，“施通老板，我是並不想麻煩你老，不過我總想要多找一點工錢。你假如肯許我補那位幫手的缺，我很想和你老兩人分紅。”

施通說，“和我分紅？這是甚麼意思？”

赫爾感着幾分的不安——因為假如沒有買克堅的向他預告過，他疑那工頭兒的熊掌會給他一掌的。

“我補了缺每月可以多進十五元。我現在沒有現錢，但你假如肯在我的賬上記着十塊錢，那我是再好也沒有的。”

他們走了一陣沒有說話。最後是工頭兒說，“好的，我告訴你；那位斯拉夫人是一位拐子——他們那種壞蛋是想要在炭院裏鬧事情，只要一有機會。他說的話你留心打聽，有甚麼事情你悄悄的走來告訴我，啦——”

“啊，那很好的”，赫爾趕快的說。“我要替你出力——我要懲治他。你假如肯要我幹，我要留心他同甚麼人講話，他們假使有甚麼囉唆我便跑來告訴你。”

“好的，就是這一點”，工頭兒很快的說。“你肯幹，那我就關照着，給你一個機會。我並不是怕那位老東西——我前回告訴過他，假如我還打聽了他甚麼，我要把他趕下山去。你曉得這兒是有四五百外國鬼子的，他們有的是無政府主義者，有的是布爾加里亞人蒙吞涅格羅人過年四季只是自伙子打架——”

赫爾說，“我曉得的，我要監視他們。”

工頭兒說，“那正好。我隨便對你說，公司的書記面前，你只說十五塊錢是打撲克輸掉了。”

赫爾趕快的說，“我說的是十塊錢。”

施通回答他說，“是呀，我曉得的。但我說的是十五塊！”

## 第 二 十 二 章

赫爾自己很高興，他現在做起真正的炭院工作了。他的想像是被這件事情佔據了好久的；但一個人的生活——和現實接觸了，往往是要把多年所想像的結果消滅的。事實上把赫爾的想像也一概消滅了；他覺得他全部的精力，無論是精神的與肉體的，都在這持續的勞役中消磨盡了。在前假如有人告訴他在一個五尺高的炭窖裏做工是怎樣的可怕，他一定是不相信的。但這受罪的程度的確是如像官衙裏“上冷板棧”，“打粉加官”一樣的苦刑。赫爾的背脊好像有鐵汁融灌着的一樣；全身的骨節肌肉都在呻喚。頭上的刀山他是還沒有受慣的，碰一下，又碰一下，碰得一頭都是傷痕胞塊，頭痛得厲害，差不多連眼睛都睜不開來，他沒法子只是躺在地下。

那老頭兒買克西柯里亞忍不住要笑了。“哼哼，就給青騾子一樣啦！隔幾天會硬紮起來。”

赫爾想起了他以前看管過的騾子肚皮上的又大又厚的脂肪，那兒是有皮韃擦着的地方。他說，“是的，我真是像條青騾子！”



裝炭進車，那也不曉得把指頭擦傷了好多次數。他戴了一付手套，但那只戴一天就穿了。其次是那瓦斯，那炭灰的煙霧，使人窒息着，因為塵渣和光影太弱的原故，兩眼乾澀得要命。然而一身都是一樣有塵渣的，要擦擦眼睛也沒有辦法。沒有經驗的人誰個會想到這種苦刑嗎？——貧苦人們坐在裝飾十分華麗的花車裏，或者是正在光輝燦爛的熱帶地方航海，靠在那輪船的甲板上，有一個人能夠想像到這樣的苦刑嗎？

買克老人對待他的新幫手很慇懃。買克的背脊是彎了的，他的手皮是硬了的，他已經做了四十多年的苦工，所以他能夠做兩個人的工作，他容許了他朋友的一些條件。這位老人愛談話，就給一個小孩子一樣；他一天到晚不是對着幫手說，便是對着自己說，或者對着自己用的傢伙說。他用的傢伙都要給一個很怪很可怕的名字——但是却非常的和氣，非常的滑稽。“喂，到那邊去，你這槍桿子少爺！”他對他的鶴嘴鋤這樣說。他招呼他的炭車是，“喂，亡八，我們走！”“你這老烏龜，你進車去！”他對着一堆炭又會這樣說。關於炭坑的事情他很詳細的指示給赫爾。他告訴他得意時的日子，也告訴他背時倒兆的時候。最講得起勁的是公司的橫暴——他詛咒燃料總公司，詛罵牠的幹部，牠的辦事人，監督

官，股東，詛罵那准許這樣罪惡的集團存在着的世界。

午飯的時刻到了，赫爾只好睡着，太疲倦了連飯都不能吃。買克坐着吃飯，他有很濃厚的下嘴鬍聚集在頤下的一點，他把牙耙動着吃東西，看來就像一匹老山羊一樣。他是一匹有仁心的愛關照朋友的老山羊，他看見赫爾不吃東西，便拿一片乾酪一杯冷的咖啡請他吃。他是信賴着吃食的——一個人不吃飯，就給輪船不上煤一樣；跑不起來。赫爾不吃，他又要想方設計的使他開心，替他講些美國的俄國的炭坑中的故事。他得一個美國人做他的幫手很高興，拚命想使他的工作輕鬆，他怕赫爾走了。赫爾是沒有走的；但是在晚上的時候，他只好爬着出來，太疲乏了，在昇降機裏面就想睡覺。吃晚飯的時候也在穿磕睡，走進房，倒上床去，就睡熟得像一棟木頭一樣。啊，天還未明就要起床的苦楚喲！醒來了，把全身痛得不能動的骨節動了一下，兩眼發燒，兩手都是傷痕水泡！

隔了一禮拜以後才不痛了；他總不能夠做慣。一個人做着這樣的苦工，又要保持着精神上的活動，保持着他的熱心，他的敏感，那是不可能的；一個人做着這樣的苦工而只是一個好事家，那是不可能的——事實上你只能做一個機械。赫爾從前聽見人非難過，說是“羣衆的慣性”，他很驚異

過。但是現在他不驚異了，他了解了。一個人的身體累得連感覺都失掉了，他能夠有十足的勇氣和工頭兒抵抗嗎？隨着身體的疲乏，精神也失掉了知覺，他能夠得出一個是非的結論，而以有效的行動實現他的結論嗎？

赫爾走到這兒，本如像一個人乘着輪船向海心去看暴風一樣。在這社會惡的大洋中，在這無智與絕望的大洋中，眼睛所能看見的是愁眉蹙額，傷痕狼藉的面孔，蜷屈着的四肢，痠癢着的手；耳朵所能聽見的是呻吟的暴風，打到面上來的是血和淚的惡浪。赫爾在這大洋中陷得太深了，所以他不久便以這種想念自慰——他只要想走，隨時都可以走的；他能夠說，這太悲悽了，太悲慘了——但我感謝上帝，我是隨時都可以跳出這個悲慘世界！我能夠走向那溫暖的璀璨的華堂，告訴別的同伴，很精細的刻畫着，說他們失掉了這樣有趣的一種經驗。

## 第二十三章

在這幾日受難的日期中，赫爾沒有工夫去看“紅色瑪利”；但是有一天晚上米納梯的孩子病了，瑪利走來看病，帶着一碗蛋奶羹來。赫爾看人是很聰明的，尤其是看破商人的

行動；但是來的是女人時，那他就沒有眼力了——一位愛爾蘭姑娘在她自己家裏有不少的麻煩，偏會來補養一位意大利人的嬰兒，他竟不覺得奇怪。他沒有想到，在這炭院村內會有不少病了的愛爾蘭孩子，瑪利應該帶蛋奶羹去看病的。而且傑侶的女人樂沙以前是沒有看見過瑪利的，她很吃一驚，赫爾看見她的吃驚，以為是貧人的感激！

的確的，女人的種類很多，而且很有些本領，是男子所不能全盤學到的。赫爾看見過咖啡店的侍女，身上穿着許多綉縐的衣裳，眼睛送着秋波，做出種種忍雋不禁的神氣去拘引男子的注意；赫爾更和社交界的姑娘們接近過，這種姑娘是以更高尚，更柔媚的手段去博得同樣的目的。但是世間曾有過這樣的姑娘嗎？她把意大利人的嬰兒抱在膝上，用很可愛的愛爾蘭風的名字叫他，餵他的蛋奶羹。赫爾從來沒有聽人講過，他以為“赤色瑪利”呈出了一幅很動人的圖畫——克爾特聖母抱着西西里亞的嬰兒。

赫爾看見她穿的仍然是那件洗白了的青竺布衣裳，肩上一個補綻。他雖然是一個男子，他曉得衣裳在女人生活中是佔着重要的部分的。他開始懷疑這件青竺布衫怕是瑪利所有的唯一的一件，但他每回看見時都是才漿洗過的，那他的結論是至少她另外還有一件。總之她是到了這兒，神彩

很清新，衣裳又潔白，她好久以前說過要講禮的，這回是做到了：她快興，談諧，儼然像上流社會的女子，妝飾着去赴跳舞會的一樣。前兩回的會面她對着這位有趣的青年只是難乎爲情的訴苦；她顯然是把他駭走了的；她用溫柔和諧謔或者可以把他贏回來。

她看赫爾一頭的胞塊一背的傷，她嘲笑他，說是老了十歲——赫爾是很相信以爲真的。她也嘲笑了他當了斯拉夫人的下手——這顯然又降了一級！這個笑謔傑侶夫婦也是可以參加的，特別是小傑侶，他是很愛笑謔的。小傑侶告訴瑪利，說佐司密司的新地位還是送了十五塊錢運動來的，還在沃克拉罕店裏拆了幾杯酒。他又告訴她，買克西柯里亞叫佐司密司是青驃子。小傑侶又吐出不平來，說換了工作不好——前幾天沒有換工作的時候，佐司密司是要教他一些有趣的玩耍法的，現在他痛起來，不再玩耍了。在前幾天他也要唱一些有趣的歌兒，非常的好聽。有一首歌叫着“猴子怕樹。”他問瑪利你從前看過那種樹子嗎？那種樹子是甚麼光景，小傑侶是要用力的想像不曉得疲倦的。

這位小意大利人站着，看守着瑪利餵嬰兒的蛋奶羹；瑪利有時給他兩三匙，他便把口張得很寬，過後又舐嘴唇。嚇，這個東西真好吃！

等他口裏的滋味過了，他站着看瑪利的煌煌的金髮。他說，“哦，你的頭髮平常都是那樣的嗎？”

赫爾同瑪利大笑起來，樂沙噓了他一聲。她不曉得那小孩子下一句要說甚麼。

“怎的呢，你以為我是染過的嗎？”瑪利問他。

小傑侶說，“我是不曉得的。只是那又好看又新鮮。”他回向着赫爾，“那可不是嗎？”

“是的”，赫爾答應他，又加上一句，“你繼續着說下去罷。姑娘們喜歡奉承。”

“奉承？”小傑侶返響着。“那是甚麼啦？”

“唉”，赫爾說，“那譬如你在說，她的頭髮像太陽出土時的紅雲，他的眼睛像黃昏，或者她是一朵山邊的野薔薇。”

“哦”，那意大利孩子說着，有些狐疑。他加添了一句，“總之，她會做蛋奶羹！”

## 第二十四章

瑪利告別的時候到了，赫爾起來，忍着痛，送她回家。她很鄭重地看着他，她纔注意到他的情形是那樣嚴重。兩人走了一段路，她問道，“你為甚麼要做這種工作呢？你又不是非

做不可。”

“我是非做不可啦！我不做便不能生活！”

“你也不必一定要這樣才能生活！你是漂漂亮亮的一位少年——一位亞美利加人啦！”

“是的，不過我想來看炭院一定有趣。”

“那你現在已經看見了，——你現在回去罷！”

“不過我就再住一下也不會有甚麼害處！”

“不會有？你那曉得？總有一天你會睡在一張木板上被人抬出來的！”

她“客氣的禮貌”又消逝了；她的聲音充滿着悲苦，只要她一說到北谷上來她常常是這樣的。“佐司密司，我告訴你的是甚麼話，我是曉得的。我丟掉了兩位兄弟啦——兩位兄弟都是很好的少年！並且我還看見不少的少年，喜笑顏開的走進院去，化成屍首又抬出院來——或者可以說是更壞的，對於我們做工的人，那便是殘廢。有時候我實在想一早跑到院口去站着，向他們叫道，‘走回去罷，走回去罷！就在今天立刻走下山去！餓死也好，討口也好，請到別處去做工，千萬不要留在炭院裏！”

她的聲音漸漸高起來，表示出一種反抗的激情；她再往下說又換了一種新的聲調——一種擔心的聲調。“佐呀！自

從你一來——那愈見不好了！我看見你要做炭院夫的生活——你，這樣年青，這樣康強，這樣出衆的人。哦，佐，你走下去，你趕快走下去！”

瑪利的熱心使他驚惑了。赫爾說，“你不要擔心我罷。我是不會有甚麼事情的。我停一下就要走下去了。”

道路是很崎嶇的，他是扶着她的手在走。他感覺着她在戰慄，趕快又說下去，“瑪利，應該走的不是我，倒是你呢！你恨這個地方——這是太壞了，不好讓你在這兒住的。你從來沒有想過離開這兒嗎？”

她沒有立地回答，等到她的興奮從她的聲音消逝了；那是一種平淡的，無力的，充滿着失望。“你關心我是沒有用處的。我甚麼事情也不能做——任何女子，只要她是貧窮，那是甚麼事情也不能做的。我從前也試驗過——但那就給爬城牆一樣。我連坐火車的錢也節省不來！我節省過——節省了兩年——佐，你以為節了多少？七塊錢！兩年才存七塊錢呀！唉——像這樣常常要出慘事的地方，你實在是也存不了錢。你可以罵他們沒有膽量——但是你不能袖手旁觀的看着他們死，看着他們的一家在冬天找不着屋頂來蔽着自己。”

“瑪利，你的心太好了。”



“哦，不是那樣！我難道能夠離開我的弟妹不管嗎？”

“但是你可以找錢來寄給他們啦。”

“我在這兒可以找點錢——我能夠洗衣漿裳，看護病人。”

“但是到外邊去——你不可以更多找些嗎？”

“我到飲食店裏去——一禮拜可以找七八塊錢，但是我的花費一定更多的，我送回家的錢恐怕也不會有多少。或者我在人家裏也可以做女工，一天要做十四個鐘頭的工作。但是喲，佐，我不是想再找些苦事來做，我是要找些美好的東西——爲我自己所有的！”她突然把她的手脫開，好像要窒息的一樣。“哦，我要的是美好而潔白的東西！”

他又感覺着她在戰慄。路又崎嶇起來，他感覺着一種同情的衝動，把手擁扶着她。假使是在有閒階級，這種關心是可以感激的，就是一個炭坑夫的女兒，赫爾覺得也不會有二致。但是，等她一靠近了他，與其說是聽着，他是感覺着他在啜泣。

“瑪利”，赫爾低聲的呼喚；他們兩人停着了。剛好停着，他的另外一隻手又環抱着她，再一瞬間他的頰上感覺着瑪利的溫暖的呼息，她在戰慄，在他的懷抱中。“佐，佐喲！”她低聲的呼喚着，“你把我帶到那兒去罷！”

她是炭院村中的一朵玫瑰，赫爾深深的被她款動了。繾綣溫柔的小徑美好可人地展開在他們的面前，在這兒柔軟的夏夜，有月兒當頭，牠能夠帶着同樣的消息來，如像帶到有閑階級的南歐式的花園裏的消息。但是沒有幾分鐘，有一種冷然的恐怖向赫爾襲來。他是有一位姑娘在家裏等待着；並且他到這兒來在他心裏起了一個決心——他決心對於貧苦人要獻些報償，他自己所得到的自由和教養都是全靠他們，他要報償他們；不是來魚肉他們，更不是來魚肉他們之中的某一個的。這種是弈夫克東們幹的勾當！

“瑪利”，他辯解着說道，“我們不好這樣做。”

“爲甚麼不好呢？”

“因爲——我的身子不自由。另外有一個人。”

他覺得她吃了一驚，但沒有把身子抽開。她問道，“在甚麼地方？”聲音很低。

“在家裏，等着我的。”

“你爲甚麼不早對我說呢？”

“我不曉得。”

他覺得這姑娘要怪他是很有理由的。照着她的世界的簡單的習慣說來，他是和她走得太深了；別人是看見他和她同道的，別人是把他當成她的“伙計”的。他引她對他說出自

己的事情——他堅執着受她的信賴。凡是貧苦的人沒有那種精緻的玩意兒的，甚麼智的好奇心，柏拉圖式的戀愛，或者是甚麼純潔的愛情，這些在他們的生活上是顧慮不到的。“瑪利，你容恕我罷！”赫爾這樣說。

她沒有回答；但是有一種啜泣的聲音，她從他的擁抱中把身子抽開來——緩緩地。赫爾很想再去擁抱她。她是美麗，她富有青春——而且是十分須得要幸福的！

但是他自己過抑着了，他們兩人離開着立了一兩分鐘。回頭他又低聲地問道，“我們依然是朋友，我們不能夠嗎？你曉得的——我心裏實在是難過！”

但是瑪利她却不願受人憐了。她說，“那是沒有甚麼的，只是我以爲我可以走出去！所以我那樣對你說。”

## 第二十五章

赫爾許過阿勒克施通，要給他通報搗亂者的消息；有一天晚上工頭兒在路上碰着他，問他有甚麼消息沒有。赫爾借着這個機會發揮他的頑皮性格。

他說，“買克西柯里亞那是算不得甚麼的。他只是想吹牛，一遇着有人可吹的地方，他就拚命的瞎說。他是老荒唐

了的啦。應該注意的人我覺得倒是別個。”

“是那個啦？”工頭兒問着。

“我不曉得他的本名。別人叫他昰曷司，他是管昇降機的。昰一位紅面鬼。”

施通說，“啊，我曉得了——昰那曷斯達金啦。”

“對的，那傢伙幾次想向我說工會的事情。我想他昰一位搗亂的傢伙。”

工頭兒說，“唔，好的，我會注意他。”

赫爾擔心着說，“你不要說我告訴你的啦。”

“哦，不——我自然不的。”赫爾看見阮夫工頭的臉上有微笑的痕跡。

他走開了，自己暗自微笑。那紅面鬼曷斯，就是麥斗危克告訴過他的，那公司的走狗了。

做走狗的手段昰有表有裏，有時候你會墮在五里霧中不容易辯別。有一天禮拜日的清早赫爾上山頂去散步，在路上遇着一位青年，他找着和赫爾談話，談不一會，話頭說到北谷炭院的工作情形來了。他是才到這兒一禮拜的，他無論遇見甚麼人，對於過磅的事情大家都在鳴不平。他自己是昰在院外做工作的，那對於他並沒有關係，不過他所關心的，昰要問赫爾覺得怎麼樣。

這個問題來得很真切的，這是一位真正的工人，還是阿勒克施通所派遣的偵探的偵探呢？這是一位有智識的，又是亞美利加人——這已經是可疑，因為新工人的大部分都是公司從蘇彝士河以東的地方招募來的。

赫爾決心同他辯駁一下。他說，他不見得這兒的狀況會比別處更壞。人總是愛吐不平的，無論你走到甚麼地方去都可聽見。

那人說，是的，不過在這個炭坑裏好像特別壞。大約是因為僻遠的原故罷，一切事情都是在公司手裏的！

“你從前在甚麼地方幹過事情？”赫爾這樣一問以為一定可以把他問窮。

但是那人立即回答了；他顯然是在五六處炭坑裏幹過事情的。在麻堤奧洗衣費是一月一塊錢，最先的三個人洗了，水便要用乾淨的。那兒有一個萬人公用的水槽，不潔的程度令人想像不到。在派因克里克——赫爾聽見這個名字是很熟悉的——在派因克里克他住在工頭兒家裏，屋頂漏，他所有的甚麼東西都腐壞了；工頭兒是再也不修理的，假使你要搬家，那你便立地失業。在東里齊，工人和他的朋友們租兩間房子來自己住，但他每個月要給一塊五角錢一口袋的洋山芋錢，一角一分錢一磅的砂糖錢給公司的賣店。他們

又繼續着發現了水的供給是很缺乏的，用水費每月要給公司一塊錢，水却是從炭院底吸引上來的，那裏面含着很多人尿和馬尿。

赫爾加意把自己隱匿着；他搖着頭說道，那壞是很壞的，不過工人們的飯碗要緊，他不相信工人們會做出甚麼來的。就這樣兩人又走回炭院，那位漢子顯然是沒有得着要領，在赫爾一方面呢？他也好像讀了一部偵探小說的第一章一樣。這位青年到底是殺人犯，還是英雄呢？要知道端倪請再往下讀。

## 第二十六章

赫爾注意着這位新認識的人，注意着他和別人談話的態度。不久他把買克遇着了；這位兒老頭兒訴起不平來不消說是容易上當的。赫爾以為這是非起來應付不可。

他和他的朋友傑侶商量，傑侶是一位急進主義者，他一定有甚麼考金石可以把這位客人考出來的。傑侶在午飯的時候把那人找着，但他回來時依然和赫爾一樣沒有弄出一個眉目。他是一位運動員，到這兒來“起事”的，還是由公司派遣來的一位偵探呢？只有一條計策可以判定，那是拿一個

人和他公開談話，看他怎麼樣。

躊躇了一下，赫爾決心做這個犧牲。他到炭院裏來抑制下去了的好奇心，又抬起頭來了。這位神妙的來客是另外一種院夫，他是向人的精神挖掘的；赫爾要和他們鬥法，或者會把他爆發出去。他擔任這種實驗比別人會更拿手的——譬如比那大衛德家的會更拿手，大衛德家的把那人寄留在自己的家裏，並且對他說，她的丈夫是一位革命家，從前做過南威爾士炭院夫同盟的會員。

第二天赫爾招那位朋友出去散步。那人表示拒絕——赫爾說有話要說，他才答應了。他們兩人一走上山谷，赫爾開口了，“你前回說的各地炭院的情況，我過細想了一下，我得的結論是，假如我們在這北谷炭院鬧牠一下，那一定是有好處的。”

“你那樣想嗎？”那人說。

“我起初來到這兒的時候，我總覺得炭院夫們的牢騷太多了。但是現在我得到機會親眼去看他們，我才相信沒有一個人是受着正當的待遇。舉個例罷，在這兒沒有一個人的斤兩是滿足的——至少除掉工頭兒的私人之外沒有一個。我很確切的，我和我的伙計試驗過好幾次。我們故意裝一車很輕鬆的出去，得十八單位，我們又裝一車很高很結實的

出去，我們以為一定是有兩倍重的——但是充其量你只能得到二十二三的光景。你無論怎樣沒有方法超過這種數目——不怕那些大車是誰也知道可以裝上兩三噸的。”

“不錯，我想來是可以。”

“而且假如放了一些兒岩片進去，那可不得了，你立地使得“雙零”(一磅也沒有)，有時候不怕你並沒有岩片，他也冤枉你有的。這兒又沒有法律保障。”

“不錯，我覺得是沒有的。”

“這個理由很簡單——就是表面上他們給你五角五分錢一噸，但是事實上還沒有給上你三角五分錢。昨天我在公司的賣店花了一塊半錢買了一雙青套褲，這在培德羅我是買成六角錢的。”

“不過，你要曉得，公司是花了錢運來的！”

赫爾覺得那風頭漸漸轉過了——這位神妙的男子對於他却掉到防守的地位了！因為某種理由，赫爾對於產業上的立法所突然感受着的趣味還不曾表現過。

就這樣赫爾的偵探的履歷收到一個光榮的結果。他問道，“喂，足下！你到底是在幹甚麼玩意兒？”

“玩意兒？”那人平靜的說。“你說的是甚麼意思？”

“我說的你是在這兒做甚麼的？”



“我是在這兒做兩塊錢一天的工的——我想和你是一樣。”

赫爾開始笑起來了。“你和我是一樣，就好像一對潛水夫，在水底下互相摸索。我覺得我們寧肯走出外面來正式的決戰。”

對手者好像覺得這個警語有趣。他說，“請你先出來，”但他並沒有笑。他那鎮靜的一雙蔚藍色的眼睛很嚴重地看着赫爾。

赫爾說，“好的，我的身世是很平凡的。你或者以為我是一個逃犯；或者是公司的偵探，我都不是。我也不是天生的炭坑夫。我家裏有一位胞兄和多少朋友。他們自以為是炭坑的通人，這使我感着不平，所以我自己走來體驗。這就是我的全部，除此以外我可以說在這兒感着興趣，想再停留一下，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是偵探才好！”

那人沉默着走動起來，在忖度着赫爾的話。他最後說道，“你的話並不如你所說的一樣平凡。”

赫爾說，“好的，我所能說的全體都是真話。”

“好”，那客人這樣說，“我來碰碰運氣罷。我既到這兒來，反正是不能不找一位可靠的朋友。我喜歡你的面孔，所以我選着你。”他走着，又審視了赫爾一回。“你的笑容是不

像一位滑頭。不過你還年青——我告訴你罷，在這地方嚴守秘密是很要緊的。”

赫爾說，“我自然要閉着口的”；那人把他襯衫裏面的衣包打開，抽出一封信來，那是證明他是安默司沃爾松，炭阡夫的全國總工會——阡夫聯盟——的運動員。

## 第二十七章

這個發現使赫爾驚異了，他立在路上看着那人。關於炭阡裏的“搗亂者”的話他是聽得不少，但他所看見的却只有公司雇用來向工人搗亂的人。但是現在，他看見一位工會的運動員了！傑侶曾經向他提示過，但是赫爾並不曾認以為真；一個運動員是一個神話中的怪物，工人們是只好低聲的悄語，公司和牠的走狗是極力詛咒，赫爾家裏的朋友們也是一樣。這是殺人放火，十惡不善的兇手，為慣會煽動的暴徒，挑發別人的盲目而危險的激情！赫爾始終聽見的是這些話，他第一個衝動便是不能相信。他覺得他自己就和那位獨脚的司電機的老頭兒一樣，他在派因克里克捶了打之後，那老人留宿過他一夜的，那老人說過，“你不要在這兒說甚麼工會不工會罷。”

那位運動員看見赫爾的舉動，發生一個不放心的笑容。他說，“你希望我不要是偵探，我相信你會知道我也希望你不要是才好。”

赫爾的回答是針對着這一點的。他說，“我從前有一次被人誤認為運動員”，說着自己的手摩着舊日的傷痕。

那人笑了。“你挨了打被人趕了嗎？你的運氣好。在阿拉巴馬才不久，我們有一位同志被他們穿了瀝青雞毛裘（這是最殘酷的刑罰，全身塗以瀝青，再貼上雞毛）。”

赫爾的臉色變了；但他回頭也就笑起來。“我是正想着我的家兄和朋友們——假如我在派因克里克穿起瀝青雞毛裘回去，他們不知道會說甚麼！”

“他們或者會說你罪有應該呢，”那人覺得有點冒昧的這樣說。

“是的，他們的態度是那樣。他們有一種萬應膏的定律——假如你遇着甚麼壞事，那總是你作孽自受。那是一個機會均等的世界啦。”

運動員說，“你並且還可以看見，愈有特權的人，愈敢於說那樣的話啦。”

赫爾對於這位運動員感得親熱起來，他是能夠了解一個人的家庭痛苦的！赫爾是好久以來關於外界的事情找不

着人來談話，這回他才開拓了一次心胸。他回想起他怎樣挨打，怎樣在雨中被人趕出，怎樣私自慶幸他不是被門衛們所誤會的那樣的人。現在他對於一位運動員的心理感覺着好奇心了。一個人要做工人運動那是非有堅固的信念不行！

赫爾把這些話說出，那位運動員答應他說，“你肯幫助我，我隨時都可以報答你的。不過你要曉得，我們所苦的並不是別人怕得最厲害的挨打被逐；也不是甚麼警長，偵探，黑表。我們所最苦的是你想去打救他的勞動者的腦筋！你要知道這兒的人用着二十種以上的國語，你要你怎樣向他們宣傳？”

“是的，不錯。我簡直不知道你怎樣下手。”

“是的，你是要找一個翻譯——不湊巧你會找着一位偵探。或者你向他運動的第一個人他便會向工頭兒告發你。這不消說因為有些人是怕事，有些人是壞蛋；他們只要有點好處便可以賣朋友——甚至於只要一杯皮酒。”

“這些事情會使你們的信念動搖啦。”

“那不會的，”那人很不介意的說。，“困難是有的，但我們不能怪那可憐的人。他們沒有智識——一點自由也沒有。工頭們把他們引來，那是有一種奇怪的辦法不許他們團集的。這些歐洲人自然有他們的從來的偏見——國民的偏見——

宗教的偏見使他們不能團集。譬如有兩個人，你看他們的可憐是完全一樣的——但他們這個要輕視那個，那個要輕視這個，因為他們在本國是有尊卑上下。就這樣他們總逃不出工頭兒的掌握。”

## 第二十八章

兩人走到僻遠的地方來了，在一處平板的崖石上坐着，他們可以隱意的談話。

運動員說，“你要替他們設身處地的想。他們是處在一個很奇怪的地方的。一個人向他們這樣說，別個人又向他們那樣說。管理人和荐頭行的老板告訴他們：‘你們不要相信那工會的拐子。他們都是些寄生蟲，穿好的，吃好的。一點工也不做的。他們用你們的錢，叫你們罷工，你們把飯碗丟掉了，家室兒女丟掉了；他們或許會賣你們，又到別處去搗同樣的鬼蛋。’工人們是會信以為真的；他們並沒有這樣的聰明，來看破這個誣謬，假使工會的領導者會軟化，那正是工頭兒們出了錢來買他。你看，他們就是這樣閉鎖着的；他們不知道走那一條路。”

這個人講得很沉靜，但也有略略的興奮的氣色現在面

上“公司是常常反覆着說，工人們是很滿足的——只是我們這些人去挑撥他們。但是他們是很滿足的嗎？你在這兒住了很久應該曉得！”

赫爾答道，“這是不待論的。不消說他們是不滿足！他們在我看起來，好像是一羣在暗中哭着的小孩子一樣——他們不知道怎麼一回事，不知道該罵甚麼人，該往那兒求救。”

赫爾對於這位漢子漸漸把懷疑的心事失掉了。他與赫爾想像中的工會運動員完全不一致；他是一位碧眼明眸的美國青年，他並不是甚麼殺人放火，三頭六臂的怪物；他倒是很有聰明的人。他自然是有憤怒；但他的憤怒並不是破口大罵的流氓；他的克制工夫使赫爾很滿意，赫爾覺得他是屬於智識階級的思想家，儘管他有平民的衝動，但他是受慣思想的約束，不輕易流於喧囂與燥烈的。

他對於工人們的軟弱所取的態度，赫爾也感覺着與會。貧民的“慣性，”這是使一般人爲他們失望的——他們的卑怯，他們的渙散——這差不多是赫爾的一生所常常聽見的批評。一般的人說，“你是把他們無可如何的。他們骯髒，懶惰，好飲好勝，互相欺詐。他們常常都是那樣。”這些觀念綜合成一個公式：就是“江山易改，生性難移！”就是那瑪利白

克，她自己是勞動階級的一人，說到勞動者上來，她都要暴怒和嘲罵的。但是沃爾松却信任他們的勇氣，他要走到前頭去覺醒他們，訓練他們。

在他的心裏路還是很明瞭而坦直的。“他們一定可以訓練團結。個人孤立的時候，他們在大公司的權力之下可憐而無告；但他們假如一團結起來，假如把他們的勞力作爲整個一個單位販賣——那他們真是不可限量”他停止着了，用探詢的眼光看着赫爾。“你覺得工會怎麼樣？”

赫爾答道，“工會正是我想研究的一件事情。你是曉得的，世間上有不少的爭論——每每兩來都是有偏見。我是想救弱者，但我想要找着正當的路。”

“別外還有甚麼路呢？”沃爾松停止了一下。“訴諸有產者的溫情嗎？”

“不一定是那樣；不過不可以訴諸全世界——訴諸一般的公論嗎？我是生長在美國，我們所受的教育是信賴自己的祖國。我總想尋着甚麼方法維持正義的。假如勞動者去參加政權——”

“政權？”沃爾松叫了出來。“哦！你在這兒住了好久？”

“僅僅一兩個月。”

“好，那你住到十一月，你看這炭院裏的投票箱是甚麼

樣!”

“我可以想像的，不消說——”

“不能，你不能想像。無論比你怎樣高明的人都不能想像出這種賄賂公行和不幸的程度!”

“但是工人們假如一致投票——”

“你怎麼能夠一致投票?——假使有甚麼人提出這種觀念，立地便驅逐下山。假使你不是公司的人，你就要張入藉證明書也不能夠，沒有工頭兒簽字，你是不能登錄的。你沒有一個工會，怎樣下手呢?”

這是很合理的，赫爾不能不折服；但是他却想到他所聽見過一些工會代表的行徑，和工會統治的一切可怕的結果。他自己不必便成爲一個工會論者。

沃爾松繼續着說。“我們已經把法律通過了，關於炭坑的全部的法案——八小時制，私幣禁止法案，公司賣店法，炭坑防火法，秤中人設置法案。這些法案專載在法令全書中，這使北谷起了甚麼變化呢？那些法律你也是要想研究的嗎？”

“唔，正好!”赫爾說。“假如你是走這條路，假如你的運動是推進法律的權力——那我贊成你!”

“但是除開組織工會之外，你怎樣推進法律的權力呢？”



不是個人的力量所能辦到的——有人要講法律，那他立地‘下山’。在西城我們工會的同志有做官吏的，但他們沒有做出甚麼事——這爲甚麼呢？他們知道，大衆還沒有跟着我們！官吏和工頭兒是一樣——工會是可靠的東西！”

赫爾覺得這完全是一種聞所未聞的議論。“那種觀念一般人不會懂——說甚麼工人要得着法定的權利非組織不可的話。”

沃爾松把兩手舉起來呈出一種滑稽的姿勢。“哈哈！關於我們炭坑夫，一般人所不懂的事情你可以造出一道表呢！”

## 第二十九章

沃爾松很熱心地想說服赫爾，他把他工作上所有的秘密都告訴了他。他在找尋信仰工會的人，能夠冒危險爲工會宣傳的人。他每走到一處他總要團結一羣人起來，在他走了之後，他們是有方法通消息，密遞宣傳文件以供分配的。就這樣就成立一個組織的細胞核。在一年或兩年之內他在每個炭坑裏都可以成立這種細胞核的，隨後便準備公開，在村上或者炭山地方召集會議，炭坑夫聚集起來。改革的烽火便舉

起來了；工人要制公司的機會，運動的聯絡是力求迅速的，他們要要求他們的權利，以全地方總同盟罷工的威脅爲其後盾。

沃爾松再說，“你是曉得的，我們是有自由集會結社權的——不怕工頭兒們就怎樣的不願意。你沒有爲那樣事情退縮的必要。”

“是的，”赫爾說；“但是我所關心的是戰略的問題，在這北谷地方你假如選些衆論不甚分歧的事情來動手，那一定是事半功倍的；就譬如我們把力量集中起來要求秤中人的設置罷。”

沃爾松說，“沒有工會不能支持這種要求，有甚麼不同呢？”

“不過，各人有些偏見，我們也要顧慮一下。有些人是恨工會這個名目的——一說到工會他們就聯想起專橫殘暴，殺人放火來——”

運動員發笑了。“只是你自己是那樣想罷了！不過也好，你假如要動手設置秤中人的運動，我是決不防害你的！”

這兒有一個理想——一個真實的理想。赫爾自從當了幫手，在五呎高的炭層內做工，生活漸漸攪疲了。這個運動可以給予些更活潑有生趣的時間！

但是這是他想做的事情嗎？他到這兒來最初是存的一個視察者的態度。他發覺了這兒的情形太苛刻，而且也很相當的發覺了這種苛刻是不必要而故意的。但是一說要採取行動的問題——他便躊躇了，舊的偏見和恐怖表現出來。他以前聽見別人說過，工人是“兇暴”而且“懶惰，”工人是非“嚴加約束”不可；現在，他要想放鬆這嚴的約束，要自行加入“搗亂者”之列嗎？

但是他自己又對自己說，這是不可同日而論的。沃爾松的暗示與產業工會主義不同，這種是不健全的力量，牠引導工作作無厭的要求，結果是追求“統制產業”。沃爾松的暗示只是訴諸國法，只是要求一種正直公平的待遇，這是無論何處的公司表面上都是裝璜着的。假如照着工頭們所說的，工人們是十分受着秤中人設置法案的保護；假如，如一般人所思索的一樣，炭坑裏不設秤中人，只因為工人自己不要——那嗎，這個要求是全無妨害的。假如從反面設想，這個要求不僅求的是法定的權利，同時求的是道德的權利——假如那會被工頭們視為對於公司的反眸——那嗎，赫爾一定更可以知道一點勞働者的“兇暴！”假如，如買克老人，約翰生，以及其他的人所主張，工頭兒是要“使你的生活難受，”直到你走——那嗎赫爾一定也要準備一點難受的生活以回敬工

頭！

赫爾突然說道，“這總是一件冒險的事情。”

沃爾松笑了。“那自然是！”

赫爾再說，“你會以為我是會再受一次派因克里克的經驗的。或許是那樣——不過我自己要試試看。你曉得，我有一位家兄，我當其想要革命的時候，我在想像中和我家兄對話。我總想能夠這樣說，‘我不是鯨吞了甚麼人的理論；我自己是試驗過來，事情是這樣’。”

運動員說，“好的，很好的。不過在你為你自已和你令兄找尋教訓的時候，你沒忘記我自己是已經受過教訓來的。工人們要求設置秤中人的結果是怎樣，我早知道，為試驗這件事情我不能夠把自己提供出來再犧牲一次。”

赫爾笑說道，“我決不求你再來犧牲。我既不願加入你的運動，我也不能望你加入我的！不過假如我找出幾個人，他們願意冒險要求設置秤中人時——那可無礙於你的工作罷？”

“當然無害啦！”沃爾松說。“結果正是有利於我的——那在我的主張上給我一個實地證明。這兒的工人還不曉得他們有法定的權利要求設置秤中人的。有的知道他們得不着正確的斤兩，但不知道那是公司的奸詐。假如工頭兒拒絕

任何人去監視他的磅秤，假使他們更進一步，把要求的人驅逐下山——那嗎，會有不少的新兵要來參加我的工會支部！”

赫爾說，“很好。我並不是要替你的工會支部添新兵，但是假使公司要替你招兵，那是公司的事體！”

兩人約束好了，彼此握了一次手。



第 二 編

石炭王的家奴





## 第一章

赫爾現在又開始一個新的履歷了，這比馬夫和幫手的生活更加多忙，比怕墜炭或受騾子脚蹴還要更多危險。慣性病是要工作做久了才能得的，還沒有傳染到他的身上來，他還年青，有的是想貪圖更多更豐富的經驗。他現在是成了一個陰謀者，他要進行他的祕密如像他所工作着的那炭院的黑暗和神祕一樣，令人想到便會悚然的。

傑侶米納梯是他把通牟沃爾松的意圖告訴了的在北谷中的第一人，對於這樣的驚悚他的年紀更加老了。他平常是

很悠然自得的面孔突然消滅了，眼中表現出恐怖來。他說，‘我曉得這早遲是要來的——我和樂沙辣手的事情!’

“你這甚麼意思?”

“我們是加入的——當然是加入的。我對樂沙說，‘你也是社會主義者啦——有甚麼不同的地方？對於別人沒有一點幫助。我們在這兒投票是沒有用處的，他們那裏會投你社會主義者的票，只是笑話罷了!’我說，‘我們攪工會罷，我們罷工罷。’但是樂沙說‘你等一會兒。等我們再找一點錢，等孩子更長大一點。那時我們再去幫助人，我們就被驅逐了也不要緊’。”

赫爾反對着說，“但是我們現在不是立刻就組織工會呢我目前另外有一種計畫。”

但是傑侶依然呈着不安的神態。他說，“誰也不能再等了！誰也不能再忍耐了！我說‘那個日子快來了——立地便要爆發！只要有一個人出頭，大家都要蜂湧而起的’。”傑侶說着又看看樂沙，樂沙的黑眼睛不安地睨着她的丈夫。他說，“我們是要參加的，”赫爾看見他們的眼睛轉向到那小傑侶和嬰兒睡着的房間。

赫爾沒有說話——他開始了解叛逆的行動對於他們這些人是甚麼意義了。他懷着好奇心和同情心守看着那進行

着的爭鬪；這是自有人類以來的一種內部的爭鬪——一方面是自利和安樂的聲音，別方面是責任和理想的喊叫。這種激戰並不吹甚麼韃靼的喇叭，只是內部的一種悠微的聲音。

停了一會傑侶才問赫爾和沃爾松的計畫；赫爾告訴他要藉口設置秤中人以試探公司的態度。赫爾以為這是很好的策略；問傑侶以為怎麼樣？

傑侶淒涼地冷笑着。“不錯，是很好的策略，對於年青人——沒有家眷的！”

“那很好，那我就來擔任這件事情，我來做秤中人。”

“你先要組織一個委員會——舉出委員來和工頭兒談判。”

“好的，我也就同樣地去找些青年沒有家眷的人。住在那陋室巷的雞毛房子裏面的人一定可以幹的。他們不會怕事。”

但是傑侶沒有和着赫爾微笑。“他們那些家伙是沒有腦筋的。會弄得一踏糊塗。”傑侶說明着要集合一羣人來支持委員會；這樣的一羣人要組織，那是非祕密開會不可——這和組織工會實際上是一樣，工頭兒和他們的走狗們立地會發覺的。在炭坑裏任何聚會都是不准的。有些塞爾維亞人照着他們本國的風俗要開甚麼慶祝都被禁止了的。你要定生

命保險或者健康保險，公司都要注意着——要抽你的利息的。甚至於你就要買一張郵政局的匯票送錢回家去都辦不到，郵政局的書記同時就是公司設的賣店的書記，他一定是要給你一張公司的鈔票的。

就這樣赫爾又覷面着沃爾松告訴過他的種種困難了。困難之中的第一種就是傑侶的害怕。但是赫爾也曉得傑侶不是“卑怯漢”；假使有人要非難傑侶的態度，那他是沒有站在傑侶的地位上設想的。

赫爾說“我要請教你的沒有別的，請你把些可靠的年青人的姓名告訴我罷，我得着他們的幫助，決不會攀涉到你。”

“你是住在我家裏的啦！”傑侶回答他的是這句話。

於是赫爾又碰着釘子。“你是說我會連累你嗎？”

“當然的！他們曉得我們的意見。他們曉得我們的意見有點像社會主義者。他們會開除我的！”

“但是你的表兄不在一號炭院裏當工頭嗎？”

“他夠甚麼。會連他自己的飯碗都要丟掉。他會罵我蠢東西——留一個秤中人在家裏！”

“好的，那嗎我立地搬家，免得後來來不及。你可以對別人說，我是一個搗亂的家伙，所以把我趕了。”

米納梯夫婦面面相覷的——對淒涼的面孔。他們是不願意失掉這麼一位佳賓，人又和氣，錢又慷慨的。赫爾呢，他也一樣的淒涼，因為他喜歡傑侶，喜歡他那姑娘一樣的夫人，喜歡小傑侶——甚至於喜歡那黑眼的嬰兒，那是時常鬧嚷打斷他們的話頭的。

傑侶說，“不行！我不落伍！我要來一份的！”

赫爾回答說，“那是很好的。你自然有你的一份——但不是現在就幹。你要留在炭院裏幫助沃爾松，在我被趕了之後。我們不能夠把頂好的同志在一回就攪乾淨。”

就這樣還議論了一會，事情決定了，赫爾看見身裁很小的樂沙把身子放下去靠在椅背上，很放心的抽了一口大氣。犧牲的時間又延長了一點；她這三室的蝸居，她的家具，她的放光的鍋，她的潔白的花紗窗帷，又可以多延長幾個禮拜，依然還是她的東西。

## 第二章

赫爾又回到雷鳴涅次克館去了；這是一個重大的犧牲，但也不是全無報償，他因此又可以多得到和工人們談話的機會。

他和傑侶把可以參與這次祕密的人名列出了表來：第一名便是買克西柯里亞。他是要舉成委員去和工頭兒談判的，因為他是天生成來做這件事情的一樣。但是他們是要等到最後的一分鐘才告訴他的，怕的是他在最近失掉一車炭的時候，他會吐露出來。

有一位年青布爾加里的阡夫名叫烏勒司馬克的，在赫爾的近處打炭。走上他的炭巢的路是一個斜坡，他沒有辦法把他的空車拉上坡上。他在流着汗水拚命的推，那阿勒克施通走來了，強者欺凌弱者，他公然打起他來。那他把手舉起來了——是要抵抗還是要防衛自己，這是不能制辨的；施通跳上去把他蹴倒在地上，拚命的大罵了他一場。那個人現在又另外換了一個炭巢，他打出了四十車的崖石出來，共總只給了他三塊錢。工頭兒一從他的面前走過，你只要看他的臉色便可以知道這個人是在等着機會報復的。

其次是傑侶所知道的一個人，他是才從病院出來，因為是受了警長的槍筒打傷了的。這是一位波蘭人，不幸的是他不懂英國話；但是沃爾松和別的一位波蘭人打通了，那人是懂些英國話的，他可傳達給他的同國人。還有一位是意大利的年青羅危塔，傑侶認識他而且可以保證他的誠實的。

赫爾另外又想起了——一個人——就是瑪利白克。他近來

故意的在迴避她，這好像是一個安全的方法——雖然好像太殘酷了，使他心裏不安。他一層一層的追想他們的往事。他們爲甚麼陷到了那樣難解的地步？在這樣的情境男子是應該負責引咎的；但是男子却每每不願意認錯，他總要想方設計的減輕自己的責任。赫爾可以這樣說，那天晚上因爲路很崎嶇，他才去扶持着瑪利，這是太客氣了嗎？瑪利並不須乎要人扶持的，她的健步和他完全一樣。但是他的確是走過了一點，他是已經感覺着一種特殊的殉情的衝動的，這位姑娘的一切的不滿，一切的渴望都是集中在他自己身上，他是曉得的，他是那樣“出衆”，有出頭的機會，而且使她想念到“詩本子”的人。

但是這兒好像突然得着一個解決，這兒可以使瑪利新起一種興趣，一個可以輸洩她的情緒的安全水渠。一個婦人是不好做阡夫委員的，但是她是絕好的參贊者，她的尖銳的舌鋒可以鼓舞其他的人上陣。赫爾爲這次計畫熱中起來，他堂堂的到了忘我的境地——他是又陷在另外的一種殉情衝動裏去了。他沒有着想到瑪利對於設置秤中人運動感覺興趣，會是因爲可以多得些機會接近他；他也沒有想到他自己或者是樂於得到一個口實去會瑪利的。

否，他把瑪利是描畫成一個新的角色的，一個比炊爨看

護的事情還要重要得許多的活動。他的“詩本子”的想像發出火光來了；他給她一個希望，一個目的，一條達到最終的目標的路選。各處的無產階級的運動不是都有婦人的領袖在裏面的嗎？

他走去訪她，看見她在她屋子門口。

“佐司密司，哦，你來了真使我快活！”她看着他的眼睛，發着微笑。

“瑪利，我看見你也是一樣！”

他看見她好像是贏了的一樣，好像是玩了一場有趣的遊戲。不過她的臉色比前一次看見的時候好像蒼白了些。這些華美的愛爾蘭人的容姿也有清減的時候嗎？她好像比前回也瘦了些；那件舊的青竺布衣裳好像都不十分緊貼了。

赫爾劈頭便入了本文。“瑪利，我今天看見了你的——個幻影。”

“我的？是甚麼呢？”

赫爾笑了。“我看見你的面孔發出榮光，你的頭髮放着光像一頂黃金的鳳冠。你騎在一匹雪白的馬上，穿着一件白色的，柔軟的，華美的長袍——就像姜大克，或者別的婦女參政權運動的領袖一樣。你騎着馬在一羣人的前頭——我現在也還聽見那音樂的聲音呢，瑪利！”



“你說去罷——你這到底是甚麼意思？”

“進去罷，我告訴你。”

兩人走進那赤裸的廚房了，坐在光光的木椅子上。瑪利把兩隻手操着放在膝上，就像小孩子們很規矩地準備聽講童話的光景。她說，‘好，你快說罷。我很想知道你給我的這一套新的衣裳。你是看倦了我的這件舊竺布衫子嗎？’

他和她一道微笑起來。“這套新的衣裳是要你自己去織的呢，瑪利，用你自己身中的極纖細的絲——用你的勇氣熱誠和獻身的精神。”

“唔，這又是詩本子了！你到底說的是甚麼意思呢？”

他把周圍望了一下。“這兒沒有別人嗎？”

“沒有。”

但是出乎本能的他把自己的聲音放低開始說起來。有一個總工會的工人運動家走來了，他準備要叫這兒的奴隸們起來反抗。

笑容離了瑪利的面孔。“哦！是那麼一回事！”她用很平板的聲音說。雪白的馬和柔軟而華美的長袍的幻影消滅了。“在這兒你做不出那樣的事情來！”

“爲甚麼做不出？”

“這兒的工人們是這樣。我在賴發德家裏對你說過，你

不記得嗎？他們都是一些卑怯者！”

“啊，瑪利，說話是很輕巧的。不過一個人從自己家裏趕出去，那不是甚麼愉快的事情——”

“這何須乎你來告訴我呢？”她突然激發着叫起來。“我還沒有看夠嗎？”

“是的，瑪利；不過我想要做點子事情——”

“是的，我又何嘗不想呢？老實說，我是想打斷那工頭兒的鼻子！”

“好的，”赫爾笑了。“這也是我們的運動程序中的一段。”但是瑪利却不輕容易引出笑容來；她的情調是充滿着苦痛和惱惑的，赫爾幾次想起去握她的手了。但是他克制着了；他來是爲的要把她的感情輸洩到一條安全的水渠裏的！

“瑪利，我們是一定要把這些人喚醒起來抵抗的！”

“佐喲，你不能夠——說英國話的都不能夠。希臘人布爾加里人或者可以——他們在本國裏爭鬥着，在這兒也一定可以的。但是愛爾蘭人呢——永遠不能夠，永遠不能夠！愛爾蘭人老早是沒有背脊骨的了。愛爾蘭人能夠立起來的原故腳上是受着皮統套的。我都認識他們。他們會發牢騷，會罵工頭兒，但一想到黑表上來，便立地走開，縮在他們的腳上。”

“他們到底想——”

“想吃酒呢，想和炭院村裏不三不四的女人胡鬧，想打牌坐一個穿夜你賺我的錢我賺你的錢！只要有這一點他們就夠了，此外甚麼也不要。”

“那嗎，瑪利，正爲其這樣，我們豈不是應該去覺醒他們嗎？我們就不必爲他們自己，我們應該爲他們的兒孫！他們的兒孫不能夠再照着這樣下去！他們是在學英文的啦，至少——”

瑪利發出一種冷笑。“那學堂你去看過嗎？”

赫爾答道沒有；她便告訴他那是有一百二三十個小孩子關在一間房間裏的，三個人坐一個座位，擠得水息不通的。瑪利再往下說，她的聲音有些激昂了——學校本來是靠着租稅經營的，但這兒除開公司以外誰也沒有財產，所以學校自然落在公司的掌握裏去了。學校的董事是炭院監督克特來德，賣店書記吉克普勒多危奇和宣教師施普拉格先生。這老頭子施普拉格，假使“上司”對於他有甚麼吩咐的時候，你看他恭敬得來連鼻子也要觸着地板。

“好了，好了！”赫爾笑着說。“你是看不起他，因爲他的祖父是一位奧倫季黨啦！”（愛爾蘭人新教徒所組織之政黨）

### 第 三 章

瑪利白克是沉淪在絕望裏的，絕望深深的在她的血液中循環。赫爾覺得要希望她起來喚醒她所蔑視的工人，那是困難的事體了。她不消說是很勇敢的，但是你怎能說服她，叫她爲自己沒有勇氣的人們出力呢？

赫爾說道，“瑪利，你心裏不一定是真正恨這些人的。你知道他們可憐，你在憐憫他們。他們一沒有錢的時候，你把你最後的錢都給他們的兒女——”

她叫道，“啊，好朋友！”他看見她的眼裏迸出眼淚來了。“我正是因爲愛他們，所以恨他們！有時候我想殺死那工頭兒，有時候我想殺這些阮夫。你到底要叫我做甚麼呢？”

但在赫爾還未回答之前，她開始列舉她的知人的名姓來了。是的，有一個人赫爾是可以告訴他的；他太老了不能和他們共事，但是他的見解很可以採訪，他們斷定他是不會賣他們的。那是老人約翰奔斗士屈倫，是從米納索塔來的瑞典人，北谷炭阮才開工的時候他就在這兒做起工了。八年前的大罷工他是參加了，他的四個兒子和他都是上了黑表的人。兒子們已經飄流到四方去了，但是父親却還留在這附

近做傭工和鐵道工人，一直到兩三年前市面很好的時節，他又才回到炭院來的。

他是很老，很老的，瑪利說——一定有六十歲罷。赫爾以為六十歲也並不算甚麼老，瑪利說在炭院裏要活到那樣年紀的人是很少聽見的；事實上要活到那樣年紀的人實在很少。弈斗士屈倫的老妻是病得快死的，他的日子很難過了。

“這樣年紀老的好人要叫他失業那是不很好的”，瑪利說。“不過至少他可以給你些意見。”

就在那天晚上他們兩人便去訪問約翰弈斗士屈倫，在陋室巷的一家極小沒有加油漆的房子裏，地板是沒有面的，一半是隔着粗燥的木板，把他待死的病妻和客人隔斷。婦人的病是癌腫，一房都是臭味，要去訪問是很難乎爲情的。赫爾停了一下竟連頭腦都失掉了作用；但結局他克服了這個弱點，自己心裏說這是一種戰爭，一個人要準備着把病院看成天國。

赫爾向周圍一看，弈斗士屈倫的房壁處處都有破孔，是用襪襪來補塞着的，破的玻璃窗是用黃垢紙來補好的。老人顯然是很費了一番苦心把房子收拾乾淨了的，赫爾看見閣板上有一堵書籍。因爲山上的氣候很寒冷，不怕還是九月，

老人在一隻鏽了的鐵爐裏生了火，擁着坐在爐邊。他的頭禿來只剩幾根頭髮了，他的雜亂的鬍子，就和雪一樣的白。他的第一次印象是他臉色的蒼白，其次是他灰暗的兩眼的慈和；他的聲音也很妮婉的。他起來招待他的客人顛巍巍地向赫爾伸出手來，他的手就給獸蹄一樣，粗燥得不成形狀。他走去拖了一條橈子出來，自己道歉說他不會收拾。赫爾心裏想，炭院生活六十歲是可以做到的，六十一歲是再也不能支持了。

赫爾要求過瑪利，要她不忙先把來意告訴他，讓他自己審慎一下再說。於是瑪利姑娘便先問弈斗士屈倫夫人的病狀。那老人答道，是沒有甚麼變態的；她只是照常的睡着不省人事。巴來塔大夫又來過，但是他除打嗎啡針外沒有別的方法。大夫說，誰也不會有別的方法的。

“哼，他那樣的醫生難道還會曉得有別的方法嗎！”瑪利很蔑視的說。

“他只要不吃醉，倒也還不甚壞，”弈斗士屈倫忍耐着說。

“哼，但他不醉的時沒有啦！”瑪利又嗤鼻一次。她向着解釋道，“他是上司的表兄呢。”

弈斗士屈倫說道，本地是比別處要好些了。他從前在哈

危蘭炭院裏做過工，有一位工人眼睛帶了傷，醫生結局是要把他弄成瞎子；偶爾把手脚挫了，那你便要成爲一生的殘廢，除非你到別處去找一位整形外科的先生。別的事情都是一樣——醫生是公司機器的一部分，你假如要對他說短道長，那你準定被逐下山的。你不僅在平常每月要繳一塊錢的醫藥費，假使你病了，醫生來看的時候，那你還要送些外水的。

赫爾問道，“你是非送不可的嗎？”

那老人說，“他們是在你的薪水上扣除的啦。”

瑪利加說着，“有時候甚麼事情也沒做，他也要取你的錢。張本宜家的生那個么兒的時候，他們取了她二十五塊錢——事實上那孩子養了抱在我的手裏三點鐘，那醫生纔走來了的。”

## 第四章

話是進行着的。要想把那老人的話頭引出來，赫爾先說了些院夫的種種困難的情形，最後是暗示着解救的方法只有組織工會。奕斗士屈倫的黑眼向赫爾審視了一回，又回頭望着瑪利。瑪利趕快說，“佐司密司是可靠的，你可以信任

他。”

弈斗士屈倫沒有直接回答這個提案，但說到他從前參加過的那次的罷工。他現在是一位注意的人物，他只有嚴格的做着自己的職務才能留在山裏。他在那次大罷工裏所玩的一套把戲一直是沒有被人忘記的；工頭兒們準許他復工，一半因為在市面很好的時候需要人手，一半是因為炭院工頭遇着是他的親友。

瑪利說，“你把那大罷工的事情告訴他罷，他是新到這兒的。”

老人顯然接受了瑪利的話，相信赫爾的誠實因為他開始訴說那些猛烈的事件，那在炭院中只是悄密的傳說。一萬人的奴隸要求自由的沒大的努力；全無容赦地搗成粉碎了。炭院自開採以來便掌握了地方的政權，一在危急的時候他們把民團也召集起來了，他們公然用武力驅迫工人上工。他們把領袖和幹事們都捉去了，也沒有經審判或問訊便投在監獄裏；監獄容不下的時候，他們便把兩百多人來關在一個露天的柵欄裏面，他們叫着“牛欄，”最後是把他們裝進貨車，在晚上把他們送下山，投在沒飲沒食的荒郊裏。

約翰弈斗士屈倫便是這些人中之一個。他說到他有一個兒子是怎樣挨打，怎樣在牢裏受傷，別的人又怎樣關在一



個卑溼的牢穴中幾個禮拜，出來之後只好一輩子患着癱症。這都是民團的指揮官們幹的事情；有些地方官提出抗議，他們公然把他也逮捕了——甚至於連法庭的法官也在他們的投獄的恫嚇之下不敢開庭。“滾他媽娘的，甚麼叫憲法！”——這是民軍司令的話；他的下僚們也把這句諺語傳誦了出來：“沒有甚麼保安，我們只曉收驗屍首！”

通牟沃爾松給赫爾的印象是克己自制；但這位老人却給了他更深的一層印象。他傾聽着，漸漸謙卑起來，起了畏敬的念頭。約翰奔斗士屈倫講起他所受的殘暴的經驗，不怕那事情是怎樣的悲慘，他的聲音却沒有些兒苦痛，並且他的心裏也全不介意的光景。處在那貧苦無告的境遇當中，弄得骨肉離散，並且還有飢餓的豺狼在門，他回顧他的往事對於殘害他的人，却能不懷恨意。這不是因為他衰老了，失掉了反抗的精神；是因為他研究過經濟學，他相信目前的制度是瞎人的眼睛，毒人的靈魂的。更好的時日是在向着我們走來，等這不好的制度一變革了，那時候人與人之間會互相親愛。

說到這兒的時候，瑪利白克又表示出她那腐心的絕望。這些怎麼能夠變革呢？工頭兒是沒有良心的，工人們是怕魔鬼和漢奸，除掉上帝去變革外沒有剩下甚麼人——上帝是

聽隨這些東西存續了這麼久的！

奔斗士屈倫對於這種態度的對付使赫爾大感着與會。他說道，“瑪利，你讀過非洲的螞蟻沒有？”

“沒有，”瑪利回答。

“幾千幾百萬的螞蟻排成一條條很長很長的縱隊出發。牠們走到一個溝渠，先鋒隊便落下水去，接接連連的無數的螞蟻都落下水去，等到把溝渠填滿，其餘的螞蟻從上面走過。瑪利，我們就是螞蟻啦。”

姑娘叫道“儘管有好多落下水去，沒有一個是可以走過的。這溝渠是無底的啦！”

他答道，“那是螞蟻所不能知道的。牠們所知道只是下水。他們彼此投身，就是死也不怕；牠們造成了一道橋，使其餘的走過。”

“我是要站在一邊的！”那姑娘斬切的申說。“我是不會投掉我自己。”

“你可以站在一邊的，”那老人說——“但你終會又要加上戰線。我知道你比你，自己還要深切呢，瑪利。”

小小的屋子中靜默了一會。早秋的寒風在外面吹盪，赫爾心中頓感覺人生的艱難與嚴酷。在他年青的情熱中以為當一個革命家一定是壯烈的事體；但是是做一個螞蟻，幾千

幾百萬中的一個螞蟻，慘死在無底的深淵——這却不是好容易便可以歡迎的事情！他看着這位白髮工人的弓着背的姿態，模糊地在那微弱的燈光中，想到命李郎的名畫“埃牟卯士之訪問”：那是光線不足的污穢的酒窖，兩個褴褛的人，呆然地被他們同席的一人額上所發的明光照耀着。在這娓娓而談的老人額上要想出一朶明光，那是並不算幻想的！

“我是決沒有希望在我一生中會看見的”，老人溫婉的說着。“我從前希望過在我兒子的一代或者可以看見——但我現在就連這個希望都不敢保險了。但是總有一天，人是可以達到彼岸的，我在一生之中決不曾懷疑過。人決不會是永遠做奴隸的，他們所做的工作不會被怠惰者荒廢。瑪利，你要聽我有經驗者的話——我們勞働者無論是男工女工，要是沒有這種信念，那是失掉了我們生存的理由的。”

赫爾決定了這位老人是十分可靠，他便把設置秤中人運動的計畫告訴了他。想起瑪利來時對他說的話，他說，“我們只是來採取你的意見，你那病了的老板娘——”

但是老人淒涼回答道，“她是差不多已經去了，我也不久會跟着她的。我所剩下的一些微力，也是要為這件事情消費的。”

## 第 五 章

這次陰謀的事件在靠着炭山生活的人是一個生死關頭；但是赫爾就在極嚴重的時期，他也感覺着一種浪漫的悲壯。他讀過許多革命家的傳記，並且也讀過捕殺革命黨人的官案。這樣悲歌慷慨的事情會出在俄國，他是知道的；但是假如有人告訴他，說在他的自由的亞美利加，只消從他的故鄉，從他的大學堂門，走出幾個鐘頭的路程便會有那樣的情事，他是不會相信的。

在訪問弈斗士屈倫後的那天晚上，赫爾在街上碰着工頭兒。因為突然的相遇，赫爾吃了一驚，就像一位扒手碰着一位警察的一樣。

工頭兒招呼道，“喂，小伙計！”

赫爾回應道，“哦，施通老板。”

工頭兒說，“我有話告訴你。”

“好的，老板。”他這樣答應一句，但他心暗惱，“他看穿了我啦！”

“你跟我到家裏去，”施通說了；赫爾便跟着他，覺得兩個手腕上是已經上了枷鎖的一樣。

他們一面走，施通一面說，“喂，我想你總會聽見了些事情可以告訴我的。”

“老板，我倒沒有聽見甚麼事情。”

“不過你要加點勁才行啦；無論那處的炭院都是有叛臣賊子的。”

赫爾心裏好像放下了一個石頭一樣，暗暗的抽了一口氣。

兩人走到施通家裏了，施通坐在迴廊上一隻靠椅上，叫赫爾也坐在對面。兩人坐在那薄暗處，施通把他的聲音放低開始談話了。

“我今天想向你說的是一件別的事情——就是這一回的選舉。”

“老板，選舉？”

“你不知道這兒有選舉的嗎？本縣的議員死了一個，從禮拜二起三星期要舉行補選。”

“哦，是那樣嗎，老板。”赫爾心中暗暗的歡喜。通牟沃爾松告訴過他的話，他可以得到實地的經驗了！

“關於選舉的事情你沒有聽見甚麼意見嗎？”工頭兒問他。

“老板，我一點也沒有。關於政治上的事情我是從不過

問的——那不是我分內的事。”

“唔，一個炭院夫能像這樣我很喜歡！”工頭滿高興的說着。“假使大家都有充分的聰明，曉得把政治讓給政治家去管，那他們也可以更舒服得一點。他們的本分只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啦。”

“老板，是的，”赫爾很柔順的服從着——“像我是要想不得肚痛，那只好留心騾子。”

工頭兒得意地微笑着。“你是比他們那些人聰明得多。你只要維護我，那你將來一定有出世的機會的。”

“施通老板，我感謝你的恩德，”赫爾說着。“你請給我一個機會啦。”

“唔好的，這回又有選舉了。每回的選舉都是有一股運動費要來的。這回你可以分用一點。”

“那我一定要沾你的光的啦，”赫爾說得來十分高興的神氣。“你要叫我幹些甚麼事情呢？”

施通悠然地吸了一管煙，話頭暫時斷了。回頭他很親熱的說，“我所想要的是要稍微靈醒的人，讓我知道一般的情況。我想最好是不用我平常使用的人，我要用一個人不使人疑感的。在山下的先禮壇和培德羅地方聽說是民主黨的人在鬧大亂子，公司是吃了不少的虧。我想你該曉得我們燃料

總公司是共和黨啦。”

“我聽見人說過。”

“你或者以為送往華盛頓去的議員和我們是沒有大關係；但他在運動選舉的時候，他向工人們說出公司虐待他們的地方，那是有一個不好的影響的。所以我要找你這樣的人剛好去巡邏一下，恐駭那些參加政治運動的工人，看有甚麼人去聽麥克都瓜爾的演說——麥克都瓜爾是這兒的民主黨，你該是曉得的。他們有沒有傳單送到山上來，有運動員所在這兒，這我也想曉得的。你要曉得，他們總想進山來，演說，做他們所能做的一切事情。北谷是一個法定的鄉村，他們是有法律的保障可以進來的，我們假如要拒絕他們，那他們便在報上給你登出來，實在不大好看。所以我們不能不用些平和的方法來對付他們。好在我們這兒是沒有一座廠廳可以供他們開會的，我們的村會禁止在街頭開會。假使他們要用傳單，那在傳單還未散布之前便不能不設法阻止。你曉得麼？”

“我曉得了，”赫爾說着；他想起通牟沃爾松的宣傳文件。

“公司所要選舉的是共和黨員——我們把這話流傳出去；你去留心看看罷，看他們的態度是怎麼樣。”

赫爾說道，“這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喲，施通老板，你請告訴我，你爲甚麼那樣擔心呢？難道那些亡八蛋還有好多人是有選舉權的嗎？”

“那種亡八蛋並不甚多的。我們把他們駕御得很如意——只消給他們一杯皮酒他們便照着我們的意思投票的。但是英美的工人，或者是住久了的外國人，他們是不容易駕御的，我所要注意的就是這些人。他們假如一談起政治起來，那是沒有了結的；第一層你要曉得他們是要聽工會運動員的煽惑的，他們要在炭院裏搗起蛋來。”

“哦，是的，不錯！”赫爾這樣說，疑惑自己的聲音到底正確不正確。

但是工頭却沒有關心到這些上來。“我前幾天對西亞當說過，我們很想招些外國的工人——他講的話誰也不會懂得的！但是我想這也是不中用的。因爲你沒有辦法阻止他們不學幾句英國話！”

赫爾決心利用這個機會更多得些智識。他說，“施通老板，不錯的呢，不過你不要他們投票，那你就得不到票數！”

“唔，我告訴你罷，”施通回答着說，“這是很不費事的事情。我從前做過黑皮格爾克的監督，關於政治的事情我是有點經驗的。那時候的公司是民主黨，投票的一天晚上，我們



便寫了四百張的選舉票投選民主黨的候補。但是第一件事情我們要曉得，有一部分工人是被誘拐下山去，發了願投共和黨的誓約的。共和黨的報紙滿載着這件事情，那愚蠢的監選官竟公然發出命令從新改選，我們沒有法子只得又忙了一個穿夜，另外竄了一批新票。這却使我們麻煩了不少！”

工頭兒笑起來，赫爾也慎鄭地跟着他笑。

“就這樣你可以曉得，你是應該怎樣處置了。假如一有人去投反對黨的票，事情就是這樣，假使報告書太偏在一邊去了，那又要惹起多少苦情。許多工頭兒對於這事情都不大注意，但我在那一回是長了一次見識的，我有我的攪幹——就是不讓有甚麼反對派出現。你曉得麼？”

“是的，我曉得。”

“一個炭院的工頭他或者沒有權力來干涉政治——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可以說話的，就是誰是在他的管下做工。那是很簡便的方法，斬草除根——斬草除根——”施通一面說一面舉起他那厚牛肉片一樣的手掌來形容，赫爾永不會忘記他那樣的活動。他往下說着，聲調已經不像往前那樣和氣了。“不照我的意思投票的人他可以任意走到別地方去投他的票。我關於政治運動的意見就是這一點！”

話頭又稍稍中止了一下，施通裝滿他的煙斗吸煙。大約

他自己覺得關於政治的補選問題他用不着說得這樣太冗長了罷。他一再講起話來，便帶着一種和氣的聲調告退。“好的，小伙計，你可以這樣做。從明天起你假裝着把手挫了，那你可以告幾天假，你可以四處去打聽工人們的說話。在這期間我是要給你的工錢的。”

“那好極了，”赫爾說着；但是僅僅表示着一小部分的他自己的滿足。

工頭兒從椅子上擡起身來，把烟斗中的灰扣了。“你留心——要好生幹才行。我另外也找得有別的人在幹，我曉得比較。你要曉得，我是要派遣人來監視你的。”

“好的，”赫爾說了，很愉快地抿笑着。“這一層我自然是留心着的。”

## 第 六 章

赫爾第一步便去找着通牟沃爾松，把這件事情告訴他。他們兩人覺得很愉快。赫爾笑着說，“我公然成了工頭兒的寵臣啦！”

但是那運動員突然認真地說起來，“你替他做事情倒要留心呢。”

“爲甚麼？”

“他以後就會利用到你身上來。你假如要作難他們，那他們會說你受了他們的賈賄，或者是想受他們的賈賄的。”

“但是我不會把證據給他們。”

“這就是我叫你要留心的了——你不要把證據給他。假如施通說你是替他在鬧政治的玩意兒的，那別人就會想起來你是問過他關於政治上的意見。所以你身上千切不要帶多的錢。”

赫爾笑了。“好幾天以來我一個錢都沒有了。不過他假使問我要報告的時候，我到底怎麼答應他呢？”

“你最好還是認真的做你的工。——那嗎他就不會問你要報告了。”

“這樣自然好。不過我也正想攪點玩意兒，做一個工頭兒的寵臣啦！”

於是在第二天清早赫爾去上工的時候，他就假裝着把手挫了。他裝着很痛的神氣，使買克老人大大的担心；最後他決定不做工的時候，買克親自送他上豎院送到半途，還叮嚀地把溫布濕布的方法告訴他。把那老斯拉夫人丟在院裏聽他一個人在那兒拚命，赫爾却走出院外來浴沐在上界的太陽光裏，特別是工頭兒的恩惠的太陽光裏。

他第一着是走回了雷鳴涅次克館的自己的房間，纏了一條舊襯衫的破片在腕上，上面再纏了一張乾淨的手巾；有這樣的標示那他就可以得到院內的自由和阮夫們的同情，他就這樣走出去了。

他走到一號炭院的過磅處碰着一位結實的短小精幹的人，敏活的一雙黑眼，瘦削的一個理智的面孔。他穿着一套普通的工人的服裝，但是他怎麼也不會被人看成工人的。他的一切都表示着他的權威。

赫爾說，“克特來德老板，你早。”

“你早，”那監督回答着他，看見他的綁帶問道：“你受了傷嗎？”

“是的，老板。只是把手挫了一下，不過我想還是息息工的好些。”

“請太醫看過了嗎？”

“沒有，老板。我想這是不很要緊的。”

“你還是去看看的好。你不曉得挫了骨節是很厲害的啦。”

“是，老板，”赫爾答應着。他看着監督要走過身去了，他又說，“克特來德老板，你看麥克都瓜爾能不能夠當選？”

那人吃了一驚的回答道，“我可不曉得。我不希望他當

選。你要投他的票嗎？”

“哦，我決不。我生來就是一個共和黨人啦。不過我以為你怕聽見過麥克都瓜爾的演說。”

“唔，我倒不是聽他的演說的人。你對於政治有趣味嗎？”

“是的，老板——有一點。這就是我的手為甚麼弄成這樣的原故。”

“甚麼？你同人打了架嗎？”

“沒有，老板；不過你要曉得，施通老板叫我在這炭坑村裏打聽一點風色，是他叫我裝着把手挫了，不要上工的。”

那位“上手”凝視了赫爾一下，不禁的發起笑來。回頭他又把周圍望了一下。“這樣的話你不能夠隨便亂說啦。”

赫爾若無其事的說道，“我想我們的監督總是可以信任的。”

克特來德用他尖銳的眼光審度着赫爾；赫爾得着政治上的民主主義的精神，公然和他對視。結局是克特來德說，“你這位小伙計很有點聰明，你把這些章法記着，你會出世，我要關照你啦。”

“好極了，老板——我感謝你。”

“這一回的選舉說不定你可以調充書記。那是有三塊錢

一天的啦。”

“很好的，老板。”赫爾又把他的笑容裝起來。“我聽見別人說你老是北谷炭院的監督啦。”

“我是的。”

“治安裁判所的法官是你賣店裏的一個書記啦。好的，克特來德老板，你假如要一位衛生處的管事，或者是一位捉狗的人，那我是立地應命——只要我這手一好了起來。”

赫爾說着便走了。這樣的話從一位院夫幫手談出來，自然是很有點僭妄；炭院監督立着目送他，微微感着他自己的面孔。

## 第 七 章

赫爾並沒有回顧，但轉進公司的賣店裏去了。店舖門口的招牌是“北谷商號”；店裏有一位塞爾維亞婦人在找尋她想買的東西，有兩位立陶宛姑娘在看着稱一磅砂糖。赫爾走到那掌稱的人面前，那是一位中年人，嘴上有被香烟染黃了的鬍子。“法官閣下，你早。”

“唔！”這是北谷村治安裁判所的裁判官，西勒司亞當的回話。

“法官閣下，”赫爾說，“這次的選舉你有甚麼意見？”

“我說不上有甚麼意見，”法官回答着。“我忙着要稱糖啦。”

“這兒附近會有人去投麥克都瓜爾的票的嗎？”

“有時他們最好沒對我說！”

“甚麼？”赫爾微笑着。“在這自由的北美共和國裏嗎？”

“在這自由的北美共和國裏的這個地方一個人是有打炭的自由，但不准有爲一個流氓像麥克都瓜爾那樣的人投票的自由。”法官把砂糖包好了，吐了一口咬着的菸汁，回頭問着赫爾。“你要甚麼東西？”

赫爾買了半磅杏乾，以好作爲談話的口實，並且可以扭着法官的口舌。杏乾稱好了，赫爾便坐在櫃台上。他說，“閣下，我從前也是在雜貨店裏幹過。”

“哦？在甚麼地方？”

“亞美利加城的培德森商店。”赫爾這樣告訴人的回數太多，甚至於連他自己也要相信起來了。

“那兒你總賺得不少啦？”

“是的，賺得可不弱。”其實雜貨店賺錢的情形他是一點也沒有經驗的，他怕再說下去露馬脚，趕快的說道，“在這兒我挫了手啦！”

“哦？”

法官無心和他周旋；但是赫爾却是糾纏着，他不相信在一家村店裏竟至連和一位炭阡夫幫手談政治的人也沒有。他說，“你告訴我罷，我們和麥克都瓜爾有甚麼糾葛？”

法官說，“我們和他的糾葛就是公司反對他。”他稜視着這位年青的阡夫。“你要參加政治運動嗎？”他咆哮着。但是這位年青阡夫的美好的碧眼只是表示着很和氣的一個答意；所以這位法官終竟被他誘引着把這位候補議員的惡德列舉了出來。會話就這樣進行起來；不一會別的人也來加入了——有管賑兼郵政局長的波普約翰生，有格里西亞的猶太人吉克普勒多危奇，他是小學校董的一個人，雜貨店的名詞能夠知道十五種外國語。

赫爾傾聽着他們講出在培德羅地方的反對黨的罪惡。反對黨的候補麥克都瓜爾最初到這兒的時候是一位賭徒，但是現在他公然在各處的教會裏演說，演說着甚麼社會的道德的情操了。

西亞當說，“那個亡八蛋他在做一個支部長公然有三房家小在培德羅！”

赫爾大胆的說，“不過我聽見人說，共和黨的支部長也不是甚麼好正經的啦。別人說他是一位酒徒——”



法官說道，“或許是這樣罷。但是我們不能爲禁酒法投票；我們不能爲解決勞資糾紛投票——要在這炭坑裏面激起一些糟糕的家伙許他們甚麼減工加薪啦。你怕他不曉得他並不能把這些提案通過嗎？不過他一當了選便要跑到華盛頓去的，他攪起來的亂子剩給我們來收拾！”

“你不要着急，”波普約翰生說——“他是不會到華盛頓的。”

其他兩人的見解一致了，赫爾又冒着險說道，“他說你們作弊弄投票箱呢。”

“他們的人在城裏作的甚麼弊你那曉得？我們自然也要耍點手段，可不是嗎？”

“哦，我曉得了，”赫爾很天真爛漫的說。“總之你們作弊！”

“有時候我們弄投票箱，有時候我們弄投票的人。”座中人忍俊不禁的含笑，法官又動起他的追憶來了。“兩年前我在先禮壇做選舉書記，我們覺得快要輸給敵人了——敵人在全州都佔優勢。阿爾扶雷門說，‘亡八蛋，我們要在炭坑地方打擊他們一下！鬧到改選也可以！’於是乎我們便把報告故意拖延着，等到其餘的報告通同發表了，我們曉得我們缺多少票數，我們便寫足多少票數。就這樣送出去。”

“這個方法很簡單啦，”赫爾說。“他們早遲會來打阿爾扶的。”

“你打你自己啦！”西亞當這樣說。自幸是同黨中人帶着一種滿足的神氣。“我們這個地方別號叫‘雷門帝國’啦。”

赫爾說，“做一員鄉長而且在這些炭院村中有這麼多的代理人可供點呼——那一定是一位辣腕家無疑。”

“是的，”其他的人贊成着。“並且這兒的飲酒專賣權也是他的呢。假如你在培德羅縣要求一份執照牌，那你非但要投阿爾扶的票，而且你還要按時上稅給他！”

“那他一定有不少的錢了！”赫爾說；法官，郵政長，校董都好像小孩子們傾聽着別人講了一段燕席的話一樣。真是‘你打你自己啦！’

赫爾又加一句道：“我想在這縣裏奔走政界那一定是要花錢的。”

“不過阿爾扶並不是白花的，你要曉得！那是公司的事業啦。”

這句話是法官說的；校董也加一句，“炭院裏的錢就是啤酒。”

“哈哈，我曉得了！”赫爾笑着。“公司是買阿爾扶的啤酒來替他收買投票啦！”

郵政長說，“是那麼一回事。”

在這時候他伸手在衣包裏搜雪茄菸，赫爾看見他的坎肩的胸部上掛着一個銀盾。“那是鄉長代理的徽章嗎？”赫爾問着，回頭又去檢查校董的裝束。“你的徽章呢”

吉克抿笑着說，“我的徽章，選舉來的時候就有了。”

“法官閣下你的呢？”

“我是治安裁判所的法官啦，小伙計。”西勒司莊重的說。

把身子向周圍環顧，看見校董的右腿部蓬起來一個東西，赫爾伸手去摩。那校董本能地把手向那兒移動。

赫爾回問郵政長說，“你的呢？”

“我的在懷裏。”波普忍不着笑。

“法官閣下，你的呢？”

法官說，“我的在這案桌裏。”

赫爾抽了一口氣。他說，“喂！簡直是一個鋼鐵的牢籠啦！”他依然在面孔上表示着笑容，但是在他的心中他所感受着是取笑以外的另一種情調。他開始和這些北谷的鷹犬們談笑的時候，是懷着得未曾有的“陶然共忘機”的，但他現在是漸漸失掉了。

## 第 八 章

赫爾的政治運動開始後隔了兩天，工人們要求設置秤中人的運動已經準備好了，要在大衛德女人的家裏開會。買克西柯里亞那天從炭坑上來的時，赫爾把他引到了一邊去，告訴他開會的事情。在他傾聽着的時候，在這老斯拉夫的臉上顯出愉快的神色；他捉着他幫手的兩肩，叫道，“你說的是真話嗎？”

赫爾說，“當然是真話啦。你想不想當一個委員去見工頭兒？”

買克叫了一聲，“布魯哈·鞭奔德那！”——在他的本國話大概是一種很厲害的語句。“我曉得，我又要收拾我那口破箱子了！”

赫爾心裏很過不去。覺得好像不應該讓這位老人來參加。他說，“你不怕你會趕出炭坑去嗎？”

“這回怕要趕出國境了！說不定會遞解我回國？”

赫爾覺得現在也不好停止他，既是他自己願意。這位老漢他是太興奮了，竟至連晚飯都不能吃，赫爾寸刻都不敢離開他，怕他爆發起來要吐露消息。

大家決定的是到會的人要一個一個的走來，並且不要同路。赫爾是先到者的一個，他看見那房子的窗簾已經放下。洋燈點得很低的。『他從後門進去，大漢子傑克大衛德站在那兒守衛。大漢子傑克在前是加入了南威爾士工會聯盟的，他看見赫爾的本人，一句話沒有說便讓他進去。

裏面是買克——他是最先到的人。大衛德家的是一位矮小的黑眼婦人，她真愛說話，干涉這個干涉那個的把一切事情都整頓起來；她是很緊張的人，一刻都不能安靜的。他們夫婦兩人是從他們的故鄉南威士搬來的，來此也不過才一年多點，來的時候把他們結婚時的禮物通通帶來了——圖畫，古董玩器，紗布等等。這是赫爾自進山以來看見的最漂亮的房子，大衛德的夫人惱恨她的丈夫因為要到美國做工，竟和本國的工會斷了關係，所以她這回冒險把自己的房子提供出來做了會場。

年青的意大利人羅危塔來了，其次是約翰弈斗士屈倫老人。坐的椅子不夠，大衛德夫人靠壁放了幾隻箱子，面了一張布在上面；赫爾看見每個人都擇着箱子坐，把椅子剩給後來的人。每個人進來都要向別的人點頭，隨着又不做聲的坐下。

瑪利白克進來了，赫爾照她的顏色和態度看來，曉得她

又陷在她舊有的悲觀裏去了。他感覺了一瞬間的不快。他自己爲這件冒險的事件十分興奮，他希望別的人也要同樣興奮——特別是瑪利！一個人他自己是沒有十分受過苦的，看見永遠受着苦的別人的一種狀態，每每不愜心意的。瑪利的消極不消說是有她的理由——不過她自己以爲她的“訴苦”是有辯解的必要！她知道赫爾是希望她去鼓勵別人的；但是她在這兒却坐在一隻角上作壁上觀，她的態度好像是在說：“我是一匹蟻螞，我來參加戰線——但我並不作假，以爲有甚麼希望在這裏面！”

樂沙和傑侶雖然有赫爾的提議拒絕他們參加，但他們也堅持着來出席了。在他們之後，接着來的是布爾加里人的烏勒司馬克；其次是波蘭人的克羅勿斯奇與章密樂斯奇。赫爾覺得這些名字很難記，但他們波蘭人好像全不在意的光景；赫爾在練習他們的名字的時候，他們只是很高興的忍不着笑；假如赫爾要丟掉這些名字，另外叫他們是東尼或者是比得。他們是微賤的人，他們的生活是死人驅逐慣了的。赫爾挨次地看他們一個個的弓腰駝背和奇形怪像，在那幽暗的燈光中，愈覺得陰鬱和慘淡；赫爾心裏疑惑着，那使他們起來反抗的殘酷的迫害究竟能不能夠使他們保持着戰線。

有一位新來的人他把規約記錯，公然到前門扣門；赫爾

看見每個人都吃了一驚，有的公然駭得跳起來。這使他又想起俄國文學的革命生活的霧圍氣了。這些男女只是爲要求法定的權利而來開會的，才就給一羣罪人一樣，這使他怎麼也不能不銘感在心裏了。

最後來的是一位奧國的工人名叫虎司若爾，沃爾松和他是有接洽的。開會的時間到了，大家都不安地你看我，我看你的。事前他們很少商量，臨事竟不知所措。沃爾松自然是他們的領袖，今天故意沒有出席。設置秤中人的運動他們便不能不自己動手了。

結果是大衛德夫人發言，“你們那位請發言罷”；沉默依然繼續着，她又回向赫爾。“你說，你願意做秤中人啦。你請發言。”

“我在這兒年紀最輕，”赫爾說着，帶着微笑。“請那一位年紀長的人發言罷。”

但是沒有一個人微笑的。老買克說“你幹下去罷！”結果是赫爾站立了起來。這在後他是經驗過好幾次的；因爲他是美國人，受過教育，他是迫不得已要處在領導的地位的。

“現在我知道各位都是要一位秤中人的。別人對我說，我們炭院裏的秤中人每天要三塊錢，但我們現在只有七個人，我們的人數不夠。我現在只要你們每個人一天出二角五分

錢，我就幹這個職務，這可有一塊七角五分錢一天，比我當幫手的工錢還要壞。假如我們找上了三十個人的時候，那我每個人收你們一角錢一天，補足三塊錢的數目。各位覺得怎樣？”

“好的！”買克說；其餘的人或是說贊成，或者點頭。

“很好。我們誰都知道沒有一個人在這炭院裏是得足了他的斤兩的。公司要使我們得足斤兩，那他每天要花好幾百塊錢，我門誰也不會那麼愚，以為公司立地便可以允許我們的。我們要同心協力堅持到底。”

“好的，同心協力！”買克叫了出來。

傑侶頗帶悲觀的說，“秤中人是不会設置的！”

赫爾說“傑侶，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們試一試啦。”

買克秤的一聲打着膝頭說。“非試一試不可的啦！並且要把他設置成功。”

大漢子傑克叫道“對的！”但是他的身材矮小的夫人對於別人的回答却不滿意。她把操縱這種外國人的集合的第一課教給赫爾。“你告訴他們。讓他們了解你！”她又一個一個的用她的手指指着他們：“你！你！哦，烏勒司馬克，你，克羅勿斯奇，還有你章甚麼——你另外的一位波蘭人。我們要設置秤中人。要得着十足的斤兩。要得着十足的工錢。懂得



沒有？”

“懂得，懂得！”

“組織一個委員會去和上司交涉！要求設置秤中人。懂得沒有？我們要設置秤中人呀！不要退縮，不要怕。”

“不——不怕！”克羅勿斯奇他是懂得幾句英語的，他趕快向章密樂斯奇說明，章的腦袋被奔夫克東的手槍打傷了的，依然還貼着膏藥，他趕快很熱心的點頭。他雖然受了傷，但他願意跟着別人去會工頭兒。

這個願望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誰個去和工頭兒講話？”

大衛德夫人對着赫爾說，“你擔任罷。”

“但是我是受聘的人。這不應該我來說話。”

“別的人沒有一個可以擔任的。”那婦人這樣說。

買克說，“不錯——這是應該美國人幹！”

但是赫爾反對着。假使他要去說話，那就好像這秤中人的地位是一注財源，他是爲要自己得一筆好薪水才來運動的。

關於這點爭來爭去的沒有定奪，結果是約翰奔斗士屈倫說道，“舉我做委員罷。”

赫爾說，“舉你？那你會趕下山去啦！你的老板娘怎麼

樣？”

弈斗士屈倫很簡單的說，“我想我的老婆今晚上怕就要過世。”

他坐着緊緊閉着嘴唇，直視着前面。息了一下他接着說：“假使不是今天晚上，那一定是明天，醫生是這樣說；只要她死了，那以後便甚麼都不成問題。我走下培德羅去埋葬她，我就不能回山，那於我是無關緊要，所以我可以為各位盡力做一份事情。我一生便是做炭院夫；克特來德是知道的；這或者可以使他識點輕重。讓佐司密司和西柯里亞和我做委員去見克特來德罷，你們其餘的各位等待着，等到你們不能不幹的時候再出馬。”

## 第 九 章

委員決定了之後，赫爾把阿勒克施通要他在工人中做密探的話告訴了預會的人。他想他們終久會知道的，沃爾松曾經向他注意過，工頭兒們或者會利用這件事情反噬他。他說，“他們或者會告訴你們，說我是一個漢奸，但你們要絕對的信任我。”

買克很熱心的說，“我們是信任你的！”其餘的人也點頭

贊成。

赫爾答道，“很好。總之你們要相信這一點——只要我一進了過磅房，再不會失掉你們的斤兩！”

“對呀，對呀！”大漢子的傑克叫着，房中一時微微哄動起來。他們並不是敢於鬧出喧囂，只是表明着那正是他們彼此的心事。

赫爾坐下來，開始解掉他手腕上的綁帶。他說，“我想這是沒有用處了。”他又說明了他纏綁帶的原由。

“甚麼？”老買克叫着。“你那樣愚弄我嗎？”他捉着赫爾的手腕看見並沒有甚麼浮腫的痕跡，他搖着牠就好像真的要搖斷一樣，喜歡得連眼淚都笑了出來。他說“你是一位慣會玩皮的傢伙！”在這時候克羅勿斯奇向章密樂斯奇說明，傑侶迷納梯向烏勒司馬克告訴，用着這炭院中所使用的一種混成語。赫爾自從到北谷來以後，他沒有看見過這樣真實的笑容過。

但是這些陰謀者不敢久於權樂了。他們又書歸正傳的認真起來。大家決定委員們去見上司的時候應該在明天退工的時候。約翰奔斗士屈倫又說，萬一他們要用武力的時，彼此應該怎樣的取一致的行動。

有一位說，“你以為這樣的機會是很多的嗎？”

“啊，多得很呢！”老買克這樣叫。“有一次在西達山我們去見工頭兒，因為通風的路閉塞了。你以為那狗亡八蛋們怎麼樣？他在每個人的鼻子上打了一拳，在每個人的屁股上蹴了三脚，還把我們趕下了山呢！”

赫爾說，“好的，”既是有那樣的事情，我們是必須準備。”

傑侶問道，“你怎樣準備呢？”

赫爾發揮他的指導權的機會來了。他說，“假如他要打我的鼻子，那我也一樣的還他一拳，打他的鼻子，就是這樣。”

大家起了一番激讚。這正說得在行！赫爾自己覺得揚揚得意。但是他的自負心突然受了一次打擊——就好像一拳打中在他驕傲的鼻子上的一樣。那是從角上來的一聲女子的聲息，底微而沉鬱：“是的！你是拚命的去尋死！”

赫爾望着瑪利白克，看見她那活潑的面容漲紅了，而且把眉頭蹙着。

赫爾說，“你的意思是甚麼呢？你是要叫我們回頭逃走嗎？”

她說，“我是要那樣！總比被人殺了的好一點！他一向你拉出手槍來，我看你怎樣？”

“他會向一位委員拉手槍嗎？”

老買克又插進話頭來了。“有一次在巴列勒炭院——我不是對你說過我的炭車被別人偷了嗎？我向過磅房的工頭說有人偷了我的炭車，他便向我拉出手槍來，他說，你這老亡八，你趕快從這兒滾出去，不然我要打得你一身都是槍洞！”

在大學裏同班的學友中赫爾是曾經討論過處置強盜的最好的方法是叫曉諭他道，“老伙計，你去罷，救救你自己罷；這兒是沒有一樣東西值得你冒着槍斃的危險來拿的。”實在的，一位強盜所偷的東西，比較起人的生命來，會有甚麼價值呢？這樣一個可以褒獎的理論，在這兒誰都會以為是最好適用的機會。但是因某種理由赫爾竟連想也沒有想到。他是反抗着，顯然每天一噸炭是人生重大的一場公案一樣。

他問道：“那嗎我們怎麼樣呢？我們是不想退却。”

但是就在他這樣發問的時候，赫爾也覺瑪利是在道理的。他的依然還是有階級的態度；但是瑪利呢，她雖然賦有血性，但她是指出自制的教訓的。今天晚上她傷了赫爾的驕傲算有兩次了。但是現在他依然是讚美她；他總覺得瑪利是常常關心着他，能夠幫助他的！他的讚美經過約翰奔斗士屈倫的一番說話愈見增高了——奔斗士屈倫說，於大局

有害的事情他們絕對不可做，他們決定不能有任何肉體的反抗，儘管怎樣的打撲是要忍受的。

反對的議論也很激烈。“我們打！我們打！”買克老頭兒拚命的叫，就好像他以前受了傷的鼻準又預感到一種苦痛一樣。你要叫我忍受嗎？”

弈斗士屈龍倫，“假使你要還手，那我們大家就算背了大時。公司會說我們搗亂把罪過加在我們身上。我們總要下一個決心始終以道德的力量對抗。”

就這樣還議論了好一會，大家同意了；每個人都要忍耐着自己的性子——那就是在他的可能的範圍內！就這樣他們大家握了一輪手，約定着堅持到底。但是，在散會的時候，每個人又偷偷地向黑暗中走去，他們是一團很留心很焦灼的陰謀者。

## 第 十 章

那天晚上赫爾幾乎不能睡熟。在雷鳴湮次克館同室八人的鼾聲中，他自己的心頭翻來覆去的想着明天的種種事情。這有多少是很不愉快的，他描畫出他自己打破了鼻子，或者是穿上瀝青鷄毛裘。他記憶起他關於對待強盜的理論

來了。燃料總公司是一個有沒大產業的強盜；這回的確是應該叫出“你救救你自己罷！”但是赫爾沒有這樣叫出，却是回想起奔斗士屈倫的螞蟻來，並且驚異着使那螞蟻們保持着戰線的那種力量。

天亮了，赫爾起來走上山去，這兒他可以遨遊一下，振作自己的精神。太陽從山後落下的時候，他也走下山來，在公司辦事室的前面遇着奔斗士屈倫和西柯里亞。

他們彼此點頭招呼，奔斗士屈倫告訴赫爾他的夫人在白天死了。北谷是沒有營葬店的，他託了一位女朋友把屍首運下培德羅，他自己走來和克特來德會面。赫爾把手放在這老人的肩上，但是找不出一句安慰的話來；他看出了奔斗士屈倫的不屈的精神和負責任的觀念。

老人說，“前進罷，”三人走進辦事室。一位書記把他們的消息傳進內部的辦公廳去了，他們在外面立候了好幾分鐘，不安地從這一隻腳移到那一隻腳，把小帽子在手裏轉來轉去，這是這種下層階級的人的常態。

克特來德先生終竟走出室門來了，他那短小精幹的身材表示他出衆的才幹。“唔，甚麼事啦？”他問着。

奔斗士屈倫說，“對不住，我們要和你老商量一下。我們決定了，我們要設置一位秤中人。”

“甚麼？”這一聲好像就像一條皮鞭的一撻。

“監督，我們要設置一位秤中人。”

沉默了一分鐘。“好，你們進來。”三人走進內部的辦公廳，克特來德把門關上了。

“好，你們說的甚麼？”

弈斗士屈倫又把前言重述了一遍。

“你們怎麼樣想起了這種念頭？”

“沒有甚麼，先生，我們只是想這樣要更能滿足一點。”

“你們以為你們沒有收得足斤兩嗎？”

“唉，監督，你要曉得——我們有幾位工人——我們想假使有一個秤中人要更好一點。我們願意出錢聘請。”

“誰個當你們的秤中人呢？”

“就是這位佐司密司。”

赫爾昂然地和他的眼光覷面。“哦！就是你！”接着又沉默了一下，“你才喜歡鬧這樣的玩意兒啦！”

赫爾在這時候一點也不覺得甚麼好玩；但是他却勉強着說是。彼此又沉默了一下。

“唔，你們做工的人為甚麼要自己來花錢呢？”這位上司想和他們議論，曉諭他們這種念頭是很滑稽的，他們以為這樣便可以得到些甚麼。礦山照着現行的制度已經經營了多



年，從來沒有人吐訴過不平的。雄大而有信用的像燃料總公司，牠才要貪圖工人們一噸兩噸的斤兩的便宜嗎？就是這樣的話還說了好幾分鐘。

弈斗士屈倫等他說完了，才開始說道，“克特來德先生，我在炭院裏過了一輩子你是曉得的，並且大都是本縣的炭炕。我告訴你老，就我所知道的無論那兒的炭院都有一些不能滿足的狀態，就是一般的工人們都得不到他們的斤兩。你說從來沒有人吐過不平；你不知道這是爲的甚麼原故——”

“爲的甚麼原故？”

“唔，”弈斗士屈倫很柔和的說，“或者你是曉得的——不過我們總是決定要設秤中人的。”

這位上司顯然是吃了一驚，並且是猶豫着不知怎樣對付的好。他隨後說，“你們要曉得，公司聽見說是貪圖了你們的便宜，那是不答應的——”

“克特來德先生，我們並沒有說公司是知情的。不過有人總可以貪圖我們的便宜，不管公司和閣下曉不曉得那種情弊。就爲你的名譽來說，也就和我們一樣，有設置秤中人的必要。”

克特來德尖酸地說，“多謝你啦。”他的聲音顯然是表示着他在克制他自己。最後他又說道，“很好。你們既是決了

心，那這事情無須乎再往下說了。我的決定隨後回答你們。”

這是退客的記號，買克西柯里亞謙卑地掉轉身來，向門口走去。但是弈斗士屈倫他是螞蟻的一匹，決不是站在一面旁觀的；買克瞥了他一眼，又趕快到自己的列子來，就好像希望他的罪孽不會被人看見的一樣。

弈斗士屈倫說，“對不住呢，克特來德先生，我們希望你這樣決定，我們的秤中人明天清早就上工。”

“甚麼？你們那樣着急嗎？”

“監督，我們沒有拖延的理由。人是決定了，錢我們是要出的。”

“出錢的是那些人？就只有你們兩個嗎？”

“閣下，我沒有權利舉出別人的姓名來。”

“哦！這是一種秘密運動啦！”

“是那樣的——唉，閣下。”

“哼！”上司的聲音帶着幾分兇兆。“那嗎公司會怎麼樣，你們用不着管！”

“克特來德先生，不是那樣說，不過我們覺得公司不會有甚麼反對的理由。這是一項很簡單的事項——”

“哼，在你以為簡單，在我却不見得”。克特來德憤憤的說。回頭他又把自己的態度和緩下來。“總之你們要曉得，工

人們假使以為必要，可以保證他得着十足的斤兩的，公司是沒有絲毫的反對的。公司所關心的就是事事要能夠公正。不過你們所要求的事情不是隨手便可以決定的。我隨后再回你們的話。”

這又是一次逐客的辭令，買克老人又掉轉了身。弈斗士屈倫也跟隨着了。但是現在又有別的一匹螞蟻跳進了濠溝。赫爾問道，“克特來德先生，你到底要在甚麼時候才準備稱中人就職？”

上司嚴烈的稜視了赫爾一眼，他顯然又費了一般力氣才把自己的忿怒壓下去了。他回答道，“我現在不能夠說，總之我是趕快通知你的。我現在只能說這一點。”他說了便打開了門，用手指揮他們出去。

赫爾說，“克特來德先生，我們要設稱中人是法律所許可的，可不是嗎？”

這些話從上司的臉色所引出來的面容，是表明他十分知道法律的，赫爾看取了這個面容作為回答，他繼續着說，“工人們組織了一個行動委員會，我被推選為稱中人，這個委員會履行牠法定的手續來通知公司。這樣我已經正式成為了稱中人，克特來德先生，我想我是應該早早執行我的任務的。”他沒有等待上司的回答，反身便向門口走去，背後跟

着兩個有些惶惑的同伴。

## 第 十 一 章

在昨晚開會的時候已經決定了要把運動設置秤中人的消息傳播出去以廣宣傳。這三位委員一從辦事處走出來，便聚集了一羣人來探聽消息；工人們發出種種的質問，凡為知道這件事情的人，他的周圍一定圍着許多人熱心的傾聽。赫爾走向他的下宿處，他一吃完晚飯便在炭院村裏走來走去的傳說着設置秤中人的計畫，並且說明這個計畫的合法的要求。在這些時間中買克老人和奔斗士屈倫是不離他的左右的；因為通牟沃爾松極端的主張着赫爾在短時期內是不能夠一個人單獨的。那工頭兒們顯然也發出了同樣的命令；因為赫爾剛好走出雷鳴涅次克館來，那位賣店的書記普勒多危奇也雜在羣衆中，無論赫爾走到甚麼地方都跟隨着，無疑地他是把他所說的每句話都抄錄了下來。

他們商量他們應該往那兒去過夜。買克老人是很神經過敏的，他說那密探的本事很厲害，怕乘着夜陰要來謀害他們。關於這類的恐怖的故事他講了許多。公司方面解決問題的方法還有甚麼更簡便的嗎？他們是應該歸在那故事中的

那一類的；他們被人殺了，世間上的人只以為他們是酒醉行兇，或者是爭風吃醋了。這最後的一個暗示尤其苦了赫爾；他想到他自己的家裏人來。否，今晚上在這村裏是不能夠睡的！但是他又不能夠走下山去，因為他一通過了那座大門，那他便沒有再進門來的希望。

他心裏起了一種想法。為甚麼不走上山去呢？村的上手是沒有鐵欄的——那兒有的只是荒山怪石，甚至連一條路都沒有。

老買克失神的說，“但是我們在那兒睡覺呢？”

赫爾說，“露天啦。”

“布魯哈 鞭亦德那！這要叫夜氣鑽進我的骨頭啦？”

赫爾笑道，“你睡在屋裏難道是把晝氣鑽進了你的骨頭嗎？”

“為甚麼不是？只要把窗子關得很嚴，把骨頭蓋得很緊啦！”

赫爾說，“好的，總之你請冒一次夜氣的危險罷，夜氣鑽進你的骨頭總比一把短刀鑽進你的心頭好點。”

“但是那普勒多危奇的亡八蛋——他會跟着我們跑上山去的！”

“不錯，不過他是一個人啦，我們用不着怕他。假使他要

回頭去找人來，那他在夜黑中是找不着我們的。”

弈斗士屈倫，他的解剖觀念沒有買克那樣強烈，贊成了赫爾的提示；於是他們三人便抱着絨毯，在靜靜的星夜中走上山去。密探跟在後面好一會他們還可以聽見的，但到頭他的腳步聲消滅了，他們又再走了一程，覺得他們一直到天亮是不會有人再來攪擾的。赫爾從前打獵的時曾經在山上睡過好幾晚上，但是作為被人打獵的身子在山上睡覺，這是一種新的冒險！

清早他們起來了，把絨毯上的露水抖掉，把自己的眼睛搓了幾搓。赫爾年紀青，他看賞那璀璨的晨光的時候，可憐的買克西柯里亞正在呻吟，正在揉擦他那強直的帶了年紀的關節。他以為他永遠沒救了，但他聽見弈斗士屈倫的勸慰，說下山去吃咖啡，他又振作起來，他們踉踉跄跄的走下寄宿處用早膳。

但是危險的時機到了，赫爾不能不一人留着了。弈斗士屈倫是要下山去看他夫人的葬儀，買克西柯里亞假使不去上工，那一定是給那工頭兒一個放逐他的口舌的。法律可以保證一位秤中人，但不能保證一位秤中人的侍衛！

赫爾在克特來德的辦事室裏那一番的壯語，已經是標示出他的預定行動。工人們一上工，他就走到過磅房去。他

向着過磅房的工頭兒說道，“比得先生，我今天是一位秤中人來上工。”

過磅房的工頭是有一嘴大黑鬍子的，他的面貌就有點像尼采。他凝視着赫爾，顯然是大吃了一驚。他說，“甚麼？你這個亡八！”

赫爾就像一位事務家的樣子說明着，“有些工人們舉了我來做秤中人。他們的炭車上來的時候，我是要看着過磅的。”

比得說“小伙子，你不要在這過磅房來婆婆來。”比得的態度也同樣是老於事務。

於是這位自稱秤中人的從過磅房走出，坐在階段上等着。過磅房比較是一個公眾出入的地方，他覺得坐在這兒比在別處安全一點。有些工人去上工去路過的時候，向他抿笑或者斜視着他；有的得着機會竟悄悄的說了幾句鼓勵的話。一大清早他都坐在那兒，就好像中國官僚的大府門前坐着的一位門衛。這是一件很無聊賴的工作，但是他相信他要比公司方面還要有持久的耐性。

## 第十二章

快到中午時分有一個人向他走來——這是治安法官的兄弟，弈夫克東的助手，一般稱爲“幫辦”的亞丹牟士。幫辦很結實，<sup>4</sup>顏面帶古銅色，早有精通拳術的聲聞。赫爾一看見他，便提防着站立了起來。

幫辦說，“喂，你有一封電報在辦事處。”

“我的電報？”

“你的名字不是叫佐司密司嗎？”

“是的。”

“唔，那是打給你的電報。”

赫爾想了一下。那是不會有甚麼人打電給佐司密司的。這明明是想調虎離山的一個策略。

他問道，“電報上說明是些甚麼？”

幫辦說，“那我怎麼會曉得？”

“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

“我不知道。”

赫爾說，“唉，你能夠幫我帶來才好啦。”

幫辦的眼睛睜得很開。那是在說這不僅是犯上，簡直是革命了！他說，“你這亡八蛋把我當成了甚麼人？是你的信差嗎？”

“公司是不分發電報的嗎？”赫爾很客氣的回答着。當赫



爾很留意看着他的時候，那幫辦是盡力在克制着自己的衝動的。但這顯然是遣他來送信的人預先給了警告；他克制着自己的怒氣，回頭各自走了。

赫爾依然在那兒警衛着。他的中飯隨身帶來了；他是準備一個人吃的——他曉得有人要來向他表同情，和他同吃，那是危險的事體。但是出乎意外的是那瑞典人的大漢子約翰生公然走來坐在他的旁邊。同時又來了一位麥克西哥的勞動者，一位希臘的阡夫。革命是蔓延起來了！

赫爾覺得公司是一定不能放鬆。萬分的不錯，等到下午的半中腰，過磅房的工頭兒走來招呼着他。“你來罷，喂。”赫爾聽從了他。

過磅房是一個也還寬廠的地方；但是有一邊壁上有一道門通辦事室的。那人說，“走這兒。”

但是赫爾在他所停止着的地方不動。

“比得先生，我秤中人是應該站在這兒的。”

“但是我有話要對你說。”

“我可以聽你說。”赫爾看見有工人們站在外邊，他曉得這是他唯一的防衛。

過磅工頭退進辦事室去了；僅隔一分鐘赫爾知道他設的圈套了。房門打開，阿勒克施通走了出來。

他立了一會看着他所使用的政治偵探。回頭他上前一步，低聲的說道，“小伙計，你做過了火啦。我是沒有希望你做到這步田地的。”

赫爾回答道，“這自然不是你所希望的啦，老板。”

炭坑工頭便走上幾步。“小伙計，你在想甚麼？你這樣幹想要得點甚麼東西？”

赫爾的睨視一點也沒有閃動。他答道，“要想得點經驗。”

“好孩子，你真是有點聰明啦。我勸你忍着氣，不要把雞蛋來碰石頭罷。你是做不動的，你要曉得；我勸你不要胡思亂想——你是做不動的啦。我勸你進來和我談一談罷。”

赫爾沒有回答。

“司密司，事情會怎樣，你不曉得嗎？小小幾點火起來，——我們立地把牠熄掉。怎樣對付，我們是有我們的辦法的啦。只消隔一兩個禮拜事情便要被人忘記，那時你會怎麼呢？難道你不曉得嗎？”

赫爾依然沒有回答，施通的聲音愈見低下來了。“你的地位我是曉得的。你只消給我點一點頭，那就行了。你向工人們說，你已經監視了過磅，斤兩是沒有錯誤的。他們便沒有話說，你和我隨後再談後事罷。”

“施通老板，”赫爾很嚴重的說，“你的意思我覺得是要送我的賄賂，是不是？”

一瞬之間那工頭兒的自制力便消失了。他把他巨大的拳頭一直撐近赫爾的鼻子，相距只一寸多了，發出一句粗鄙的咒罵。但赫爾並不移動他的鼻子使脫離危險，只見那隻拳頭的上面有一對憤怒的褐色眼睛凝視着這個炭坑工頭。

“施通先生，你要明瞭這個境勢才好。我是十二分留心這件事情的，我並不以為你對我表示兇暴便算是安全。”

那工頭繼續着睜視赫爾好一會，但他也像亞丹牟士一樣，似曾受過教訓。他突然翻轉身大踏步走回辦事處去了。

赫爾站了一忽，才恢復了他的平靜的狀態。於是他搖搖擺擺地走向過磅地方來。他第一次遇着困難了，——他對於秤煤的工作一點不曉得。

但沒有給他學習的時間，過磅房工頭又來了。

“請你滾出去吧，夥記！”工頭對他說。

“但是，你請我進來的呀。”赫爾很和氣的答辯。

“好的，那我現在又請你出去。”

就這樣這位門衛又退到官府的門前守衛着了。

### 第十三章

下工的哨子一響，買克西柯利亞趕快走到赫爾身旁來，探聽消息。買克很高興，因為他得了幾個新人願意來加入秤中人運動的。這是他善於宣傳，還是應該歸功於他的搗手那年青的美國少年，這位老頭兒自己是不知道，但是無論是哪一項他都覺得是很榮耀的。他給了一張字條給赫爾，赫爾拿在手裏立地認出是從沃爾松來的。這運動員報告着炭院村內每個人都在談論秤中人的事情，無論工頭兒們會怎樣對付，這從宣傳的觀點上說來是成功了的。他又說赫爾當天晚上要多留幾個人在自己的身邊，萬一公司方面有甚麼陰謀，也可以有人見證。“並且那新加入的工人裏面，一定有一個或者兩個是密探。”

赫爾與買克商議這第二夜的節目。兩人都不能再在外邊睡了一一老斯拉夫人是因為骨節痛，赫爾是因為看見有好幾個密探在他們的周圍。在雷鳴涅次克館他向着要支持他的工人們提議，要他們同他在奔斗士屈倫的家裏過夜。這個誠意的試驗誰也沒有避易的；他們都把自己的絨毯抱着，聚集到那兒，赫爾於是把洋燈點燃，開了一個臨時的秤中人

的會——附隨着和密探鬧點玩意兒！

新加入的人裏面有一位波蘭人名叫屋弈奇柯斯克；這個怪名字還在章密樂斯奇之上，赫爾不願再空費力來記這波蘭人的名字了。“屋弈”是一位誠摯的身材矮小的人，面孔帶着疲倦的病容。他說他來加入是因為再忍耐不着受人剝削了；他願意出一份秤中人的錢，他們就要趕他下山，管他媽的，他也要幹，走到地獄裏也不要緊。說後他便裹在絨毯裏面倒在一隻角落裏扯起呼鼾來。這怎麼也看不出來有些兒密探的痕跡。

其次是一位意大利人名叫華倫扯那；是一位濃眉斜眼的漢子，可以在任何歌劇團裏表演一位惡棍的。他靠壁坐着，嘎聲嘎氣的說話，赫爾很懷疑的留心着他。他的英語是很不好懂的，但是赫爾結局是聽懂了他說的話——他是說他愛上了一位堂客，那堂客戲弄了他。所以他斷定她是一位私娼，那是值不得和她糾纏，所以公司就要把他趕下山去，他也是心甘情願的。他最後咆哮着說，“我們不為堂客而戰，要為秤中人而戰！”

更其次的一位義勇隊是希臘人，最愛說話的年青小伙子，中飯時他坐在赫爾旁邊，他說他名叫阿卜士安里克士。他和赫爾自由談話起來，他說他對於這秤中人設置的計畫

是非常高興；他要想知道他們怎樣進行，預算將來會收到怎樣的成敗，誰個發起這個運動的，那些人在參加。赫爾的回答帶着些說教的形式是要叫工人團結的。這個人每次想套出赫爾的話，赫爾每次都說秤中人的設置對於炭院夫是怎樣的重要，每個人應該怎樣的互相扶持，爲公衆的利益犧牲。待他講這種抽象的理論差不多講了半點鐘，阿卜士安里克士放棄了他去找着買克西柯里亞，赫爾送了一個眼色，他便講起“工賊”的故事，真誠的工人們是怎樣烈地對待工賊。最後這希臘孩子又攪倦了，睡在地板上，赫爾移到買克老人的身邊，向他耳語道這阿卜士安里克士的別名必定是“尤大！”（Judas：買了耶穌基督的，十二門徒之一）

## 第十四章

買克老人立地就睡熟了；但是赫爾有好幾天沒有做工，並且有些興奮總是不能合眼。他靜悄悄的睡了有兩個鐘頭，他一醒來覺得有人在房裏移動。燈光是暗淡的，他微微睜開眼睛看見有一位工人徐徐的坐了起來。最初他辦不的確是那一位，但是最後他認出是那位希臘孩子了。

赫爾睡着不動，差不多有一分鐘光景他再偷看一眼，看

見那人在匍匐着傾聽，他的兩手依然還撐在地板上。從半開的眼睛赫爾繼續着偷看了幾眼，那人站起身，蹣跚着脚尖向他走來，很留心在那睡着的一些人中走過。

赫爾竭盡全力調節着他好像是睡熟了一樣的呼吸：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一個人伏在自己的身上，隨時都可以把尖刀插進胸堂。但是他遏勒着了；好像經過了一年之久，他覺得那人的指尖輕輕地在摩他的腰側。那指尖插進他的衣包裹去了。

“他在搜查我！”赫爾心裏暗想；他以爲他一定還要搜另外的衣包的。但是好像隔了好一會，他覺得阿卜士安里克斯已經立起來，又走向他自己的原處去了。再隔一分鐘光景他已經睡下去，房間裏面一切都是靜悄悄的。

赫爾把手移到衣囊，他的指尖梭進裏面去。指尖觸着了甚麼東西，他立刻曉得那是一捲紙幣。

“哼哼！”他心裏想了一下。“一場圈套！”他自己暗笑，他心理回復到他的童年時代——回復到他家中的屋頂房裏一隻很破舊的皮箱，他的父親裝了許多書籍在裏面的。他現在可以看見一些褐色的書面和粗糙的木版畫：荷拉曲阿格爾編的“冒險小說叢書”；“生歟死歟”，“聞不容髮”，等等。有一位鄉下的少年到城裏來，遇着一位惡漢偷了他主人錢櫃裏

的錢，把鑰匙丟在主人公(少年)的衣包裏，這段故事是怎樣使赫爾吃了一驚的喲！燃料總公司的用人顯然是有人讀過荷拉曲阿格爾的小說的！

赫爾覺得這鈔票無論怎樣是非趕快取出衣包不可。他想拿去退還那位“尤大”，但他又決心這是應該留給奔斗士屈倫的，他好像好久以前就缺少費用了。他讓那希臘孩子有半點鐘工夫光景睡去了，他才把自己的小刀取出來，輕輕地在炭渣的地面上掘了一個洞，用心地把錢埋藏在裏面了。繼後他爬到別處去睡着思索。

## 第 十 五 章

他們是要等到天亮才來，還是立刻就來呢？他是傾向到第二的一個推察，所以在一兩點鐘之後，他聽見那小房的門柄豁的一聲在轉着，他只微微的驚了一下。不一會來了一位大漢把肩頭一衝，那房門便立地推開了。

室內暫時混亂了一下。人們都跳起來，叫着；有的昏瞶瞶地坐了起來，還是半睡半醒的。室內明亮了起來，因為有一位闖入者手是拿着電棒的。“亡八蛋藏在這兒！”一種聲音叫出，赫爾立刻辨出這是警長奔夫克東的聲音。“喂，把手舉



起來，佐司密司！”赫爾立地聽從，沒有等到看見警長的槍筒。

沉默了一下。這場劇景在開演中，別的人算得了點便宜，在這時間才完全醒轉來，睜開眼睛看見光亮。這時候赫爾立着，他的兩手舉在空中。電棒後邊他看出幾個面孔是警長，帮辦亞丹牟士，阿勒克施通，吉克魯勒多危奇，還有其他的兩三人。

克東最後說：“好，工人們，你們是些要設秤中人的。你們選的是這個人。這是不錯的嗎？”

沒有人回答。

“這位家伙是甚麼物什我要當面指示給你們看。他走來找這位施通老板，他要打算賣你們。”

赫爾趕快叫道：“朋友們，這是騙你們的。”

“他受了施通的錢把你們賣了！”警長接着說。

赫爾再叫道：“這是白話。”

警長叫道：“不信，錢是在他的身上的！”

赫爾也跟着叫道：“伙計們，他們準備下圈套要來陷害我！你們不要受他們的騙！”

“閉了你的臭嘴！”警長命令着；回頭他向着工人們說，“我當面給你們看。我想錢是在他的身上的。吉克，你搜來。”

拿着電棒的人走上前來。

赫爾叫道：“伙計們，你們留心着！他們是要拿些東西攔在我腰包裏的。”回頭向着老買克，這老頭子冒着火跳了起來，“買克，不要緊的！你讓他們幹！”

克東命令道：“吉克，把你的外衣脫了，把你的袖子捲起來。把手給他們看。”

這簡直就給玩戲法的人的一切章法一樣。這位矮小的猶太人把上衣脫了，把袖子捲到肘拐以上。他把他的兩手坦給衆人看，翻來又覆去的；然後伸向前面，他慢慢地向赫爾走去，就像一位催眠術師準備去催眠他的一樣。

克東說：“你們看着！我相信他在他的身上——是要搜出錢來！”

赫爾叫道：“你們放尖着眼睛！假使沒有錢他們一定要放進去的。”

“小伙計，你的兩手不準挨近身子，”警長命令着。“你們不准挨近他！”這後一句是向着買克和其他的觀客說的，他們都簇擁着前進，從各人的肩頭上望過去。

這時候情形是十分嚴重，但是回頭赫爾又覺得是在演戲的一樣，他看見那普勒多危奇來搜他的腰包，故意把身子離開遠遠的，使得別人可以明白的看見，錢是確確實實從赫

爾的腰包看面搜出來，這個奇怪的姿勢使他發出笑來。搜的人起初把兩手放進內面的衣包裹，其次再搜他的襯衫的衣包。劇景要達到高潮是要經過相當的迂迴的！

“把背扯過來，”克東命令着；赫爾扯轉了身來，猶太人又走去搜他的襌包。他挨次地把赫爾的表，梳，鏡面，手巾，一一的取出來了；一一的檢驗了，提起來，投在地板上。他搜出了赫爾的錢包，準備要開的時候，大家都聚精匯神地吞了一次口水。應該多謝的是公司的刻薄，那錢包裏面沒有甚麼，只有幾個零用錢。普勒多危奇把錢包關了，又投在地上。

“不忙！他還沒有檢查乾淨！”臨驗的主官叫着。“孩子們，他一定是把錢放在別的地方的！吉克，你查過了他外面的衣包嗎？”

吉克說，“是沒有。”

“留心的看着！”警長叫着；每個人都熱心地把頸子伸長去看，當普勒多危奇弓着腰跪在膝上，把手伸在一個衣包裹面，又伸進別的一個。

他的手又伸出來了，他面上顯然地表示出失望來，使赫爾竟忍不着發笑。他叫道：“這兒沒有！”

克東也叫道：“甚麼？”他們彼此面面相視。“唉，這東西一定是攔在一邊去了！”

赫爾聲明道：“朋友們，我身上是沒有錢的！他們只是在做一個圈套要想陷害我。”

警長叫道，“他一定藏着了！吉克，趕快找出來！”

普勒多危奇又趕快的搜，不再用從前的姿勢了。他所留心的只是不翼而飛的那許多錢，他注意不到觀客們的名下來了！他叫赫爾把上衣脫了，把襯衫解開；他把褲子給他解開，去搜索那內部；他又搜到赫爾的鞋跟裏面去了。

但是找不出錢來，搜查的人們立着不動了一會。警兵叫道，“他是從施通老板拿了二十五塊錢的！他已經把來藏在甚麼地方去了。”

赫爾叫道，“伙計們，他們派了一位偵探到我們這兒來，叫他把錢放在我身上。”他說這話的時候看着阿卜士安里克士；他看見那人吃了一驚，只是退縮。

老買克叫道，“那一定是他！他是一位工賊！我相信錢一定是在他的身上的！”他說着便向那希臘人走去。

炭院警長在這時突然覺得應該把這場戲景閉幕了。他說道，“好，不要再搗鬼了！把那家伙帶着走！”一閃之間有兩個人走來封着赫爾的手，又來第三個人一把捉着他襯衫的領子。等那些工人還不曉得怎樣一回事的時候，他們已經把他們的囚人推出小屋子外去了。

有十五分鐘的光景對於這位自稱秤中人的赫爾是很不好過的。外面，在黑暗的中間，警長可以自由的洩他的怒氣，阿勒克施通也是一樣。他們一面走一面痛罵他，蹴他，槌他。捉着他手腕的有一個人扭他的手腕，使他痛得叫出聲來；他們更罵得他厲害，緊緊封着他的嘴。他們趕快的把那黑暗的悄靜的街道走下去之後，走進警長的辦事處，上樓到一間房間，那是北谷炭院的監獄。赫爾一個人被留在那兒的時候，他真是十分的快活，鐵格門湯的一聲在他們的背後掩閉了。

## 第十六章

這是淺薄無聊的一樁計畫，但是赫爾覺得這對於工人們的智識是很適用的，因為他們只能那樣。萬一赫爾是睡熟了，那他們一定會在他的身上搜出錢來，第二天清早這消息會傳滿炭院，說他賣了朋友。參加委員會的他直接的朋友們不消說是不會疑他；但是工人大眾一定會相信的，於是而通牟沃爾松到這山裏的目的便全盤失敗了。在這場經驗之中自始至終地赫爾得到一個對於那場冒險的活生生的印象；那在他是作為一切事件的一個象徵的。工頭兒們要陷害他，要來破壞他對於同伴者的影響，他隨着就看見他們要陷害

工人運動，要來混亂全國的智識。

現在赫爾是在監裏。他走到窗邊去，探試那窗格——但是他探着的窗格都是鐵做成的。於是他在暗中摩索着，檢試他的監牢，這顯然是普通房屋的內部建築的一座鋼鐵籠子。在一個角落裏有一隻板凳，在別個角落也有別的一隻板凳，比較更寬，而且有睡褥面在上面。赫爾關於監獄的書是讀過一些的，——所以他故意離開了那坐褥。他坐在那光的一隻板凳上，開始思索起來。

坐在監獄裏面有一種特殊的囚人心理這是實在的事情；剛好就給你在不滿五尺高的炭院裏面挫着自己的背，破着自己的手裝炭車時的一種特殊的心理一樣；這完全是別的一種心理，離開炭院生活閑居無事是不能發生的。你在監獄裏面，第一你覺得你自己完全成了一匹走獸；你的存在的獸性方面是強調起來，憎恨和恐怖的獸性的激情發展到最高潮，你要想免掉受這些的支配，那你除非是十二分的集中你自己的精神的力量。所以你假如是要思想甚麼，那你在獄中可以起許多的思想，白天是很長的，夜間尤為更長——你有充分的時間可以把甚麼事情都要想到。

板凳很硬，並且好像是愈坐愈硬。坐睡都難安穩。赫爾立起來走了一會，於是又倒下去睡了一會，又立起來又走；

在這時候他都在想，在這時候囚人心理緊緊的印在他的心上。

第一，他想了他當前的問題。他們到底要怎樣處治他呢？明如觀火的是他們一定要把他逐出炭院，這一定是的；但他們那樣就能滿足了嗎，他所弄的計策是使他們那樣冒火的？赫爾很模糊地聽人說過他本國的社會制度，所謂“第三階級，”他是不曾想到過在他自己的生活中是有可能性的。就算那樣想到了，又有甚麼辨別呢！

赫爾以前向通牟沃爾松說過他不贊成組織工會，但是他說他贊成設立秤中人；沃爾松笑過他，並且好像滿意——顯然是認定這件事情結果是同一的。現在呢，倒好像是沃爾松已經知道了他所說的意思了。因為赫爾覺得自己的思想已經不再懷疑到工會的專擅和委員制的橫暴；他反轉來突然地主張着對於此院炭院的人們應該有個工會而且充分的橫暴使他們知道些厲害了！在這變換之中，赫爾雖然沒有意識着，他是重複着一般的改良論者所必有的經驗；許多的改良論者起初是溫和的妥協的說教家，只想修正些社會上的不正，等他一經受着囚人心理的作用時他會變成一個張大的堅決的革命者。拜輪說：“不受繯絏者的永恆的精神的，自由是監獄中之最大的！”

詩人繼續着更加一句：“待你的子孫一受縲洩之時——”於是“自由的美名隨着四方的風飛逝。”這個道理在期隆牢裏是這樣，在這北谷炭院也是一樣。清早來了，赫爾立在窗邊，聽見吹上工的哨子，看見工人們走去上工，一個個都是挫傷了的蒼白色的面孔，就好像在薄明之中的一行獬獬一樣。他向他們招手，他們立着凝視他，於是又掉身走了；他想到那每個工人都是會想到他的被囚，而且要想到這被囚的理由的——就這樣囚人心理便貫通到他們去了。假如他們裏面有的要對於工會懷疑，或者是疑惑到北谷炭院有組織的必要——那這種不信這種懷疑是應該消滅的！

——赫爾想來想去，覺得只有一件事情使他失掉勇氣。在天不見亮的時候，工頭兒們儘可以把他裝上汽車送下培德羅，爲甚麼還要留他在這白日青天裏面？他們以爲這是對於他們的奴隸們的一個侮蔑的榜樣嗎？囚人從窗裏現出在他們以爲並不能引起公憤只能引起恐怖的吗？或許是他們知道他們的工人比這自稱秤中人的還要深切些嗎？他想起了瑪利白克對於工人們的悲觀論調來，焦燥便嚙着了他的靈魂——這樣便是囚人心理的作用——他和他的焦操作戰。他恨這公司的詭詐，他磨拳擦掌，咬牙切齒的，很想給那工頭兒們一頓教訓，使他們知道他們的工人們不是奴隸，是



堂堂正正的人！

## 第十七章

到了上午的半中腰時分，赫爾聽見外邊廊下有腳步聲，一位他不認識的人走來打開了鐵柵的門，放了一桶水和裝着一片麵包的錫盤。他要走的時候，赫爾說：“費心，請你稍微等一下。”

那人繃着頭看着他。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我到底在這兒要住好久？”

那人說，“我可不曉得。”

赫爾說，“我既是囚在這兒，我也應該知道我犯的甚麼罪。”

“你該拿去用火燒！”那人說着，把門一沖，便走下迴廊去了。

赫爾又走到窗邊，守看着一些人們從下邊走過。一羣襤褸的孩子們聚集在下邊，抬起頭來望他，猶笑着，做些手勢——到後來有一個人出來把他們喝散了。

過了好些時候，赫爾覺得餓了。麵包的滋味，一個人獨吃，還是很單調的，水的滋味也不能解救；但是，赫爾把麵包

吃了，把水喝了，而且還想要。

白日的脚步是跛着在移動的一樣，到下午將黑的時候，牢子又走來，又送來一片麵包和一桶水。赫爾說，“對不着請留一下，”當那人快要轉身走的時候。

那人說，“我沒有話對你說。”

“我有些話要對你說，”赫爾辯解着。“我從前讀過一本書——是甚麼書名我不記得，是一位醫生著的——那書上說白麵包裏面沒有含得有對於人體支持上所必需的要素。”

“趕快罷！”那牢子咆哮着。“你到底有甚麼話對我說？”

赫爾解釋道：“我的意思是說一頓麵包和水是我不高興吃的。”

“你高興吃甚麼？”

這話明明是一種修辭的反語；但赫爾把牠當成好意的解釋。“我假如有得一片牛肉和芋酥——”

牢門砰的一聲關上了，那回音把那想像中的菜單打消了下去。於是赫爾又坐到那硬的板橙上，啃着他的麵包，想着獄中的思想。

下工的哨子響了，赫爾立在窗邊，又看見他的成羣的朋友，並且得着他們鼓勵的暗號。接着又黑下來了，又是一宵長夜開始起來。

很遲了；究竟好遲赫爾是無法知道，只是炭院郵裏一切的燈光都消滅了。他決定心腸，他今晚上是要睡了，他把手來做枕頭睡在樓板上，他略略睡了一忽，突然間在他的窗格上有一種打撲的聲音。他吃了一驚坐起來，又聽見一聲，那顯然是紙的翻撲。他跳到窗邊去，借着微弱的星光，他能夠看見有甚麼東西吊在那兒。他把牠捉着；那好像是一册抄本，平常速記生所用的，拴在一根竹竿尖上。

赫爾看出去，但是看不見一個人。他捉着那竹竿尖，抽了一下作為記號；於是他聽見一種悄悄的聲音，他立地辨出那是羅危塔的聲音。“喂，你聽我說。請你把你的名字寫一百張在那紙上。我回頭來。你懂得麼？”

這個命令真是十分令人搔癢不着的，但是赫爾曉得是沒有時候來要求解釋的。他回答道：“好，”他把繩子解開，把抄本取了下來。抄本是有一隻鉛筆的，有一片布片包裹着保護着筆尖。

竹竿又抽轉去了，赫爾坐在板檯上，開始寫起來，每張紙上寫下三四遍，“佑司密司——佑司密司——佑司密司。”就在黑暗裏寫“佑司密司”這幾個字是並不艱難的，當他的手一面寫着，赫爾的心却是一面為這項神秘忙碌着。他的同志們不會要他的署名來拿去分配做紀念品，這是很容易推

測的；他們一定是有別的用處，去抵抗工頭兒們的一項的策動。這個啞謎的解答不一會就來了：工頭兒們因為在他的身上沒有找出錢來，他們是假造了一件文書，拿來傳示衆人以為是那自稱秤中人寫的。他的朋友們要他的署名來破這信件的虛偽。

赫爾寫了一筆自由的草書，帶着一些花筆：他覺得這一定和阿勒克施通想像中的童工的手筆是不同的。赫爾的鉛筆寫了又寫，寫着——“佐司密司——佑司密司——”，一頁又是一頁，一直寫到他以為夠分配給全炭院的阮夫，開始要寫給幫手了。那時他聽見外面的哨子，他立起來，跳到窗邊。

悄悄的聲音說，“投出來！”赫爾把抄本投了出去。他看見一個影子在街道上消逝了，繼後一切都又悄靜起來。他傾聽了好一會，留心着他到底驚醒了那牢子沒有；隨着他又睡在板凳上——又想着獄中的思想。

## 第十八章

清早來了，上工的哨子響了；赫爾又立在那窗邊。這時候他看見有些上工的阮夫手裏是拿着紙片的，那紙片他們故意地亮給他看。老買克走來了，手裏拿着一捲紙片，要的

他便分散給他們。別人一定是叫他要秘密的散佈，但這件事情對於他是過於興奮了，他跳來跳去地就給一匹春天的羔羊一樣，他還正明公道地把紙片來向着赫爾招展。

這樣不識利害的行爲一定要招致牠當然的報應。赫爾看着，便看見一位強壯的漢子從街角上一閃的走出，衝到那吃了一驚的老斯拉夫人面前。那是幫辦的亞丹拿士，他是炭坑的警丁，他結實的兩個拳頭稜起來，全身的力量都聚在這一擊上。買克看見他，好像突然地便得了癱症的一樣，他那勞苦變了形的肩頭驛了下去，兩手垂在兩邊，——手指是開着的，他剛才拿着的紙片一張一張地飛在地上。買克凝視着幫辦就像隻着了魔的兔子，一點也沒有自衛的行動。

赫爾看着，感着一種衝動，想跳下去救他的朋友。但是那所期待的拳頭却沒有打下去；警丁只獷猛地凝視着，給那老頭兒一個命令。買克弓下背去把紙片拾起來——這個行動很費了他些時間，因為他不能夠或者是不願意把他的眼睛離開那幫辦的。待他把紙片都拾起來了，又是第二的一個命令，他把紙片交給那幫辦。繼後他退了一步，那幫辦也跟上一步，拳頭依然是稜着的，隨時都好像有一擊要落下來的光景。買克再退一步，那人也再跟一步——就這樣兩人一步一步地轉過了街角便看不見了。工人們看着這場小小的劇

景的又才掉轉身消沉着去了，結果如何赫爾得不着一個着落。

隔了兩點鐘，赫爾的牢子走來，這回是沒有麵包和水的。他把門打開，命令他的囚人“跟着來。”赫爾走下樓，走進弈夫克東的辦公室。

警長坐在案旁口中銜着雪茄。他是在寫，而且不停的寫。一直等那牢子走出去又把門掩上了。他才把他的旋迴椅子轉迴過來，翹着脚，靠在椅背上，看見這位年青的阮夫穿着骯髒的青色的外衣，囚了兩天他的頭髮蓬亂了，臉色也蒼白了。警長的貴族式的臉上是一臉的笑容。他說，“好嗎，年青的伙計，你在炭阮裏這場把戲總玩夠了罷。”

赫爾答道，“還好，多謝你。”

“你要和我們一直對抗到底嗎，喂？”停了一下又說，“你告訴我罷，你幹到頭到底想得甚麼？”

赫爾答道，“阿勒克施通也是這樣問我啦，我想這是很難說明的。我覺得你比阿勒克施通總要懂得一點利他主義罷。”

炭阮警長把雪茄從口中取出，把灰拍掉。他的臉色嚴重了起來，他估量着赫爾，沒有聲息。最後他說：“你是一位工會運動員嗎？”

赫爾說，“不是。”

“總之你是受過教育的人，不是工人。到底那個出錢叫你來的？”

“是你們出的錢啊！你依然不懂得利他主義。”

警長把雪茄吹成圈子在房中踱過。“你真想把公司打倒嗎，喂？你是不是甚麼煽動家？”

“我是一位阡夫要來當秤中人的。”

“你是社會主義者？”

“說不定也看這兒以後的進展如何。”

“好的，”警長說，“總之，你是一位有智識的傢伙。所以我也平和的對待你，你可以酌量一下。在這北谷炭阡你不能做秤中人，就在燃料總公司所關係着的任何地方你也不能做。你也沒有這種本事可以把我們的公司打倒。總之我們是不打你，不把你來做個殉教者的。昨天晚上我就想動手，但是把這個決心改變了。”

“你把我這手上的傷形也可以改變過來啦，”赫爾帶着愉快的聲音諷刺着。

“我們現在有兩件事要讓你選擇，”警長對於那輕薄的諷刺全不介意的說。“有一張證明你從阿勒克施通那兒拿了二十五塊錢，只要你簽一個名，那我們就把你逐下山去，

把一切的事情了結；不然的時候，那我們就要證明你拿了，我們要送你到監獄裏去，受五年或十年的監禁。你到底願意那一項？”

原來在赫爾開始運動設置秤中人的時候，他的期望是因此逐出炭坑，就算是把他的課程畢業了。但是現在他坐在這兒正視着警長的帶着威脅的兩眼，他突然的決心他還不能離開北谷。他要留在這兒看看這位兇惡的“大流氓，”燃料總公司，的本領。

他說，“克東老板，很厲害的威脅啦。你們常常都是這樣幹的嗎？”

回答的話是，“在必要的時候自然是不客氣。”

“唔，這是很有趣的提案。請你再告訴我一些罷。我受監禁應犯甚麼罪名？”

“那我倒說不的確——我們是要任從我們的律師去編排的。或許是圖謀不軌，或許是恫喝取財罷。總之他們總有辦法使你的監禁判得很長的。”

“在我說出我的意見之前，我要請你讓我看你要我簽名的信是怎麼樣。”

“哦，你曉得是信嗎？”警長把眉頭聳起來稍稍有點驚異。他從書案上抽出一張紙來交給赫爾，赫爾唸道：



“親愛的施通老板，秤中人的件你老別要担心。你送我二十五塊錢，我包管萬事無憂也。佐司密司。”

唸着信中的文句時，赫爾一面檢查那信紙，他看出他的敵人真是用意周到，不僅假筆署了他的名，而且還拿去照了相，又從照片切下來，還拿去付了印。無疑地他們是拿去散佈在炭坑裏了。這一些事情僅僅是在幾點鐘內做的！這是沃爾松曾經說過的——一種欺騙工人的周到的系統。

## 第十九章

赫爾躊躇了一兩分鐘。他纔說道：“克東老板，我寫的東西比你這還高明得一點。我的字不消說也還要圓熟些。”

警長的獯猛的唇邊浮着笑痕。他答道，“我是曉得的，我拿來比較過一下。”

赫爾說，“你的密偵部倒還不錯。”

“回頭你還可以知道我們的法律部也很有本領呢。”

“唔，他們應該要有本領才行；因為我很想知你們怎樣來彌縫這個事實，我當秤中人是法律所許可的，有一團的工人支持着。”

“假如你還在夢想着有人支持，我勸你斷念了罷。你的

背後已經再沒有甚麼團體了。”

“哦！你把他們趕掉了嗎？”

“我們把那主要的領導者趕了。”

“趕了誰？”

“那位老亡八羔子西柯里亞便是一個。”

“你們把他趕走了嗎？”

“是的啦。”

“你們動手的時候我倒看見。你們把他送到那兒去了？”

“唔，”警長微笑着，“那只好讓你們的密探部去調查調查啦。”

“還有甚麼人呢？”

“約翰奔斗士屈倫下山去葬他的老婆去了。這位癩瓜面孔的老頭兒他來麻煩我們倒不是第一次，但要算是最後一次了。你可以在培德羅找着他——或者是在婁流所裏。”

“那倒不會，”赫爾趕緊的回答——他的聲音中帶着幾分得意的神氣——“他決不會走進婁流所了。你要曉得，我已經送了他二十五塊錢。”

警長把額頭紮起來。“厲害！”說了停了一下，“你公然還是把錢拿去了！我還以為是那希臘拐子進了腰包啦！”

“不是。你的手下人是很信實的。不過我也是一樣。我知

道奔斗士屈倫多少年辰以來都被扣除了斤兩，他是有權利得一筆錢的。”

這段說話不消說是不確實的；那錢依然還埋在奔斗士屈倫的小屋裏。但是赫爾的意思是他終久會得這筆錢，而且他想當面給克東一個下不去。

“伙計，你幹得很高明啦！但是你不忙高興，你會後悔的。這不過使我更放下決心，總要弄得你來不再妨害我們的地步。”

“你說要把我丟進監裏啦。我想你不消說是曉得的，那是要有陪審官來陪審的。陪審官的意思你能夠左右嗎？”

“別人說你在培德羅是幹過政治話動的。我們的陪審制度是怎麼樣你還不知道嗎？”

“多少是知道得一點，不十分深沉。”

警長又開始把烟子吐成圈兒來。“唔，我告訴你罷，我們的陪審官的名單上有三百人，我們都是知道的。你的陪審官你可以看見的是吉克普勒多危奇做主席，三位公司的書記，二位雷門酒店的掌櫃，一位公司銀行開的當舖員，五個沒有腦筋的只要有一杯威士克便可以殺你一刀的墨西哥人。地方檢事是一位政治家，口惠給工人，實惠給我們的；地方審判廳長鄧通呢，他是我們首席顧問華格爾曼氏的同僚。你懂

得麼？”

“懂得了，我聽說‘雷門帝國’的威風；我很想來看看這座機械。你關於這一層是很公開的啦！”

“唔，我想你知道，你就反對一下，到頭也沒有辦法。我們不想交綏，我們只想平和了事。我們現在要求你就是你扯了這次爛污，要你來貼補一下。”

“你‘要我來貼補，’你的意思是要叫我認錯——對於工人們說我是一位漢奸嗎！”

“不錯，”警長這樣說。

“我想讓我坐着來考慮一下，”赫爾說了；他取了一把椅子來坐下，把兩腳伸出，做着很舒服的樣子。赫爾一面譏誚地向着警長微笑，一面說，“那樓上的板凳硬得沒有王法。”

## 第 二 十 章

會話在進行中却轉到一個新的出乎意外的方向。

因人說，“克東，我看你是受過教育的人。我想你從前一定是世間所稱呼爲紳士的罷。”

警長的面孔紅了一下，他說道，“你在討死！”

赫爾接着，“我不是想要探問你，我想就問你你也不會

答應我的。我的意思是，你既是前任紳士，那你在認人上面總一定在那只會鞭打黑奴的施通，只曉得處理機器的克特來德之上。一個紳士他會認出別的一個紳士的，雖然他就穿着一件工人的衣裳。你說是不是呢？”

赫爾停了一下等他的回答，警長凝神地看了他一下，說，“我想來是的。”

“好，那嗎一位紳士在未曾向人進煙之前他是不吸煙的。”

警長又看了他一眼。赫爾以為這一次他又會罵他是討死了；但他却從衣包裹取出煙來遞給赫爾。

赫爾很平靜的說，“多謝你，我是不吸煙的。不過我喜歡別人晉煙。”

停止了一會，兩人互相估量。

囚人說，“好，克東，你把我受審判時的光景描畫了出來。讓我爲你把這話補充下去罷。你們把圈子編排在那兒，把你們手造的陪審官放在陪審席，把你們手造的審判官放在板凳上，把你們手造的地方檢事來執行這項事件，你們預備把你們的犧牲送進牢裏，好做你們其他用人的榜樣。但是你想，假如當這事件正進行到最高潮的時候，你發覺了你的犧牲是不能送進牢去的，你怎麼樣？”

“不能送進牢去？”警長重複了一句。他的聲音是帶着內省的情調的。“你須得加以說明。”

“是的，不必是爲你這樣有智識的紳士！克東，你難道不知道有些人是不能夠送進牢裏去的嗎？”

警長又吸幾口雪茄。“在這國度裏是有這樣的人。但我想這些人我都是知道的。”

“唔，那嗎你想不出他們裏面有人會變成這個樣子來和你見面嗎？”

彼此又沉默了好一會。兩人互相凝視着；凝視得愈久，赫爾愈看出了那警長的猶豫的表情。

“你想這是多麼離奇呀！你的戲法——就如像你前晚上做的一樣——一幕一幕地要演上舞台，不過是更大的一座舞台，而且在更重要的觀客前面；大團圓是甚麼？你會曉得，不是你在你北谷工人之前耀武揚威，是你在國家的公衆之前觸法犯罪。你在全共和國中表示你們自己是一個犯法的；不僅這樣——你表示你們自己是一些優角！”

這回警長凝視得更久，竟把那手中的雪茄都燃過了。而這時候赫爾却懶洋洋地靠在椅子上，奇離地向着警長微笑。在警長的眼睛前面就好像起了一次變形；那工人的衣裳從赫爾的身上蟬蛻了下來，另外換上了一套夜宴的禮服。

那人叫道，“你到底是甚麼怪物呀？”

“唔好的！”赫爾笑着。“你在誇講你們的密探部很有本領啦。這兒正好供他們去驅走一下。一位年青的人，年齡二十一歲，身長五呎十吋，重一百五十二磅，眼睛碧色，髮栗黃而閃着微波，態度溫婉，是貴婦人們的好伴侶——至少那社交界的記錄上是這樣說——在六月初旬失蹤以來，一般人以為他是在墨西哥獵山羊。克東，你是曉得的，有‘社交界’的在這一州裏是只有一個都市的啦，而且在這個都市裏面只有二十五或三十家人家才夠得上談社交的。這樣一件祕密，在燃料總公司看來，當然是不費吹灰之力的罷。”

警長又紅了一次臉。“好的，我的菩薩！”半分好像是對着自己說的一樣；最後他還努了一次力來虛張聲勢——“你是在蹴我啦！”

“蹴你？這在社交界裏是受寵愛的一種方式啦，克東。我們的交遊都是這一類的貴公子——至少在我們的年青的一組裏面啦。”

警長突然的站起來了。“喂，你說罷！你好不好再上樓去坐幾分鐘？”

赫爾忍不着發起笑來。“我覺得是太夠了。我在那兒吃水和麵包足足有三十六個鐘頭，我覺得很想出去吸點新鮮

210 XL

空氣。”

“但是，”警長軟軟的說，“我要把你送上那兒去。”

赫爾答道，“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你要送我，我可以去，但是那可要注意。你是沒有法定的權利把我扣留在這兒的，你既沒有判定我的罪名，又沒有給我一個機會去找律師。除非我是犯了極大的不是，那你是犯了法，公司也是犯了法的。這自然是你的事情。不過我要表明我的地位——你是問我想不想上樓去，所以我答應你是實在太夠了。”

警長站立了一會，焦燥地咬着他那上好的雪茄。於是他走到門次。他叫道，“喂，格斯！”赫爾的牢子顯出了面來，克東悄悄吩咐他，他又走了。“我叫他給你弄些飲食來，你可以坐在這兒吃。你覺得好不好呢？”

“那要看，”赫爾說了，充分地佔着上風。“你招待我到底是當成一個囚人，還是當成一個賓客？”

警長說，“哦，不要說了罷！”

“但是我要把我合法的狀態弄清楚。這對於我的律師是緊要的。”

“我把你當成賓客的，”警長這樣說。

“但是既是一位賓客用饌，那他只要高興，便有出外的自由！”



“回頭等不到吃完飯就會知道。”

“好的，請快吃。我吃東西是很快的。”

“你總要等吃完了飯才出去罷？”

赫爾笑着回答道，“我是要出去，我只想到我職守的所在。克東，你可以到過磅房來找我啦！”

## 第二十一章

警長走出去了，隔了幾分鐘牢子轉來，捧了一餐食饈來，今番的慇懃和前番的暴謾真是影出一個奇異的對照。饈盆裏的菜是一盤冷火腿，兩個波蛋，幾項洋山芋的生菜，一杯咖啡，捲麵包還加上奶油。

“不錯，不錯！”赫爾俏皮地說。“這比我所要牛肉和芋酥還要好得多啦！”赫爾坐着看他，沒有起來幫助，那牢子在桌上營出空位來把饈盆放在赫爾面前。回頭那人走出去了，赫爾又才開始吃起來。

在他還未吃完之前，克東轉來了。他坐在他的迴旋椅上，顯然是在沉思。一面咬着，赫爾一定要抬起頭來向他微笑。

赫爾說，“克東，看人吃飯的禮儀最可以看出他的身世。

你看我是沒有把透納布巾來挾在頸下，就給阿勒克施通一樣的。”

警長答道，“我看你是對的。”

赫爾把他的刀和叉挨接着擺在盤上。“你的用人忘記了拿洗指盤(吃水菓時用)，不過也不要緊。你可以按鈴子，叫他來把盤子收下去罷。”

警長把自己的聲音代替了鈴子，牢子又走了進來。赫爾說，“不幸得很，前天晚上，你的手下人搜查我的時候，把我的錢包攪掉了，我現在給不出賞錢來。”

侍者稜着眼睛看着赫爾，就好像他要咬他一口的一樣，但是警長苦笑着。“格斯，收拾了去，把門關了。”

於是赫爾又把脚拉長起來，很安樂地坐着。“我不能不同你講，我的態度與其說是你的囚人，寧是你的客人啦！”

這兒沉默了一下。

“我去和克特來德君說過，”警長開起談起話來。“你對我說的話我實在說不出到底有多少程度是真確的，不過你總之不是一個陋夫。你或許是一種新式的煽動家，但我可以賭咒，我從不曾看見過有位煽動家能夠懂社交的禮儀的。我想來你大約是生在有錢人家裏；但假如是這樣，你爲甚什麼來幹這樣的事情，我實在是意想不到。”

“克東，我告訴你罷，”赫爾說。“你沒有聽見說過倦怠這個字嗎？”

“當然是聽見過，”警長回答。“但你要說到倦怠不是還很年青嗎？”

“你不想我是看見別人受夠倦怠，所以我要離開他們另外找一種生活嗎？”

“你那樣說來，你或許還住在大學裏面啦。”

“是的，這件事情過後我還要回學校去的。”

“甚麼大學？”

“你還在疑我啦！”赫爾說着，又微笑着。於是，不期然地，他以要有月光照着的校庭和特典才能生的精神，唱起歌來了：

“石炭老王是位有趣的老丈，  
有趣的老丈是他，石炭老王；  
他建了一座堂皇的大學堂——  
萬歲喲，學生！萬歲喲，老王！”

“這是甚麼大學呢？”警長發問。

赫爾接着又唱：

“哦，李若安，好姑娘，  
月兒照在松樹上；  
哦，你請出來呀，李若安，  
我要替你唱首哈里崗！”

“不錯，不錯！”這節歌一唱完了，警長才覺悟了起來。  
“哈里崗大學裏面像你這樣的人很多嗎？”

“多是不多——儘足以鼓動大眾。”

“這就是你暑假中的消遣嗎？”

“不能說是消夏；這是夏期大學的社會學的實習啦。”

“唔，不錯！”警長說着，忍不着微笑起來。

“幾年來我們都讓我們的大學教授把種種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傳授給我們。但這些理論在實際上應用起來有些不符合的地方。我自己這樣說：‘我應該把這些理論來檢閱一下。’這些文句你想來是曉得的罷，譬如說，——個人主義，自由放任，契約的自由，每個人有選擇勞動權。但你在這兒覺得這些理論是在怎樣行使——一位警務長在臉上浮着殘刻的微笑，在腰上帶着手槍，破壞起法律比任何立法的政府還要快。”

警長突然覺得這社交的談話太說長了應該截止。他立起來把話作一個結束。“朋友，對不着，我們說到正經事情上來罷！”

## 第二十二章

警長在室中走了一個圈子，他走到赫爾面前停止着了，他立着把兩手插在腰包裏，故意的要表示出自己的威風。赫爾想道，這個倒還堂皇——不怕他的嘴唇就有點險惡，身上有些放蕩的跡痕。

“年青的伙計，”他開始說，又是一番努力裝作誠懇的樣子。“你是甚麼人我不管，總之你很見過些世面；你很機敏，我是佩服你的。所以我不願意再多事，我要把你送回去，等你把大學弄畢業。”

赫爾吟味着對手的審慎的笑容。“克東，”他最後說，“等我把提議弄清楚。我可以無須乎說我使過錢嗎？”

“無須乎，我們可以讓你免掉這一節。”

“你們不把我送進牢裏去了嗎？”

“不，我不消說原來沒有那樣的意思。我只是用來恐嚇你的。我所要求的就是請你走開，好讓這兒的人們忘記。”

“克東，但是這於我有甚麼呢？假使我是要走開，在前八九個禮拜裏面我隨時都可以走。”

“是的，不錯，不過現在的情形又不同。現在是我替你設想。”

“請你不要替我設想！”赫爾說。“你要把我趕掉，你不費力地可以幹。但你趕不掉我——所以你不要妄想。”

警長凝視着他，好像沒有辦法的神情。“你的意思是想留在這兒嗎？”

“我正是這樣想。”

“年青的朋友，我已經給你說盡頭了！我沒有工夫再來遊戲。你是甚麼人我不管，你的恫駭我也不放在心上。我是這炭院村的警務長，我有責任來維持這兒的治安。我要叫你走！”

“但是呢，克東，”赫爾說。“這兒是一個法定的都市！我有權利在這街上走，——也剛好就給你有權利的一樣。”

“我沒有時間來和你辯論，我要把你載在一駕汽車裏，把你送下培德羅！”

“你以為我不會去找地方檢事叫他來拘捕你嗎？”

“他會笑你啦。”

“你以為我不會去找州知事？”

“他更會笑你啦。”

“好的，克東；你自己做的甚麼，你自己或許明白；但是我很奇怪——我奇怪的是你怎樣能夠泰然。像你取這樣的高壓手段，你以為你的上司們會一點也不介意嗎？”

“我的上司們？你說的甚麼？”

“在這州裏面有一個人你們總當尊敬的——儘管你怎樣的輕視地方檢事和州長。那人是比得哈里崗啦。”

“比得哈里崗？”警長返響着。回頭又大笑起來。“哼唔，你真是一位有趣的孩子！”

赫爾不動地依然吟味着他。“我真奇怪你有那樣的鎮靜！你幹的一切他會承認嗎？”

“他自然會啦！”

“像你那樣虐待工人的辦法也行嗎？你們扣人的斤兩他是曉得的嗎？”

“哦天上的菩薩！你以為他建築大學堂的钱是從那兒來的？”

兩人沉默了一會，警長又帶着幾分挑釁的神氣問道：“你該長了些見識罷？”

“是的，我早已在這樣想，但總難使別人信服。比得老翁他並不是像西部地方的豺狼，你可要曉得；他是敬虔的耶教

信徒啦。”

警長冷冷地微笑。“世間上既有羊子存在，那就保不着狼子要穿上羊子的衣裳。”

“好的，所以你就讓那狼子們去吃那羔羊啦！”

“有那樣蠢的羔羊要被一件穿破了的羊皮欺騙，那牠是該受狼子咬死了。”

赫爾吟味着他面前的那個俏皮的面孔。“克東，”他說，“牧羊的人們是睡着的；但是守羊的犬是在吠着。你沒有聽見嗎？”

“我不覺得。”

“他們在吠，在吠！他們要把那牧羊的人們喚醒！他們要打救那些羊羣！”

“宗教上的話我一點趣味也沒有，”警長說着，他的眼睛好像在把人看穿的一樣；“你說的也就和比得老翁說的不相上下？”

赫爾突然地站立起來。他說，“克東，我是站在羊子一方面的！我要到過磅房去幹我的事情！”他向門口走去。



## 第二十三章

亦夫克東跳起來了。“站着！”他叫了一聲。

但是赫爾沒有站着。

“哦喂，小伙計！”警長叫着。“玩笑不要太開遠了！”他跳到門口，剛剛阻着他的囚人的去路。他的手向他的大腿部移運。

“克東，把你的手槍拉出來。”赫爾說着；警長聽從了他，“好，我現在站着了。你要曉得，以後我如果服從你，那是看在你手槍的分上。”

警長的嘴呈出很險惡的神情。“你要曉得，在我們這兒拉手槍和開手槍是沒有多麼大的區別！”

“我把我的態度說明了，你的命令是甚麼？”

“轉去坐在椅子上。”

赫爾坐下了，警長走到他的辦公桌，打起電話來。“七號，”他說了，又等了一會。“是你嗎，通車？你開一部汽車來。”

他把聽話器掛上了，兩人沒有說話；最後是赫爾問道，“我要下培德羅去嗎？”

沒有回答。

“我曉你是冒了火啦，”赫爾說着。“但是我想你總不會把前天晚上搶去的錢不還我罷。而且公司還短了我的工錢，我做的工不會有些工錢給我嗎？到底怎麼樣？”

警長又把聽話器取下來給別的號數打了電話。“喂，新普森。我是克東。二號炭坑的二把手佐司密司的工錢請你給他結算一下，把剩下的餘錢送過來。館賬也給他結了，趕快，我們在這兒等着。他立刻就要走。”受話器又掛上了。

“你告訴我罷，”赫爾說，“買克西柯里亞的賬你費過這大的神沒有呢？”

沒有回答。

“你既是在算給我的工錢，我很要你給我一些代用券。我要拿去做紀念品。”

仍然沒有回答。

“你要曉得，”赫爾執拗地說着，“把代用券給工錢，法律是不許可的。”

警長咆哮起來了。“我們是不給代用券的。”

“但是你們在給啦，伙計！自己幹的事情總曉得！”

“他們要預支的時候我們才給的。”

“法律規定着要你們一月支兩次工錢，你們沒有照辦。你們一個月只給一次工錢，在那當中他們要錢用的時候，你

們便給假票子！”

“就算那樣，只要他們滿足，你有甚麼不平？”

“他們要不滿足的時候，你們要把他裝在車裏送下山去啦！”

警長坐着沒有說話，不耐煩地用他的手指敲着案頭。

“克東，”赫爾又開始說起來，“我是爲受教而來的，還有點事情我希望你替我說明——是人類心理的一個問題。一個人幹着這樣的勾當的時候，他自己的良心上是怎樣說？”

“年青的小伙子，”警長說，“對不住你，你實在太糾纏了。”

“哦，但是我們立刻就要坐着汽車走的啦！我們總不好說一路坐着都不說話罷！”息了一分鐘，他又很和婉的說，“我實在是想領教呢。你或許可以克服我也說不定啦。”

“不？”克東猛可的說。“我不再和你談那些事情！”

“爲甚麼不呢？”

“因爲像那樣拖沓的工夫我不是你的敵手。從前我也聽見過你們這些煽動家的調門，你們大概都是一樣：你們以爲世界是可以用舌頭翻轉來的——但是沒有那樣的事情。”

赫爾覺得他和警長的這一場舌戰，怎麼也得不到一點結果了。他用盡了氣力想得些甚麼；和他辯論，恫嚇他，誇耀

他，甚至於爲他唱歌！然而這警長是要逐他下山，這便是他所得到的——一切。

赫爾他要繼續着論爭，只因爲他是等待着汽車，而且也因爲他要遏勒着他的憤懣，把自己的怒氣和絕望來分散。但是現在他突然把論爭停止着了。他的注意力是被警長的幾句話把抱着，“你們以爲世界是可以用舌頭翻轉來的！”這些話赫爾的胞兄也時常愛說！而且警長也說了：“你們這些煽動家！”幾年前因爲偶爾的爭論，赫爾從他的胞兄口裏聽過一句話，“你早遲會變成那些煽動家的一個啦！”赫爾那時出於孩子氣的反抗心答道，“我就成爲煽動家也不要緊！”現在呢！警長公然叫他是一位煽動家了，辭嚴義正地，不是出於護短，也不是出於骨肉的關心。他反覆着這幾句話，“你們這些煽動家的本領我是曉得的——你們到這兒來就想挑撥工人——”

赫爾在燃料總公司看來就是這個樣子！他本來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資格來的，站在輪船的甲板上俯看着社會苦的這個海洋上的波瀾。他每步每步都很審慎着放下的！他僅僅想當個秤中人，並沒有其他！他告訴過通牟沃爾松，他是不贊成工會主義的；他不能信任一位工會的運動家，也不能夠信任一切的運動家——這是盲目的不逞之徒，他們想要挑

撥起過激的思想。他到了稱讚通牟沃爾松的程度——但僅僅動移了他的偏見的一部分；沃爾松是一個唯一的煽動家，但不同他們那一切！

但是他替公司方面的設想可以說完全沒有用處；就給他努了沒大的力要使那警長相信他是一位有閑階級的人一樣。儘管他怎樣嫻於“社交的儀式，”而警長說，“你們這些煽動家！”他到底是依甚麼來判斷的呢？赫爾疑惑着。難道赫爾瓦納的外貌到現在已經成爲了那種盲目的不逞之徒的一人了嗎？現在是他自己該減價的時候了！

在地窖中做了兩個月的“粗工，”難道就把他變改了嗎？他是貴婦人們的好伴侶，這觀念是和他連接不上的！他說話像那樣嗎？——他這“對着石頭也會接吻”的人！警長說他是“拖渣！”是的，他的確是談了不少的話；但是一個人在牢裏關了一天兩夜，只是一腔子的憂鬱，——你要叫他怎樣呢？

赫爾想起了他在牢房中的鬱積。他曾經苦悶過！他覺得北谷炭院就被工會支配着也不要緊。但這完全是些氣頭上的表現，就給他回答他的胞兄時一樣；那是所謂囚人心理。他的暑期修學旅行的社會學實驗的一部分。他把牠丟在一邊了；但那給他的印痕顯然比他所意識着的深刻。那把他肉體上的外觀改變了！那使他的言動都像一位煽動家！那使他

“不逞，”使他“盲目”了！

是的，就是那樣！一切的這些不潔，無知，病患，這些奴性與反抗，這些工人們肉體上與精神上的殘疾，這在亞美利加的炭院村中儼存着的——這一切都不存在——只是“不逞”之徒的頭中的幻想！有赫爾的胞兄來作見證，有這警長來證明；有全世界來證明！警長和他的胞兄和全世界的人都是不“盲目”的！你假使要把這些情形告訴他們，他們把肩頭一聳，就會叫你是“夢想家”，“精神病者”，他們叫你“把那種癡想丟掉，”不然他們就要冒火生氣，他們要叫你的名字；他們說，“你們這些煽動家！”

## 第二十四章

北谷炭院的警長其實也受了“煽動，”他竟至不能安坐在他的椅上了。他麻煩的職務上所有一切的愁悶都傾倒在他的心頭。他開始在地板上步着，不管赫爾能聽見與否，他是一面走一面說。

“一槽懶得要命的忘八蛋！他們一句文明國的話也不懂，他們的腦筋裏面沒有別的——就只有偷懶好閑，裝些石頭石片在車裏還要罵是別人幹的，再走去灌一腸子的酒精。

他們並不想做好，他們並不想奮鬥——他們鬥的是暗刀殺人！你們這些煽動家要給他們表同情——那些忘八蛋爲甚麼要到這國度裏來呢，假如他們覺得我們這兒並沒有他們本國好？”

赫爾早就聽見過這樣的問題；但是現在他們不能不等汽車——並且他已經證明是煽動家，那他也就要盡量的搞一次亂！他說：“這理由是很明顯的。燃料總公司的經理店四處宣傳說有很好的工錢，所以他們都跑到美國來的啦。”

“是的，他們不是得着很好的工錢嗎？他們的工錢比他們本國要貴三倍。”

“不錯，但是這於他們有甚麼好處呢？另外有一件事實，燃料總公司都不曾注意到——那便是生活費比工錢高得多啦。並且他們聽見人說美國是自由的國度，他們便來了，希望的是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兒子得到一個好的運氣；但是他們來碰着一位炭院警長，這位先生是不精通地理的——他把綠機山當成了俄羅斯的甚麼地方啦！”

“這一類的話我是領教過的！我在小時候也曉得拿着星旗來招展。但是我告訴你，你是處理炭院，不是在鬧七月四號的獨立祭啦。有些信教的人規定了一條法律，禮拜日不做工——但是結果怎麼樣？他們樂得有三十六鐘頭去灌酒，醉

得來連禮拜一都不能做工！”

“克東，這兒的確有一個救濟的方法啦！公司不賃店子給賣酒的怎麼樣呢？”

“哼，好極！你以為我們沒有試辦過嗎？他們便走下陪德羅去爛醉，醉了還帶着上山來，肚子裏面滿裝着，瓶子裏面也滿裝着。假使我們要禁止他們，那我們的人手便通同跑到別的炭院去，在那兒他們可以任意花他們的錢。喂，小伙計，你有這樣的畜生，你只好趕着！辣腕是必要的——像比得哈里崗的辣腕。這兒假使要有炭燒，要使產業發達，要想社會有甚麼進步——”

赫爾笑道：“我們有這樣的一首歌！”他不等警長說完便唱了起來——

“有趣的老丈哈里崗——  
他把產業的車輪運轉忙；  
運轉忙，為他烟管和酒觴，  
為他堂皇的大學堂！”

“不錯，”警長咆哮着。“你們靠着那位老人家的恩惠過活，像你們這些公子少爺們做起詩來是十分容易的。但是那



不能作為辯論的對詩。你們一些大學生子是想推翻他的事業嗎？或者是這些民主黨的政客來到這兒，說些不三不四的自由平等的話，要替這些忘八蛋們定甚麼勞動法——”

“我才明白了，”赫爾說。“你反對那通過工場法的政客們，你疑心他們的動機——所以你們才不遵守法律。但是你為甚麼不直捷了當的告訴我，說你是無政府主義者呢？”

“無政府主義者？”警長叫着。“說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你那樣正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可不是嗎？”

“高妙已極！假使那不是極端！你到這兒來，挑撥工人——你是工會煽動家，或者其他的甚麼都不管——你要曉得這些工人們的第一個觀念，只要你把他們一放鬆，那他們是要向炭院投炸彈，放火燒房子的！”

“他們會那樣幹嗎？”赫爾的聲中有些吃驚。

“在前次大罷工的時候，他們幹了些甚麼，你不曉得嗎？那位癩面皮老頭兒奔斗士屈倫他會告訴你的。他那回就是其中的一個啦。”

“不會，”赫爾說，“你錯了。奔斗士屈倫的想法都是不同。那一定是別人幹的，我敢斷定。並且自從我到這兒來，他們的觀點我全盤都曉得。他們要放火燒房子，那是因為他們

以爲你和阿勒克施通一定在裏面。”

警長並沒有微笑。

“他們要破壞產業，”赫爾接着說，“因爲他們以爲這是懲戒有產者的殘暴和貪婪的唯一的方法。但是，克東，你想假如有人在他們的腦中移入一個新的觀念；假使有人問他們說：你們不要破壞——要佔有！像這樣的時候你怎樣？”

警長呆着了。“佔有！這就是你的道德觀念！”

“這比哈里崗開基創業時所用的方法要道德些呢。”

“那是甚麼方法？”警長問着，帶着憤怒的神情。“他是給了他們的錢的，他沒有嗎？”

“他給了錢給政治家們。在上邊西城我認識一位女士，她是一位教會學堂的先主。哈里崗從州裏把學校的地基買到手——因爲那地基是有名的炭礦地方。他買成一畝地三塊錢，其實誰都知道那是值得三千塊錢的啦。”

“唔，好的，”克東說，“假使你不買賄政治家，在一天很好的清早你醒來的時候，你會看見別人已經把他們買了。你假如有了產業，那你當然會保護牠。”

“克東，”赫爾說，“你把你的時間賣給哈里崗——但你總把你的腦筋的一部分還保留着的！你留心看看你每月的薪水罷，你會覺得依然還是一位工銀奴隸，比你所蔑視的

炭院夫們高超得沒許多。”

警長微笑着。“我的薪水沒多麼大，我承認；但我計算起來，覺得我的生活比你們煽動家舒服一點。我是一位浮上水的狗，我是只想浮在上游。”

“好的，克東，你有那樣的人生觀，那我也就不怪你時常是狂亂。功狗的戰鬥，隨處都沒有誠實，沒有人心！你不要以為是譏諷你——我對你說的話是從心坎中出來的。我也並不幼稚，我也不是傻瓜，我不至於對於一切事物的功狗觀我都不會注意。不過這兒有一些情形使一個人不能完全變成一條狗；他至少總還有些成為更好的物件的可能性。你想想罷，你想想那些可憐的連狗也不如的人，他們在山肚皮裏面流着汗水，無論白日黑夜他們都在冒着生命的危險為你我打炭以保持我們的溫暖，以‘保持產業的車輪的轉運’——”

## 第二十五章

這些是赫爾最後所說的話。這些話是十分明瞭的，但他過後一回想到與事實的暗合，真是有些奇妙不可思議。因為正當他坐着說話的時候在那山肚皮裏面做着工的連狗也不如的可憐人正在這樣的經驗的一個當中，制出了炭院的傳

奇與恐怖。在地下使用着的童工的一人，這是和兒童勞動法相抵觸的，他正攪壞他所擔任的職務。他是一名“掣動手，”他的責任是要投一根圓木在炭車的輪子中間停止牠的運轉；他是一個小孩子，車輪運動過來，他正要去投圓木，那圓木把他彈到甬壁——炭車便一直滾下去，有五六個人趕上去但也來不及了。愈轉勢子愈猛，車子在轉一處圓弧的時候脫了軌，橫衝直撞地把甬壁的撐柱撞鬆了。撐柱和炭塵的暴雨亂飛，那是堆積了又堆積，堆積好多年辰的炭塵；同時又有一根電線，這電線觸着了那炭車，只見電光一閃。

這就是赫爾在和警長談話的時候所突然感覺着的，不好說是聽着，一種沉悶的暴號；他感覺他周圍的空氣都活了起來，給了一個重大的打擊，把他打倒在地上。房窗向內面突破，玻璃的飛屑打在他的身上，再來一次震搖屋頂的橫樑也折落在頭上來了。

打得半死的光景，他抬起頭來，看見警長也是睡在地上，這兩個對話的人彼此以恐駭了的眼睛相對視。就在他們匍匐着的時候，在他們頭上又來了一次崩潰，屋頂的半分向他們落下，只見橫樑折壞的狼藉。在他們頭上還有崩潰的形勢，好像是世界的末日到了。

他們掙紮着站起來，向門口衝去，房門剛好衝開，一突

頭迴廊上橫木又崩頽下來。他們趕快又跳轉身。“向地下室去！”警長叫着，在前面走向地下室的階梯。

但他們還沒有走下階梯，他們已經覺得那崩潰的勢子是已經停止着了。“怎麼一回事？”他們站立着的時候，赫爾喘息着問。

警長說，“炭院爆發；”隔了幾秒鐘他們又走到門口了。

他們第一眼看見的便是塵煙的大圓柱一條，一直伸向天去。那圓柱在他們的眼前逐漸灑散，看看便把周圍的一切都變成黑夜了。小崩潰的細雨依然還在村上洒着；他們呆立着，把周圍的情形審視，記得了以前所應該有的東西，才曉得那一號炭院的院廠已經不見了。

“吹掉了，我的菩薩！”警長叫着；兩人跑到街心，一看，看見那一部分的院廠落在他們頭上的那牢房的屋頂上。

崩潰的雨現在停止着了，但是黑霧還蒙着兩人，黑霧愈出愈濃，使他們簡直甚麼都不能看見了。隨着這黑暗落下來的便是沉靜，在那大爆發和崩潰的怒潮之後，這沉靜就給死一樣的沉靜。

赫爾立着呆了好幾分鐘。他看見有無數的工人和孩子就給潮水一樣從破潰處跑出，同時從各街各道都湧出婦人們來；老的，年青的，——把她們的炊事丟在灶上，把她們的

嬰兒丟在床上，帶着她們大一點的孩子們吊在後跟，她們蜂湧成羣的湧到甬口，那甬口就給冒着火的火山的噴火口一樣。

克特來德炭院監督來了，跑向風扇房。克東跟着他同去，赫爾也隨後跟着。風扇房也潰頽了，巨大的風扇倒在地下離開有一百英尺以外，扇身破壞了。赫爾對於炭院的情形太不熟悉，他還不知道這是怎樣重大的意義；他但看見警長和監督惶惑地彼此呆視着，還聽見警長說：“夠攪！”克特來德沒有說一句話；但他菲薄的嘴唇是閉得很緊的，眼中含着恐怖的神情。

兩人又回到那冒着煙霧的甬口，赫爾也跟着。一兩百的婦女們蜂湧過來，同時的爭着探問。她們圍着警長，圍着監督，圍着別的工頭兒們——甚至來圍着赫爾，歇斯迭里地叫着，波蘭話，波黑米亞話，希臘話，甚麼都有。赫爾搖着頭，表示不懂她們的話，她們又傷心的號咷或者大聲的哀叫。有的只是凝視着那冒着煙的甬口，有的又把眼睛蒙着，或者是跪在地下哭，或者是舉起手來祈禱。

漸漸漸漸的赫爾才開始曉得這炭院慘事的十分可怕了。那不是那喧囂，煙霧，黑暗，也不是那狂態的號咷着的婦人；那不是地面上的一切的光景，那却是地面下的煙霧蒙籠

着的炭院。是那炭院中的工人！工人，赫爾認得的，赫爾同他們工作同他說笑的，他們的微笑赫爾領略過，他們日常生活赫爾是來調查了的！幾十個人，或許有幾百個人，他們是在他的脚下，有的是死了，有的受了傷，打斷了手脚。他們在怎樣掙紮呢？站在這地面上的人又怎樣為他們設法？赫爾想去找着克東，問問他；但那警長是被人包圍着了，圍攻着了。他把女人們推轉去，一面叫着，“走開！走回家去！”

甚麼？走回家去？女人們叫起來。她們的人正在院底她們怎能回去呢？她們愈見把他圍緊起來，號咷着，哀叫着。

“走開！”警長依然的叫着。“你們在這兒沒有辦法！目前是誰也沒有辦法！回家去！回家去！”他沒有辦法只得用武力把她們推開，一個二個的不准她們走近院口。

赫爾的眼前隨處都是呈着愁慘狀態的女人！她們呆立着死死的看着前面；或者坐下，搖來搖去；或者是跪在膝上把面孔望着天空祈禱；扭着她們駭縮了的孩子們在她們腳邊。他看見一位奧國的女人，很可憐的，很慘白的一位年青的女人，頭上披着一張襍藍的灰色的披巾，伸出兩手叫道：“買因莽！買因莽！（我的夫！我的夫呀！）”她把她的臉蒙着了，她的聲音死在絕望的哀哭裏：“哦，買因莽！哦，買因莽！”她轉身走開，就好像受了重傷的生物一樣在路上踉蹌着。赫

爾目送着她，她的哭聲不斷的只是反覆着，那成了那恐怖的交響曲的基調。

赫爾從前在朝刊新聞裏面每每看見過炭院的慘事；但這兒炭院的慘事是成爲人的血與肉的結晶。最難忍耐的部分是他自己的無能爲力，是一切人的無能爲力。這無能爲力的情形一分一分鐘的愈見明瞭起來——從那警長口中的絕叫和他所探詢得的一切工人們的口氣。那是奇怪，不可相信——但那確是那樣！他們非去找一架新的風扇來不可，他們要等那風扇運來，他們要把牠安上使牠運動；他們還不得不等着那炭院中主要院道的煙霧散淨；非等到這些事情安排好，那是誰也沒有辦法的——絕對沒有辦法！炭院裏面的工人只有陷在炭院裏面。那些還沒有打死呢，那只好朝更遠處的炭槽跑去，匍匐着和那致命的“毒氣”苦鬪。他們要等待，沒有吃沒有喝的，只有一點點不可靠的空氣——他們要等待着，等待着，一直等到救援隊找到他們！

## 第二十六章

在這樣昏亂當中過了幾分鐘，赫爾開始追想起在一號炭院中做工的他的知友們來。他自己是在二號炭院做工的，



所以二號炭院的人他自然要認得多些。但是別的炭院的人他也認識一些——賴發德老人便是一個，其次是瑪利白克的父親，至少是秤中人運動團員裏有一個人——名叫章密樂斯奇的。赫爾在一個突然生出的幻影中看見章密樂斯奇這個忍耐的身裁矮小的人的面孔，別的亞美利加人要叫他的名字時，他總是要浮出很和藹的微笑的。賴發德老人和他的幾位小賴發德，和他想博得雇主們的歡心的虔敬的努力！可憐的拍屈里克白克，赫爾從沒有看見過他清醒過；這回他總會清醒了罷，假如他還生存着！

回頭在人叢中赫爾遇見了傑侶迷納梯，他才知道另外還有些認識的人在一號炭院裏，那失戀的意大利人華倫扯那；還有是那漢奸的阿卜士妥里克士——帶着些少的洋錢一同陷在死窖裏！

各人都像赫爾一樣，問這個問那個地在制出一個名單出來。這些名單是隨時要加以修正的——有時候是在些演劇般的情況之下。你才看見有一位把自己的圍腰蒙着自己的眼睛哭；突然她一下抬起頭來，吐出尖銳的叫聲，把兩手一伸緊緊吊着一個男人的頸子。就說到赫爾，當他看見拍屈里克白克立在人羣之中，他儼然就像遇見幽靈的一樣。他跑去找着他，聽那老人訴述自己的遭遇——那是有一位西班

牙人偷了他的枕木，他不得不走上阡來另外取些去；就在這時候救了他的命，而偷枕木的強盜却陷在坑裏——這真真是炭阡慘事中的上帝的威靈顯應！

赫爾問他遇見他的兒女沒有。他說，他跑回家裏去，但沒有一個人。於是赫爾又纔從人叢中衝出去，想去找瑪利或者她的妹子金尼，或者她的兄弟通迷。他繼續着探尋，雖然他心裏偶爾這樣想，這位沒有希望的酒徒靠着上天的見憐把他救了，不知道他的家族到底歡不歡迎呢。

他遇着沃爾松，沃爾松也真危險，他是在阡外工作的，在起重機的旁邊。這一切的慘狀對於這位運動家是見慣不驚的，他從八歲起便在炭阡裏做工，這樣的慘事他見過不少。他開始爲赫爾說明一些事情，很泰然自若的樣子。法律上是規定着每個炭阡要多開幾個阡口的，也要開一個逃難的阡口，備着繩梯讓工人們被難時好逃出；但是要掘一個深入的阡道這是很費錢的。

在這時候爆發的直接的原因還不明瞭，但是一般的推察是由炭塵的乾燥的“塵爆，”有人只要一下阡看見那乾燥的程度，他出阡後看見那爆發力的影響那麼厲害，他是一點也不會驚怪的。他們想是應該要規整的洒水的，但在這些情形之下，工頭兒們是自作聰明。

這些說明赫爾差不多只有一半是聽着的。事件對於他是太殘暴太可怕了。在事後判別誰是誰非這有甚麼補救呢？事情已經起了，問題是怎樣去救濟那罹難者！在沃爾松的每一句每一句話下邊他都聽見有工人和童工在黑窖中窒息着號哭——他聽見婦人的哀啼，就好像海濤打在遠方的海岸上的一樣，或者是如像哀絃的微弱而不斷的伴奏：“哦，買因莽！哦，買因莽！”

兩人又遇着弈夫克東。有五六個人幫助他，把那女人們從炭阱口推開了，在周圍圍上了一重鐵條網。赫爾覺得他是太無慈悲了；但是那些女人在歇斯迭里發作的時候也是很激昂的。他對於她們那執扭的問話，連連的答道，“是的，是的！我們去找新的風扇去了。我們總要盡力做，我告訴你們。我們要救他們出來。你們回家去等着。”

但是不消說是沒有一個人回家去的。一個女人她怎麼能夠坐在家裏，或者去做炊爨漿洗的事情呢，當她的丈夫是在地底窒息得要死的時候？她所能的最小限度便是站在阱口旁邊——盡可能的範圍能和她的男人接近！有些女人站着動也不動，一點鐘又是一點鐘的，有些却在村上的街巷上穿來走去，遇着同樣的人問去問來，問他們看見她們的愛人沒有。有的也就如拍屈里克白克一樣生還了的；有一大家都

總希望着是有二的。

## 第二十七章

已經是午後了，赫爾在街上才遇見瑪利白克。她老早已經看見她的父親，而且看見他進沃克拉罕的酒店裏去慶祝他遭了天祐去了。瑪利是關心着一件更嚴重的事情的。二號炭院也在危險中了！一號炭院的爆發太強烈，以致隔了一英里遠的別號炭院的扇風機的裝置都受了影響。扇風機停了，有人跑去找阿勒克施通，叫他把工人們放出來，他拒絕了。瑪利大聲說道，“你以為他怎樣說？你以為怎樣？哼，他說：‘管人幹麼！快趕騾子！’呢。”

赫爾昏啓了半天，他簡直忘記了在這山村中還有幾百的工人和童工在別的炭院裏面做着工作。他問道，“爆發的事情他們會曉得罷？”

瑪利說，“喧囂的聲音他們或許會聽見的，但是他們不會知道是甚麼事情，因為工頭兒們是不肯告訴他們的，非是把騾子趕完的時候。”

北谷裏面的事情赫爾儘管看了不少，但他總覺得不敢相信。“瑪利，這事情你怎麼會知道的？”

“那年青的羅危塔才告訴我的啦。他在那兒親耳聽見的。”

赫爾呆視着她。“那嗎我們去看看究竟是怎麼樣罷，”他說着，他們兩人便走上正街。途中又結合了別的同伴——因為那個新難快來的消息已經傳播出去了。弈夫克東坐着汽車從他們旁邊走過，瑪利說道，“我告訴你！你只要一看見他走過，那你可以知道是要出事的！”

他們走到二號炭院的廠房了，看着一羣人差不多快要暴動的光景。婦人和孩子們都在哀叫，做出種種手式，想要打進辦事處打電話去警告院內的工人。這兒那警長也在把他們趕回去。赫爾和瑪利到的時候剛好看見大衛德的女人正伸出她的拳頭在警長的臉上搖着，就給野貓一樣在向他亂叫，因為她的丈夫是在二號炭院裏做工的。警長把他的手槍拉出來對着她；赫爾看見便想跳上去。一種盲目的激情捉着了牠——他想把他自己的身子去撞那警長。

但是瑪利白克止着他，兩手緊緊把他吊着，死力的拖他。“不要動，不要動！你轉來，朋友！你要去讓他殺你嗎！”

赫爾竟想不出她有那麼大的力氣。他也驚惑了她的激情有那樣的猛烈。她罵他是一個呆子，甚至比這還要罵得厲害。“你連一個婦人的聰明都沒有嗎？你要對着別人的槍口

上跑去！”

危機一分鐘之內過了，因為大衛德的女人避易了，警長也就收回了他的武器。但是瑪利還是繼續着責斥赫爾，想把他拉開。“我們走罷！我們離開這兒！”

“但是喲，瑪利！我是不能不做點甚麼事情！”

“你甚麼也不能做的，我告訴你！你應該要好生想一想。我不能讓你去被人殺死！我們走罷！”一半是拖一半是勸地把赫爾拖着走下了街去。

赫爾準備着要想想事情的顛末了。二號炭院的工人真是得了危境嗎？工頭兒們遇着這樣的機會怎麼能夠那樣的冷血？而且正在危難的時候，別一炭院的慘事剛好還在眼前！他差不多是不能相信；這時候在他旁邊的瑪利在說明，那工人們是並沒有甚麼好危險的——只因為阿勒克施通的那幾句冷血的話把她激怒了。

“前回二號炭院的風路塞了的時候，是你自己先把騾子牽出來的，你忘了那回的事情嗎？你是沒有想上來，其實剛好和這回一樣。時候到了他們都會出來的！”

她是努力想藏着自己的真實的感情以保持赫爾的鎮靜；赫爾讓她在前面領導，他心裏却在想找些別的事情來做。二號炭院裏的院夫們他是不能不想的；他們都是他很好

的朋友，傑克大衛德，金牟賴發德，烏勒司馬克，安得羅苦樂斯，克羅勿斯奇。他想到他們是爬到遠遠的炭窖裏去——呼吸着不好的空氣，已經衰弱了疲憊了——爲要使一些騾子得救！他是不想再走的，瑪利一定要拖他，反覆的說，“你甚麼事情也不能做！甚麼事情也不能做！”於是他又不得不想，他到底能做甚麼？他幾點鐘前對弈夫克東很吹噓了一陣，但是所得的回答是警長伸在他面前的槍統。他現在所能成就的事情頂多怕是引起克東的注意，趕快把他逐出村外。

## 第二十八章

兩人走到瑪利家裏了；隣家便是斯拉夫人張本宜家的住宅，這在前瑪利是對他說了不少的趣事的。張本宜家的十六年間每年要養一個孩子，現在生存着的都還有十一個。她的老板是陷在第一號炭坑裏了，她失掉了主宰，拖着她一大羣兒女在脚跟跑到街上去。她就給帶了傷的畜生一樣走兩步便號叫一聲，她大大小小的兒女便高高低低的和着她。赫爾立着傾聽這些聲音，但是瑪利却把指頭塞着自己的兩耳，一飛的跑回家去。赫爾跟着她，看見她投身在一隻坐椅上，便歇斯迭里地號哭起來。赫爾突然感覺到這可怖的慘事對

於瑪利是生出了怎樣的一個影響了。他自己受的影響也很不弱——但他是男子，他更能夠對於恐怖的情境靜觀。男子們死於產業死於疆場，別的男子們走去憑吊觀賞而習以為常。但是女子們是這些男子的母親；千辛萬苦把他們生下地，餵他們的奶，把他們撫養成人的都是女人——女子是不能夠這樣慣作壁上觀的！所以她們，她們女人的命運比男子更壞。假使男子是死了，那他們就算終了一生；但是剩下的女人却不能不和未來覲面，懷着悲苦的記憶，伶仃孤苦要為生存掙紮。女人們要看着她的孩子們受着災難，為層見疊累的剝削而漸漸死去。

赫爾對於一切女人的同情集中到他旁邊的姑娘身上來了。他曉得她是很慈悲的。她還沒有丈夫在炭院裏，但她將來總不免是有的，她為着冥頑不靈的將來的苦痛受難。他看着她，把手靠在她的椅環上，用她穿舊了的青竺布衫的衣襟來拭她的眼淚。她好像是說不出來的苦痛——好像是一位受了傷的小孩子一樣。她一面抽咽着，一面斷斷續續的說，就好像在自言自語的光景：“哦，那些可憐的女人，那些可憐的女人！你看見那岳諾齊媽媽的面孔嗎？假使沒有人擋着她，她一定是跳進了炭院口的！”

“不要那樣傷心罷，瑪利呀！”赫爾勸慰着她——他以為



她是不哭了。

瑪利叫道，“你別管我！你讓我一個人哭！”赫爾對於歇斯迭里是沒有經驗的，他立着沒有辦法了。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比今天還要悲慘的光景！”她又接着說。“你任隨轉一個彎抹一個角，你都要看見一位女人把一雙眼睛哭得通紅，哭得個死去活來，你不會想得她能夠再活！有的是媽媽哭着她的孩子，她沒有方法救她孩子的活命！”

“你也沒有方法去救他們啦，瑪利，”赫爾又勸慰着說。“你那樣傷心是自己樂得丟命的！”

“這話是你對我說的嗎？”瑪利叫着。“你自己準備要去受奔夫克東的手槍，因為你為大衛德家的太傷心了啦！是的，這兒的慘狀沒有人能夠不傷心！”

赫爾找不出話來回答。他拉了一張椅子來沉默着坐在她的旁邊，過了一會她漸漸平靜下來，拭了自己的眼淚，坐着呆呆地看着門前的髒穢的小街道。

赫爾的眼睛也跟隨着她的。那兒是炭渣的堆積，番茄的罐頭皮，張本宜家的的襤褸的孩子兩人拿着棍子在那塵垢堆裏找東西——是我東西來吃，或者是我東西來玩。路旁是乾燥的枯草，蒙着炭灰，在這村中隨處都是這樣的。這是怎

樣的一種景物喲！——而這位姑娘的眼睛自有生以來不會看見比這還要醒人眼目的物什。一天過了一天又來，一生一世，所看見的就是這個景緻！他有一次責備過她的“陰鬱”嗎？在這樣的寰境裏面無論是男子或者女人怎樣能夠樂天——怎樣能夠夢想到美觀，竭盡崇高與猛勇的精誠，為自己的同儕奉仕呢？絕望的瘴氣瀰漫在這兒；這兒不是真實的地方——是夢境——是一場可怕的，奇怪的惡夢！這兒就像那地中的黑窖，赫爾的想像所旋回着的，男工和童工在那底下，窒息得快要死的地方！

想離開北谷的念頭突然浮到赫爾的腦裏來了！無論怎樣趕快離開這兒罷！這兒把他的勇氣耗融了；漸漸地每天每天都看着這些災難和缺乏，污濁和疾病，飢餓，壓制，絕望，耗蝕着他的靈魂，掘空了他人道主義的美好建築的基礎。是的，他須得逃走——逃走到太陽照着的地方，草木青翠的地方，人物可以直立起來，含笑而自由的地方。他須得把自己的眼睛從這污穢的小村的塵煙閉嚴，須得把自己的耳朵從這“哦，買因莽！哦，買因莽！”地哭着的婦人的哀聲塞緊。

他看着那只凝視着前面的坐着的姑娘，她的背屈向前邊，她的兩手是無力地垂在膝上。

“瑪利”，他說，“你是應該離開這兒！這兒不是像你這樣

性情柔和的姑娘可住的地方。不是任何人可住的地方！”

她呆呆地凝視了他一會。“你應該離開這兒，那是我對你說的話啦”，她最後說着。“自從你到這兒來我便說着了！現在我想你該曉得我的意思了罷。”

“是的，我曉得了，我要走了。不過我要你也走啦。”

“佐，你想我離開這兒會好得一點嗎？我今天看過的這場光景我可以忘記嗎？以後我在甚麼地方還能夠得着些真正的誠實的幸福嗎？”

赫爾想要保障她，但他連他自己都不能保障。她所問的他自己能夠嗎？以後他真還覺得有接近幸福的權利嗎？他已經知道那歡樂的如意的世界是建築在這樣可怕的悲慘上的，他還能夠在那種世界得到滿足嗎？他的思想走到那種世界，那兒是無憂無慮，愉快而可愛的人們求着他們的願望的滿足的地方。他突然想到，他與其回到那兒，寧肯把那兒的人引來，就是一天也好，一個鐘頭也好，讓他們來聽聽這兒哭着的婦女們的合唱！

## 第二十九章

瑪利使赫爾發誓不再和麥夫克東反抗；他們又才走到

二號炭院。他們看見那騾子已經趕上了，工頭兒許可着不會工人們也會出坑的。一切都很停當——沒有些兒危險！但是瑪利依然不能信賴赫爾，不怕他已經發過誓，但她也把他勸到一號炭坑去。

他們看見有一車救護隊剛好從培德羅到來，車裏有醫生有看護婦，也有些“盔鎧。”這些“盔鎧”是些奇形的結構，那是拴在頭上和肩上的，有氣囊盛着養氣可以支持一兩點鐘。戴這盔鎧的人坐在一個大籃子裏，用起重機墜下豎院，時時刻刻拖動繩上的鈴子對於坑外的人通知自己的無恙。第一位轉來了，他報告的是在豎院腳下有些人體，但的確都是死了的。院裏有很濃重的黑煙，那是表示在炭院裏面有甚麼地方起了火的；所以扇風機沒有安置好甚麼事情都不能措手。把扇風機一換過來，那坑裏的煤煙煤氣纔可以驅逐乾淨。

州的炭院監察官已經通知了，但他是病在家裏，只遣了一位代理人來。照法律上的規定政府對於救助的事情是要負全責的，但是看見他的代理人來了院夫也得不到甚麼利益。他的責任是防患於未然，然而他平時是沒有做到。他一來，只是照公司的命令唯唯是聽。

天黑了好一會，三號炭院的工人們才走出了院來，他們

的女人們在坑口等待着的都跳去吊着他們的頸子喊出謝天謝地的聲音。赫爾看見些別的婦人，她們的丈夫是在一號炭坑裏，或者不會再出來的，她們的眼睛滿含着希望和眼淚，呆呆地立着看着這些恩愛的情景。在那些出坑的人中有傑克大衛德，赫爾跟着他和他的夫人走回他家裏，一面走一面聽着大衛德家的痛罵那奕夫克東和阿勒克施通，她的用語可以增長階級意識的表現。這位身材小巧的威爾士婦人反覆着那炭坑工頭兒的話，“管人幹嗎，快隄騾子！”她把這句話說了又說——好像她真喜歡這樣的話，這把那工頭們對於工人們的殘酷無人道的態度是完全表示得乾乾淨淨！此外還有許多人也在反覆着這句話，赫爾覺得；這話傳遍了全村，在幾天之內傳遍了全縣。這是表明了全縣的人都相信着炭坑營業者對於工人們的態度都是這樣！

慘事的驚心動魄的第一印象漸漸淡了，赫爾需求解釋，他向傑克大衛德提出種種問題；傑克人很結實，也讀過不少的書，他對於產業界的各種情形是很熟悉的。他很平靜地慢慢地向赫爾說，說明這兒的事變的頻繁並不是因為炭坑地方有瓦斯爆發，或因空氣乾燥而爆發的危險；其實只是由於負責的人不注意，他們蔑視了保護勞工的條例。法律上應該還要規定嚴格一點才行——譬如舉個例，假使這麼一條，無

論任何人的不是，假使炭坑裏慘死了一位工人，他的後人應該受一千圓的撫卹金，那你可以看見那些營業者對於這“不常”的危險一定要加緊地想方法來補救的！

事情是那樣，所以他們知道儘管他們的怠慢有多麼大，他們用些少的損失便可以彌縫。他們的律師們不消說已經是在準備着的，第一批屍首剛好搬出來的時候，他們已經會和那遺族們把交涉辦妥了。他們會給一位寡婦一張回國的船票；他們會給那遺族的一大羣孤兒們五十塊錢或者是一百塊錢——這錢你假如要嫌少不受，那就一個錢都沒有。你要起訴也沒辦法，像這樣的案件連為你接受的律師也是找不到的。公司方面會以為是一種社會改良，大漢子傑克俏皮地說，他們使訟獄都減少了！

### 第三十章

受難的延擱隔了一夜又過了一天。風扇運到了，但是不等安置甚麼也是不能着手的。濃黑的煙霧依然一陣陣從豎院中吐出，院口用了木板和帆布來蓋上了；工頭兒們說這是非蓋不可的，但在赫爾想來好像是達到了恐怖的最高潮。這是把工人和童工封閉在一個致死的瓦斯窖裏了！

在阡夫們是有一種特別的難受的觀念；他們直接就在自己脚下，但不能去救他們，沒有方法去通知他們！阡上的人焦着阡下的人，阡下的人也焦着阡上的人。就是一分鐘也難忘記他們的。人們說話的時候，總覺沒有精神，大家立着茫然的凝視；突然在人羣之中有一個會把面孔藏在手裏痛哭起來，其餘的人一定要伴隨着她。

在那兩晚上北谷中人是沒有睡好過的。他們的家裏或者是街坊隣近總是有哀哭的人羣。家務自然是要料理的，但是不要不緊的事情大家都把手息着了。孩子們也不遊戲；他們東立一個，西立一個，不做聲，慘白的一個個的面孔，就好像縮小了的大人，已經是飽受了千辛萬苦的一樣。每個人的神經都在緊張，好容易纔保持着自制的平衡。

這種狀態是很容易產生種種想像和謠言，對於信仰符徵和朕兆的人所激起的——或者是幽靈的顯應，或者有甚糜人魂遊地府，或者是得見死人或其他神秘的禮物。有人住在村落的偏僻處的，說他們聽見地底的爆發，接連爆發了好幾次。是那地底的工人放的炸彈來作記號的！

在第二天上赫爾坐在瑪利的門口。老拍屈里克陸在裏面，他是在沃克拉罕酒店灌了忘魂湯來的。張本宜家的的呻吟時時可以聽見，她和她自己的兒女是藏在房間裏面的。瑪

利曾經拿東西去餵了他們，因為他們失了主宰的母親讓他們餓着啼哭。瑪利自己已經疲倦了；她那美好的愛爾人的表情已經消褪了，她那紅唇上已經失掉了波紋。兩人坐着沒有說話，因為關於慘事所應說的話已經說盡了，除此而外他們也沒有甚麼話好說。但是赫爾在看着瑪利的時候，他心裏在思索着。

他繼後說，“瑪利，你聽我說罷。這回的事件弄停當了，你真的應該離開這兒的。我是想了好久——我有朋友們在西城，他們可以替你找些工作，你可以顧你自己，並且養活你的弟妹。你去不呢？”

她沒有回答，只是沒精打采地呆視着前面不潔淨的小街。

“真的呢，瑪利，”赫爾接着說。“別處的人生不一定像這兒一樣的可怕。你走罷！你會把這件事情全盤忘記，差不多是令人不能相信的。人們在受難，但他們受着難不動；這是一種自然的方法——就是讓他們忘記。”

“自然的方法是把我打死，”瑪利說。

“是的，瑪利。絕望是要生病，但你不會那樣。你現在是過於疲勞了。你試手振作一下罷——”他伸手過去捉着她的手好像要和她玩笑的光景。“瑪利，你放高興些呢！你是要離



開這北谷的了。”

她回過頭凝視着他。“我嗎？”她無精神地問着。繼續吟味他的面孔。“你到底是甚麼人呢，佐司密司？你到這兒來做甚麼？”

“來在炭院裏作工，”他笑着，仍然繼續着想使她開心。

但是她也仍然是沉悶的。“我知道，你並不是一位工人。你時常說你要打救我！你時常說你能夠爲我盡力！”她息了一下，以前的那種倔強又現在她的臉上。“佐，我心裏現在想着甚麼你是不會知道的。我說不定要做些意外的事情出來；你最好是不要管我罷，佐！”

“我想我是知道的呢，瑪利。你要做甚麼事情我一點也不怪。”

她把他的話看得很認真的。“你一點也不怪嗎，佐？你真的嗎？那嗎我所想的就是要你說出真情。我要你直切的說出來！”

“好的，瑪利。甚麼話呢？”

但是她的倔強又突然消失了。她的眼睛垂下，赫爾看見她的指頭不隨意地在拈她衣裳上的綉襞。“佐，我有時候覺得你是關心着我的。我覺得你很喜歡和我一道——並不是你替我哀憐，是你在哀憐我。我摸不的確，但我却不能不這

樣想。是不是呢？”

“是的，不錯，”赫爾說着，有幾分不定的神氣。“我是關心着你的。”

“那嗎你在這些時候同時又在關心着別的那位姑娘嗎？”

“是的，我是那樣。”

“你能同時關心着兩個姑娘嗎？”

赫爾不知道怎樣回答。“我覺得我好像能夠呢，瑪利。”

她又把她的眼睛抬起來看他的面孔。“你前回對我說出那位姑娘，我疑心你只是拒絕我的口實，是不是呢？或者是我的錯誤，但我總不能夠相信有那位姑娘呢，佐！”

“是你錯了，瑪利，”他趕快的說着，“我對你說的是真話。”

“好的，或許是罷，”她說着，但她的聲調中沒有信意。“你離開她到這兒來，你決不會到她那兒或者去看她——你假如和她十分相投，你這樣做實在是令人難於相信的。我甚至於不能想到你會愛她。現在你說你關心着我。所以我想——我不懂——”

她停止着，撐持着迎着他的凝視。“你已經是想了又想的了！我知道你是太高貴了，我配不上你。你是生長在高貴

的人家，你有權利要在女人中選擇更如意的——”

“不是那樣呢，瑪利！”

但是她截斷了他。“我知道那是真確的！你只是想解救我的鬱積罷了。我知道你是比我高貴的！我也很苦心地抑制過自己，我好久就在提防着不要自尋苦惱。我時常也想自己開開心，我自己對我自己說，你不要就像那張本宜家的一樣總是訴苦。但是我用不着向你說假話！我從前到過教堂，我聽過施普拉格先生說富者與貧者在上帝的眼中是平等的。或許是那樣，但可惜我不是上帝，我也不想作假，說過生在這樣一個地方是一點也不羞恥的。”

“我可以保證上帝是不願意你留在這兒的——”他開始說起來。

但她截着他，“使人難堪的是你知道這世界上有那麼多很好的東西，但你却永遠不能到手！那就好像你隔着一個玻璃盤子在觀賞，或者是如像在看街頭的飾窗一樣。佐司密司，你想罷——以前我在先禮壇的一座教堂裏聽見一位貴婦人唱很美的歌；在我全生涯中就只有這一次！你能想到那對於我是甚麼意義？”

“是的，瑪利呀，我能夠想到。”

“但是已經隔了好幾年——那貴婦人所有的一切我一

樣也沒有。一個做工的女兒要想得到那樣的東西，這要費多少貨價我是知道的，我說，我不要再去想那些東西了。我恨這個地方，我是想走開——但這兒只有一條路，就是說讓一位男子把你帶去！所以我還是留着；我保守着我的本分呢，佐。我想你是會相信的。”

“瑪利呀，自然！”

“不！那是不很‘自然’！那是說你在和誘惑決鬥呀！我有好多回數望見過那弈夫克東，想到我自己所需要的！但是我也甚麼都沒有要！但是現在到了一種東西，一個婦人想要牠，比要全世界其他一切的東西還要心切！”

她停止了，但只停止了一忽。“別人告訴你，說，你要愛你配得上的人。我的老母親也對我說過，在她未死之前。但是你想那會怎麼樣呢？你想那意思不是就說，你等着生一個孩子又生一個孩子，等你拖得來骨瘦如柴的一命歸陰——就像我老母親那樣嗎？像我們看見很好的禮貌我們也是知道，聽見有好的說話我們也像得有趣的啦！”她糾着自己的兩手突然伸向前面，叫道，“啊，佐呀，你總有些地方不同——你和我周圍鄰近的沒有一樣東西是相同的！你說話的態度，你的一舉一動，你的眼神裏的那可人的神氣！決沒有一個阉夫像你這樣好看呀，佐；我只要一看見你，我的心臟都停止着

不動了！”她停止着突然把呼吸捉着了，他看她在掙紮着克制自己。息一分鐘後她又泰然地說：“但是別人告訴你，說，你要留心，你別要去愛那樣的男子；你只是自尋迴腸的苦痛！”

靜默了。對於這個提示，無論是對於抽象的問題，或者是對於那具體的應用，那位好事的社會學研究家找不出順手的方法來解答！

### 第三十一章

瑪利還是掙持着說。“佐，這是我這樣想了又想的問題！我對我自己說，‘你愛這個人；你所要的是他的愛——並不是別的東西！假如他在世間要佔一個地位；你是只有阻礙他的——你不應該做那樣的事情。你並不是要他的姓氏，不是要他的親友，不是要其他的甚麼東西，——只是要他！’這樣的事情你聽見說過沒有？”

她的兩頰暈起紅潮，但是她繼續着迎接着他的凝視。“是的我聽見過，”他說，聲音是低低的。

“你以為怎麼樣呢？以為那是誠實嗎？施普拉格先生一定要說那是罪惡；沃哥爾曼老爹，住在那培德羅的，也一定

會說這是精神上的罪過；他們或許知道——但是我是不曉得的！我只曉得我實在是不能支持了！”

眼淚迸出她的眼裏，她突然叫出道，“哦，你把我帶起走罷！帶我走，給我一個機會呀，佐！我不要別的，我也不想阻礙你；我要為你工作，為你炊爨，為你洗衣裳，為你做一切的事情，把我指頭上的肉磨到骨頭！不然我就到外邊找些工作糊口也可以。我並且還可以答應你，只要你一不高興見我，我便走開，你不會聽見我一句怨言！”

她並沒有甚麼意識的要求要去和他接觸；她坐着從她的淚眼誠懇地看着他，這愈見使他難於回答了。

他怎樣說的好呢？他感覺着前回的那種衝動——想把那姑娘抱在自己的懷中安慰她。最後他說，用力地保持語調的平靜。“我說過是的，瑪利，只要我以為辦得到。”

“辦得到呀！佐，辦得到！只要你想走你隨時都可以走的。我的意思是這樣。”

“不會有婦人的生活能夠以那樣的條件而幸福的啦，瑪利。女人是要她的男子，要他屬於她，要他常常是她的；假使她以為不是這樣，那是她自己欺誑自己啦。你現在是過於勞頓了，你這兩天來所看見的東西，使你忙亂——”

“不是的！”她叫着。“那不專為是那樣！我已經想了幾個

禮拜了！”

“我曉得。你想儘管想，但假如沒有這場恐怖，你是不會說的。”他息了一下，重提起自己的精神。“那是辦不到的，瑪利，”他說。“我看見那樣事情被人試過多少次，我也還沒有到年老血衰的時候。我的哥哥也就試過一次，把他自己墮落了。”

“啊，你是怕信任我啦，佐！”

“不是，不是那樣；我的意思是——他昧了他自己的良心，他使他自己成了自私自利的。他一切的東西都要，而一點東西都不給。他比我的年紀老，所以我能夠看到那樣事情在他身上的效果。他冷酷，他沒有信實，就是對於自己的性質都不能信賴；你要告訴他說改造世界的話，那會罵你是蠢人。”

“這又是另外一種怕法，”她堅持着，“怕我要和你結婚啦！”

“但是呢，瑪利——已經另外有一位姑娘呀。我着實愛她，我是許了她的。我怎麼辦呢？”

“我却不相信你是愛她，”瑪利說，很微弱地。她的眼睛垂下去，又不隨意地拈起她洗白了的青竺布衫子上的縐紋，那衫子上有些斑痕和油跡，或者是因為她才舖養了張本宜

家的孩子們的緣故。赫爾看見她幾次想說話，但又緊緊地把嘴唇閉着；赫爾看着她，自己心痛起來。

最後她又說起話來，依然是低語，那是一種卑屈的調子，從她的口中他從來不曾聽見過的。“我今天和你說了這些話，你以後怕不想再和我講話了罷，佐。”

“哦，瑪利！”他叫着，捉着她的手，“我那能夠使你再加不幸！我要幫助你的！你不肯把我當成你的朋友——你的真正的誠實的朋友嗎？你讓我幫助你逃出這個火坑；你會有一個機會開廣眼見，你會找着一條幸福的路——全世界在你的眼前會改換面目，那時候你會笑你自己曾經要過我呢！”

## 第三十二章

兩人走向炭坑口去。自從出事後已經兩天了，風扇依然還沒有安置；而且也沒有準備安置的神情。女人們的歇斯迭里漸漸厲害起來，羣衆中有暴動的形勢了。弈夫克東得着好幾個人的力量幫助勉強把秩序維持下來。他們架了一道鐵條網的柵子把炭坑口和附近包圍着了，鐵條網後都是手裏拿着警察棒，腰間明顯顯地掖着手槍的兇神惡煞的人走來走去。



在這長期的延擱中，赫爾得手和他的秤中人運動的同志們商談。他們告訴他在牢獄中所起的事情，這使他記起了一件事情來，自從炭坑爆發後他差不多完全丟在腦後了的。可憐的老弈斗士屈倫在培德羅，他或許是窮得沒法了。那晚上赫爾走到那老瑞典人的小屋，從窗眼爬進去，把埋藏着的錢挖出來。那是五張五塊錢的鈔票，他裝在一個信封筒裏面，寫着由培德羅郵政總局存交，讓瑪利拿到郵政局裏掛號寄去了。

時間進行得很慢，坑口依然沒打開的神情。阮夫們和他們的女人開始祕密地集合，訴說公司的措置了。他的朋友們就是參與秤中人運動的那幾位，自然是這些集合的領導者。他們是工人中最有知識的，他們對於事件的真相能有更遠大的見解。他們不僅想到在這一瞬間依然還陷在地底的工人，他們更想到未來永劫的同樣要陷到地底的幾千幾萬的羣衆。赫爾，特別地是想在他離去炭坑之前，他要成就點一定的事體，因為他曉得——只要弈夫克東一記起他來，他不消說是很快地就要離開這兒的。

新聞紙來了，記載着這次的慘事的，赫爾和他的朋友們把來讀了。公司想把那記事依着自己的觀點來安排，在這上面費了不少的苦心，那是很明瞭的。在這一州裏對於炭坑事

變是有些普遍的過敏性的。事變的死亡率嚴重地呈着增加的形式；據州炭院監察官的報告今年一千之中死六人，明年要死八人半，再明年要死二十一人半。在一次事變裏面假如要死五十人或一百人的時候，而且這樣的慘事一起來，必定有第二第三的慘事接踵而起，無論怎樣愚鈍的公民他都不能不提出疑問了。所以像在燃料總公司這一回的事變，他們要極力減少死亡的人數，以求人諒解。總說這意外的災難公司不能任罪；炭院是正規地洒着水和瓦灰的，所以爆發的原因不能不歸罪於工人使用炸藥時的不注意了。

在傑克大衛德的家中有一天晚上關於陷在院裏的人數起了一次討論。據公司的估計是四十人，但是迷納梯，沃爾松，大衛德都覺得這是奇怪的。在那羣衆中走過的任何人都會覺得一定比這數還有兩倍三倍的人還沒有計算進去。這個錯誤分明是故意，因為每個工人上工，公司都是有名牌的。不過那大部分的名字都是不能發音的斯拉夫語，而這名字的所有者又沒有友人爲他們證明——至少是美國的新聞記者是不懂得外國話的。

傑克大衛德說，這種制度隨處都是，目的和功用就在使公司殺了人可以不必賠償。赫爾頓時覺得要來指摘這種虛偽的統計是有價值的——就如營救目前陷在院底的工人們

一樣的重要。任何人假如要來指摘，那自然的結果是使他自已登上黑表；但是在這兒赫爾把自己是當成了一個已經應受這種刑罰的人。

通牟沃爾松說。“你要指摘怎麼去幹呢？”

“送去登報呀，”赫爾答應着。

“但是甚麼報肯爲你登呢？”

“培德羅有兩家競爭着的報館，可不是嗎？”

“有一家阿爾扶雷門開的，他是有帝王威勢的州執行人，另外一家是華格爾曼開的，他是燃料總公司的顧問。你要登那一種呢？”

“那嗎，還有別的報啦，在那西城。他們現在都有訪員在這兒，他們裏面總有會幫忙的。”

沃爾松答道，他們除非是得到勞動者和社會主義者的報章是找不着別的報紙發表的。但是就是要找那種報紙也很不容易。傑克大衛德他是工會的鬪士，他說，“現在應該着手的事情是開始人口調查，要這樣我們才可以正確地知道阮裏有多少人數。”

這個暗示很當行出色，大家都一致贊成，就在當天晚上開始動作。有些事情在手這總是一種救濟，可以免得他們除絕望而外沒有想法。他們把話傳給瑪利，羅危塔，克羅勿

斯奇及其他諸人；在第二天十一點鐘再會的時候，調查表收集了起來，結果是正確地曉得了的在一號炭院裏的工人和童工不下一百零七人。

### 第三十三章

調查好了，正在討論制表和發表的方法的時候更激人的事情發現了。傑克大衛德來了，帶來關於皖口的新難關的消息。新的扇風機正在安置了；但是進行得很遲，遲得來令人相信着他們是並不想那風扇運轉的，但只是把皖口封着免得火勢蔓延。有一羣這種不平的人打算去見炭院監察官的代理加米克爾，促他取些行動；這些抗議者的領袖奧國人虎司若爾，他也是秤中人運動的一員，遭了逮捕，飛速的把他送出鐵柵欄了！

傑克大衛德還接着說他認識一位木匠，是在風扇房做工的，他說一切的工作都並不着忙。風扇房的工人都有同樣的意見；相信那炭院是要封閉着，一直封閉到公司的人相信那火是熄滅了的時候。

“但是呢，”赫爾辯論着，“假使他們把炭院揭開，那火勢一蔓延起來，豈不是要阻礙救護隊的工作嗎？”

“決不會的，”大漢子傑克說明着，他說只要把風扇一安置好，他們可以把煙子從氣道中驅出，主要的甬道不時就肅清起來。“但是你要曉得，有些炭層是要着火，有些圓木也是要燒掉的；因此有些炭槽便不能不崩潰，他們不免又要另外打洞。”

“他們到底要把甬口封閉好久呢？”赫爾驚愕着叫出。

“誰也不會曉得。像那樣一座大炭甬，暗火也怕要燒一個禮拜罷。”

“那通同都要死啦！”迷納梯樂沙叫出，一陣的悲哀突然襲來她把她的拳頭磨擦着。

赫爾回向沃爾松。“他們一定會那樣幹嗎？”

“那樣幹過的回數——不僅一次啦，”這是那運動家的回答。

“你從沒有聽見說過伊里諾州先里炭甬的事情嗎？”大衛德發問。“他們在那兒幹過一回，殺死了三百人以上。”他接着又告訴赫爾那件工人中所周知的慘事。他們把甬口封了，婦人們看覓昏倒在地，男子們看見發狂地扯破自己的衣裳——有些人竟真的發狂了。他們一直封了兩個禮拜，等到打開的時候，還活着二十一個人。

“在物鳴州台孟惟地方他們也幹過一回，”沃爾松加一

句。“他們做了一道防火壁把院口蓋着，取開的時候看見院口有一堆死人，他們爬到那兒，想掘穿那防火壁，指頭上的皮肉都刮掉顯出骨頭了。”

“我的上帝！”赫爾叫着，跳了起來。“那位加米克爾——他不負責嗎？”

“他告訴你說他們是盡了人事的，”大漢子傑克說着。“或許他以爲他們是那樣。但是你要曉得——總有些事情可以看見的；他們總要一天拖延一天，非等到他們以爲可以了，風扇是不會安好的。”

“甚麼，這簡直是殺人犯啦！”赫爾叫着。

“這就是事業啦，”通牟沃爾松很平靜地說。

赫爾看着這些勞動者，從這個面孔看到那個面孔。沒有一個不是沒有朋友在那陷坑裏的，沒有一個不是明天就要落在那陷阱裏的！

“你們應該起來反抗！”赫爾說着，一半是對着自己。

“你沒有看見那炭院口有警衛嗎？”大衛德答應着。“你沒有看見他們的手槍是插在衣包裹的嗎？”

“今天清早他們從培德羅帶了些衛士來，”傑侶迷納梯說。“樂沙，她親眼看見他們下車的。”

“他們曉得他們要幹的是甚麼事情啦！”樂沙說。“他們

是怕我們曉得。他們告訴張本宜家的，要她走，不然要把她逐出去。而且那老媽媽岳諾齊——她的男人和三個兒子都陷在阮裏！”

“他們愈幹愈兇猛起來了，”大衛德的女人說。“那位大漢子叫着辟提的，他從培德羅來了——他對待我們婦女的方法真是一種恥辱！”

“我認得他的，”沃爾松說；那是辟提哈南。工會第一次在先禮壇開會的時候，就碰見他。他打了我們的運動員，一拳打在口上，打落了四個牙齒。別人說他從前是一個犯人。”

去年一年在大學裏面赫爾聽着教授們講國民經濟學，極口的稱讚所謂“私有財產權。”這私有財產權是促進創造和經濟的；牠保持着產業的車輪運轉，牠保持着大學的校費收入豐肥；牠和供給與需要的神聖的原則是協致而不悖，牠是美國的繁榮和進展的基礎。赫爾在這兒突然地和這私有財產權的真相對面了；他看見那狼子的眼睛凝視着他自己的，他感覺着牠那煙囪一樣的呼息在他的臉上，他看見牠那放光的獠牙，如鈎的利爪，滴着男工女工童工的血液。炭阮的私有財產權喲！封着進口不設非常口的私有財產權喲！有風扇而不設置，有洒水機而不洒水的私有財產權喲！棍棒手

槍的私有財產權，使用流氓地痞來驅除救護隊，閉鎖孤兒寡婦在家中的私有財產權！啊，那穩靜的，肥滿的私有財產權的說教者大師們！他們在學院的廣場中唱着吸血魔鬼的讚美歌調！

赫爾突然停止着不作聲。他的心中好像有甚麼抬起頭來，牠的存在爲他從來所不曾想到過的。他的面孔改了相，他的聲音很沉着就好像一位強者的聲音一樣，他說：“我要去叫他們把那炭院打開！”

大家都看着他。大家都差不多達到了歇斯迭里的境界了，但是他們覺得他說話的聲音奇怪。“我要去叫他們把那炭院打開！”

“怎麼樣去？”沃爾松說。

“公衆都不知道這件事情。假使真相一傳出去，那一定要起一種輿論，不讓他們再幹下去的！”

“但是你怎樣把真相傳出去呢？”

“我要拿去登報！我想他們是不會壓着這樣的事件的——儘管他們是怎樣懷着偏見！”

“但是你以爲他們會相信你一個炭院工夫的二把手說的話嗎？”大衛德的女人問着。

“我要想一個方法使他們信我，”赫爾說，“我要去叫他



們把那炭院打開！”

### 第三十四章

以前在炭院村裏走來走去的時候，赫爾看見過有幾位很靈醒的青年手裏拿着抄本的。他曉得這些青年都是公司的客卿，他們和工頭兒談話是很親暱的；然而他想在他們之中總可以找出一個有良心的人——或者是總要受着這樣一種新聞材料的引誘的。於是他便離開了大衛德家的小小聚會，他走到炭坑口來，找着一位訪員；他一找着他，他便跟着他走，希望走到沒有公司的密探來攪擾的地方。在第一個機會上他停着步，至恭且敬地請那訪員走進一條側巷，在那兒他可以不受人攪擾地同他談話。

訪員聽從了他的請求；赫爾藏着自己的感情的激越，免得使對方受着逼迫，他說他在北谷炭院裏做了幾個月的工，知道這兒的一些情形，要告訴他。舉例是說到瓦灰的問題。用這種材料撒洒在院壁上可以防止院內的空氣因乾燥而致爆發。公司方面說是時常在散灰，但這完全是虛偽，他問訪員知不知道？

訪員答應說是不知道。他好像感着趣味，他問赫爾的姓

名和職守。赫爾告訴說名叫“佐司密司，”是一位炭院工夫的二把手，他最近是被選為秤中人的。訪員是一位瘦削而神采奕奕的青年，他問了許多問題——許多聰明的問題；出乎意外的他說他是新聞聯合大通信社的地方記者，他的報道是傳遍全國的城鄉都鄙的。這在赫爾看來簡直是分外的一片好運氣，他接續着還告訴那格拉罕牟君有些工人是舉行了一次人口調查；他們可以舉出在院裏的男工童工有一百零七人的姓名。姓名表只要格拉罕牟君要看，隨時都可以呈上的。格拉罕牟君好像更高興些，他記在他的抄本上。

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是赫爾繼續着報告的；那是安置扇風機的延舫。爆發後已經三天了，但是還沒有送風進炭院的神情。他問格拉罕牟先生看見那天早晨院口的騷攘沒有？問他曉不曉得有一個人只是因為要去見州炭院監察官的代理便遭了放逐？赫爾說了不少的事情，結果是在證明——公司是不惜草菅人命以保護財產的。他還接續着指示出些人道的意味——他說到那頹發德老媽是怎樣病弱而且還有八個孩子；他說到有十一個兒女的張本宜家的；說到岳諾齊家的，她的丈夫和三個兒子都陷在坑裏。他被訪員的高興所吸引，赫爾開始表出了他自己的感情。這些都是人類，並不是禽獸；她們知道愛人而且受着苦難，雖然她們是貧窮

而且卑賤呀！

“千真萬確的！”格拉罕牟先生說着，“你是一點也沒有錯，你等我詳細地去調查一下。”

“還有一件事情要說，”赫爾說，“我的名字假如一登出，那是立刻就要被放逐的呢，你該知道罷。

“我不把你的名字登出來。”那人說。

“不消說，你的記事却不能說不要來源的——”

“我就是來源，”訪員含着微笑說。“你的名字加上去也不生作用。”

訪員說得非常的堅決；就好像他是完全知道這事體的重大和他自己的職責的一樣，所以赫爾也就感覺着一種勝利的驚喜。好像有一股強風從世界外吹來，把這炭院村中的氫氣都吹散了的一樣。是的，這位記者的確是世界外的！他是輿論的力量，自行實感着這兒的奴使和恐怖！他是真理的聲音，一個偉大的公衆機關的勇氣和正直，不受一切黑暗的影響，超出乎腐敗之上！

“我是不懷疑你的，”格拉罕牟最後還說出這句話，赫爾的凱旋的意識到了十足的地步了。這是怎樣的一個意外的機緣啣——他公然能夠碰着大新聞聯合通信社的訪員！這個消息一定要傳出那靠着煤炭爲生命的偉大的產業世界。

工場裏的車輪是用煤炭運轉着的，那工場裏的主人——火車是用煤炭運轉着的，那火車裏的旅客——他們終竟要聽着在地窖中爲他們勞動着的受難者的慘史了！輪船在光輝燦爛的南海上馳駛，在那宮殿般的甲板上憑依着的貴婦人們——近代的新聞機關的傳播真是神妙，連那些貴婦人們也要聽到這些苦工，和他們的女人和兒女們的求救的聲音了！從這偉大的世界裏一定有回響傳來，那是一種恐怖，詛咒的宇宙的呼號，連老比得哈里崗也逼得不能不投降了！赫爾這樣高興——因爲他還年青，而且這回是他第一次的獻身救人的事業。

他是高興得又到了忘機的地步，甚至於記不起他那天還不曾吃飯。是正午時分了，他走進雷鳴涅次克館，兩輪中飯第一輪已經開了一半了，這時候慘毒的幻滅落到了他的頭上！

他抬起頭來看見奔夫克東走進食堂來，一直向着自己走，警長的眼睛是充着血的，赫爾看見了，本能地站立起來。

“來！”克東叫着，一手拉着他的衣袖，拉他出去，別的人差不多連一口氣都還沒有回轉過來的時候。

赫爾這次再沒有機會對於警長表示他的“社交儀式”了。兩人走着，克東罵着他，罵他是亡八蛋，罵他是狗，罵他

是不逞之徒；赫爾掙持着問了一句——他究竟是犯了甚麼，他完全不明白——那警長罵着他“不要你的面孔，”扭着他的領衿惡很很地送了幾下。同時有兩位蠻大的炭坑警丁站在食堂門口等着的，一個人捉着他一隻手，挾着他走。

他們走下街，走過了弈夫克東的辦公署，這回沒有停留。他們的目的地是火車站，赫爾到了那兒時，他看見有一架列車停在那兒。三個衝着他上車，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他把杵在一個座位上。

“好，小伙計，”克東說，“我們看那個是在主持這個村鎮！”

在這時候赫爾又纔恢復起他的自持來。他問道，“我要車票罷？”

“我會給你，”那警長說。

“還有我的行李呢？”

“你把你的問話留些在那兒給你的大學教授罷，”

赫爾坐着等了一下，一兩分鐘後有一個人跑來了帶着他的僅少的東西，裹着一捲用一截麻繩拴着。赫爾留心着這個人是高大而且醜，警長叫他是“辟提。”

車長叫道，“通同上車！”同時弈夫克東俯就着赫爾，低聲地恫駭着他；“你把這個收下，小伙計；你不要在培德羅

停，趕快走，不然你在晚上總要遇事。”

說罷他便跨下月台，火車跳動起來走了。但是赫爾看見那打脫人四個牙齒的辟提哈南在車上坐着，在他的背後只有幾步遠。

第三編

石炭王的臣僕





## 第一章

赫爾的目的是想盡力趕到西城去訪問新聞的編輯。但是第一件他不能不籌旅費，最好的方法他可以想到的是去找弈斗士屈倫了。他下了車，辟提哈南跟着他；他問了好幾處，他才走到營葬了弈斗士屈倫媽媽的商店，那人告訴了他那老瑞典人住在的地方，是在那工人合宿處的近旁。

弈斗士屈倫歡迎着他很熱心的探問了一些：問死的是那些人？問現在的情形怎麼樣？赫爾簡單地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了他。他問他要錢，弈斗士屈倫答道他只有一點點餘錢，

但一定要借的，不過不夠到西城的車費。赫爾問他由瑪利掛號寄來的二十五塊錢；這老人全盤不知道，他還不會到郵局去過。赫爾立地說道，“那嗎趕快去罷！”；但他們正在下樓，赫爾突然想到一個難題。辟提哈南是立在外面街上的，關於錢的事情好像弈夫克東也告訴過他；他會載着弈斗士屈倫，把錢奪去的。

“讓我想想看罷，”那老人這樣說。“我們去看看我的朋友愛德·麥克客勒。他會給我們設法——說不定連打開炭院也有法可想呢。”弈斗士屈倫說明麥克客勒是一位蘇格蘭人，從前做過院夫，但是現在是跛子，在培德羅任了一點小小的公務。他是始終反對阿爾扶雷門的帝國的，在一個機會上他們幾幾乎把他殺了。他的住家不遠，去訪問他費不了多少時候。

“很好的，”赫爾說着，他們便一同走出。辟提哈南跟着他們，在他們背後離不上十二三碼遠的光景，但是不來干涉他們，他們轉進一家小小的茅屋裏。一位婦人爲他們開門，請他們進食堂去，麥克客勒是坐在那兒的——是一位灰髮的老人，害着癱症癱曲着，現在是靠着兩枝義腳。

赫爾把話告訴他。這蘇格蘭人是吃炭院的飯長成的，所以也用不着細說他已經了了了。赫爾告訴他要去找新聞社，

他立地回答道“你用不着往西城去。這兒有一個人剛好可以爲你盡力；那是格惹特社的奇庭。”

“是西城的格惹特社嗎？”赫爾問着。赫爾是知道這種報紙的；那是晚報，賣一個銅子一張，是勞動者贈讀的。有教養的人是不管的，給牠一個“黃色”的形容詞。

“是的，”麥克客勒說着，注意到赫爾的口氣。“但是只有這一種報才能夠登載你的消息啦。”

“奇庭住在甚麼地方呢？”

“他上炭院去了。太不湊巧，你沒有遇着他。”

“我們現在可以找着他嗎？”

“他或許下到培德羅來了。試手問問美洲飯店看看。”

赫爾走去打電話，一分鐘間他第一次聽見他的朋友，他未來的代言人，碧里奇庭的愉快的聲音了。再隔一兩分鐘這聲音的主人翁來到麥克客勒的門口，從他半禿的額上拭着汗水。他是圓面孔，就像一輪滿月一樣，非常愉快，你要想知道他更貼切，那他就像一條新勞蘭島的狗。因爲他的軀幹儘管魁梧，奇庭是一位新聞記者，差不多一分一寸都在活動着的。

他一介紹了，立刻便問起這位年青院夫，赫爾轉瞬也就明白這位正是他所要找尋的人了。奇庭的質問是很扼要的，

幾分鐘內便把消息的全部弄明晰。“這是晴天的霹靂了！”他叫着。“我們出一張附刊！”他把錶拉出來看，又跳到電話口。“喂，長距離呀，”他叫着；又說：“請接西城格茲特社市內編輯。請你留心，不要混線。這是很緊急的，前回我等了差不多半點鐘啦。”

他又轉過來向着赫爾，接着問了更多的問題，同時他從衣包裹抽出了一捲原稿紙出來筆記。譬如洒水的沒有實行，非常口的沒有設備，扇風機安置的故意延攔，藏匿院中工人的數目等等，赫爾的口述他都筆記了下來。“我是曉得那兒有些鬼域，”他說，“但我沒有找着一個門徑！他們派一個人來監視着我寸步不離的啦。你認識那位名叫普勒多危奇的麼？”

“我認識的，”赫爾說。“他是公司賣店的書記；他搜查過我的衣包的。”

奇庭呈出一個憤恨的面孔。“哦，他就是我的監管人了。你想有那樣的亡八蛋跟着你，你怎樣去和工友們說話呢！我對那監督說，‘在你這兒用不着有甚麼人來跟隨我。’他看着我，帶着一種輕蔑的微笑，‘奇庭君，你駕臨到我們敝村，我們不願你遇着不如意的事情。’我說，‘別的歌者的生命你又覺得沒有保護的必要啦。’他說，‘唉，你要曉得，你們的格惹

特在這兒結了不少的仇恨啦。’我說，‘克特來德君，你少開些玩笑罷。我奉着社命到這兒來，你的意思要想蒙蔽我嗎？’他答道，‘你以為那樣可以買得你們的讀者的歡心，你就作那樣作想罷。’”

“太不湊巧我們沒有遇着！”赫爾說。“不然就遇着我們運動秤中人的團體的任隨那一位也好啦！”

“哦！你曉得那運動秤中人的事情嗎！”記者驚嘆着。“我是聽得一點風聲——所以我今天便趕下了山來。我聽說這兒有一位人名叫弈斗士屈倫的，他是因為搗亂趕下了山來；我想我假如碰着他，一定可以尋着些線索。”

赫爾與麥克客勒看着那老瑞典人，他們三個開始笑起來。麥克客勒說，“這就是你說的人啦！”

弈斗士屈倫指着赫爾加上一句道，“這就是你說的秤中人啦！”

記者立地又活動起來；他接連地又提出一串問題。他要把秤中人運動的記事作為“續刊，”登在第二天，以保持着北谷事件的延命。這個消息和爆發是直接連續着的，因為這正表現着那北谷炭坑的工頭兒們在他們為求着炭坑的安全時所取的態度。“我今天下午要把牠寫出來，由郵政寄去”，奇庭說着；他又微笑着加上一句：“這是我們的特權，別的報紙

是不會登載這樣的事項的——所以我們的材料沒有遇盜的憂慮。”

## 第 二 章

奇庭又趕到電話口去，關照着“長距離電話；”和交換手爭論了一下，又轉來叩問着赫爾所經驗着的一些事情。不一會他把這位青年和大通信記者那番的努力引出來了；他倒在坐椅上笑得搖擺起來，就像兒歌裏面所形容着的，“搖擺得像一碗冰凍。”

他叫道，“格拉罕牟呀！你想罷，麥克客勒，他公然把那話去找着格拉罕牟！”

蘇格蘭人同樣的也覺着有趣；他們大家才把格拉罕牟是“飛鷹”報的政治記者，那是培德羅的報，社主是阿爾夫雷門。有人稱呼他是雷門的狗記者；他的身世是不乾淨到了盡頭的。

“但是呢，”赫爾叫道，“他告訴我說是西城聯合通信社的訪員啦！”

“他自然也是的，”碧里說。

“但是新聞聯合社要用燃料總公司的走狗嗎？”

記者沒精彩地回答道，“新聞這場戲法你假如更懂得一點，你會知道新聞聯合社所關心於訪員的就是要有私有財產的觀念。只要有這財產的觀念做他生存的背脊骨，那他就沒有選擇新聞的辨別力了。”

奇庭回頭向着蘇格蘭人。“麥克客勒君，你或許會有打字機在家裏罷？”

“有一架舊的，”那人說——“害了癱患的，就和我自己一樣。”

“我要借來用一用。我剛才要請這位年青的朋友到我旅館裏去，但我想他頂好還是少出街的好。”

“是的。假使你聽我的話，我看你在樓上去打，免得從窗眼裏飛進彈子來。”

“哦呀呀！”赫爾叫着。“這兒是美國，還是中世紀的意大利呢？”

“這兒是雷門的帝國。”麥克客勒回答着。“他們把我的朋友通車白爾通暗殺了，剛剛在白爾通的門口。白爾通是反對這兒的辦法的，他捉着了他們在選舉時的祕密，他要控呈到大陪審官那里。”

奇庭接着又在和長距離的通信手爭鬧的時候，這蘇格蘭老人繼續想向赫爾說明他所處的地位的危險。才不久炭

阮工會的運動員有一個在白日青天裏被他們打了，人事不省的丟在路邊；麥克客勒親自看見那場審問，那兩位下手的流氓是判成無罪的——那時陪審官的首席是一位酒店主人；雷門的黨羽，其他的幾個陪審官是麥西哥人，審問中他們是一句話也不懂的。

“這剛好是弈夫克東所許給我的陪審官的名簿啦！”赫爾說着，微微有想笑的意思。

“是的，”老人回答着；“你不要看差了分毫，假使他們要害你，他們是幹得出來的。他們這兒一切都是這樣。我是明白的，因為我小小有點公務，他們現在倒還壓不的確我。”

老蘇格蘭人接着又說明他從前被選為治安裁判官，他想打破警察事務由花捐經營的習慣打破；他被人強迫着簽了字，他的敵人給了他一個很大的打擊。最近他靠着進步派的投票曾做過候補法官，說他要在炭阮地方繼續政治運動——他的傳單怎樣被人沒收了，他的佈告怎樣被人扯了下來，他的支持者怎樣被人打成了袋鼠。這正是那炭阮工頭兒阿勒克施通對赫爾說過的。在有些炭阮地方公會堂是屬於公司的，在別的地方是屬於酒店主人的，這些都是靠着阿爾扶雷門吃飯的人。有極少的地方你可以賃來開會，敵人却來舉行些反對的會合加以不要錢的音樂不要錢的啤酒，以勾



引聽衆不到麥克客勒那兒。

在這些說話的時候碧里奇庭正在和“長距離的通信手”門口。最後他終竟接通了，房中靜默起來。“喂，普林格爾，是你嗎？我是奇庭。我在北谷炭院得到一樁大消息。附刊還來得及嗎？叫金牟來接電話。喂，金牟！你帶抄本沒有？”於是碧里開始把赫爾對他說的話口述起來，他顯然是在對着一位速記生說話。口述中有時要返覆幾次，有時要說出一個單字的拼音；有兩三次說錯了赫爾又替他更正。就這樣差不多費了十五分鐘，他們把事情弄歸依了；奇庭又轉向着赫爾。

“喂，朋友，”他說，“你的消息只要一點過鐘便要傳遍西城；再遲一下他們使用電話通知到這兒。你聽我的話時，你假如想要個全軀，你最好是趕快離開培德羅！”

### 第三章

赫爾說話的時候，他並沒有針對着碧里的落尾的警告。他已經又傾聽着那北谷炭院的慘事，在電話上又重訴了一回，他是沒有想到自己的全軀，他是想到埋在炭院中的一百零七個的男工和童工。

“奇庭君”他叫着，“你的格惹特可以登出那篇消息

嗎？”

“千真萬確的！”對手回答着，“不登我們是幹甚麼的呢？”

“好的，你要曉得，我是失望過一次的啦。”

“是啦，那你是找錯了門逕。我們是貧民的新聞，我們正靠着這樣的消息維持着的。”

“不會有‘刪削’的事情嗎？”

“決不會，我保證你。”

“比得哈里崗不會起來反對嗎？”

“比得哈里崗好久以來便想和格惹特作對了，老弟。”

“那嗎，”赫爾說，“請你告訴我——這會有點作用沒有？”

“怎樣的作用？”

“我的意思是——可不可以使他們打開皖口？”

奇庭想了一下。“我想那恐怕是沒有多大作用的。”

赫爾失望地望着他。在他自己以為只要這事件一公開出去，那一定可以把公司打動的。但是奇庭說他們的格惹特只是勞動者讀的，所以比較的影響很小。“我們的是晚報，”他說；“一般的人在整清早讀了一肚子的虛偽，在午後你要叫他來信真實的事情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那消息不會轉載到別的報紙嗎？——我的意思是不會傳到各處去嗎？”

“是要轉載的，我們有一個報紙聯盟；但是這些報紙都和格惹特一樣——是貧民的報紙。假使是十分野蠻的事體，我們天天扭着登載，那還可以給出一個印象；至少那西城聯合通信社所壓置的消息我們可以給他減少。但是只是這點小問題如像把工人蓋在炭院裏面，那我們充其量只能使燃料總公司掃掃面子罷了。”

但這剛好是赫爾想登報的動機。所以他說，“那嗎我只好再想方法。”

“我看你沒有甚麼方法，”碧里回答着。

彼此靜默了一下，這時候年青的阮夫正在籌慮。“我想過我要到西城去，去找報館的編輯。”他說着，有幾分不定的神情。

“好的，我告訴你——你最好還是節省車費的好。他們是不會聽你的話的。”

“我去控告到官府怎麼樣呢？”

“第一官府就不會見你。即使他就見你，他也不會做甚麼。你曉得的，他其實並不是真正的官府；他只是安置來愚民的木偶。他的一舉一動是哈里崗在牽線子的啦。”

“自然我是曉得他是比得老頭子的人，”赫爾說，“但是呢”——他的結論是，有些跛箠了，“我怎樣辦呢？”

一種憐惜的微笑現在那記者的臉上。“你和‘大產業’作對我看你好像是第一次。”回頭他又說到，“你太年青了！你假如再多添些經驗，你會把這些問題丟給更熟手的人！”但是赫爾沒有介意到這記者的嘲笑。這樣的話在這樣嚴重的態度之下他老早就聽見他的胞兄說過！並且，他是剛好從那恐怖的光景中走來的。

“但是呢，奇庭先生，你不看見嗎？”他問着。“許多人要死的時候叫我坐着袖手旁觀，這是能夠的嗎？”

“我沒有說你要袖手旁觀，”奇庭說，“我只曉得你就四處活動一陣對於他們也沒有益處。”

赫爾轉向着弈斗士屈倫與麥克客勒。“列位，你們且聽我說一下罷。”他的聲音中有些責難的語氣——就給說他們是故意坐着不幫忙的一樣！“關於這事我們當得盡些力。我們是當得盡些力呀！誠如奇庭先生所說，我還是一位初出茅廬的生手；但是你們不是的。請你們留心一下罷，兩位老輩，幫我想一條計策！”

好一會都沒有人說話。“天老爺曉得，”弈斗士屈倫到頭說起話來。“我假如是能夠，我早就想出些方法來了。”

“我也是一樣啦，”麥克客勒說。“你是去碰城牆呢，朋友。政府只是燃料總公司的一個支店。官吏是些騙子——是公司的走狗，沒有一個是例外的。”

“好，讓我們在這兒想一下罷，”赫爾說。“假使我們有一個真正的政府——那我們應該怎樣辦？我們不會把這件事情告到地方推事去嗎？”

“是的，自然是那樣，”麥克客勒說。

“你剛才不是說過，你的朋友捉着投票舞弊的情形要去告發那些炭院的當局們嗎？”

“那時候是在選舉的時候，”麥克客勒說。

“哦，我記得弈夫克東對我說過的話了——他說推事是給口惠於工人，給實惠於公司的。”

“那就是這個人了，”麥克無精彩的說。

“好的，我們難道就不可以去找他；至少給他一個機會嗎？你們能夠說他是完全沒有良心的嗎？”

“他要的不是良心，他要的是背脊骨啦。”

“但是就那樣我們也應該去找他！假使他不肯做甚麼，至少我們可以讓他作個記錄，這不是又是供給你的材料嗎，奇庭先生？”

“是的，一點兒不錯，”記者應承着。“你到底要叫他做甚

麼呢？”

“甚麼，我是要叫他把案件提到大陪審官面前；對於北谷炭院的工頭兒們下拘引令。”

“但那很費時間啦；那來不及救那坑裏的工人。”

“可以救他們的是對於公司的威駭。”

麥克客勒插口道，“迭克巴客爾的威駭我不相信有多麼厲害。工頭兒們都曉得，他們是能夠停止他的。”

“那嗎，這兒就沒有別的人了嗎？我們不可以去找法庭嗎？”

“甚麼法庭？”

“我不曉得。請你們告訴我。”

“好的，”那蘇格蘭人說，“我們從最低的說起，那是治安裁判所了。”

“裁判官是那個？”

“是金牟安得生，一名馬醫。他和你所知道的別的治安裁判官是一樣——他是靠着一點點賄賂吃飯的。”

“再高一級的呢？”

“是，那是地方審判廳，廳長是鄧通。他是燃料總公司的法律顧問華格爾曼的同僚。你要希望他能夠跟着你走好遠？”

赫爾說，“滾下水的人連穀草也是抓着一根的啦。總之我要去找這些人，或許在他們裏面我可以找出一個有良心的出來。這是不害事的！”

那三個人却以為是有些害事；他們很想勸解赫爾，使他自己知道有捱棍棒或手槍的危險。“他們是要幹的！”麥克客勒說。“並且也不費事——他們幹了說你是和一位吃醉了酒的西班牙人爭風捱了打的。”

但是赫爾的想法是決定了；他想他一定要迅雷不及掩耳地做些甚麼讓他的敵人們措手不及。他也不要他的朋友陪伴他；他還有些更重要的事情要留給奔斗士屈倫和奇庭幹的——至於麥克客勒呢，他是身子不自由的人，他跑不快。赫爾叫奔斗士屈倫到郵局去取那封掛號信，並且立刻就把牠換成現錢。他的計畫是要上控的，假使地方上的官吏不動，他就要上控到政府。要這樣他不得不用錢。在那時期中他叫奇庭寫出那稱中人運動的記事，在兩個鐘頭以後他要到美洲飯店去會他，把控告的呈文給他在格惹特上發表。

赫爾是依然穿着院夫的衣服的，那自從他在奔斗士屈倫屋中被捕後還不曾換過。麥克客勒要借一套普通服給他，他却拒絕了；這老蘇格蘭人的衣裳是不合身的，他與其穿一件不合身的紳士衣裳寧肯還是穿着他工人的服裝好些。

事情決定了，赫爾出到街上去，辟提哈南，那打脫牙齒的人，又跟在他的後頭。年青的阮夫立刻放開脚步大跑起來，哈南也跟着他跑，兩個人跑過一條街，街上的人都很詫異。赫爾他從前是一位短距離競走的選手，不消說那哈南是最高興，高興那地方推事署相隔得不遠！

## 第 四 章

書記在外辦事室裏說，迭克巴客爾先生很忙；赫爾爲此也不着急，因爲他可以藉此息一口氣。看着一位青年漲紅着面孔，喘着氣，那書記覺得有些奇怪；但是赫爾沒有表白，那打脫牙齒的漢子是立在外邊的街上。

巴客爾在一兩分鐘後接見了他的訪問者。他是一位很豐滿的紳士，頸子和頤部很勻趁，面孔是才剃了的，塗着石膏粉。衣服很華好，襯衫異常潔白；一見了他便可以得到一個“很修褊幅”的印象。案上有些文件，他是在檢閱着的。

“唔？”他開起口來，很快的抹了那年青的阮夫一眼。

“和我談話的尊駕是不是就是培德羅市的地方推事？”

“對的。”

“巴客爾閣下，你曾經留心到那北谷炭阮最近爆發的情



况沒有？”

“沒有，怎麼樣？”

“我正是從北谷炭坑來的，我要報告些事情給你閣下聽聽。那兒有一百零七個工人埋在坑裏，公司的辦事人們把坑口封了，要犧牲那些人的性命。”

推事把文件放下，從他的沉重的眼臉之下檢視了一下他的來客。“這個消息你從那兒得來的？”

“我離開那兒才幾個鐘頭。這些事實是炭坑村裏的一切工人都知道的。”

“你是根據你聽來的在說嗎？”

“我是根據我自己親眼看見的在說。我看見炭坑爆發，我看見那坑口被木板和帆布封閉。我知道有一個工人因為對於扇風機的故意延擱吐出了不平，就在今天清早逐下了山來。自從爆發以後已經三天，依然甚麼也沒有動手。”

巴喀爾接連質問了好些事情，用着法曹界慣用的很尖刻而且懷疑的態度。但是赫爾沒有介意，他以為他要把事情問精確原是他的正分。

現在他要求赫爾對於自己的陳述提出確切的證據。

赫爾回話是，“你上山去便可以得到。”

“你說這些事實工人們都知道啦。是那些人，你告訴

我。”

“我沒有權利供出他們的姓名啦，巴喀爾閣下。”

“你要有甚麼權利呢？他們會告訴我的，他們不會嗎？”

“他們或許會，或許也不會。今天清早才有人打掉了飯碗；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打掉飯碗的。”

“你以為我聽見你說幾句話便得上山去嗎？”

“我是給你的不僅是我說的幾句話。我是在向你告狀。”

“但是我曉得你是甚麼人呢？”

“你曉得我是在北谷炭院做過工的——不信你可以打電話去問明這個事實。我的名字是佐司密司，是二號炭院裏的一位院夫的貼角。”

但是巴客爾說，那還是不夠；他的時間很珍貴，他要有那見證人的名字證明這陳述是確實的，他才能夠上山。

“我是在向你告狀！”赫爾叫着。“我對你說我是親眼看見那罪惡的正在進行——有一百零七條的人命是正在犧牲的。這樣充分的理由連請你檢查一下，你也還以為不夠嗎？”

地方推事又答道他是願意履行他的責任的，他願意盡力保護工人的權利；但是他不能夠隨便接受一張“野鷄狀紙”，他是定要見證人的姓名的。赫爾自己疑惑起來。這位尊

駕是只是作爲一個借口的推辭？還是一個州政府的地方官吏硬要幫助公司來調查“搗亂者”的名姓呢？

儘管他在懷疑，赫爾也決定心腸只要是可能的他都把人名舉出。他又把那慘事的全部重述了一遍。他好像把巴客爾引上了炭院村，那聚在院口哭得死去活來的女人，懶得魂不附體的孩子，受着棍棒和手槍的威脅，他一一指示給他。他舉出某家某家的姓名，舉出那些孤兒寡婦老母。他告訴他工人們在等着一個機會，拚着自己的生命去救他們的同人。他讓他的激情把推事官飄盪着；他很熱烈地爲他受着難的朋友們辯護。

“小伙計，”推事官在他的辯論中插下口來，“你在北谷做了好久的工啦？”

“有十個禮拜。”

“從前你在炭院地方做過好久的工啦？”

“我這回才是第一次。”

“你以爲你才在炭院裏做了十個禮拜就儘有資格來控訴別人在炭院事業裏費了一生的心血的是‘殺人犯’嗎？”

“我已經告訴了你，那不僅是我一個人的意見；那是年辰最久經驗最富的院夫們的意見。我大胆的告訴你，要你去救那些工人！對於那些工人們，工頭兒們是全不管的！他

們裏面有一個人名叫阿勒克施通的，有一大羣人聽見他說，‘管人幹嗎？快趕騾子！’”

“山上的每個人都是興奮着的，沒有一個人把事情看正確——你也沒有看正確。假使炭坑一起火，火一蔓延到不能撲滅的地步——”

“但是呢，巴客爾閣下，你怎麼能夠說那裏蔓延到那樣的程度？”

“好的，你又怎麼能夠說牠不會呢？”

赫爾沒有話說。

推事突然說道，“我知道是有一位炭坑監察官的代理在山上的。他的名字是甚麼？”

“加米克爾。”

“好的，爲甚麼他又不說話呢？”

“那位名叫虎司若爾的坑夫就是因爲要去告訴他，才逐下山來的。”

“好的，”巴客爾說——在他的語氣赫爾聽出了一個聲調，曉得他是又找着了一個口實——“好的，那是歸加米克爾管的事情，我沒有權利去干涉他。假使他來告訴我，要我捉人犯，那我是照辦的——但是此外沒有辦法。我的話就算是說盡頭了。”

赫爾立了起來。“很好，巴客爾閣下，我是把事實呈到你面前的。別人告訴我，說你是不會動的，但是我要想來給你一個機會。我現在要去請求州政府革你的職！”說着這幾句話，年青的阮夫大踏步地走出辦公室。

## 第五章

赫爾走下街，走到美洲飯店，那兒是有一個公用的女速記員。這位年青的婦人覺察到他所提出的材料是甚麼性質，她的指頭明顯地戰閃起來；但是她並沒有拒絕，赫爾陳述出北谷炭院第一號院道封鎖了工人的情形，他請求下令逮捕弈諾士克特來德和阿勒克施通。其次他又陳述出他怎樣被選為秤中人，怎樣被人拒絕不許接近天秤；他一切都用着法律上的術語，請求逮捕犯人炭院監督克特來德和過磅房工頭吉母司彼得。在別一張狀紙上他敘明炭村警長弈夫克東怎樣在夜間拘捕他，搜查他，沒有拘狀並沒有審問便把他拘禁三十六點鐘；而克東和辟提哈南和其他兩個不知名的黨羽又怎樣非法地把他驅出炭院，並且還用暴力來威脅他；因此他要請求下令拘捕弈夫克東，辟提哈南和其他兩個不知名的黨羽。

這工作還沒有完畢，碧里奇庭從外面走進來，帶來弈斗士屈倫從郵局取出的二十五塊錢。他們找着了一位公證人，赫爾在他面前宣了誓；這公證人才正式的登錄了，蓋上了關防。赫爾把複寫的底稿交給了奇庭，奇庭飛也似的跑去交給了一架正要開車的郵車。這樣的文件奇庭是不敢信任那地方上的郵局的；因為培德羅是一個魔鬼的城市，他曾經說過的。他們兩人又走到街上來，他們看見那護兵又加添了一個同樣的兇神惡煞的人，他們監視他的行為一點也沒有隱蔽。

赫爾轉一處街角，走到一家門首招牌是“治安判事安得生。”

馬醫的金牟安得生坐在裏面的公案上。他顯然是咬了煙草之後才來坐上公桌的，他的焦黃的鬍子還帶着些煙汁。赫爾審視得這樣的精細，他是在這上面要判別他的成功與否。他呈出他的控告北谷炭阮的呈辭，他坐着等那判官閣下讀得真是慢得要命。

“唔”，那判官到頭說起來，“你要怎樣？”

“我要請求你拘引弈夫克東到案”

金牟審視了他一會。“不行呀小伙計”，他說，“這兒是不能拘引他的。”

“爲什麼不能夠；”

“因爲克東是代理執行官，他倒有權拘引你啦。”

“沒有籤票就可以拘引我嗎？”

“你怎曉得他沒有籤票？”

“他告訴我他沒有”

“好的，不管他有沒有，他要維持炭村的秩序是他的本分。”

“你說他只要喜歡便甚麼都可以做嗎？”

“我的意思是說我沒有權利去干涉他。在那村上你爲甚麼不找西亞丹呢？”

“他們不讓我有找他的機會。”

“那嗎，我現在是沒有辦法。你可以自己想想看。假使一個阮夫一趕掉了，便跑下來告狀要拘引警長，那還有甚麼條例來維持炭阮呢？”

“那嗎一個警長就可以不守法律來行事嗎？”

“我沒有那樣說。”

“假使他殺了人——你是不是要拘引他？”

“是的，只要他是殺人犯，那自然要拘引。”

“假使你曉得他在炭阮村裏正犯着要殺人的罪惡——你是不是要去阻止他？”

“是的，那自然。”

“那嗎我這兒還有一張呈辭”，赫爾說着，他把陳述着封閉院口的一張呈辭遞上去。安得生接讀呈辭的時候兩人都靜默着。

但是他又搖起頭來了。“不行，這兒不能拘引他。”

“爲甚麼不能夠？”

“因爲我不是管理炭院的。我不是內行，我假如要去干涉他們，叫他們如何去執行他們的職務，那我真是傻角了。”

赫爾同他兩個辯論。公司的辦事人在管理炭村上盡情虐待他們的用人，那就是所謂執行他們的職務嗎？在這樣非常的時候他們的管理是掌握着一百零七人的成年工人和童工的生死；這樣的情形法律也是不能說話的嗎？但是安得生只是搖頭；他不能夠越俎代庖。赫爾儘可以去找法庭，去找法官鄧通。於是赫爾便把他的呈辭收起，他又走出街來——這回他看見有三位兇神惡煞的人在等着尾隨他了。

## 第 六 章

地方審判廳正在開審中，赫爾在庭上坐了一會，瞻仰那



法官鄧通。他也是一位堂皇而肥胖的紳士，紅紅的面孔在那黑絹的法被上放光。年青的這位阮夫對於這法被和面孔覺得自己有點懷疑起來。這是赫爾自己弄偏僻了，而且對於他的同輩失掉了信仰嗎？和這法官的面貌關聯着，赫爾所想到的是，一個製造就的活人坐在皋皮上判案，而他的同事在法庭上辯護的是炭阮公司的顧問！

在開審的中間赫爾向書記談話，書記告訴他要到四點三十分鐘才能和法官見面；但是幾分鐘後那辟提哈南走進來悄悄地向書記說話。書記看着赫爾，於是他又走上去和法官悄悄地说。在四點三十分鐘的時候宣佈閉庭了，法官起身進他的私室去了；赫爾催問書記時，書記說鄧通閣下是太忙不能會面。

但是像這樣一種軟攻赫爾是不會避易的。有一道側門通到法庭，門外是甬道，他立着在和書記辯論的時候，他看見法官的紅光滿面的面孔走過。

他衝上去跟着他。他沒有叫一聲；也沒有作甚麼騷擾；但等他的犧牲接近的時候，他平靜的說“鄧通法官閣下，我有事情要請你判斷。”

法官回過頭來看着他，法官的臉色有幾分難過。“你要做甚麼？”

這是危險的一瞬間，因為辟提哈南就在赫爾的脚後跟上，法官差不多用不着一點頭就可以使他把赫爾的領襟捉着。但是這位法官驚惶了，他公然和赫爾說起話來；私探躊躇起來了，結果是退後了幾步。

赫爾反覆着他的呈訴“閣下，在北谷炭院裏現在有一百零七個的大小工人正要丟命。他們要被入慘殺，我打算是要打救他們！”

“小伙計”，法官說，“我出街去有一件緊要的事情啦。”

“那不妨事的，”赫爾回答他，“我要陪着你走，你一面走我一面對你說。”閣下也沒有說許可不許可，赫爾便去品着他走，辟提哈南和其餘的兩個痞棍隔十步路遠跟在他們的後頭。

赫爾反把他告訴了巴客爾的一番話又重新訴述起來；他得到的是同樣的回答。這樣的事件是不容易定奪的；這些差不多是不歸司法官管。州的行政官既有人當場，果有違法的行爲那是應該他決定的。

赫爾又把有人要去向那行政官陳述的却被趕出炭院的話說了一遍。“閣下，我也是被趕逐出來的呢。”

“爲的是甚麼呢？”

“沒有人告訴我爲的是甚麼。”

“好的，好的，小伙計！他們是不會不講理由便把你趕走的！”

“然而他們是那樣呢，閣下！纔不久他們還把我監禁起來，一點司法上的表示也沒有便關了我三十六個鐘頭。”

“你總是做出了甚麼事情！”

“我做出了甚麼事情呢，就是有一部分院夫組織了委員會舉我爲秤中人。”

“舉你爲秤中人？”

“是的，閣下。我聽見人說，法律上是允許的，只要工人們舉出了秤中人，自行担負秤中人的薪俸，公司是應得准許他監視過磅的。這該不錯罷？”

“是的，不錯。”

“假使拒絕的時候是有處罰的罷？”

“法律終是有處罰的啦，小伙計。”

“他們告訴我，在法規全書上這條法律是定了十五六年，處罰是二十五至五十元的罰金。這件案子差不多是一點疑惑也沒有的呢，閣下——工人們向炭院監督通知要我做秤中人，我到過磅房去，他們才拒絕我不准接近磅秤；回頭我便被他們捉着，丟在牢裏了，最後又把我逐出炭院。這些事實我已經寫好了呈文，我想我有權利請求拘捕那一行人

犯。”

“你的陳述上可有些證人嗎？”

“我可有的，閣下。阮夫委員的一人奔斗士屈倫，他現在住在培德羅，他在山上出了錢租好了的房子，被他們把他驅逐了。還有一個是買克西柯里亞，他也是逐出了炭阮。還有許多住在北谷的人曉得這件事情。”

靜默了一下。法官鄧通第一次才用好面孔來看了赫爾一下；回頭他又把眉頭縐起來凝想，他的聲音更來得深刻了。“讓我考慮一下罷。你叫甚麼名字？你住在甚麼地方？”

“閣下，我叫佐司密司。我是暫住在麥克客勒家裏，但我不曉得在那兒能住好久。公司的流氓時常是監視着那個地方的。”

“說話不要太過分了！”法官不能忍耐地說。

“事實是那樣啦”，赫爾說，“就是在目前也有三個流氓跟着我走。那有一個是辟提哈南就是幫助把我從北谷趕走的人。你只要掉頭一看，就可以看見他們是在我們後面走的。”

但是這莊重的法官沒有掉過頭去。

“我曾經聽見說過，”赫爾說，“我現在這告狀的行動是冒着生命的危險的。我相信我有資格請求保護。”

“你要我做甚麼事情呢？”

“第一我是請求你拘捕那尾隨着我的幾個人。”

“拘捕人是不歸我的職守。你最好是去找警察。”

“我沒有看見有一位警察。你可以告訴我在那兒去找一個嗎？”

這樣的執扭，閣下實在是忍耐不過了。“小伙計，你糾來纏去的原故是你讀偵探小說太多了啦，弄得你有點神經過敏！”

“但是他們的確是在我的後邊啦，閣下！你請看一下罷！”

“我對你說過那不歸我管的，小伙計，”

“但是呢，閣下，在我還找不到一個警察之前我就會死。”

閣下對於這個可能性好像分毫也沒有感覺。

“並且呢，閣下，當你把它這件事情在考察的時候，炭坑裏的工人們會死掉了！”

這兒又沒有回答。

“我現在預備得些狀子來”，赫爾說。“你要不要看？”

“你要給我的時候，也可以給我”，法官說。

“你不向我追求狀子嗎？”

“我還沒有。”

“那嗎我還要問一句——我要請你原諒我啦，閣下。你可以告訴我麼？這市裏有沒有一個誠實的律師——他願接受和燃料總公司的利益相衝突的案子麼？”

這兒是靜默——一個很長，很長的靜默。法官鄧通，打着“大律師鄧通與華格爾曼聯合辦事處”的招牌的鄧通，他一面走只一直凝視着前面。在他的心裏不知道會有怎樣複雜的思慮在那兒縈迴，他的法律家的威嚴是沒有把牠洩漏出來的。他最後說一句話，“小伙計，我沒有責任給你介紹律師啦。”說了這一句他一側身便走進奔爾克司俱樂部裏去了。

## 第 七 章

赫爾立着，看着那莊嚴的背影走到看不見的時候；然後他又才掉轉身來從那立着的三位私探面前走過。他凝視着他們，但沒表示甚麼，那三人也沒有甚麼表示。在他後面離有二十步光景，他們又照例地跟隨起他來。

法官鄧通是暗示了他去找警察的，赫爾走過身時他突然看見那市政廳的招牌，他想像這樣被人跟蹤的事情總應

得找找市長留意的。他在想像這樣號稱“魔鬼地獄”的培德羅，這爲首的管理人不知道是甚麼個面孔；他經過了相當的求見的手續，他進了市長弈日拉拍爾金的辦公廳，這是一位很溫柔的矮小的紳士，他成爲所謂“德摩克拉西”的機關的要人之前，他做的是營葬店的生意。

他坐着很着急地扭着他修理得很不錯的棕色的鬍子，藉此以掩護着他被赫爾弄得來進退維谷的情形。是的，一位年青的阮夫在街上被人跟蹤着，這是可能的事情；但是這到底是違法不違法要看情形來決定。假使他在炭阮裏搗過亂子，或者是有理由證明他有搗亂的可能，那不消說公司是要跟蹤着他的。但是培德羅是一座法立的都市，只要他的行爲沒有不軌的地方，他一定會受保護。

赫爾引用麥勒克客告訴他的話來回答，有人在街上青光白日被人打傷的。對於這話，拍爾金回答的是這樣的風說是靠不着的；即使是有，也大概是在他未就市長以前。自從他就任以來，他是銳意改良市政，他有嚴重的命令給警長，要使這樣累行在鎮上絕跡。

“你現在可不可以同我到警長那兒去下命令給他？”赫爾要求着。

“我想那是沒有必要，”拍爾金說。

他光景要回家去了。他是一位很可憐的小小的老鼠，要作難他是很難乎爲情的；但是赫爾也還辯論着扭了他十幾二十分鐘——等到那小老鼠兒終竟鑽出門口，鑽進一座汽車裏面去了。“你可以自己去找警察署長，”這是他最後的一句話，在他要開車的時候；赫爾決心聽從了他的指示。赫爾再沒有別的希望留着了，但他是被一股很毒的怒氣佔有着的。他是不肯放手！

問了問過路的人他才曉得警察署就在市政廳裏面，署門只消轉一個街角便是。他走進了，看見一位穿制服的人在檯上寫字，他說警長是“出街去了。”赫爾坐下等待，靠着窗邊，從那窗口可以看見那三個痞棍在街上走來走去。

在桌上寫字的人時時刻刻側看赫爾一眼，那眼中的敵意是美國的警察對於下層階級專門養成的。這對於赫爾還是一個新的現象，他突然覺得他寧肯穿着麥克客勒的衣裳好了。或者一個警察還不會注意到衣裳的合身不合身罷！

署長進來了，他的青色的制服藏着他肥胖的身軀，他的鬍鬚沒有掩藏着那個事實，便是他出街的使命是吃了啤酒來的。“唔，小伙計？”他睨着赫爾這樣說。

赫爾說明了他的使命。

“你要找我做甚麼啦？”署長說着，是一種顯然的含着敵



意的聲音。

“我要請你禁止他們那些人不要跟着我。”

“我怎樣能夠禁止他們？”

“必要的時候，你可以把他們關起來。我可以把他們指示給你，只要你走到這窗邊來一下。”

但是署長沒有動。“我想假使他們是在跟着你，那他們一定是有甚麼理由的。你總是在炭院裏搗了亂子罷？”他問這句話突然表示出威力，好像他倒覺得應該把赫爾關起來的樣子。

“那裏，”赫爾盡他所能地猛勇地回答着——“那有那樣的事，我那裏搗過甚麼亂子。我只是求我應有的權利。”

“你做的事情我怎樣曉得？”

年青的院夫還想說明，但是署長把他截斷了。“小伙計，你在鎮上的時候，你要自己檢點你自己，曉得不？假如你有檢點，那沒有人妨害你的。”

“但他們已經威脅着要妨害我啦。”

“他們說過甚麼？”

“他們說到晚來在我身上會出些事情。”

“哼哼，或許會啦——你可以會跌跤子把你的鼻頭碰破。”

署長弄了這一下機巧，但只有這一下。“小伙，你要明白，你在鎮上我們自然准許你有你的權利，但是我們對於煽動家是沒有憐惜的，我們也不會有憐惜。你曉得不？”

“一個人要求他應享的權利的你便叫他是煽動家嗎？”

“小伙，我沒有時間來和你辯論。要維持炭院的秩序那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不能夠去干預別人的職務。我想公司的偵探也就和你一樣，在這鎮上一樣有權利啦。”

話頭中止了。赫爾看見在這兒再和署長辯論也得不出甚麼結果了。這是第一次他才瞥見了美國警察的態度，他們對於謀叛中的工人們的態度，他得到一個很有光輝的經驗。他轉身走出街去的時候他心裏是藏着一個炸彈的；他看見辟提哈南和其他兩痞棍的面孔上浮着嘲弄的冷笑，他的爆發的力量是沒有減殺的。

## 第 八 章

赫爾判定了他在培德羅市所能做的合法的行動已經做盡了；署長也沒有指使要去找甚麼人，他也好像除走回麥克容勸的住家；着夜車往西市外沒有事情可做了。他給他的警衛們又賽起一次跑來，這樣至少想把他自己的怒氣平復

一些；但這回他看見他們早預防着這場辛苦了。一架汽車駛來，三位痞棍跳了上去。他也不願輸辱，他便雇了一乘馬車，奔命的跑回了發克客勒家裏。

他看見這位老的殘廢人陷在重圍裏面。整個的下午他的電話鈴子都在叫；一個二個的人來警告他——有的勸他，有的罵他。在那些人中有些人是能夠壓制這位老人，那是很明白的；但是他是不屈服，赫爾說要到旅館裏去等車，他都不要他去。

回頭奇庭轉來了，帶着些興奮的話轉來。燃料總公司的總經理施苦爾曼四處派出人來找他，結底把他找到辦事處去，議論一回又勸解一回，懷柔一回又恫駭一回的無所不至。他接到克特來德的電話，這位北谷炭院的監督盡力的說服奇庭，說他是把公司誤解了。克特來德告訴他，說赫爾的努力是要想騙公司的錢。奇庭說，“意外的是他還加了你一個罪狀，說你誘拐了一位炭院村中的姑娘呢。”

赫爾聽見這話跳起來了。他叫道，“誘拐了一個姑娘！”

“他是那樣說的；是一位紅毛的愛爾蘭姑娘啦。”

“好的，該死的東西！”

靜默了，碧里大笑起來。“你不要鼓着眼睛釘着我啦。那不是我說的！”

但是赫爾依然鼓着眼睛釘着。“這狗亡八蛋！”

“不要那樣着急罷，小兄弟，”那胖子妮婉地說。“牽掛着一位婦人，那是很尋常的事體。不消說凡事總容易有女人參加的啦。恐怕這回也有一個罷，是不是呢？”

“有一位極純潔的女子。”

“你和她一定很相好罷？在公衆地方你一定和她散過步罷？”

“是的。”

“那你可以曉得他們爲甚麼要誣枉你的。他們要說話你是沒有辦法的。”

“你等等我看罷！”赫爾衝口的說出來。

奇庭好奇地睨着這位生了氣的年青阬夫。“你要幹甚麼呢？在甚麼時候的晚上暗殺他嗎？”

但是這青年阬夫沒有回答。“你說他說上了那姑娘的身裁嗎？”

“他是說得十分親切的，他說她是紅髮的美人，除一位醉鬼的父親外沒有人保護她。我想她住在這樣一個炭阬裏面，那一定是不十分太平的。”話頭中斷了一下。“但是你要曉得，”訪員又說，“你要鬧起來那愈見於那姑娘的名譽有害。炭阬裏的人誰也不相信有甚麼道德的。天曉得，我想起

那些管理炭院的人，我真不知道他們在幹些甚麼，他們有的是威勢。”

“奇庭君”，赫爾說着，“克特來德告訴你的話，你相信嗎？”

奇庭擦火來吸煙。他在這中間，沒有說話，但他的眼睛是看着赫爾的。“小兄弟”，他說，“我覺得我不應該發表甚麼意見。”

“但是你怎樣對克特來德說？”

“啊！那又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對他說我是幹了多年的一位新聞記者，我是曉得他的玩意兒的啦。”

“我很多謝你”，赫爾說。“你假如知道那完全是捕風捉影之談，你一定會高興的。”

“我高興知道呢，請你相信我。”

“你也會高興的，你假如知道我非等到克特來德收回他這句話，我是不放鬆的。”

“好的，你是一位能手！”訪員發着笑。“埋在炭院裏的滿院的工人你正打算救出，你還綽綽然有餘裕啦。

## 章 九 第

碧里奇庭又走出去了，他說他認識一個人要和他談些私話，或者是關於赫爾的事情。在這時候赫爾與奔斗士屈倫坐着和麥克客勒共飯。麥克家人甚至連食堂都怕用了，只擺了一張小小的桌子在樓上使用。麥克的女人和姑娘的憂慮是很顯然的，這暗暗的使赫爾感覺着住在炭院地方的危險。這兒是美國的婦人，住在美國人的家裏，顯然有修飾和文化的家裏；然而她們却感覺着她們好像是俄國的革命黨人，在西比利亞流刑的恐怖和皮鞭之下活動着的一樣。

訪員去了兩個鐘頭，他轉來時，帶來的消息是：“你預備着要遇禍啦，年青的朋友。”

“怎麼樣遇禍？”

“奔夫克東到鎮上來了。”

“你怎麼曉得？”

“我看見他坐在一部汽車裏。假使他這時候離開北谷，那你要曉得，一定有甚麼嚴重的事情。”

“他打算怎麼幹？”

“這自然說不定。他或者可以打你，或者把你趕出鎮去，

拋在那兒的荒郊；或者是拘引你。

赫爾想了一下又問道，“以甚麼罪名？”

“或者是浮浪罪；或者是對塔克塞司銀行詐欺取財，或者是你打死了你的祖母在‘它士曼尼雅。要點是總要把你關到事情了結的時候。”

“好的”，赫爾說，“我不願意坐監，我要到西城去。我在等車啦。”

“你最好是不要走，等到明天天亮再說，”奇庭回答着。“鐵道生了障礙了——有一駕貨車脫了軌，倒在軌道上；路線開通恐怕還有些時候。”

幾人把這個新的問題議來議去。麥克客勒要找五六個朋友來，在夜間幫着保衛赫爾；赫爾也正想要聽從這個意見了，這時議論由奇庭的無心的插說突然轉換了新的方向。“因為鐵道出了事，有些人便牽掣着了。石炭王的兒子便是一個！”

“石炭王的兒子？”赫爾返響着。

“年青的陌爾西哈里崗。他有一部專車到這兒——或者可以說是一套。你想罷——有食堂車，會堂車，兩部寢台車咧！你願不願意做一位石炭王的太子呢？”

“他是因為炭坑事件來的嗎？”

“炭院事件？”奇庭返響着。“他知道不知道都還是疑問啦。他們是要往甘達谷去旅行，我聽見別人說的；有一部行李車裝着四部汽車啦。”

“老比得是同路嗎？”

“不，他在紐育。陌爾西是東道主。他坐了一部汽車在街上跑——還有兩部是幾位男子和幾位姑娘。”

“在他的團體裏面有甚麼人？”

“我不能認識。你要曉得，這會是我們格惹特報的材料啦——石炭王的兒子在他的人奴有一百零七人快要在炭院裏慘死的時候，他偶爾到此。關於這回的慘事我假如能夠得着他說一句話呀！他就說我不曉得也好，我假如能夠得着他說出這一句話呀！”

“你去找過他嗎？”

“不去我還是訪員嗎？”

“結果怎樣？”

“沒有結果；除掉他使我寒心之外啦。”

“在那兒會見的？”

“在街上。他們停在一家骨董店前面，我就走上去。‘足下是陌爾西哈里崗先生嗎？’他是望着店鋪裏面的，從我的頭上望過去。‘我是一位記者’，我說，‘我要請問你關於北谷



炭阮的慘事的意見。’他說，‘對不住’——哼，他那個聲調真把我的血都冷透了！我辯解着說，‘只說一句話呢’他答道，‘恕不面談’；就是這樣——他又從我的頭上望着店舖裏面，其餘的每個人也都直視着前面。在我頭一句話他們便把我弄成冰凍了。我簡直覺得我好像一條凍蟲！”

話頭中止了。

“真是奇怪呢”，碧里又追溯起來，“一個人真好快的就成了貴族！你去看他那火車，那車中的人，那人們的態度，你會覺得你自己是生在威廉得勝王的時代一樣。而老比得到這國度裏來時是肩上揹着布囊的行商啦！”

“有我們在這兒拚命啦，”麥克客勒插說着。

“我們拚一輩子的命拚到死，還要拚到兒子兒孫”，記者說着。回頭隔了一分鐘又說，“不過啦，在那隊伍裏面有一位姑娘真是尤物！她真把我捉着了！你們要曉得那些燕婉的家伙，她們把她們的一身真是打扮得又柔又軟，令你想到春天的果樹園一樣。這位仙子剛好像萍果花的顏色。”

“你老哥也很容易受女人的愛嬌鈎引嗎？”赫爾妮婉地發問。

“我是的，我也曉得那通是做作，但也沒法，總要弄得你心尖子作癢。我時常愛想到，要她們的心和她們的面孔一樣

好看那就好了。”

赫爾的微笑變成了追懷，他引用一句歌辭：

“哦，李若安，好姑娘，  
月兒照在松樹上。”

他又停止了發起笑來。“奇庭君，不要把你的心籠在袖統裏。當她走過的時候她是不會踐踏你的。”

“不踐踏我？我一個新聞記者的微蟲。”

“不踐踏你呢，你一個堂堂的漢子！”赫爾笑着。“女人要做作我却是不說壞話的；一個女人有她在人生中的脚色，她是不能不着手表演的。”

話機又中止了。記者以突然生出的好奇的眼光望着這青年阮夫。“喂，留意一下”，他說，“我早有點疑惑你啦。這種有閒階級的心理你怎會曉得這樣多呢？”

“我從前也是有錢人的子弟”，赫爾說。“我家道的衰微就和哈里崗起家一樣的迅速。”

## 第十章

赫爾接着又向奇庭間那洋果花色的姑娘。“或許我認識她也說不定。她的頭髮甚麼顏色？”

“是含水的飴糖你把牠拖長了的顏色”，碧里說；“但是真是柔軟，真是美觀，閃着星河的光耀。她的眼睛是蔚藍色的，她的兩頰粉紅而帶乳白。”

“她有兩排真珠般的牙齒，她一微笑的時候便要向你閃出來罷？”

“可惜她並沒有向我微笑。”

“那嗎她的碧眼會凝視着你，睜得很大的，滿含着驚異罷？”

“是的，那一雙眼睛是那樣——可是她只是凝視着那骨董店的玻窗。”

“她戴的是不是白色的柔軟的草帽，上面有碧葉白花的裝飾，有一張橄欖色的面網，或許還有乳白色的絲辮罷？”

“喂呀，千里眼啦，你一定是看見過她的！”那記者叫了出來。

“或許是看見過，或許也是從甚麼流行雜誌的封面畫描

寫下來的！”赫爾微笑着；但回頭他看碧里懷疑的神氣，他說“認真的說，你說的那位年青姑娘，我怕是認識的。你假如說有吉希亞塞爾姑娘在那哈里岡的一羣人裏面，那你便沒有多大疑問了。”

“我實在是怎麼也難得說，”那記者說着，“你是說的羅伯亞塞爾的女兒嗎？”

“是那亞塞爾父子產業銀行的女公子呢”，赫爾說，“我是看見過她的。”

“怎樣看見的呢？”

“我在食品店裏當過學徒，她時常來照顧。”

“那家食品店？”

“西城培德森公司。”

“哦哈！你是時常賣冰糖菓子給她啦。”

“也有時賣密棗。”

“你的心尖子也就時常作癢，癢得你連錢都不會找罷？”

“我總是多找錢給她，鬧過好幾次！”

“你恐怕也想她的心好要如像她的貌美一樣罷！有一天你覺得很有希望你歡喜得戰慄，第二天你又覺俏皮而悲苦——直到最後你終竟絕望了，便一跑到炭坑裏來做工！”

他們都笑起來，麥克客勒與奔斗士屈倫也笑。但是奇庭

又突然嚴肅起來。“這個話我們不要再說了！”他叫着。關於炭院爆發的事件我總想從那一羣人中得些意見。你們想那是怎樣難得的材料啦！”

“但是你怎樣去弄呢？”

“我就不曉得了；我只曉得我總要去試一試。我要到那車子外邊去轉，我或許能夠找着一位僕歐談談也好。”

“向石炭王的僕歐求見！”赫爾忍不着笑。“好問他爲百萬長者面床作何感想啦！”

“好問他賣密棗給一位銀行家的女公子作何感想啦！”碧里回答他。

但是這回是赫爾又突然嚴肅起來了。“你聽罷，奇庭君，你何不讓我去和哈里崗少先生面會呢？”

“你嗎？”

“是的！我正是這個人——他的一個阬夫啦！我幫着他找錢，我不是嗎？要我才是和他談北谷事件的這個人。”

赫爾看見那記者突然地呈出興奮的狀態凝視着他；他接着說：“我已經找過地方推事，也找過治安判事，也找過地方審判廳廳長，也找過市長和警察署長。現在我爲甚麼不可以去找炭院主人呢？”

“要命！”碧里叫着。“我想你有點發瘋！”

“我想我一定要去，”赫爾平靜地回答。

碧里從椅上跳起來，歡喜得發狂的樣子。“我就讓你去！”他叫着。

“我就去呢，”赫爾說。

“你真的嗎？”

“自然是真的。”

“就穿你那樣衣裳去嗎？”

“當然。我是他的一名阬夫啦。”

“但是那通不過”，記者叫着說。“你不穿好一點，你連挨近他的機會也沒有。”

“你以為真的沒有嗎？我穿的衣裳也就給鐵路工人穿的一樣。譬如他的一架車上生了障礙——譬如就是汽管的修理，那怎麼樣？”

“但是你瞞不過那車長和僕歐。”

“我可以辦到。讓我去試一試。”

這兒沒有話說，奇庭在思索着。“實在說一句話”，他說，“你無論是成功與否都不成問題——你就敢於去嘗試，已經是一段記事。一位勞奴向石炭王的兒子直訴！富豪的鐵石心腸拒絕勞工的慘叫！”

“是的”，赫爾說“但是我真的是要去找他。你估諸他現

在回到車裏去沒有？”

“我離開他們的時候，他們正打算動身。”

“火車是停在那兒的？”

“在車站東兩三百碼遠，我聽見別人告訴我的。”

麥克客勒與奕斗士屈倫是吃着驚傾聽着這激越的對話的。麥克開始說道，“那剛好在我房子後面。”

“那是不長的一列火車——四部花車和一部行李車，”奇庭又加上一句。“那一定是很容易認出的。”

老蘇格蘭人却提出反對論來。“要出這房子是很困難的。我不相信他們今晚上會放走你。”

“啊哈，不錯！”奇庭叫着。“我們的閑話太說多了——我們要趕快才行。後門他們是不是也有人埋伏着呢？”

“今天整天他們都在監視着的”，麥克客勒說。

“你們聽我說，”赫爾插進來——“我有一個意見。奇庭君，你出去他們總不會干涉你罷？怎麼樣？”

“沒有，還不曾干涉過我。”

“麥克客勒君，也不會干涉你罷？”

“沒有，還不曾干涉過我。”

“那嗎很好，請你把你的義足借給我怎樣？”

奇庭聽見歡喜得叫了出來。“啊，好意見！”

“我要穿上你的外衣，戴上你的帽子”，赫爾接着說。“我看見你走動過的，我想我可以模仿。至於奇庭君呢，那他們是不會看錯的。”

“碧里這個胖娃！”老蘇格蘭人笑着。“好的，就來動手！”

“我要走別門出去在同一個時候”，弈斗士屈倫插說着，他因為興奮的原故聲音有些戰閃。“我或許可以牽制他們。”

## 第 十 一 章

他們是坐在麥克客勒的樓上的。現在他們站起來，正打算下樓，前門的鈴子突然響了起來。他們停着步，彼此凝視。奇庭悄聲的說，“他們來了！”

麥克客勒又突然地坐下，把他的義足交給赫爾。“帽子和衫在前廳裏，你試試看！”他的聲音含着不少的熱烈，但和弈斗士屈倫一樣是戰閃着的。他已經不年青了，並不能好高興地幹着冒險的事情了。

赫爾與奇庭跑下樓，弈斗士屈倫跟在後面。赫爾把大衣和帽子穿戴上，他們向後門走去，一邊在同一的時候弈斗士屈倫到前門去應門。



後門是開向一個後院的，從那兒再通過一道側門便是巷道了。赫爾曳着義足跛行起來，他的心頭是很吃緊的。他是不得不像麥克客勒一樣走得很慢——奇庭走在他的旁邊，一面走一面說話。他故意提高聲音稱呼着“麥克客勒君，”說格惹特是爲平民說話的報紙，一切的意見都是代表平民方面的意見。這樣議論着，他們已經走出了側門，走進巷道裏了。

有一個漢子從黑影中冒起頭來，從他們的旁邊經過。他離赫爾差不多只有三尺遠的光景，逼緊地看了赫爾一眼。幸好沒有月光；赫爾是沒有把他看清楚，希望他也不能看清楚赫爾。

那時奇庭依然繼續着他的談論。“麥克客勒君，你要曉得”，他在說，“像這樣一個狀態裏面要尋出真實有時候實在困難。他們的報紙滿載着虛僞的報道和誇張，很佔便利，那也要誘惑着我們要學載些虛僞的和誇張的報道。但結果我們覺得還是真實的最好，麥克客勒君——我們支持着這個主張，我們要永不退步。”

赫爾對於這種編輯上的說教，那當然是一點也沒有留意的。他是直視着前面，看到那巷道通到街道的口子。在麥克客勒房子背面的是一條背街，只有一排房子和路軌隔

着。

赫爾不敢往後看，但他的耳朵是尖着在的。突然他聽見一聲叫喊，那是奔斗士屈倫的聲音，“快跑！快跑！”

一瞬之間赫爾把義足去掉，一溜煙地跑出巷道，奇庭在後面跟着。他們聽見後面的叫聲，有一聲響得很近，命令道，“停步！”他們已經跑到巷口，正好轉灣，突然一槍打出，打到對面的街房，聽見粉碎了的玻璃聲響。

再走是一面空地，有一條小路穿過。他們躲在些陋房子的陰裏從這條小路走到別一條街，——就這樣便走到了路軌了。一條很長的貨車在他們前面，他們從那裏面兩架的貨車中間走過，翻過了那連環，看見一個大的機關車停在那兒，那頭燈在他們的眼中亮煌煌的。他們跳到那前面去，沿着車邊，走過一架儲水車，其次是行李車，又其次是一架花車。

“我們到了！”奇庭叫道，他喘息得就像一條水牛。

赫爾看見那一串車廂裏面還只有三架了；同時他也看見一個穿青色制服的人站在車口。赫爾衝上前去，叫道，“你的車子起了火！”

“甚麼？”那人叫着，“在那兒？”

“在這兒！”赫爾叫着；一閃他便跳過那人，闖進車裏去

了。

這是一條長長的甬道，認得出是食堂車的廚房；在甬道的他端是一扇發條門，赫爾一直衝上去。他聽見車長在後邊叫他停步，但是他沒有管他。他一把身上的大衫和帽子拋掉；便闖開那門，他走進一架光輝燦爛的車廂裏——在石炭王的公子的面前。

## 第十二章

食堂中白色的台布和玻璃杯在電燈光下輝煌，那燈光是由桃紅色的窗帷柔和了的。坐在桌上的有五六個年青的男子和五六個年青的女人，都是穿的夜會服；也有兩三位比較年長的女人。他們正吃到第一輪，一面談一面笑，突然看見這位不速之客，穿着骯髒的炭隴夫的作業衣。他自己進門的態度是沒有對亂的；但接着他的後面便來了一位胖子，汗蒸蒸的，慌忙忙的一個樣子，就好像一架舊式的機關車一樣喘着氣；在他的後邊來的是車長，那顯然也是同樣的手慌腳亂。所以那車中的話自然停止了。年青的貴婦人們都把椅子轉過來，幾位年青的男子更跳起來站着。

接着是一會靜默，到結果是一位年青的男子走上一步

來。“怎麼一回事？”他這樣問着，儼然見得他是有這樣的權利發問的。

赫爾對着這說話的人走上去，那是一位瘦削的青年，面孔是很講究的，但也並不見得怎樣驚人。“好麼，陌爾西！”赫爾叫着。

那人的面孔上起了一個惶惑的神情。他凝視着，但好像不能相信他目前所見的一樣。接着是從那年青的貴婦人中起了一次叫聲，發那聲音的人有頭髮如拖長了的含水飴的顏色——而且又柔輒又美觀，有星河般的光輝。她的兩頰是粉紅而帶乳白，她的碧眼凝視着，開得很大，滿含着驚異。她穿着一件薄薄的柔軟的橄欖青的衣裳，肩上披着一張乳白色的很薄的肩帔。

她早已站立起來了。她叫道，“那是赫爾！”

年青的哈里崗返響着，“赫爾瓦納呀！爲甚麼，你這樣——？”

他沒有說完被外面的騷擾打斷了。赫爾平靜的說，“你請等一下，我想有別的人會進來。”

車門很兇猛的被人衝開了。衝得太兇猛，把碧里奇庭和車長都衝在了一邊；弈夫克東現在門口

炭院警長是把呼吸凝集着的，他的面孔充滿着狩獵的

激情。在他的右手他拿着一管手槍。他向周圍凝視，看見他所追蹠着的兩個人；同時也看見石炭王的兒子，看見其他驚駭了的餘人。他站着呆悶起來。

車門又衝開一次，把克東衝在一邊，又現出兩個手下人來。爲首的是辟提哈南，他也是呆立着了。這位“打脫牙齒的人”自己的牙齒也脫了兩個，他駭呆了把下顎張得很大，這個缺陷愈見鮮明起來。他大約是生下地來第一次才進社交室的，他就給一個長成了的孩子看中了點心舖的菓醬。

陌爾西哈里崗的態度愈漸嚴重起來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問着。

答應的是赫爾。“陌爾西，我在找一位犯人。”

“甚麼呢？”有低低的驚異聲從女人口中涌出。

“是的，一個犯人；這人是把炭院封鎖着了。”

“封鎖炭院？”陌爾西返響着，“你說的是甚麼？”

“讓我爲你說明罷。第一步我要介紹我的朋友們。哈里崗，這是我的朋友奇庭。”

碧里才突然覺得自己的帽子還戴在頭上。他把帽子趕快脫下；但是其餘的禮節，他的社交的本能使他失掉了。他只是呆呆地立着，他的氣息還沒有平復。

“碧里是一位記者”，赫爾說。“但是你不要擔心——他

是一位紳士，他不會做出意外的事情的。你懂得的啦，碧里。”

“唉，唉，唉——是——是的”碧里說得很微弱。

“這位呢是弈夫克東，北谷炭院的警長。陌爾西，我想你是曉得的，北谷炭院是屬於燃料總公司的。克東，這是哈里崗先生。”

克東也記起了自己的帽子；和他的手槍，他開始把來藏在自己的背後。

“這位呢是辟提哈南，職業是打脫人的牙齒。還有兩位紳士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他們是用來幫着打脫牙齒的。”赫爾這樣繼續着，裝着社交上的形式，他的目的是在讓他自己的心機盤算着的。他在這混亂的時候正在盤算他的策略！他是把陌爾西引到一邊去，心平氣和地同他講，讓他自己的正義和人造感去裁奪呢？否，這不是對待哈里崗宗的法門！哈里崗家人是很頑強的；你假如要想他做甚麼，那除非是用武力！要來對待陌爾西，那是把他撐持他的客人面前，把事情說明，讓他賓客的感情去強制着他！

石炭王的兒子又問起話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赫爾開始敘述那炭院中的工人的情形。“他們沒有吃的沒有喝的，除掉他們進院的一天拿着的乾糧；自從爆發以來已經有

三天半了！他們是吸着很壞的空氣；他們的頭在痛，他們前頭部的靜脈管偵張起來；他們的舌頭僵着，他們是伏在地上，喘息着的。但是他們是在等待——他們信賴在院外的朋友會來救他們，他們就全靠着這點還留着殘生。他們不敢把那防壁打掉，因為那瓦斯會立地把他們殺了。但是他們知道救援隊是會來的，所以他們在傾聽着斧頭和鶴嘴鏟的聲音。這就是那院中的情形。”

赫爾中止着，他想在陌爾西的臉上看出些關心的表情。但是這種表情是一點也沒有。赫爾又接着說：

“你想想罷，陌爾西！在那院裏有一位老人，他是一位愛爾蘭人，他有一位女人和八個兒女在關心着他的生死。我曉得有一位婦人，她有一位男人和三個兒子都陷在院裏。這三天半以來無數的女人和孩子們都是在院口等候着的；我看見他們坐着把頭垂在膝上，或者是搖搖自己的拳頭，或者是咒罵着那殺人的兇手。”

話頭又中止着了。“殺人的兇手？”年青的哈里崗發問。“我不懂你所說的！”

“你是很難相信的啦；不過事實上並沒有做過一點救護的工作。殺人犯把院口用一木板釘着，加上一張防火布——把那大小的工人們鎖在坑裏面悶死！”

客人中起出驚怖的聲音。

“我想你怕是不會相信這樣一件事情的。理由是阮裏起了火；假使那扇風機一工作起來，煤炭便會燒掉。但是同時有些主要的隧道便可以把煙霧除清，有些工人是可以救出的。這樣就是一個財產對於人命的問題；殺人犯是取決在財產一方面的。他打算要等一禮拜，兩禮拜，等到火熄掉了為止；於是那些大小的工人們是活該丟命了。”

靜默了一會。年青的哈里崗把這靜默破了。“那個幹的這事體？”

“他的名字叫齊諾士克特來德。”

“他是甚麼人？”

“剛才我說我是在找一位殺人犯的，我看你好像有點誤解。我那樣說，是因為我想集中我的思想。”赫爾停息着：他又繼續着說的時候，他的聲音愈見尖銳起來，他的一句一句的話就好像驚雷一樣。“我所說的殺人犯就是那炭阮的監督——是燃料總公司使用的人而給了他以權勢的。目前被追跡着的不是封鎖炭阮的人，却是要求打開炭阮的人。他是被人當成一個壞人看待，因為國法人情都被燃料總公司蹂躪盡了；他沒法纔闖進了你的車裏來求庇護，以保全他的生命免得被公司所雇用的流氓和地痞們所慘殺！”



## 第十三章

這些人們他是知道得很熟悉的，赫爾的這一片驚雷在他們中捲起的效果他是能夠測度的。他們這些人是以幽默爲一切道德中的至品；他知道他是冒犯了他們。假如在至少限度內他要贏得他們，他非說明他到這兒來的原由不可——他何以成爲了哈里崗的私產的一個闖入者？

“陌爾西”，他接着說，“去年在大學裏愛聽所謂‘亂黨’的演說，你時常肯責備我，你該還記得。你以爲聽了那些人的話當然是不高興的。你以爲他們所說的話都是虛構。但是我要自己來看一看，所以我才來炭院裏做一個院夫。爆發是我親眼看見的；我也看見這位亦夫克東連打帶罵的把女人和孩子們從院邊趕走。我挺身出來要去救那院裏的人，這位警長便把我趕出了炭院。他威駭我說，假使我不離開，那今天晚上在我身上就要出事。你看——現在已經是晚上十二了！”

赫爾等着，讓陌爾西自己來揣度情形，發下命令。但是年青的哈里崗顯然沒有介意在警長的出現和他的手槍。赫爾又再說：

“這些人顯然是要殺我，他們剛才對我開了一槍。警長手裏還拿着手槍，你可以嗅出那火藥來。所以我才擅自走進了你的專車。這是爲要救我自己的命，我要請你原諒我。”

石炭王的兒子到這時得到顯示出他的寬大的機會了。他趕快利用着說，“赫爾，你到我這兒來，那自然是很應該的。假使我們的用人那樣的對待你，那是不合法，我們定要處治他們。”他很鎮定的說；這正是哈里崗的家風，弈夫克東和兩位警衛聽見都畏縮起來。

“謝謝你，陌爾西”，赫爾說。“我曉得你定要這樣說的。我很對不着，攪擾了你們的夜會——”

“全沒有那回事啦，赫爾；並不是甚麼宴會。”

“陌爾西，你要曉得，那不僅是救了我自己，而且還要救那院裏的工人啦！他們是危急得很，一分鐘也很關重要。要救出他們至少還要一天，那樣他們怕已經在吸最後一口氣了。凡是應做的事情立刻就要做。”

赫爾又等候起來——等候到這中間的沉默令人感着不愉快了。坐客的眼光在前一直都是看着赫爾的；但是現在都掉過去看哈里崗，年青的哈里崗覺得這風色已經轉換了。

“赫爾，你現在所要求我的事情，我是不曉得的。我的父親用了些專門家來管理他的事業，我想我還夠不上來參加

意見。”這又是一種哈里崗風；但在赫爾的緊緊的凝視之前輾化了。“我能夠做甚麼呢？”

“你能夠下命令叫他們把炭院打開，把扇風機換好，運用起來。那樣便把一切隧道的瓦斯和煤烟都驅逐乾淨了，救護隊便可以下去。”

“但是啦，赫爾，你要曉得我還沒有下命令的這種權勢的。”

“你可以拿出這個權勢。你的父親在東部，公司的職員是在家裏的床上睡覺；而你是這兒！”

“但是呢赫爾，這些事情我是不明白的！情形究竟如何——除你所說之外，我也不甚明白。我就不懷疑你說的話，在這樣的情形之內是容易做出錯誤的。”

“陌爾西，你去自己去觀察一下罷！那是我所請求的一切，那是很容易的事情。這兒有你的專車，車頭是昇着火的；我們要轉到北谷線軌上，只要半點鐘便可以上山。到那時——讓我引你去會我認識的工人們！那些工人們是在炭院裏做了一輩子的工，這些慘事他們是看得不少的，他們可以告訴你一些真實的情形——告訴你一個打救許多人命的機會，告訴你有這樣一個機會僅僅為顧惜幾千塊錢的煤礦和枕木和鐵軌，便被拋棄了。”

“但是呢，赫爾，即使那算是真實，我也沒有權力。”

“你只要一上去，像你那樣的極禮繁文便可以一刀兩斷。那些工頭兒們所幹的事情是只有在黑夜裏才幹得出來的！”

在赫爾的這樣嚴厲的恫喝之下，哈里崗的威風是受了打擊；石炭王的兒子簡直成了一個無可如何的溫順的青年。但是在他的背後有一種勢力比赫爾更大。他搖搖頭。“赫爾，那是老人家的事體。我沒有權利來干涉呢！”

赫爾差不多像要到絕命的程度他回向團體中其他的人。他凝視着的眼光從一個人的臉上轉到別一個人的臉上，停在那雜誌封面畫的美人，碧眼睜得很開，滿含着驚異的，那面孔上了。

“吉西！你以為怎麼樣？”

那姑娘吃驚着，表示着為難的情形。“你說的甚麼，赫爾？”

“你告訴他請他去救救那些工人的性命！”

赫爾等着她的回話一分鐘就給一年一樣。他覺得那是一個試驗。碧眼沉下去了。“赫爾，這樣的事情我是不懂得！”

“但是，吉西，我是說明着的！有大小的許多工人窒着氣

快要死了，因為是顧惜幾個錢。這還不明白嗎？”

“但是呢，赫爾，你叫我怎麼曉得呢？”

“吉西，我是把我的話對你說明了的。假如我不曉得我決不會求你。”

她依然還是躊躇着。這兒在他的聲調中顯出感情的激越來了：“吉西，你怎樣？”

好像受了催眠術的一樣，那姑娘的一雙眼睛舉起來看着他的；他看見有一股羞媿的紅暈一直蒙上她的頸部和兩頰。“吉西，我知道——這差不多是不該問的事體！你對於朋友們從來是沒有失過禮的。但是我記得你有一次失掉了你的常度，你那次看見一位粗魯的漢子在街上打一隻劬勞的老馬的時候。你不記得你便一直衝到那漢子面前——就好像甚麼野物一樣嗎？而今呢——你想，我的好妹妹，這兒是劬勞着的有生物被人虐待得要死；但不是馬——是一些工人呀！”

那姑娘依然凝視着他。他看得出她眼中的悲傷和惶惑；他看見她的眼淚潛潛的流出，流到頰上。“哦，我不曉得，我真的不曉得！”她叫着；把面孔藏在手裏面，開始大聲地啜泣起來。

## 第十四章

十分難過的一頓沉默的時間。赫爾的眼光又旅行起來，來到穿着一件黑衣，在項上帶着一串真珠的灰髮的貴婦人臉上。“密西司克蒂司！你總可以勸勸他的！”

灰髮夫人驚愕了——他的無禮這樣無限制嗎？她才看見他着難着吉西。但吉西是他的未婚妻；他那能把同樣的着難加在密西司克蒂司身上？她回答着，在她的聲調中有些冷淡的意思：“我不能夠這樣地難為我的主人。”

“克蒂司夫人！你平常是很有慈悲對於喪家的貓和狗的啦！”這些話提到赫爾的嘴邊了；但他沒有說出來。他的眼睛又動着。其外還有甚麼人可以幫助制服一位哈里崗的呢？

克蒂司夫人旁邊坐着的是雷吉坡達，插着一朵玫瑰花在他的夜會服的鈕孔上。赫爾是曉得的，這位雷吉在這兒的任務——他是一種男性的宥酒者，一位幫着主人陪客的人，讚仰豪華而慫懃服仕。可憐的雷吉是靠着別人的生活而生活，他的靈魂是永遠以別人的興奮，以閑談，以鬪酢和酬酢的逸話而震閃着的。這靈魂不斷的在衝進；在打算着，籌畫機會，在弄些小小的聰明和漂亮以掩蓋着自己的貧窮。赫爾傷

倏地把眼光抹了他一下；那很鮮明的小小的黑鬍子好像是興奮着的，赫爾在一閃的犀銳的直觀之中看出了這個情況——雷吉是期待着要受問詢，他已經準備着一個答案，那是在哈里崗於家族銀行中可以增加他社會的資本的。

在車廂的那翼坐着的是吉內芳芙，赫塞：高長，挺直而端正。一眼看去便覺得她好像那大眼的鳩娜女神一樣，她的情緒也會是正直的了；但是你一認識吉內芳芙的時候，你會曉得她的心是遲鈍的，完全只曉得有她自己。在她的旁邊是波普，克雷士通，剃得很光滑的，玫瑰色的兩個面孔，體格很是豐滿——那是一般所謂“健兒，”很有野心想在體育俱樂部裏贏得一些賞杯，在軍營射的場中保持着自己的點數。愉快的波普或者可以說出自己的良心話來；但是他是和陌爾西的表妹，白第，公尼森戀愛着的，那就坐在他的對面——赫爾看見她的黑眼放着光，她小小的拳頭緊緊的握着，她的嘴唇緊閉着失掉了顏色。赫爾是曉得白第的——她是哈里崗族中的一個人，在哈里崗的家中做着家庭教師想把行商的兒女教成“新時代”的領袖！

其次坐着的是克斯，一般稱為“活動家”的，他專談養馬養犬的這樣不像位姑娘行選的一些事物；赫爾在她的面前曾經談過社會問題，她的見解是表明在這樣一句話裏的——

“假使一個人用他的刀子吃菜(意思是連叉子也沒有的貧窮人),那我認為是我的不共戴天之仇!”從她的肩頭上有一位男子的面孔現出來,眼色沒有神采,鬚鬚是帶黃色的——那是悲提·阿德欽斯,是一位尖酸的倦於世故的人,新聞紙上稱他爲“俱樂部行走”,赫爾的胞兄稱他爲“馴貓”。有一位是“胖子”的奔瓦森,他和赫爾一樣是貴婦人們的愛寵,但就只有那一點;綽號叫“棍棒”的哈里斯,是另外一位石炭王的兒子;他的妹子,德西;還有一位白朗淺華格爾曼,她的父親是老哈里崗的首席顧問,她的哥哥是地方議員,培德羅明星報的總理。

就這樣赫爾的眼睛從這個面孔移到那個面孔,他的心機從這個性格移到那個性格。這就好像一套手冊的展開;一幅他所半忘的走馬看花的世界。他沒有時間來反想的餘暇,只是追蹤着一個迅速的佔優勝的印象。以前他曾經是居住在這個世界而把來作爲說話的資料的。他曾經是認識得這些人,同他們交際過;他們以前好像都是親切的,可感謝的一些好人。而今呢,這是一種怎樣的變化呢;他們好像不再如從前那樣親切了!這變化是在他們嗎?還是赫爾自己已經變成尖酸的——所以在這可恐怖的新的光輝中他看見他們是冷淡的無關心的,就好像照着那只隔幾哩路遠的待死的



工人們頭上的星光一樣！

赫爾的眼光又回到石炭王的兒子上來了，他看見那陌爾西是氣憤着臉色都變白了。“赫爾，我老實對你說，我們用不着再糾纏了。我是不願意受人脅服的。”

陌爾西的眼光突然的想到了甚麼又轉移到警長身上。“克東，你的意見怎麼樣？你覺得瓦納先生所說的情形是正確的嗎？”

“陌爾西，這樣的人他會說甚麼話你是曉得的！”赫爾插斷着說。

“不，我是願意曉得的。克東，怎麼樣？”

“哈里崗先生，他是錯了。”警長的聲音尖銳而帶着嘲笑。

“怎樣錯的？”

“公司正在設法要打開坑口，從開始就是這樣。”

“哦！”陌爾西的歌音含着勝利的意趣。“怎麼會拖延起來了呢？”

“因為扇風機破了，我們須得換上一架新的。要安上一架新的很要費些工夫，——這樣的事情不是一點鐘的工夫便可以做到的。”

陌爾西回向赫爾。“你看！至少這兒是有兩個意見！”

“自然呀！”白第，公尼森姑娘叫着，她的黑眼投向赫爾。她好像還要說些話，但是赫爾間斷了她，更向哈里崗走幾步。赫爾把聲音放低的說，“陌爾西，請你到那邊去一下。我有句要緊話要對你說。”

赫爾的聲音中正含得一個恫駭的意思；他的眼光一直看到車廂的那端，有一個地方是兩個黑奴的侍者佔據着的。兩位青年向他們走去，兩位侍者便趕快退開了；石炭王的兒子心裏暗想，赫爾這樣是要準備着把這場鬭爭結束的。

## 第十五章

陌爾西，哈里崗在赫爾的同班中是有名的學生公子，赫爾是很曉得的。他並不狠毒，不像他那貪婪的老父；他只是自負心很強，這是一般有錢子弟的共通現象；他的意志軟弱，這也是平常無須乎要甚勇斷的人的一般習氣。他是在脂粉隊中養成的。養成爲他們所說的“交際社會”之一員；在這樣的過程中他養成了一種觀念覺得自己是十分尊貴。哈里崗的列傳中就只有一件悲痛的記憶支配着——那是行商的背囊；赫爾知道陌爾西的最高無上的目的就是要希望人認他爲真正的，實在的，無條件的貴族。這個智識赫爾就要利

用來做爲攻擊的武器。

他打算和解陌爾西的怒氣，他開首說了些辯解的話。他並不是存心要做出這一場惡作劇的；只是那痞棍們逼着他，使他有了生命的危險。在夜間被人追趕着，而且開槍，那也是很險惡的！他實在是失掉了主宰；他忘記了他自己是一位炭院夫的二把手，那是太不合格的態度。他把自己來做了一番西洋鏡，是的，的確是的，他知道他是怎麼樣難看了！

——赫爾看着他的骯髒的院夫的服裝，又看着陌爾西。他看出陌爾西的心裏是十二分和他表示同意——他真的把自己來做了一番西洋鏡，而且也把陌爾西來做了一番！赫爾對於剛纔的行動很抱歉，但是那已經弄糟了，現在是悔也來不及了。這消息一定是要傳出去的——沒有方法把牠抑制着！赫爾或許可以封着他的朋友那位記者的口，陌爾西或許也可以封着侍者，車長，警長和槍手們的口——但是他總不能遏制着他所招待的這一些友人！他們在這幾禮拜中一定是引以爲話柄的！這些話在一天之內便要傳遍西城——一個炭院夫的二把手跳進石炭王太子的專車！這樣一個有趣的文明劇一樣的不三不四的話！

“陌爾西，你還要曉得，”赫爾接着說，“這對於一個人的成長還是一種障礙物。你以後一生之中別人都把這件事情

來作爲批評你的資料！”

“我聽隨我的朋友們批評好了，”陌爾西回答着，依然還有些哈里崗的威風。

“話的好壞你却是可以自由制造的，”赫爾執拗地接着說。“世間的人會說，他是看重了銀錢；或者會說，他是看重了人命。的確的，陌爾西，我想你一家人用不着這樣壞的要顧惜這一筆錢！你這一次的火車旅行不是更要花費得多些嗎？”

赫爾等待着，給他的掌中物以思索的餘暇。

思索的結果是得出一個問題剛不媿是哈里崗的兒子。

“你到底又可以得些甚麼好處呢？”

“陌爾西，”赫爾接着說，“你總該知道我是並沒有好處可得！假使你不能夠作別樣的解釋，那你可以這樣想，你所接洽着的是一位沒有罪過的人。我親自看見那許多慘毒的光景——我被炭院的警長們這樣四處的追趕着——喂，陌爾西，那位克東先生他有六個子彈在他的槍上啦！我簡直快要發狂了！”在這炭院夫二手的碧眼中現出一種很兇猛的神氣相信着比陌爾西，哈里崗還要強硬。“我是只剩着一個觀念留在這世間上了，陌爾西——就是要救那些工人！你假如不知道我是怎樣的絕望，那你是錯誤了。我幹的事情一直

到現在都是匿着姓名的！我叫佐司密司，一位炭院夫的二把手。假使我走出來，說出我的真姓名——唔，就算我不能使他們打開那炭院，但至少我可以給燃料總公司一些難乎爲情的亂子！但是我沒有那樣做；我知道那太難乎爲情，這是我從我父親遺傳下來的一種情緒。但是假如我看見這兒是無法可施，假如這問題硬是要讓那些工人慘死，那我是把一切的東西都要拋掉的。你告訴你的父親說；我要縱使這位奇庭君，把這件事情四處的吹歐出去，——宣佈公司的罪狀，向州政府控告，就在街上受逮捕也不要緊，是要搞出一些亂子，把事件推進到公衆面前。你要曉得，我是握着事實的呢，陌爾西！我是在那兒親眼看見來的。你懂得麼？”

陌爾西沒有回答，但他顯然是懂得的。

“從反面上來說，只要你高興，你很容易處置下來。當你聽見這慘變的時候，你是在舉行着一個很愉快的旅行；你趕上山裏下命令，你把炭院打開了，你救出了你的用人們的性命。報紙上正是要這樣登載的。”

赫爾緊緊地監視着他的犧牲，摩索着達到他心坎的路，覺得他是走錯了。哈里崗家儘管是怎樣的暴發戶，但是一味的豪華不一定是貴族的態度，他們是知道的。

“好的，這樣罷！”赫爾趕快的說。“假使你不願意聲張出

去，那也有辦法。記者們都在那山上的工頭兒們的操縱中的，他們可以隨你的意思爲所欲爲。總之我所請求你的唯一的事情，便是你把車開上山去，看着那炭院開開。你不願意嗎，陌爾西？”

赫爾凝視陌爾西的眼睛，曉得那工人們的生或死就懸在他的一點頭上面。“怎麼樣呢？你的回答是？”

“赫爾，”陌爾西說，“我的老人會處治我的！”

“不錯，但是回過來說，我是要處治你的；到底那種更壞？”

這兒又沒有說話。“陌爾西，一道去罷！念在上帝的名下！”赫爾的聲音是絕望的，警告着的。

突然地對手投降了。說了一聲，“很好！”

赫爾抽了一口氣。“你但是要留心！”赫爾加添着說。“你上去不要讓他們愚弄你！他們可以想種種方法來欺騙你——一直是不願意服從你的意志的。但是你要堅持着就拉手槍也不要緊——所以我是要同你一道去的，我要去看那炭院打開。不等救護隊走下院去，我是死不走的！”

“會有人下去嗎，赫爾？”

“會有人下去？啊哈，我的先生，他們是爭持着要下去的機會啦！他們爲這件事情暴動起來。我是同他們下去的——

你也下去罷，陌爾西——我們這一大羣懶人都應該下去！我們出來的時候，我們才知道這炭院事業是怎麼一回事情啦！”

“好的，我同你去，”石炭王的兒子這樣說。

## 第十六章

陌爾西向克特來德在那天晚上說了些甚麼話，赫爾無從曉得的；他只曉得他們一到了山上那炭院監督便被招來商談，半點鐘後陌爾西含着微笑出來，說赫爾一直是誤解了的；炭院當局百忙的在安置扇風機，從最初一瞬間便豫備要打開炭院的。工作現在已經完成了，在一兩點鐘內風扇便要運轉，在清早的時候便可以有救護隊入院。陌爾西說得太無邪猜了，使赫爾也驚疑了一下，或許陌爾西自己也不會相信。赫爾是處在賓客的地位在理是只好客氣地裝着是相信的，在公司的其餘的人面前只好暫時裝着一個傻子。

陌爾西留赫爾與奇庭在他的車上過夜；但是赫爾謝絕了。他是太骯髒了，他說；而且，他在天亮的時候醒來，他要首先下炭院去。陌爾西答說下炭院去這個提案炭院監督反對——他不許任何人進院，除掉是有經驗的人，這種人可以

留心他自己。準備着渴望着下院的手邊既不乏人，所以用不着外行的性命去冒險。

差不多是犯着不客氣的危險，赫爾宣稱着他要去走一遍，看看打開那坑口的蓋板。在有些人家是聚集着悲哭的團體的，都是不能睡覺的女人聚集在那兒，把這樣好的消息去向她們傳播，這正是無上的功德。

赫爾與奇庭走開了；他們第一是走到賴發德家，看見賴發德家的跳起來凝視着他們，然後很高聲的叫着聖母瑪利，因為鬧得厲害把她的孩子們都驚醒了。這婦人一弄真確了他們所告訴他的消息，她衝出去把她傳播起來，不一會全街都鬧熱起來，都是些幢幢的人影，有一大羣人是聚集在坑口的。

赫爾與奇庭走往傑侶迷納梯家。因為是尊重陌爾西的體面，赫爾只把陌爾西所說的話說出，克特來德是始終準備着把坑口打開的。很有趣的是看這個陳述的效果——傑侶表示來所看望着赫爾的那個面孔！但是他們沒有費時間來討論；傑侶忙把自己的衣服穿上，同他們趕到坑口。

實在是千真萬確的，有一隊工人已經在扯破那蓋板和帆布了。赫爾自從到北谷以來他從不曾看見工人們有這樣的熱心！轉瞬間那很大的風扇便活動起來了，號叫起來了，



歌唱起來了；這兒也有一百人的大羣跟着號叫，跟着歌唱。

要看救護隊入院，那還要好幾個鐘頭；突然赫爾覺得他自己是不能支持了。他和奇庭走回迷納梯家裏，鋪了一張絨氈在地板上，好像遇了救星的一樣嘆了幾口氣睡下。碧里呢，他是立刻拉起呼鼾來了；但是對於赫爾由於過分奮興的關係却來了突然的反作用，睡眠同他離開了。

一片思想的大洋，潮向他的心頭來：外邊的世界，他自己的世界，他故意地背棄了幾個月的，他現在是被脅迫着不能不追憶牠！那好像是很簡單的，他在暑中所幹的一些行徑：變名，裝成一個勞動階級，過勞動者的生活，想勞動者的思想，然後又走向他自己的世界去帶着新鮮的奇異的冒險談去四處吹噓！他自己的世界，赫爾瓦納的世界會發現他是佐司密司，炭院夫的二把手的可能性——那是他決不曾想念到的可能性。他是像一位偷兒，在黑暗中幹着工作，突然間找着了光輝燦爛的華堂。

他起初走來冒險，原是準備着要找些事物來使自己驚絕的；他已經約略的知道了一些，他要和這個“系統”打戰。但是他沒有想出他會陷入階級鬥爭的激戰中，向着他自己的社會的戰濠在下突擊。而且他知道這戰爭還沒有告結束；就算把那戰濠佔領這戰爭也還不能平定。睡在這兒黑暗與

沉靜之中，赫爾認識了他所幹着的一切事體了。用另外一個譬語來說，他是開始在街頭做買賣的野鷄，他一覺睡醒起來覺得自己成了夫人了。

那並不是已經悔改了他從前和陌爾西所走的路。從前也沒有別的路想到過。然而赫爾和這北谷的村人相識了十個禮拜，而他和陌爾西車中的佔領者已經相識了十年。所以這些後者的性格在他的意識之中漸漸擴大起來，在這兒的暗中他們的思想纏繞着他，不管那是積極的懷着敬意還是消極的懷着驚疑，他讓他們把他心裏的防閑佔領着了。

他特別是覺得自己在和吉西阿塞爾姑娘糾纏。她的面孔現在他的面前，如怨如訴地。她的面孔真是端麗，那是不可抗抵地逼迫人的靈魂。她的碧眼，柔和而放光輝，充滿着嫵婉；她的嘴唇，容易爲情緒而閃震；她的皮膚像萍果花色，她的頭髮耀着星河的明輝！赫爾的意見對於炭院的苦業和痞棍的脅迫儘管是充分的刻薄，但他是從沒有想過吉西的靈魂和她肉體的愛嬌會有兩樣。他是愛着她的；而且他在愛情生活中也還十分年青，十分沒有經驗，他不會知道在那樣天真那樣可愛的女兒的甘美之下會深深的藏着，那遺傳的本能的，無意識的殘忍——階級的殘忍，世間偏見的頑固。一個人非到了中年，非受了很多的苦厄，他不會知道那女人

的愛嬌，那明眸皓齒，雲鬢的神妙的端麗，那皮膚的柔膩，恣態的嫵媚，是花費了幾代人的勞動和心血，是暗示着人生是獸性的，風俗習見是殘毒的非人道的。

在他絕望的事變之中吉西剛才是使赫爾失敗了的。但是現在赫爾又回想到那一幕來，他告訴自己他的考試是沒有得到好的結果。赫爾自從小孩子的時候便認識她，愛她，永不曾看見過她有一言一動是不寬和不仁愛的。但是——他這樣對着自己說——她對於她所知道的人是表同情的；她幾曾有甚麼機會會知道勞動階級呢？他一定要給她一個機會；他一定要敦促她，甚至是反抗着她的意志，使她去了解人生！這種行動會虧損她，會破壞她那絕端柔膩的面孔，但是不要緊的，那一定於她有好處——那一定會是“產生的痛苦。”

就這樣睡在黑暗與沉靜之中，赫爾尋着他自己纏綿着在和他的愛人談話。他領着她在炭院村裏走，為她說明些事物，為她介紹這個又介紹那個。他把那專車中的別的友人引來和他北谷中的友人介紹。他們在質上都是平等的個人，應該是沒有差別的！譬如波普·克雷士通他長於歌舞——那他一定高興“百靈機，”這炭院村中的歌劇的專家！克蒂司夫人是喜歡貓的，一定會和納格爾老媽媽定成姊妹，那是迷納梯

的鄰居，養着五匹！就是活動家的克斯姑娘，她是恨人用刀子吃菜的——她一定會被雷鳴涅次克館的寄宿者們逼成殺人犯，但她會高興那匹吃煙的騾子“查爾大哥，”那從前是做過赫爾的愛寵的！赫爾差不多耐不着等到天亮了，天一見亮他便可以努力幹出這些社會的汞合(amalgamation)！

## 第十七章

快到天亮的時候赫爾才睡熟了；他被碧里奇庭弄醒，碧里坐起來在打阿欠，同時在呻吟又在嘆氣。赫爾覺得奇庭在昨天晚上也是吃苦不小的。儘管他是專門幹着記者的生活，他從不會得着過這樣的一種奇聞；也沒有任何人得着過這樣的奇聞——並且是一定要被人殺掉！

克特來德在昨晚的夜深招待新聞記者談話——報告他們以新的消息，說公司已經準備就開院；並報告年青的哈里崗的專車到了山上，因為他關心着埋在坑裏的工人。記者們不消說是要報道着他的到來，但是不能夠忽脫，也無須乎舉出那些客人的姓名。那位在村裏不守本分被趕下山的“二把手”才是“石炭貴人”愛德華·奔司·瓦納的兒子，他們無須乎報道，這是無須乎指示的。

在下着微微的冷雨，赫爾向傑侶借了一件舊的大衣來穿上了。小傑侶鬧着要和他同去，鬧了一會赫爾終把他裹在一張披肩裏，把他跨在肩上。剛好天才見亮，但是村上的全體的居民已經集在炭坑口上了。戴盔帽的人走下坑去探試，最後的顯示的時刻漸漸逼來。婦人們立着披着濕的披肩在縮着的肩頭上，她們的面孔是慘白而愁蹙的，她們都懸心吊膽地誰也不能說話。她們是在雨天中立着戰閃，而坑中的她們的丈夫或許會因為缺少幾滴水而丟命，這想起來不禁要令人戰慄。

戴盔帽的人上來報告着豎坑的脚底還可以點燈；所以沒有盔帽的人也可以下去，第一隊的志願救援隊已經組成了。一夜都是鐵槌的聲音，木匠們在做好了了一個新的昇降籃。現在籃子安上了昇降機頭，救援隊各人就了自己的位置。最後那昇降機終竟動起來，一羣人從地面消逝到地下去了，你可以聽見從一千人的口中同時吐出一聲嘆息，就好像有風在松樹林中咆哮一樣。他們都是丟下自己的妻兒子女在坑上的，但是他們的妻子沒有一個人要去停止他們——這樣的深在無意識的團結的韌帶把二十國的勞動者團結成一個！

昇降籃放下坑去是很慢的；因為怕瓦斯的危險而且籃

子又是新的，所以下得一尺便要停止一下，等到下邊拉得號鈴發響證明人是無恙，又才再放下去。他們到了阮底之後，那是更要費時間的，等他們把殘留着未死的人運上阮來，到底還要好長的時間誰也不能說。豎阮脚下橫着些人體，但據盜帽子報告，那是用不着費時間運上來的，因為那一定是死了幾天了的。赫爾看見一羣婦人們去圍着那盜帽子，想問他們那屍首中究竟有相識的沒有。豈不消說他也看見奔夫克東和幫辦亞丹牟士是在照着老例子阻攔婦女們的。

籃子拖上來裝第二批的人下去。這次用不着那麼謹慎，升降機動得快些，一羣一羣的人帶着肅靜的面孔，手裏拿着鶴嘴鋤，鐵條棒，鐵鏟，從那恐怖的口中去。他們分散着去工作，爲首的人拿安全燈四處去探試，去找尋防壁那裏囚着裏面的工人立來防衛瓦斯的。他們用鐵槌在防壁上敲，他們可以聽見壁後有沒有生人的響動；或者他們要把防壁打破，找着些工人們是衰弱得連響動也做不出，但是生命的微燄有時是依然未熄滅的。

一個二個地赫爾的朋友走下去了——大漢子傑克大衛德，波黑米亞人烏勒司馬克，波蘭人克羅勿斯奇，最後是傑侶迷納梯。小傑侶跨在赫爾的肩上搖着手巾；那時樂沙也走出和他們一道，她挽着赫爾的手，沒有說話，就好像她的靈

魂是隨着籃子下去了的一樣。青眼的金牟，賴發德去找他的父親，黑眼的希臘孩子“安弟”，他的父親幾年前是死於炭院事變的，也下去了；羅危塔下去了，傑侶的表兄炭院工頭兒克爾朱諾也下去了。他們的名姓一個二個在羣衆中叫出來，就好像出陣的英雄一樣。

## 第十八章

赫爾向周圍一看，看見些哈里崗的客人。那是運動家的克斯姑娘，她和悲提·阿德欽斯同立在一把雨傘下；波普·克雷士通和胖子的弈瓦森。這兩位是穿着雨衣和防水帽的，在和克特來德談話；他們很高，很漂亮，站在蹙屈的炭污的工人們旁邊就好像別一個世界的人一樣。

他們看見赫爾，便走上來。“你在甚麼地方找着這位小將？”波普發問，他的玫瑰色的剃得很平滑的面孔破成微笑了。

“我揀來的啦，”赫爾說着把小傑侶送了一下，放下肩頭來。

“哈囉，小將！”波普說。

回答來得很快，“哈囉，大將！”小傑侶懂美國話；他是可

以和任何社交界的人對應的!“我的父親坐着那個籃子下坑去了,”他說,望着這位高長的客人,他的黑眼睛是放着光的。

“是那樣嗎!”波普回答。“你爲甚麼又不下去呢?”

“我的父親會通同把他們救出來呢。他是不怕事的,我的父親!”

“你的父親叫甚麼名字?”

“他叫大傑侶。”

“哦哈!你長大了將來要做甚麼人?”

“我要做一個放火的。”

“在這炭坑裏嗎?”

“說不定。”

“爲甚麼呢?”

小傑侶神妙地望着。他說,“我所曉得的事情不能全盤告訴你。”

兩位青年笑起來了。這兒是給他們的教訓。胖子的奔瓦森問道,“你或者會回你的祖國去罷?”

“不啦,先生!我是美國人。”

“那你將來會做白理璽天德(大總統)啦。”

“我父親是那樣說,”那小將回答——“我要做炭坑工會



的白理璽天德(委員長)。”

他們又笑起來了；但是樂沙悄悄地說了他幾句，她把孩子的袖口捉着。對於樣子不同，很像有錢的客人不能說那樣的話！“這位是小傑侶的母親，密西司迷納梯，”赫爾插着介紹，想使她安心。

“很高興能夠見你呢，密西司迷納梯，”那兩位青年說着，把雨帽脫下很恭敬的點頭；他們呆着了，因為樂沙把臉一紅起來，害羞羞回了一禮的時候，那真是好看。她的確是很有點張惶，因為她自有生以來從沒有受過這樣的人向她敬禮過。

並且他們招呼着佐司密司像一個舊友一樣，叫他是另外一個名字！她疑問地把她黑色的意大利人的眼睛投向赫爾，赫爾覺得自己全身都發起燒來。被北谷發現和被西城發現，差不多是一樣的難過。

人們談着救援隊的事情，談着克特來德告訴他們的話。火是在一個主要的隧道裏面，枕木是燃着的，風扇一動工，火便很迅速地傳佈了起來。救援隊在這一方面是很少希望的；但是戴盜帽的人可以耐着火熱和煤煙冒出隧道來。他們曉得這些地方的炭是燒光的，他們也曉得在爆發前工人們是在這兒做工的。“我敢於說他們真是在走索橋一樣啦！”奔瓦

森說着。

一羣的女人和孩子都聚集攏來傾聽，他們的害羞被他們得着這種新消息的焦慮克服了。他們使婦女們好像陷在了一個戰時的景況一樣，她們傾聽着遠方的砲聲，等着有負傷的戰士送回。赫爾看見波普和胖子兩人不斷地在瞻望着他們周圍的面孔；他們好像了解些當前的情調，那正是所要希望於他們的。

“別的幾位也出來了嗎？”赫爾問着。

“我不曉得，”波普說，“我想他們怕在吃早飯。我們也應該轉去了。”

“你不和我們一道去嗎？”胖子發問。

“不，多謝你，”赫爾回答着，“我是和這位小將一道吃的。”他緊緊的握着小傑侶的手。“但是你們可以叫他們其餘的人也出來看看。這些事情他們會感覺着有趣的。”

“好的，”那兩人說着便走開了。

## 第 十 九 章

隔了很久的時間大概早飯總早該用過了，赫爾又才走到軌道去，他通知一位侍者要求見陌爾西。他想說服陌爾西

不要用公司的跟人自行來視察這炭院村一下；他失望地聽見說這團人在兩點鐘內已經就要準備着下山了。

“但是你結果是一點也沒有看見甚麼！”赫爾抗議着。

“他們不要我進炭院去啦，”陌爾西說，“此外我們能夠做甚麼呢？”

“我想要你親自去和村上的人談談話，了解些這兒的情形。你不可把機會失掉啦，陌爾西！”

“那是不錯啦，赫爾，不過這回怕不是個好的機會罷。我是帶了許多人來，我沒有權利叫他們等我。”

“但是他們不也可以學習一些嗎，陌爾西？”

“天在下雨啦，小姐太太們要叫她們立在人羣中看着些死屍從炭院裏搬出是很難乎爲情的。”

赫爾沒有話說了。是的，他自從進北谷炭院來，他的神經是已經攪遲鈍了；他把美妙的感情已經失掉，把那對於女眷們的傷感性的直觀已經失掉了，那在前不久他的確是很擅場的。他是爲這回的災變興奮了；那對於他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他竟忘記像和哈里崗家交遊的女眷們這事變是只有使她們惡心，使她們側目的。假使她們出到炭院村的泥淖和雨天中立着向周圍凝視，她們一定會覺着她們是在觀察，但不出於人性的共感，是出於懶惰的好奇。她們所看見的一

些光景會無原無故的惱亂她們；她們偶然會對着受苦的公衆表示她們自己。就譬如對於那些孤兒寡婦呈出同情——但這些孤兒寡婦大多是外國人，他們不懂她們所說的話，外來的人走來參入了他們的家族的悲哀與其是感受着援助寧可是感受着惶惑的。

表示同情的職務是被這些女眷們所維持着的文明縮集成了一個系統；這兒剛好有一個人和這個系統很熟悉。陌爾西告訴赫爾，克蒂司夫人已經活動起來了，她提倡義捐，通過了之後幾分內便捐了幾千塊錢。這是要用支票交付給“紅十字會，”由紅會的支部分發給受難的災民。就這樣哈里崗一團的成員覺得自己是做了最公道最體面的事體，他們的良心可以沒有些兒慚愧了。

“不能說因爲這兒起了災難，全世界的工作便都要停止啦，”石炭王的兒子說，“各人是有各人的職守的。”

他繼續着又說明這職守是些甚麼。他自己當晚一定要開一次宴會的，剛好還可以來得及。悲提·阿德欽斯挑着戰要打盤球，克蒂司夫人打算要出席一個婦女俱樂部的委員會。這是本月中最後的禮拜五啦；這是甚麼意思赫爾忘記了嗎？

停了一會赫爾纔記起來了——這是村中俱樂部的“青年人之夜”！赫爾眼前突然看見山邊有一座白色的圓柱的洋

館，門窗洞開，有管絃樂的音潮泛濫出來。在那社交室中哈里崗一團中的年青的女眷們是要出馬的——吉西，他的愛人，就在這裏面——披着很非薄的花紗紋羅，在香色聲中游泳。她們會要笑，會要閑談，她們會要爭勝出奇的博得社交室中的王長——而一方在這兒北谷炭院中傷心着的婦人們會抱着她們肢骸狼藉的丈夫在自己的懷裏！那是好奇離好陰慘的喲！和法蘭西大革命之前夜的光景好相像的喲！

## 第二十章

陌爾西希望赫爾也來加入。他起初是很嫵婉的勸誘，但到後來看見赫爾不接領他的暗示，他表示不高興的情形，開始從正面攻擊了。炭院現在已經開了——赫爾還要想做甚麼？赫爾說克特來德又會把牠封閉的，陌爾西才把真相露出來，說那事情全在他父親的掌握裏。炭院監督昨晚拍了一通很長的電報去，等回電返來便可定奪。回電是怎樣說就只好怎樣辦的。

赫爾的臉色變兇猛起來了，但他努力着很客氣的說。“假使你的令尊回電來要干涉援救工人的事情——陌爾西，你覺得我會不會和他作戰？”

“但是你怎樣能和他作戰呢？”

“我有我的武器——就是輿論啦。”

“你的意思是——”陌爾西沒有說下去，凝視着。

“我的意思我以前對你說過的——我要縱使碧里奇庭，把這全部的情形公佈出去。”

“哼，了不得！”年青的哈里崗叫着。“那我一定要說你這人是不守信義的奸賊！你說過，只要我上山來把炭院打開，你就不幹那樣事體的！”

“但是打開了，人還沒救出，你又關起來，這有甚麼呢？”赫爾頓着，等他再說下去的時候，那又是有種由衷的辯解的口氣了。“陌爾西，你處境的困難，你不要以為我是全不曉得的。我知道，我在你看來是一位壞蛋——比你口中所能說出的還要壞的壞蛋。我儘管在和你爭辯，但你是我的友人。我可以真實的告訴你，我所幹的一切事情，並不是有存心鬧到這步田地的。”

“那嗎你為甚麼要到這兒來搗鬼？你曉得這兒是你的朋友的產業——”

“陌爾西，關於所有權的問題我們是爭論過的啦。我們的議論你忘記了嗎？我要想使你相信你我的所謂所有，在別的人是靠以為生的。我說我們的財產是在怎樣的條件之下

造成的，我們一點也不知道，我們是一羣寄生蟲，我們是不勞而食而懶惰者。但是你笑我，說我是怪物，說我是無政府主義者，說我是囫圇吞棗地把一些專門攻擊資本家的流氓亂黨的話吞食了。那時候我這樣說過：‘我要親自到陌爾西的一處炭坑裏去。隨後他還要和我辯論的時候，我就要扼着他的要害。’事情的起源就是這樣——作成爲一個笑談的。但是隨後我就弄成爲事實了。我並不願意要成爲人神共譴的人，但是假如一個人他的血管中還留着了一珠鮮血的，他在這兒住上一個禮拜不會不起來戰鬥！這就是我爲甚麼要留在這兒的原因——你也應該留在這兒會些不相識的人用你自己的眼睛觀察一下。”

“但是，我不能夠停留，”對方很冷淡的說。“我要告訴你的是望你到別的地方去研究你的社會學罷。”

“但是我可以到甚麼地方去呢，陌爾西？有的人把一切的東西都佔有了。只要是大一點的東西，那差不多一定是屬於他的，我所知道的那位尊駕。”

陌爾西說，“假如我可以提醒你，你可以到你府上的瓦納公司的炭坑裏去活動罷。”

赫爾笑起來了。“你要曉得，我又何嘗不曾想到。但你要酌量這個情形！我要幹我想幹的事情，那要緊的是不要讓別

人知道我。我家裏的炭院監督有好些都是在我父親的辦事室中見過面的，他們一定認識。所以我才不能不走到別的炭院來啦。”

“瓦納公司真是在走紅運了，”陌爾西回答着，一種很難聽的聲調。

赫爾嚴重地回答，“我告訴你，就是瓦納公司也不會永遠逃脫我社會學的範圍的。”

“好嗎，”對手回答着，“我們回去的時候是要經過瓦納公司的一座炭院的，我頂高興我們把車子停着讓你能夠逃命，我的話就算說盡了頭了！”

## 第二十一章

赫爾走進那客堂車裏去。克蒂司夫人和雷吉坡達在和吉內芳芙和奕瓦森打牌。波普·克雷士通在同白第。公尼孫閑談，談的內容不消說是他在外面所見的。悲提·阿德欽斯在看朝報，一面在打阿欠。赫爾走過去，找尋吉西阿塞，看見她在一間車房裏，隔着帶雨的玻璃窗望着外面——這樣觀察炭院村是有閑階級的年青的小姐所能容許的態度。

赫爾以為她是在懊惱的狀態之下，他是準備去辯解的。



但是他一看見她回過來的那沮喪的面孔，他不知道話該從何處說起了。他到頭打算說——他聽說她快要走了。但她捉着他的手，叫着：“赫爾，你同我們一道去！”

他有一會沒有回答，坐下去在她的旁邊。“是我使你那樣難過了嗎，吉西？”

他看見她的眼中浮出眼淚來了。“你使我難過你還不知道嗎？我在這兒是陌爾西的賓客；才遇着你要那樣問我！我怎好說甚麼呢？哈里崗君怎樣管理他自己的炭院，我怎能知道呢？”

“是的，妹妹，”他很謙卑的說。“我或許不會陷你於絕地的。不過事情太複雜，太突然了。你不能了解，不肯容恕我嗎？一切的事情現在都轉禍爲福了！”

但是她却不見得一切的事情都已經轉禍爲福。“第一，是你陷在這兒，在這樣的一種情狀！我還以爲你是在麥克西哥的山裏打獵！”

他忍不着笑起來；但是吉西却連微笑的意思也沒有。“其次是——你把我們的愛情也拉到漩渦裏，在這每個人的前面！”

“那是那樣可怕的嗎，吉西？”

她驚疑地望着赫爾。你赫爾瓦納做出了那樣的事情，公

然還不曉得那是怎樣的可怕！把她陷在一個境地，她不能不把戀愛的常例和社交的常例都破了！唉，這是要落得一般人談論的。這是要傳播四方——糟糕到沒有窮盡！

“但是呢，好妹妹！”赫爾辯論着。“你請想到這事情的真實的一方面罷——你請想到這炭坑裏的一些工人。你真的應該這樣想！”

她望着他，看見他那年青的臉上新添了一些陰鬱的綫紋。她也聽見了他聲音中故意抑制着的激情的調子。他的面容是蒼白的疲怠的，衣服很骯髒，頭髮沒有梳，面孔也只洗了一半。那真可怕——就好像他上過戰場來的一樣。

“吉西，你聽我說，”他固執着說。“我要你了解這些事情。假使你和我彼此要能夠相安，那你一定要和我一齊生長。這正是我高興在這兒遇着你的原故——你要借這個機會自己去觀察一下。我現在要求你不要徒入寶山空手回。”

“但是我不能不走啦，赫爾。我不能夠叫陌爾西哈里崗等我，我也不能妨害別的朋友們！”

“你可以一個人留在這兒不要他們等的。你可以在那太太小姐們中求一個人來陪伴你。”

她驚疑地看着赫爾。“爲甚麼呢，赫爾！到底是甚麼意思！”

“甚麼意思?”

“你想這成甚麼局面呢!”

“甚麼局面不局面,我想不得那許多,妹妹——”

她插進話頭來:“你想媽媽會怎樣說啦!”

“她不高興,我是曉得的——”

“她會發狂呢!她絕對不會容恕我們兩人的。她也絕對不會容恕那陪伴我的人。並且陌爾西會怎麼說呢,我來是做他的賓客,而我才留着做他和他父親的敵探?這是怎樣荒唐的事情你不覺得嗎?”

是的,他是覺得的。他是在和她的資產社會的一切因襲敵對,而在她看來,好像是發了瘋的一樣。她捧着他的手在自己的手裏,眼淚從頰上流下。

“赫爾,”她叫道,“我不能夠丟你在這樣可怕的地方!你看來就像幽靈一樣,也像一個稻草人!我要你去換套乾淨的衣服,坐這火車同我回家去。”

但是他搖頭。“那不能夠,吉西。”

“爲甚麼呢?”

“因爲我有在這兒幹的責任。妹妹,你不明白嗎?我一輩子都是靠着炭坑的工人而生活着的,而我從不曾費一投足之勞來接近他們,來看這銀錢是怎樣得來的!”

“但是呢，赫爾！這些不是你的人！他們是密司德哈里崗的人！”

“是的，但那完全是一樣。他們勞動，我們靠着他們的勞動生活，而覺得是天公地道。”

“但是誰有甚麼辦法呢，赫爾？”

“就沒有甚麼辦法，也應該明白這項情形。你看我正在想做些甚麼事情出來——想把炭院打開啦。”

“赫爾，我不懂你的意思。你是弄得這樣乖僻，你全不相信別人！你總以為那些管理人總是要殺他們的工人們的！就好像密司德哈里崗一定要讓他的炭院那樣經理下去的一樣！”

“你說密司德哈里崗嗎，吉西？他在替聖佐治教會募捐！你只在這些地方看見過他，這便是你所曉得他的一切。”

“我曉得一切人所說的話啦，赫爾！爸爸曉得他，哥哥們曉得他——唉，你的哥哥也曉得他啦！你的哥哥愛德華一定會不高興你所做的事情，你不相信嗎？”

“是的，妹妹，我怕是那樣的。”

“但你要起來反對他們——反對你所認識的一切！年老的人都錯，只有你一人不錯，這是合理的嗎？你至少有時是會誤會的，這是不可能嗎？請你再四的思索一下罷——赫

爾，念在我的份上！”

她是嘆願的望着他；他俯向前面，握着她的手。“吉西，”他說，他的聲音有些戰顫，“我知道這些工人是受着壓迫的；我知道，因為我已經是他們裏面的一個！我並且也知道像比得哈里崗，甚至像我哥哥那樣的人，都是該受詛咒的！總有人要來彈劾他們，總有一天弄得水落石出的時候！這個夏天我親自走來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便是我不能不做的事情！”

她把她睜得很開的美好的眼睛來看望他；在她的抗辯和恐懼之下，她是心驚胆戰地想到這她深深愛慕的可怕的狂人身上的危險。她叫道，“他們會殺你呢！”

“不會的，好妹妹——你不要擔心——我不相信他們會殺我。”

“但是他們打過你一槍啦！”

“不是，那是打的佐司密司，一位阮夫的二把手。他們是不敢打一位富豪的公子——不敢在這美國啦，吉西。”

“但是在黑夜間的時候——”

“請你放心，”赫爾說，“我是捉着了陌爾西的話頭，而且誰都是曉得了的。他們要殺我但沒有方法使這消息不傳播出去——所以我是千穩萬穩就如像我睡在家中的我自己的

床上。”

## 第二十二章

赫爾依然固執着他的意見，覺得吉西是應該學習——儘管她願意不願意，她總應該努力長些見識。火車是還要兩點鐘才出發的，他想總要用些方法來利用這寶貴的時間。他想起樂沙是回到她自己的小屋中去調養她的嬰兒去了。突然間他想把吉西引到樂沙家裏。樂沙是可愛的性情溫和的人，小傑侶也的確是可愛的孩子，

“好妹妹，”他說，“我希望你同我出去散散步。”

“但是在下雨呢，赫爾！”

“打溼一件衣裳不要緊的，你的衣裳頂多啦。”

“我是沒有顧慮到那——”

“總之我希望你出去。”

“我覺得總不大方便呢，赫爾。我在這兒是陌爾西的賓客，我怕他會不喜歡——”

“假使他要反對你出去散步，那我去問他，”赫爾含蓄地說，故意帶一種嚴重的神氣。

“不要，不要！那愈見把事情弄糟糕！”吉西是完全信以

爲真的了。

“唔，克斯姑娘在外邊，其他的也有人出去。他並不曾反對。”

“我曉得的，赫爾。但是他曉得他們都是沒有錯處的。”

赫爾笑了。“來，來，吉西。陌爾西不會因爲我的罪過攀連到你身上來！你此去還要坐很長的火車，吸些新鮮空氣對於你會有好處。”

她覺得她要赫爾受她一些影響，她還得和他接近一些。

“好的，”她斷念着說，她退出去了，回來戴上一張很厚的面網，她想藏着她的面孔免得記者們偷看的：不消說爲防雨起見也加上了一件雨衣，一把雨傘，一雙套鞋。兩個人偷偷的走出火車，覺得就好像是一對狂人一樣。

從那集在炭院口的人羣的邊上走過，他們走到那意大利人住着的，泥濘的沒面石板的區域來了；他挽着她的手腕，扶着她穿過一些小小的泥沼，小小的灣港。得到她和他這樣走，看着她甜蜜的面孔，聽着她充滿愛情的聲音，使他生出寒慄。他在這兒想念她是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對着想像中的她也不知道作過多少次數的經驗談啦！

他現在告訴她了一——把關於迷納梯一家人的事情，告訴她在街上怎樣遇見大小傑侶，他們怎樣把他寄宿在家中，

又怎樣因為恐怖讓他退了出來。他把秤中人運動告訴了她，正說到弈夫克東怎樣逮捕他的時候，他們走到了迷納梯的小屋，這可怕的敘說便切短了。

走來應門的是小傑侶，剛吃了早餐還留有些痕跡在兩頰上；他呆視着那神奇的戴着面網的面孔。進門去，他們看見樂沙坐在椅上正在餵嬰兒的乳。她慌忙的起來；但是她並不願意把背來朝着她的佳客，所以她立着儘可能的掩蓋自己的胸口，羞紅着，非常的像個姑娘而且好看。

赫爾介紹吉西是他舊朋友，她很願意來見他的新朋友們，吉西把自己的面網揭開，坐下了。小傑侶依他母親的命令把臉洗了，又來到他能夠呆視着這個說不出可愛的形像的地方。

“我對密司阿塞說了，你們待我是十分的慇懃，”赫爾對着樂沙說。“她就要來看你們，表示感謝。”

“是的，”吉西很慇懃的說。“無論那個，凡是對於赫爾好的人我都要感謝的。”

樂沙準備要說些甚麼；但是小傑侶用他很愉快的聲音插說道，“爲甚麼你叫他赫爾？他的名字叫佐啦！”

“噫！”樂沙叱着。但是赫爾和吉西笑起來——所以這位美國化了的小傑侶依然還繼續着問。



“我有不少的名姓啦，”赫爾說。“我還是像你這樣做小將的時候，別人都叫我是赫爾。”

“她小時候就認得你了嗎？”小傑侶問着。

“是的，不錯的。”

“她是你的姑娘嗎？”

樂沙羞怯地笑，吉西紅起臉來，含着愛嬌地望着。她模糊地認識着這風俗習尚的不同了。這些人在姑娘們面前，是不掩蓋他們在這個現象中所感受的樂趣的。

“那是祕密的啦，”赫爾警告着他。“你不要那樣說！”

“我是能夠保守祕密的，”小傑侶說。停了一會他又把聲音放低，繼續着說道，“你在北谷做工你也要保守祕密啦。”

“那不消說啦。”

“我的父親是社會主義者，”小傑侶繼續着，他招呼着吉西；一句話通過了接着就是第二句話：“我的父親是一個放炸藥的。”

“甚麼是放炸藥的呢？”吉西很客氣的發問。

“喂呀！”小傑侶叫着。“炭坑的事情你一點也不懂嗎？”

“不懂的，”吉西說。“你告訴我罷。”

“沒有放炸藥的你便沒有煤燒，”小傑侶說明起來。“你並且還要有拿手的放炸藥的人纔行，不然可以把炭坑爆掉。

我的父親是頂刮刮架的。”

“那做些甚麼事情呢？”

“啦，他們是有一條很長很長的鐵錐，就像這樣長，有這房子的過徑；他們轉着牠，把牠穿進炭層。有時候他們是用機器來轉的，只是我們不高興他們用機器，因為機器把工人們的手工奪去了。他們把眼一穿好了，放炸藥的人便走來，把火藥放在裏面。你並且要用——”說到這兒小傑侶慢下來，很留心地说出一個一個的拼音——“陌一米一西一布魯的火藥啦——這是沒有火焰的火藥。並且你還要知道放多放少。你假如放得太多，那你把炭打碎了，阡夫是要背時的；假使你又放得不夠，很大塊的石炭也夠搬運，阡夫也是要背時的。所以你總得要有一個拿手的放炸藥的啦。”

吉西望着赫爾，赫爾看見她在驚異之中也感覺着特殊的趣味。他覺得她的教育就應該這樣施行的，所以他跟着把炭阡中的別種見識：譬如短少斤兩和延長時間，貪婪的工頭兒們和警長，公司的賣店和棧房，社會主義者的煽動家和工會的運動員，挨次從小傑侶的口中引出。小傑侶自由自在地把這些炭阡村中的秘密陳述，他莊重向吉西說，“這些你是應該曉得的，你是佐的姑娘啦！”

“你個小天使呀！”吉西說着。

“小天使是甚麼？”這是小傑侶的回問。

## 第二十三章

就這樣時間是愉快地過着。吉西完全被那個小意大利人征服了，不怕他說的話是儘管可怕，儘管不甚中聽；赫爾也看見她是被征服了，他很歡喜收到社會退化試驗的這樣一個成功。吉西的心他是不知道的，他不知道在她那特殊的愉快的下邊是由種種偏見所生的防範，有那階級的本能的兇殘。是的，這個小炭坑的孩子目前是一個天使；但他長大了又怎麼樣呢？他一定要長得很難看很粗惡的，只消隔十年便會同這村上其餘粗惡的人們完全沒有分別。普通的人只要一長成人便變醜，吉西以為這正是一個證據，就是這些人是天生成來比上流人要低一等的。赫爾要想把他們改變，明明是自然所不允許的事情，那是徒費時間和勞力的！她決心在走向火車的路上要把這一點和赫爾細說。她覺得他是引她到這兒來受教育；凡是受着強迫教育的人是不高興的，她正也難免，不過她也並不是沒有希望，她以為總有機會把局面轉過來教育赫爾。

不一會樂沙把嬰兒的奶餵足了，吉西談起那嬰兒的黑

睛。這個話題把樂沙的羞慚破了，她們愉快地談起話來，那時她們突然聽見門外的聲音，那使她們警立了起來。那是一片女人的喧鬧聲；赫爾與樂沙跳往門口。目前正是很緊要的時候，因為人人都在渴望着新的消息。

赫爾把門扇推開，叫着外面的人們，“怎麼一回事呀？”  
回答的是一位女人的聲音，“他們把賴發德找着了！”

“還活着的嗎？”

“沒有人知道。”

“在那兒找着的？”

“在十七號炭槽。一共有十一個人——賴發德，年青的福拉那貢，瑞典人的約翰生。他們是快要死的了——說是，不能說話。他們不准任何人去挨近他們！”

另外又一種聲音插說起來；但這聲音回答赫爾的又另外有一種性質；那是溫暖有內含的聲音，明明是愛爾蘭人的聲音，那聲音捉着了吉西的注意。“他們把他們扛進過磅房去了，女人要去探聽她們丈夫的消息，他們不肯告訴她們。他們還把她們當成狗一樣打退！”

一片騷攘的哭聲起來，赫爾步出小屋，有一兩分鐘的光景他又進來了，在他的手腕上扶持着一位姑娘，穿的是褪色的青竺布衫子，一頭有很耀目的紅髮。她好像是半脫氣的光

景，大聲的號叫着那真是可怕，真是可怕。赫爾把她引到一把椅子上，她沉坐下去，把兩手掩着臉，啜泣起來，在她的抽咽之間，吐出些間斷不相連慣的話。

吉西立着望這位姑娘。她覺得她的激昂是太厲害了，她也跟着她激昂起來；但同時吉西心中也有些東西反對這個。像這樣她無能為力的事情自己是不願意為牠顛倒的。這些不幸的人不消說是在受苦；但是——這些貧民真是鬧得一個天昏地暗了！貧民的激昂有一部分是憤怒，吉西看穿了這點，她愈見反抗起來。那好像對於她個人在故意挑戰的一樣；赫爾的猛烈的社會的激情也使吉西惶惑而驚愕了。

那姑娘仍反覆地說，“他們把女人打開就給打狗一樣！”

“瑪利，”赫爾想勸慰着她說，“醫生會盡他們的力量做的。女人們圍集攆去反轉不好啦！”

“佐，她們圍集攆去或許會不好，但事情不是那樣，你是曉得的！他們把死屍運上來，有些是在爆發處找着的——爆發成七零八碎的了。他們還不準別人去看他們。那是因為醫治的原故嗎？不，不是！那是因為他們要作假，要少報些死人的數目！他們在一個人身上要算四五隻腳啦！這就是他們趕得那些女人們發狂的原因！我看見張本宜家的呢，她想闖進那屍廠裏去，那辟提哈南捉着她的胸口，把她銜回。她叫道，

‘我要我的人呀！’那哈南說，‘你要他來做甚麼？那已經五零四碎了！’‘我就要那五零四碎的！’‘那有甚麼用處呢？你要拿去煮來吃嗎？’”

大家驚愕得叫起來，連吉西也叫了；這奇特的姑娘把臉藏在她的手裏又啜泣起來。赫爾把自己的手輕輕的放在她的手腕上。他勸解她，“瑪利，那並不怎麼壞——至少他們是把屍首搬上來了。”

“他們要幹些甚麼你怎能曉得？他們或許在坑裏可以封鎖些地方呢！可怕的就這些地方——會出甚麼亂子沒人知道！你該聽見賴發德媽媽的哀哭罷。佐，就給有鋼刀刺我的心子一樣啦。你請想，他們已經把他搬上來了一點半鐘，那可憐的媽媽還不曉得他的生死存亡。”

## 第二十四章

赫爾立着想了一二分鐘。他真驚愕了，在陌爾西哈里崗的專車還停在這兒的時候，公然有這樣的事情發現。他在躊躇着，是去找陌爾西呢，還是只消提醒克特來德或者弈夫克東便可以藏事。

“瑪利，”他很平靜的說，“你不要太虧損了你自己。爲那

些婦女們我們總可以想出更好的方法的。”

但是她的聚泣仍然不間斷。“你能夠做甚麼？他們的辦法是定了的！”

“不然，”赫爾說。“現在的情形又不同。你相信我——總有些事情可做的。我要走過去和弈夫克東說一句話。”

赫爾向門口走去；但是來了一種叫聲：“赫爾！”這是吉西，他在他對於工頭兒們的突然的暴怒中把她忘了。

受着她的抗議他回轉身來望着她；然後他又看到瑪利。他看見瑪利的手從她悲啼着的面孔上落下來，她的悲哀的表情讓位給驚惑的表情去了。“赫爾！”

“請恕我，”赫爾趕快的說。“白克姑娘，這是我的朋友，阿塞姑娘。”他覺得這樣的介紹還不夠，他又加上一句：“吉西，這是我的朋友瑪利。”

吉西的教養是在任何的意外事裏不會遺失的。她十分客氣的微笑着，喊了一聲，“白克姑娘。”但是瑪利沒有說話，變了的面孔依然沒有消去。

她剛才興奮着的時候差不多全然沒有注意到這位女客；但是現在她呆看着，愈見愈見明白起來。這兒這位姑娘，她的美是炭坑村中人怎麼也難夢想得到的美；頗蘊藉，但顯然是豪華——就在那雨衣和套鞋上都是表示着的。瑪利她

是看慣了那沃克拉罕夫人的豪華的，但這兒的豪華又是一種新樣，高尚而逼人，不可思議的隨意。而她是在防範着佐司密司，炭院夫的二把手！她叫他北谷炭院中人向來所不曾知道的名字！這用不着那小傑侶的話來提醒；她在一閃光中已經曉得這是“另外的一位姑娘”了。

瑪利立地感覺着那青竺布衫子的寒村，肩上有補綻而且油漬的；感覺着自己的手因為做苦工的原故粗而且大；感覺着自己的腳，穿的一雙皮鞋在腳跟上快要磨穿了，腳尖上也快要透出趾頭來。說到吉西呢，她也一樣的賦有女人的本能；她一樣的看見一位美的姑娘，那是她所不能贊美的一種美，但也不能否認——這是健康美，富有原始性的動力美。吉西覺得她自己的豔質是深受了教養的；也覺得那位姑娘受了種種的制限——譬如那補綻的油漬的衣裳，那粗大的手，那腳跟快破的皮鞋。但儘管是這樣，她也覺得那“紅色瑪利”有一種性質是她所沒有的——那好像在這炭院村中的野玫瑰旁邊，她，吉西，就給一朵溫室中的花，香微而力弱。

她看見赫爾把手放在瑪利的腕上，她聽見他對她說話的聲音。她叫赫爾是佐！一股突然的恐怖跳進了吉西的心頭。



和其他受慣了嬌養的女兒一樣，吉西的智識差不多在她自己所能相信的程度以上。她充分的曉得一個年青人而且充分地有金錢有閑暇的，他不一定常常是聖人是禁慾生活者。她也聽見過許多次數這樣的話，就是下流社會的女人是“沒有道德”的。這樣一句話歸根是甚麼意思呢？像瑪利白克這樣的姑娘——她年富力強而不滿於自己所處的境遇——對於一位有教養的如像赫爾那樣的男子——她會取怎樣的一種態度呢？她一定會獻媚他；凡是認識赫爾的人沒有一個不向他獻媚的。她打算把他從他的朋友偷來，從他所屬的社會偷來，偷取他所應有的未來的康寧和幸福。她一定是有力量的——有黑暗而可怕的魔力，這些魔力是不可思議，愈見使吉西驚惶不定。儘管有筮布衫子的骯髒，手的粗大，鞋跟的破損等等，這些魔力可終怕要克服這些制限罷？

這些反想用了不少的文字才表現了出來，但在吉西心中却只是直觀的一閃。她立地了解了那不可了解的現象——赫爾為甚麼要丟了朋友家庭身分來住這樣骯髒受難的地方！她看見了人的靈魂的一場舊劇——天國與地獄之爭；她知道她自己是天國，而“紅色瑪利”是地獄。

她望着赫爾。他在她看來是那樣的至誠美好，他的面貌純潔，他的靈魂是崇高。否，他要降服在那樣的一種誘惑之

下那是不可能的！假使是事實，那他一定不會引她到這小屋來，不會使她得到一個機會和瑪利見面。否；但是他在為反抗着這種誘惑而掙紮着，他或許會疲勞了，已半分懷着畏縮。他是一個男子，所以是盲目的；他是一個夢想家，那會使他把這位姑娘理想化，他會叫她是樸素是初貞，以為她是沒有機械心的！吉西剛好來在時候來打救了他！她一定要幫助他戰鬪——用更高尙的戰術賽過那炭院裏任何不三不四的姑娘們的命令的！

## 第二十五章

在吉西的心中那種自私的本能，遺傳的殘忍性——這種性質的存在為赫爾所不曾知道的——激起了軒然大波。她把身子抽過來，向赫爾說話，在她的聲調中完全有一種專擅的情勢。“赫爾，你過來。”

赫爾過來了；她等他十分走近了她自己的身邊，又才說，“你忘記了應該把我帶回車去嗎？”

“你可不可以和我同走一會兒？”他勸解着。“假使你肯，那是要收很好的效果的。”

“我不能夠向那人衆裏面去，”她回答着；突然之間她的

聲音閃動起來了，眼淚從她那可愛的碧眼中流出。“你不知道嗎，赫爾，我是支持不着那樣可怕的光景的？這位可憐的姑娘——她是看慣了的——她的心腸硬！但是我——我——哦，你把我引開，把我引開罷，我的赫爾！”這樣的一種女人求救的呼聲在赫爾的心中生出一個親熱的回響。他不能不想着——他是本能地被感動了。是的，他是把他所愛的姑娘引來受了苦的！他心想這對她是有好處，但就這樣，也過於殘忍了！

他逼緊地立在她的身邊，看着她眼中的愛的光輝，看着她的眼淚，她頰上的神經性的微顫。她投在他身上，把他抱着——就在這些見證人的面前，她讓他也把自己緊緊抱着，她在瞬息在低聲地訴着自己的苦楚。以前在她有經驗的母親的監視與管轄之下她是害羞不肯受這樣的愛撫的；以前也從來沒有做過這一步，在她想像力的極限所能思慮到的這一步，去將就他。但是她現在是做了，待她看見他也回答着她，她的靈魂叫着勝利了。他依然還是她的——這些下流的人一定曉得，這“另外的一位姑娘”一定曉得！

但是就在這極樂之中，吉西也是真實地感着她為北谷的女人們所表示的悲哀；她聽了張本宜家的的丈夫的事情的確是感着恐怖：女人的靈魂儘管是怎樣的錯亂，怎樣的驚

惶，那比年紀還要老練的本事，能夠使她成爲歇斯迭里的本事，也以深切周到的打算引她來利用這種歇斯迭里。

但是她使赫爾覺得除送她回車去是沒有辦法了。他回向瑪利白克說，“阿塞姑娘的車不久就要開。我要送她轉去，回頭我再來同你一道往阮口，看有甚麼辦法沒有。”

“很好，”瑪利回答着；她的聲音是堅冷的。但是赫爾也沒有注意到。他是一個男子，一個女人的感情都還無法應付，那更說不上同時要應付兩個婦人的了。

他把吉西引出去，在走向火車的途中，她拚死命地爭鬪着要把他帶走。她甚至於不再希望他更換好的衣裳；她願意就是隨身的那個樣子，穿着炭阮夫的短裝，坐石炭王的兒子的專車同去。她求他要念在他們兩個的愛情的名上。她恫駭他假使他不走，那他們便怕永不再會了。她甚至於在街心就號哭起來，讓他在衆目所視的炭阮夫的老婆和孩子的面前，或者還有些新聞記者的面前，把她抱着，安慰她。

赫爾很惶惑，但他並沒有投降。坐陌爾西哈里崗的專車離開，這個觀念在他心中好像是一種道德的反駁；他明白的說，他恨陌爾西哈里崗的車，他也恨陌爾西。吉西看見愈鬧是愈使他翻臉——到頭來還會恨起她來了。她依她的本能的智慧，捉出赫爾所給她的暗示，她想找一個人陪伴她留在

北谷，等他把事情做完再一同回去。

赫爾聽見這話雀躍起來了；他沒有想出吉西心裏另外想的是甚麼——在哈里崗的團體中絕對不會有一個女人肯冒犯着忤逆東道主的危險來陪她留在這樣的一個環境的。

“你真的嗎，好妹妹？”赫爾愉快地叫着。

她答道，“我因為愛你啦，赫爾。”

“好的，妹妹！”他說着。“我們去商量下看看罷。”

但是在他們一面走着，她使他不覺察地，暗暗地，想到她留在這兒的效果。她是願意留在這兒的，只要他要她這樣；但是那一定有害，他對她兩親的立場或許會弄到無可挽回的餘地。他們必定立地打電來叫她回去，假使她不回去，那他們定會坐第二趟的火車趕來。這樣說下去，赫爾終被她說動，把他的提示撤回了。留她在這兒有甚麼益處呢，她既是掛念着她家裏人，她只是徒使他受苦。會談還未終結，赫爾已經弄明白了，北谷炭坑不是適宜於吉西阿塞的地方，他想把這兩者融而為一那真是他的愚昧了。

她要叫他許可她，只要坑裏的最後一個人救出來，他就離開。赫爾答應她，假使沒有甚麼別的意外事發生，他就要走的。她還打算要他給一個無條件的許可；但她失敗了，他們已經快要走攏火車，她才突然的完全降服了。她讓他自由

並不加以干涉——但他要記着她是愛他的，她需要他，她沒有他是不能夠生存的。儘管他要做出甚麼事情，儘管別人要談他的甚麼歹話，她是相信他，她始終是立在他的一方面的。赫爾深深的被感觸了，又把她的手腕捉着，在雨傘下邊輕輕地親了她的嘴，在幾位矚目而視的面孔污黑的小孩子面前。他重新又訴述他對於她的愛，他叫她安心，炭院村中儘管有怎樣的樂趣都不能把他從她名下偷去的。

於是他把她送上火車了，和將別的客人一一搖手。假使是平時那年青人一定要抱着親嘴的，但他是太髒，太難看了。他站在車站的月台上看着那火車開動——使他驚異到絕端的是他恨這些幼年和少年時分的友人。他的理性抗議着這種情感，他自己對自己說，他們是沒有事情可做的，沒有理由要把他們留在這兒——但是他依然還是厭恨。他們是忙着去跳舞，忙着到村中的俱樂部去出風頭的——而他呢，要走向院口，想幫助張本宜家的得手去看她那已經是五零四碎的男人！

第 四 編

石 炭 王 的 意 志





## 第一章

死的坑口的祕密——暴露出來了。昇降機不斷的起伏，滿載的車籠一架一架的上來，裝着一些死屍活屍或是半死半活的屍體要用行人工呼吸之後才能判決的。赫爾在雨中立着，看那些羣衆，心裏這樣想，他從前是再沒有看見過這樣逼人憐惜和恐懼的光景。有甚麼人現出來要報告甚麼消息的時候，那突然間萬籟無聲的悄靜！有的女人聽見她的丈夫是死了，那突然叫出來的悲鳴！聽着好的消息便大家高興，一聽着不好的消息大家又同聲表示着的同情的叫號，這搖

震着羣衆的靈魂，就好像暴風搖蕩着蘆葦！

從地底傳來的消息傳遍了全村——有的差不多是難於相信的受難的消息，有的更是難於相信的救難的義心！在院底沒有吃沒有喝的埋藏了四天的工人，公然還拒絕着被人救出院去，要跟着救援隊去拯救別的工人！同埋在那黑暗悄靜的院底的工人，靠着頭上的岩壁的浸水維繫着生命，浸水點滴下的時候他們是輪番仰起頭去舐吸，或者是把衣裳去打濕再來咬這濕的衣裳！救援隊的隊員報告他們怎樣去敲打那防壁，靜聽那被囚着的人的微弱的回應；他們是怎樣的狂喜着去掘穿牠，掘到穿了一個小孔了，他們又怎樣聽見歡喜的叫聲，看見人們的眼光從黑暗中亮出來，那時他們喘息着等待，等待到穴孔更掘大了，有飲有食可以送進去的時候！

有些地方救援隊是要和火作戰的。長條的水管一條一條地送下院去，工人們是一步一步的移動着的，等着那煙霧和蒸汽被扇風機從頭上漸漸的吸出。做着這工作的人是犯着生命的危險的，但是他們一點也沒有躊躇。他們的希望常常在找尋着防壁後面的炭槽裏有活着的工人。

赫爾找着了弈夫克東在過磅房的門口，那兒是成了一座臨時的病院的。他們兩人自從在陌爾西的專車上顯現后

才第一次會面，炭院警長的臉上帶着有幾分慚愧的苦笑。“唔，瓦訥先生，你打了勝仗啦，”他說着；兩人談論了一會，他才准許讓兩三個女人近過磅房，去調查生者的姓氏，再去報告村裏人。赫爾走到迷納梯家裏想請瑪利白克來擔任這件事體；但是樂沙說自從赫爾和阿塞姑娘走後她就出去了，沒有人知道她在甚麼地方。所以赫爾又走到大衛德夫人家裏，她担任找兩位朋友來做這件事情，並不要委員會的名義，警長聲明過，“甚麼癩委員會是不行的！”

就這樣過了一夜，第二天也過了半天了。一位書記從辦事處來送一封電報給赫爾，封筒上是交克特來德轉的“千急望弟立歸。父知弟所爲必不懌，勢在不能久喘。”

赫爾讀着繃起頭來；這顯然是哈里崗的人一點也沒鬆手地幹的。他走往辦事室打回電。“擬一二日內返，萬勿告父，請俟面聲。”

這封信使赫爾着難起來了。在他的心中他和他的哥哥辯論了好一會，又向他的父親解明辯疏了好一會。他誠心的愛他的老父。哈里崗的人假如帶些謔言去傷了他老人的心，那是怎樣的恥辱喲！

這種觀念也是使赫爾思歸的；外邊的世界以肉體的逸安的誘惑，活鮮鮮地現在赫爾的心裏來——這些難吃的飲

食，不潔淨的床，刺眼的光景，一個典雅的人所能忍耐的程度已經到了極限了。赫爾覺得他自己是被俱樂部的食堂的幻影迷惘着了，炙牛排和蒸圓麵包的香氣，生菜鮮菓奶醬的顏色。在他的心裏這個想念突然的長強起來，他覺得他在北谷炭院的工作已經將近完畢！

那天晚上又過了，又是第三天。最後的屍體已經從炭院裏搬出，死屍是整個的送到培德羅作一次大火葬的，這是院夫生活的象徵。火已經熄滅了，救援隊已經讓位給一羣木匠和面枕木的工人，修繕殘破而使院內安全。記者退去了；碧里奇庭捉着赫爾，允許他在俱樂部裏一同午餐。紅十字會的就近的支部靠着克蒂司夫人的醜金在施養飢民。赫爾除掉去向他的朋友們告別，約定在將來一定幫助他們之外，他還有甚麼事情可做呢？

這些朋友中的第一個是瑪利白克，自從與吉西相遇後他還不曾看見過她。他覺得瑪利是在故意迴避着他的。她不在家中，他便去訪問賴發德的家人，要去和那老婦人告別，她的丈夫是他救了的。

賴發德算把危難通過了。他的婦人得了准許去看望過他，那老婦人一面說着，眼淚一面從她瘦瘠的兩頰流下。他有四天四夜鎖在一個小小的炭槽裏，沒有吃也沒有喝，只從

別的工人們分過幾滴咖啡來沾沾嘴唇。他現在還不能談話，差不多連手也不能動；但是他的眼睛是活着的，他的面孔也還是活人的面孔，她愛了他服侍了他三十年以上的。賴發德家的讚美賴發德的上帝，平安地使他通過了危難；這個上帝顯然是比那大漢子瑞典人約翰生的新教的上帝要更有效驗些，約翰生是睡在賴發德的旁邊的，但他是已經昇了天了。

但是醫生說那老愛爾蘭人是永不會再好起來做工的；赫爾看見有一股恐怖的影子從那賴發德媽媽的快樂的陽光中橫過。一個醫生怎麼能說那樣的話？賴發德是老了，這是真的；但他還強健——一個工人有他的妻兒家小拖着，無論怎樣艱難的事情他都要試，一個醫生能夠想像得到嗎？真的，他決不是因為有點小苦小痛便不做工作的人！除掉他，只有金牟能夠找錢；金牟雖然是個好孩子，工作得很勤苦，但是一個大家庭要靠一個十八歲的炭坑的童工的工錢來過活，任何醫生也不會了解罷。其他的孩子們呢，法律上規定着他們是太年青了不能做工。賴發德媽媽說到這兒，她覺得應該給這些定法律的人送一點智識到腦子裏去——因為假使你要禁止小兒們做工，那你就應該另外想個方法來使他們吃飯。

赫爾傾聽着，同情地表着贊成，同時又留心看着她，看

她的動作倒比聽她的話還要了解得多些。她是皈依着她的宗教的教義，蕃殖而多產了；她養成了三個大的兒子被產業吞食了，現在她還養着八個孩子和一個男人。赫爾懷疑着她五十四年的生涯中會不會有過一分鐘的休息。就是賴發德住在家裏的時候，她的確也沒有休息過的！就是在目前，她讚美着賴發德的上帝而詛咒着資本家的立法者，她一面正在準備着晚餐，動得很敏捷，不作聲的，就像一座機器一樣。她瘦得來就給一匹在荒地中開懇着的老馬一樣；皮膚在她的額骨上就像緊張着的橡皮，她手腕的筋條就給一架鋼琴的絃索一樣。

並且現在她是臨到要餓飯的時候了。赫爾問她怎麼辦，他看見有一道陰影又從她的臉上橫過。從餓死的出路，那好像只有是——把她的孩子丟開，送進孤兒院裏！這是貧民的一個特殊的惡夢，她說到這兒便開始哭起來，她又叫道那醫生是錯了的；他會看見，赫爾也會看見——老賴發德會在一兩禮拜之內好起來上工的！

## 第 二 章

赫爾又走到街上去。假使是在平地應該是日落的時候

了；這山頂上抹着紫色的光彩，空氣帶些初秋的清冷。走下黃昏的街道赫爾看見聚集了一羣工人；人在叫號，大家都跑向那兒，赫爾心裏想着：“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一面也跟着跑去。差不多有一百人的光景在那兒叫出，他們的聲音錯湊起來就好像海上的濤聲一樣。他能聽出的話句是：“幹！幹！我們是受夠了！哦啦！”

“起了甚麼事嗎？”他向那集團邊際的一個人發問，那人認出了他，叫了一聲，那聲音穿向那羣衆裏面去了：“佐司密司！他是我們的健將！來呀，佐！來給我們說幾句話！”

但是在赫爾想弄明白情形，還在發問的時候，別的一批叫聲把他的名姓埋沒了。“那亡八蛋們足踐得我們太夠了！”又另外有人叫得很大的，“告訴我們！再告訴我們一遍！幹呀！”

有一個人立在一邊的一座建築物的階段上。赫爾吃驚地呆視着；那是金牟賴發德。那是千真萬確的金牟——那快活的單純的金牟，含着笑的面孔和可愛的愛爾蘭人的碧眼的金牟！現在他茶色的頭髮是亂蓬蓬的，他的全身在憤怒中緊湊着，他叫道，“他是半死的人！他話不能講一聲，手不能動一下！他爲他們當了十一年的奴隸，完全因爲他們的過錯生出了慘事來，使他幾呼丟命——各位，你們每個都會曉得

那完全是他們的過錯呀！”

“對的！你一點也不錯！”衆口同聲的叫着。“你把全部說完！”

“他們給了他二十五塊錢和醫藥費——醫藥費夠甚麼？他立還立不起來，他們便要把他趕出街來。你們曉得的——他們這樣處置了培德克倫啦！”

“是的，他們是那樣處置了的！”

“那些亡八蛋的律師們——他們連人事也還不省的時候，便讓他們簽了字。我可以幫助他的，他們又不准我去接近他！我要賭一句咒，我實在太受夠了！我們要甘受這樣的待遇，我們還是奴隸，我們還是狗呢？”

“我們不能再忍受了！”有一個人叫出。“我們闖進去，我們自己去看！”

“走啊！”別的一個人叫着。“把他媽的甚麼警丁通同給我滾蛋！”

赫爾衝進羣衆裏去。他叫道，“金牟！這事情你怎麼曉得？”

“這是有一個人親眼看見的。”

“誰個？”

“我不能告訴你——他們已經趕掉了他；但是那是你認



識的人和我一樣。他來告訴我。他們要趕我父親，說他給了公司的損失！”

“他們常常都是那樣幹的啦！”站在赫爾旁邊的一位英國人的阮夫名叫浮曲普的叫着。“他們爲甚麼不讓我們進去，就是那樣的原故啦！”

“他們也那樣把我的父親處置了的！”另外一個聲音插入。赫爾認得是安弟，那希臘孩子。

“並且二號炭阮他們明天就要開工啦！”金牟叫着。“那個還要想下去？那阿勒克施通的亡八蛋，他管人幹嗎！快趕騾子的，我們還要跟他一道幹嗎？”

“不等炭阮安全，我們是不下去的！”浮曲普叫。“教他們酒水罷——不然我便一切事情都不幹。”

“教他們秤足我們的斤兩罷！”又有一個人叫着。“我們是有一位秤中人的，我們要得足我們的斤兩！”

“佐司密司！”這個叫聲又起來了。“你給我們說幾句話呀，佐！拚命的幹他們一下！你是好漢！”

赫爾躊躇着，立着沒有辦法。他已經結算了，他的鬥爭是勝利了的——這兒又出一件新的事情！工人們很看中他，稱他是暴徒中的最勇敢的。他們裏面只有極少數的人曉得他的運氣突然起了變化。

就當他在躊躇時，那戰線已超過他前進了；英國人的浮曲普跳到階段上開始向羣衆演說。他是這弓腰駝背的工人中之一個，但在這回的災難中他突然添長了他的肺力。赫爾吃驚地聽着他；這位素來不說話樣子很呆蠢的人公然才是他所挑選的最後的一員戰將。通牟沃爾松運動過他，聲明他是不肯聽從的，所以他們都沒有把他看在眼上。而他在這兒，號叫着猛烈的攻擊！

“他們是一批強盜，是一批殺人犯！我們無論到甚麼地方去，他們都劫搶我們！照我自己說，我實在是受夠了！你們呢？”

在他的聲音所及的範圍內每個都咆哮着。他們都是受夠了。

“好的，那嗎——我們幹，幹！”

“哦啦！哦啦！我們要爭我們的權利！”

奕夫克東帶着幫辦的亞丹牟士和兩三個警丁跟着跑來。羣衆轉向着他，站在邊際上的都稜起拳頭，露着牙齒，就好像憤怒着的猛犬一樣。克東的面孔被怒氣漲紅了，但是他看見事情嚴重而衆寡不敵；他轉身去找援兵——暴徒們舉着歡喜的叫聲。他們已經開戰了！他們已經得到第一次的勝利了！

### 第三章

羣衆湧下街去，一面走一面叫罵。有的開始唱起馬賽曲，別的人也就和起來，歌詞高漲到發狂的地步：

“武裝起來！武裝起來，勇士們！  
前進，前進，我們萬衆都是一心  
不是勝利，便是犧牲！”

羣衆是無數國民中的被壓迫階級；他們唱着二十種以上的國語，但是唱的是一種歌曲。他們定然唱了好幾節，別的叫聲又把歌聲淹沒了。“前進！前進！萬衆都是一心！”有的跑向別的方向去傳播消息去了，不一會全村的居民都出了馬；男子搖着他們的便帽，婦人們舉起她們的手，發出叫聲——或者是吃驚的站着，覺察到她們的嬰兒是不能靠革命歌吃奶的。

金牟賴發德被羣衆舉在肩頭上，又把他的話說了一遍。他正在說着的時候，他的老母親趕來了，她的叫聲超過了羣衆的騷攘：“金牟！金牟！你趕快下來！你幹的是甚麼事體

呀？”她在驚愕的掙紮中緊緊的拱着自己的兩手；她看見了赫爾，便衝到赫爾面前來。“佐！你把他弄出來！真的，那孩子是發了瘋了！他們會把我們趕出村去的，他們會甚麼東西也不給我們——我們成個甚麼呢？聖母喲，這孩子怎麼鬧起的了？”她又叫金牟；但是金牟沒有注意她，雖然他是聽見她的。金牟正在向費爾塞宮殿進軍！

有一個人叫道他們要趕到病院去趕掉那些“瘟律師”，去保衛那受傷的人。這事情決定了，羣衆便向那方面湧去，赫爾跟着些落伍者，一些婦人和孩子，還有些在男子中不十分勇敢的人。赫爾看見有幾位公司的書記和雇用人；現在他又看見亦夫克東了，聽見他命令這些人去辦事處拿武器。

大漢子傑克大衛德和迷納梯走來，赫爾抽身去和他們商量。傑侶是激昂着的。時間已經到了——他前幾年所希望的革命已經起來了！他們爲甚麼不去說話，不去指導他們，組織他們？

傑克大衛德回答得很猶豫。他們須得考慮一下，這暴動到底有長久性沒有。

傑侶答道，他們要牠怎樣，牠就可怎樣。假使他們負起責任來，他們能夠領導他們，使他們團結。這不是通牟，沃爾松所要求的嗎？”

不是，那大漢子威爾司人說，沃爾松是要祕密的組織工人的，作爲全炭院的總革命的一個基礎。那和這公開運動，而且限於一個炭院的，形勢完全兩樣。這樣的一種暴動會有甚麼希望嗎？假使沒有，那他們出馬是愚蠢的，他們結果只是使自己爆發。

傑侶回向赫爾。問他的意見怎麼樣？

所以赫爾到頭不能說話了，他說，那在他是難於判斷的。炭院上的事情他太沒經驗了。他來到北谷炭院來，正是要學習這些經驗。像目前這樣的一種待遇要叫人忍從那是很困難的，但是無組織的暴動會措折一般人的勇氣，使組織他們的事業愈見困難。

赫爾口裏所說的只有這點；但他心裏所想的還要更多，那他不能說出口來的。他向這些人不能說，“我是你們的一位朋友，但我也你們敵人的一個朋友，在這個危機中我實在不知道應該袒護那邊。我是由禮儀上的責任和支配着你們生命的人們聯繫着的；而且我還有一位待要結婚的愛人，我也怕傷了她的和氣！”不行，這樣的話他實在不能說的。有這些話在心裏他覺得自己好像成了一個工賊，他不敢正眼看這兩位友人。傑侶曉得他是和哈里崗家裏人有點關係的；他或許也曾經告訴了赫爾的其他的友人，他們或許討論過

推測過一下。或許他們是把他當成了一個密探罷？

傑克大衛德很堅決地說着的時候，赫爾才解救了下來。他們假使不等時機成熟便跳進去，那是要為敵人所弄的。所以最好他們是應該去求教通牟，沃爾松。

沃爾松在那兒？赫爾問着；大衛德說在赫爾被逐的一天，沃爾松請了假下先禮壇去，到工會的地方支部去報告目前的情形。他或許不會回來；他已經把他的小組織弄好，他在北谷炭院中把革命的種子播下了。

他們把這怎樣求教的問題論來論去。那是不能從北谷打電話去的，一打電話便甚麼事情都洩漏了；但是開往培德羅的夜車幾分鐘內就要開，大漢子傑克說，那是應該派一人下去的。先禮壇離培德羅只有十五或二十哩路遠，那兒的工會支部可以求教的；或者他們可以用長距離電話，請西城工會的首領們走一個來，乘着夜車第二天清早便可以到培德羅。

赫爾仍然想自己抽身，把這項工作推在傑克大衛德身上。他們把各人的衣囊都傾掃乾淨，才把車費湊齊，大漢子的威爾士人立地去搭火車。在這時候傑克和赫爾決議着不出水面，並且去找他們的同人，也叫他們取同樣的態度。

## 第四章

這個程序真是便宜了赫爾；但是在他剛好才採用的時候，那時間已經來不及了。他和傑侶向羣衆跟去，那些正停在公司的一座建築物的門前；他們一走攏去，聽見有人正在演說。那是一位女人的聲音，音調很清晰而且很有拍力。他們看不出那演說的人，因為人湧擠得太多了；但是赫爾聽出是她的聲音，他捉着他同伴的手。“那是瑪利白克呀！”

那的確是瑪利白克；她好像把那羣衆熱狂化了。她說一句話，羣衆裏面必定號叫一聲；她說第二句話，羣衆裏面又來第二聲號叫。他和傑侶衝上前去，衝到可以聽清白那憤怒的一問一答。

“你們想，他們是會下炭院的嗎？”

“不會！”

“你們想，他們穿着綾羅錦緞會下炭院的嗎？”

“不會！”

“你們想，他們一雙纖纖的玉手會下炭院的嗎？”

“不會！”

“他們會永遠耀武揚威地坐在你們頭上嗎？”

“不會！不會！”

瑪利又一瀉千里的說下去：“只要你們團結起來，那他們就要跪在你們的腳下叩頭！但是你們是膽小的，他們就利用你們的膽小！你們慣賣朋友，他們就來買收你們！他們把你們弄成一盤散沙，他們就能夠把你們爲所欲爲——然後又坐起他們的專車下山，讓拿槍的人把你們打倒，在你們臉上腳踏！你們到底要忍受好久？忍受到甚麼時候呢？”

暴徒們的咆哮在街上滾過去又滾過來。“我們不能忍受了！我們不能忍受了！”男子們揮着鐵拳，婦人們狂叫，就是小兒們也在咀咒。“我們要和他們戰！我們不再爲他們做奴隸了！”

瑪利尋着一個有魔力的字。“我們要組織工會！”她叫着。“我們要團結，團結起來！他們要拒絕我們的權利，我們有方法對付他們——我們要同盟罷工！”

吼聲有如山間的奔雷齊下的一樣。是的，瑪利把這個咒語找着了！好些年辰以來不敢大聲地在北谷炭院說出的——一個字，但現在就好像炸藥的火光一樣串通了全體的羣衆。“同盟罷工！同盟罷工！同盟罷工！同盟罷工！”好像就反覆千萬遍也還是不夠的一樣。工人們並不是全部都了解瑪利的話，但是他們曉得這個字：“同盟罷工！”他們各自翻譯出來，



用波蘭語叫，用波黑米亞語叫，用意大利語，用希臘語。男子搖他們的便帽，婦女搖她們的圍巾——在那黃昏之中就好像有暴風在奇怪的森林裏搖蕩。男子互相握手，有些外國人更猛烈的擁抱起來。“同盟罷工！同盟罷工！同盟罷工！”

“我們不再做奴隸了！”演說者叫着。“我們是人——我們要過人的生活！我們不是牛馬，我們要做人的工作——不，我們就完全不做工！我們不再做一羣畜生，可以任隨他們趕來趕去的！我們組織起來，我們團結起來——手挽手的！我們生要一齊生，死也要一齊死！不准有一個人落伍，也不准有一個人變成工賊？假如有工賊，假如有落伍者，那我們打倒他！”

哄的一聲咆哮，就好像衆羣狼的口中叫出的一樣。有這樣的工賊，有這樣的賣友者，最好請他到這羣衆面前！

“你們肯贊助工會嗎？”

“我們贊助工會！”

“你們能發誓嗎？”

“我們能發誓！”

她把兩隻手一伸上天去，呈出一種極熱烈的祈禱的姿勢。“我們要誓死的抵抗！我們要互相支持，不得到最後的勝利不許有一個人退！我們誓死抵抗！誓死抵抗！”

男子們都學着她的姿勢，把手舉起來向着天空。“我們誓死抵抗！我們誓死抵抗！”

“你們不要分散，你們不要畏縮！”

“不！不！”

“男子們，堅持着你們的話！堅持着！這是救你妻兒子女的機會！”這姑娘用跳動着的語句激情的姿勢訓誡着衝鋒——具體地把猛烈的叛亂表現出來，好一個高大的醒目的姿態。赫爾驚愕着傾聽着演說，望着那演說的人。人的靈魂之奇蹟出現，絕望中希望的誕生！羣衆圍繞着她——他們也分受這奇異的再生；他們波動着的拳頭，他們震撼着的身體與瑪利相應就給一部管絃樂隊應着指揮者的棒尖。

赫爾震慄起來——這是勝利的震慄！他自己已經打倒，他要逃出這受難的地方；但是現在北谷中生出了希望——現在會是勝利，自由了！

自從他來到炭坑地方來，這種見解一天一天地在赫爾心裏長成，就是工人生活的真悲劇不是在他們肉體的辛勞是在他們精神的萎靡——那藏在他們心裏的遲鈍的無望的災難。這個見解耳濡目染地一天一天的逼進了他的意識。通牟沃爾松第一次用話語表示出來：“你最大的障礙是在你所要幫助的人們的腦子裏！”在這樣的一種暴戾的環境之下你

怎能夠把希望給與那些工人呢？就是赫爾自己，儘管他是年青他是自由，他都到了絕望的地步了。他是從一個命令的階級來的，那階級是說慣了，“做這樣”，或者是“做那樣”，而一切也就做成的。但是這些炭院奴隸他們從不曾曉得有威力和確定這類的字義，反之，他們倒是習慣了的，儘管他們怎樣努力總掙紮不出漩渦，儘管他們怎樣希圖幸福和成功都被別人的意志粉碎。

但是目前是人的靈魂之奇蹟出現了！北谷中生出了希望了！羣衆起來了——瑪利白克領導着他們！那是他的幻想實現了——瑪利白克臉上發着榮光，頭上的紅髮輝耀着如像黃金的王冠！瑪利白克騎在雪白的馬上，穿着雪白的外袍，柔軟而華貴的外袍——就像姜大克一樣，或者像其他女權運動者的領袖一樣！是的，她是羣衆的領袖，赫爾在他的耳中聽着大衆的進行曲！

在赫爾的笑謔之下他的確是懷抱着一個真實的幻影，一個真實的信任在這個女兒身上的。自從他第一次發現她，一朵炭院村中的野薔薇在收換洗的衣服，她覺得她並不是普通的路有姿首的工女，她是有心思有性格的一位女人。她的眼光遠大，她比一般薪金奴隸的見解更深切。她的問題和他們的是一樣，但更複雜得多。當他想要幫助她，替她找些

工作的時候，她說明她不僅是渴望着從這災難中救出，她更希望一種有智識樂的人生。所以這樣的觀念就來在赫爾的腦中，他覺得瑪利是可以成爲工人的導師，工人的領袖的。她愛他們，她替他們受難，同他們受難，而同時她又有心智能夠尋出這災難的原因。但是等他一把領導的計劃來和她商量的時候，他才遇着她腐心的絕望；她的悲觀好像打破了他的夢想，她對於這些炭院奴隸的輕蔑減少了他指導他們的努力和指導她的努力。

而現在，她照着他替她編排就的脚色表演起來了！他覺得她全部的靈魂都傾注在這羣衆裏。她生是和這些人一同生，錯是和這些人一同錯，現在造反是和這些人一同造反。因爲他只是一個男子，赫爾並沒有看準確這個飛躍的一個重要的動機；他沒有覺察到瑪利的演說是針對的甚麼人，那不僅是針對着賴發德家人，針對着浮曲普，針對着北谷中其餘的炭院奴隸，她却也針對着一位雜誌封面畫的美人，穿着雨衣，戴着一頂淡青色的帽子和一張柔軟輕靈異常豪華的自動的面網的！

## 第五章

瑪利的演說突然的中斷了。一羣人跑下街去，在那兒生出了騷擾來。騷擾的聲音愈鬧愈大，更有許多人向那兒跑去。瑪利回頭一看，當時全體的羣衆便都翻波湧瀾的奔下街去。

鬧攘是在病院門前。那門前是一個月台，克特來德和阿勒克施通立在上面，背後有一羣書記和職員，在這些人中赫爾認得是普勒多危忒，郵局長的約翰生，西亞當。在那階梯的脚下立着金牟賴發德，背後有一羣堅決的工人。他叫道，“我們要叫律師出來！”

監督自己來和他答話。“賴發德，這兒是沒有律師的。”

“我們不信你！”羣衆也跟着叫出：“我們要自己去看！”

“你們不能夠進這兒的，”克特來德說。

“我要去看看的父親！”金牟叫着。“我有看我父親的權利，我沒有嗎？”

“你要看清早可以看。你要要他，也可把他領回去。我們並不希望留他。不過他現在是睡了，你會去攪擾別人。”

“你們又不怕把你們的鬼律師去攪擾別人！”大家應聲

着號叫起來——聲音太大了把克特來德的抗辯壓下去了。

“我告訴你們，這兒並沒有甚麼律師在他旁邊。”

“那是謊話！”浮曲普叫着。“律師們一天到晚都在那兒，你們是曉得的。我們要把他們找出來。”

“幹嘛，金牟！”那希臘孩子安弟叫着，衝上前去。“幹嘛！”別的人也跟着叫；這樣使人鼓勵着，金牟便衝上階梯。

克特來德一把捉着他的肩頭，他叫道，“我要去看我的父親！你鬆手，放我去！”

那監督顯然是還不想用出暴力的；他捉着那孩子的時候，同時又叫自己的手下人退後。但是金牟的血是沸騰着的；他扭着要前進，那監督是要打他或者也是禦防着他打，把他推下階去。羣衆中怒號起來；他們一湧而進，而同時站在月台上的人已經在拉手槍了。

這情形的重大是很明顯的。再隔一分鐘那暴徒會湧上階去，階上也會開槍。事情鬧到這樣，結果會如何呢？羣衆既是那樣的激昂，那不放火燒毀炭廠，或者殺盡一些公司的辦事人，那是不會停止的。

赫爾已經決心不出水面，但他看見這樣的情形，再不出水面那不僅是卑怯，差不多是罪惡了。他跳上前去，他的聲音蓋過一切的喧嚷。“朋友們，停止着！停止着！”

在這樣的時候，在北谷院中或許不許有第二人能夠得到人們注意的。但是赫爾得着他們的信念，他有權利可使他們聽從。他不是爲他們入過獄，他們不是看見他坐在囚窗裏面嗎？“佐司密司！”這叫聲在激昂的羣衆中從此端流到他端。

赫爾衝着上前去，把工友們推排着，連連地請願着命令着他們不要作聲。“金牟賴發德！你等着！”金牟聽出是他的聲音，聽從了。

把羣衆推通了，赫爾跳上月台，克特來德並沒有想來干涉。

“朋友們！”他叫着。“你們稍安毋躁！這不是你們所要求的！你們所要的不是打架啦！”他停了一下；但他曉得在那時候再不能用消極的話來抑制了。他們應該要被人揭出他們所要的是甚麼。那幾句特別的咒語赫爾剛才聽見的，他放開他的喉嚨叫出：“你們所要求的是組織工會！是同盟罷工啦！”

他從羣衆得到一聲號叫，但那是聲音最高的號叫。是的，那正是他們所要求的。同盟罷工！他們要求赫爾組織，要求赫爾領導。他前回是做過一次他們的領導者，被逐出了炭院村。他是怎樣回來那不明白——但他是在這兒，他是他們

的寶貝。哦啦！佐司密司萬歲！他們要跟着他赴湯蹈火！

他的胆子不和天樣大嗎？他站在那醫院的月台上，剛剛就在工頭兒們的鼻子面前，敢於對於他們說出工會的話，而工頭兒一點也不敢捫他！羣衆看見這樣的情形，他們歡喜得發狂了。能說英國話的人對於他說的話句句表示贊成；不懂英國話的人聽見別人在叫也跟着叫。

他們所要求不是鬥毆——那自然不是的！鬥毆並沒有益處給他們！能夠有益處是團結，是把每個每個的自由結合而為堅固的一體。應該要有一個工會委員會能夠代表他們一切的人說話，能夠說不等正義獲得他們沒一人上工！為要求應享的權利而解職，為要爭求保護他們的國法而上黑表，而逐出炭坑，這樣的事情他們要把來結束了！

## 第 六 章

要想久於支持着站在工廠的門前，有監督和炭坑工頭立在自己的後面，要來組織炭坑工人的工會，這是不可能的。赫爾知道他應該把這羣衆移開這危險的地方。

“我所說的你們幹嗎？”他要求着；大家衆口一聲的答應着幹，他又加着警告：“那嗎你們不許械鬥！不許吃酒！假使



你們看見今天晚上有人吃醉了酒的，你們要撐持着他，不要他倒！”

大家笑起來又高興起來了。是的，他們都不能夠倒。大事臨頭，不應該是醉酒的時候！

“現在，”赫爾又繼續着說，“我們說到這病院裏面的人。我們應該舉幾個委員去看他們。不要鬧——我們不要把病人攪擾了！我們所要求的只是不許別人去攪擾他們。舉些人進去守着他們，你們贊成不？”

贊成的，大眾都一律贊成。

“好的，”赫爾說。“你們請安靜一會。”

他回頭向着克特來德。“克特來德，我們要舉一個委員進去看守病人。”那監督正準備着要抗辯，他低聲地又加上一句，“伙計，你不要做傻瓜！你沒看見我救了你的性命嗎？”

要讓赫爾倚仗着羣衆來貫徹他的主張那在規律是怎樣的惡例，監督是曉得的；但他也曉得那當前的危險——他所使用的那簿記員和速記生的胆量和射擊能力，他是不敢信賴的。

“快，趕快！”赫爾叫着。“我不能夠約束得他們好久。你不想鬧出流血的慘劇，你就趕快的決斷。”

“好的”，克特來德忍着—肚子的氣忿說。赫爾再轉向工

人們，通告得到同意。大眾舉出勝利的歡呼。

“那嗎現在讓那個進去？”他等着羣衆靜定了些又說；他看着那些望着的面孔。金牟和浮曲普是頂鮮明的；但赫爾決定着不要他們進去。他想到傑侶迷納梯和大衛德夫人——但他記起了他和大漢子傑克的私約，不讓他的小組織出水面。於是他想到了瑪利白克；她是已經把自己弄成充分的危險人物了，她是一個羣衆可以信賴的人。他叫瑪利白克，又叫費里司夫人，這位羣衆中一位美國婦人。這兩人走上階段，赫爾問着克特來德。

“好，我們先得一個諒解。這兩位是要進去看護病人的，病人有甚麼要求可以和她們講話，除醫生和看護人之外不許任何人向病人下命令。這對麼？”

“好的”，監督不高興的答應着。

“好！”赫爾又說。“那嗎我望你稍稍留心，不要背約；這羣衆已經是忍無可忍了，你假如還要激刺他們一下，結果如何是該你負責的。你明白了這些事情，你應該把酒店的門關了，不等這事件平熄不准開門。你用的這些人也要撤退——不要叫他拿起槍處處露面孔。”

不等待監督的回答，赫爾便轉向羣衆，舉起手來來叫他們沒作聲。“朋友們，”他說，“我們有要緊的事情要做——我

們要組織工會。我們不能夠在一座醫院的門前組織。我們已經鬧得太不少了。讓我們平靜地走開，我們到發電廠後面垃圾堆上去開會。你們贊成不？”

大家都答應贊成；於是赫爾看着兩位女人平安地走進醫院，又從月台上跳下來去領導着羣衆。傑侶迷納梯走到他的旁邊來，歡樂得戰慄；赫爾捉着他的手腕，激昂着低聲地說，“傑侶，唱歌罷！給他們唱些意大利的歌！”

## 第七章

羣衆沒有甚麼困難便達到了指定地點。進行的途中赫爾心裏正籌畫着與這多數國語的羣衆傳通意見的方法。他曉得那有一半是完全不懂英國話的，其他一半懂得的也很有限。所以要使大家懂得開會的意思，最好是依着國別來分組，再在每小組中找一個可信賴的人擔任翻譯。

分組的進行很遲緩，不斷的宣呼，不斷的你推我送——波蘭人在這兒，波黑米亞人在這兒，希臘人在這兒，意大利人在這兒！這事情一分定之後，再在每組找了一個懂英國話的人擔任翻譯，赫爾才開始演說起來。但赫爾還不曾說好幾句話，羣魔殿便沸騰起來了。一切的翻譯者於是同時開始翻

譯——放開他們的喉嚨；那就好像由各個聯隊湊成的觀兵式一樣！赫爾就像啞子一樣立着；回頭他又笑起來，各種聽衆都跟着他笑；翻譯者莫明其妙的停止着——連他們也跟着笑了。愉快的大波就這樣在羣衆上滾來滾去；大會的情調立地變換了，由憤怒與決死一變而爲狂歡。赫爾第一次才學習了主宰這小兒般的羣衆大會的方法，這種大會的情調笑也快怒也快，轉換在一分一厘之間。

赫爾覺得他是應該先把自己的話說完，再讓羣衆分開，由翻譯者演說。但那樣又有一種新的困難。每個翻譯者怎樣能夠一瀉千里的雄辯下去呢？演說的正意怎樣能夠不被訛傳？赫爾聽見沃爾松警告過，他說公司的偵探有的裝着工人，故意以暴力的說教諒得工人們的信仰。翻譯者中有幾個人就有點暴力團的神氣，而其中一個翻譯的聲調大覺奇特。

那是一位希臘語的翻譯者；是一兇猛的男子，頭髮和眼睛都很兇猛，簡直就像一位狂人一樣。他立在一個酒桶的頭上，頭上吊着兩盞院道燈，有四五十個同國人圍在他的脚下；他動着他的手，搖着他的拳頭，他叫，他咆哮。但是等赫爾覺得不安，走過去問別位能說英國話的希臘人，才知道他說的是在這北谷炭坑中要使法律生出效力。

赫爾立着看這位熱狂的小漢子，在研究他的姿勢的變

化。他把兩肩向後一抽，把胸部一挺出來，差不多把自己從酒桶頭上向後方拋下去；他是說着工人們是要過着像人一樣的生活。他又匍匐下去，把頭埋着，呻吟；他是告誡着他們如果屈服便會這樣。他把指頭子一把抓着自己長長的黑髮，死力的拉；他拉了又伸出兩隻空手來；他又拉，拉得使着他的人差不多要叫出痛來的一樣。赫爾問是甚麼意思；他才知道他是說，“服從工會！扯一根頭髮，你可以扯下來；扯一把頭髮，你便扯不動！”這使人回想到賢人伊索的當時和他的寓言了！

通牟沃爾松告訴過些運動家的技術給赫爾，好怎樣操縱這無知的羣衆。他必須把一句話反來覆去的說，要使聽者中最愚鈍的人都懂得他的意思，得到這個團結萬能的觀念。各組的翻譯者把話說完了，羣衆又回到炭渣堆上來，赫爾又記他的話重說一遍，用極簡單的字，用這炭院中通用的混成英語。有時候他要停頓着用他揀來的希臘語意大利語或者斯拉夫語來插說幾句。或者有時候他的雄辯會重新激發起翻譯者的感興，他一定要等待着等他又向同國人叫吼幾句。一般的都是忍耐着受了長久的苦難的工人，現在都是賭命鬥爭的時候，那會怎樣的貫徹一般人的心裏，那是用不着考慮的。

他們要組織工會了；他們是要依着正規的組織，要用會員的名冊再正式的投票選舉。就這樣赫爾一步一步的教導他們。他們假如不知怎樣聽受組織，那是無法組織的。在每個重要的國語組中選出一個領導者來；這些領導者再開會擬定要求條件，這是要經大會通過的，通過之後又才和着宣言書一同提到工頭兒面前求他們承認，假使不承認那北谷炭院的工人是不許有一個人上工的。

傑侶迷納梯關於工會的事情很熟悉，他勸赫爾把工人們立刻要編出名簿來；一個人走出來簽上自己的名字，這種心理的效果他是曉得的。但這兒他們立地遇着一個困難，一切的所謂運動家都是在所不免的——就是缺乏資金。要登記，那鉛筆和紙是必要的；而赫爾已經爲傑克大衛德傾囊相助了！他沒法只得借了二角五分錢，派了一人到賣店。由各組的代表者立刻決定一個議案，就是凡加入工會的會員每人要徵收一角錢的基金。假使他們要同外界聯絡求援的時候，他們須得要打電報或者電話。

一個臨時委員會成立了，是金牟賴發德，浮曲普，赫爾。他們三人管理名簿和基金，奔走一切事務，等到第二天開第二次大會的時候；在這委員們的身邊也選了十二個最健強最可靠的人護衛。派的人把鉛筆和紙買來了，坐在地下就借

着隧道燈的光，翻譯者寫下了每個願意加入工會者的姓名，每個都輪番地宣誓服從團體遵守紀律。一直要到天亮的時候大會才告解散，工人們各自回到家裏去就睡，每個人差不多都懷抱着自有生以來不曾經驗過的快樂和力感。

## 第八章

委員和護衛回到雷鳴涅次克的食堂，在這兒他們在地板上拖長着睡下；沒有甚麼人來干涉，大多數的人都靜靜地鼾睡起來了，赫爾和小部分的人坐着謄寫明天清早要提交工頭兒們的要求條件。決定傑侶迷納梯在第二天一大清早乘早車下培德羅去和傑克大衛德和工會接洽，報告他們這最後的進展。因為當局方面一定有密探跟着他們，赫爾勸傑侶到麥克客勒家裏，由麥克客勒去找傑克來見面。傑侶也得要叫麥克客勒用長途電話和格惹特接洽，把同盟罷工的事體告訴碧里奇庭。

差不多有一百件事情應該由赫爾考慮的；他的頭腦弄昏亂了，所以他就睡下去也不能睡熟。他想到工頭兒們，他不知道他們會怎樣對付。他覺得那工頭兒們一定是沒有睡覺的！

其次他又想到那專車上的他的朋友們；想到這回他參預着的職務的奇特！他想到陌爾西用盡心力想把他引起走，他不禁出於自暴棄的神氣發起笑來。還有那可憐的吉西！他現在有甚麼話好對她說呢？

工頭兒們當天晚上沒有舉動；清早來了，罷工的工人們惴惴地往開會地點，有的連等着吃早飯都不能忍耐了。他們蓬着一個頭，彼此担心着面面相覷，昨天晚上他們幹過的那勇敢的舉動好像不可能的一樣。但是他們一看見三位委員和幾位護衛在那兒忙着準備開會，他們又勇氣百倍起來，覺得那稀奇的團結的感情是使他們由奴隸牛馬而變成人了。不一會演說開始了，歡聲，歌聲，把不熱心的和胆小的都興奮起來。就這樣在短小的時期中運動便得到完滿的進展，工人中的每個男子，每個婦人，每個孩子都實際的來參加了。

瑪利白克從病院走來，她在那兒過了一夜。她現出疲勞的神情，臉也沒有梳洗，但她戰鬥的精神是沒萎縮的。她報告着她和受傷的人談過話，他們有些人已經在“不起訴者姓名錄”上簽了名，公司是借此免受訟獄的威脅的。別的人是有些拒絕了的，瑪利鼓勵他們要堅持到底。有別的兩位女人自願的走來替代她們，希望瑪利可以得到一個休息的機會；但是瑪利是不想休息的，她並且不覺得她以後會再有休息



的時候。

新組成的工會會友進行選舉職員了。他們打算選赫爾做委員長，但是怕把自己來縛到這樣不可挽回的地步，他把這種榮譽推在浮曲普身上了。金牟賴發德是會計和秘書。其次是選舉委員會去向克特來德提出要求條件的。那人名是赫爾，浮曲普，金牟，一位意大利人名叫馬爾克里，傑侶是保證過的；斯拉夫人的代表魯西克，希臘人的代表韋馬奇士——兩位都是很強硬可信賴的人。最後是大會選舉了瑪利白克做委員，這使大家很高興笑得不亦樂乎。一位女人來做委員這是新奇的事體，但是瑪利是一位炭院夫的女兒，一位掣動手的妹子，她和北谷中的任何人一樣是有十二分的發言權的。

## 第九章

赫爾把晚上準備好的紀錄朗讀起來。他們要求有組織工會權不能因組織工會而解職。他們要求設置秤中人，人選由工人自定。他們要求炭院須照例洒水以防爆發，並正規地多用枕木以防墜崖。他們要求對於任何賣店有自由採買權。赫爾向會衆注意，就是這所要求的都是國法所保障着的

權利；這是緊要的事項，他希望別人不要再加入別的要求。經過一些討論他們否決了那加薪一成的極端派的提案。他們也否決了一位工團無政府主義者的提議，他用英國話和意大利話參雜着說炭院是屬於工人的，他們要拒絕一切的妥協，要把工頭兒們驅逐下山。

演說正在進行中，年青的羅危塔從羣衆中衝上來把赫爾拉在一邊。他下停車場去來，看見早車到了。從車上下來了一羣三四十名的“打手”，這在工人們只消一眼看見便可以認識的。公司的當局顯然在夜間打了電話下山，他們不僅用火車運來了這些警衛，還從別的炭院——如山下的北東公司，隔山的巴來勒公司——用汽車運了些來。

赫爾把這消息向羣衆報告，羣衆接受着大家咆哮起來。這樣就是那工頭兒的計畫！熱烈的人一步跳在炭渣堆來，差不多有五六位是想同時發言的。領導者們用盡力量把這些過於激昂的人制服着了；赫爾又給一次警告“不要挑釁械鬥！大家應該信任工會，大家應該整齊嚴肅地和公司對抗，要使公司得到一個教訓，恫懾是不能制服同盟罷工。”

就這樣議決了，委員團向公司的辦事處出發，浮曲普的手中拿着那繕寫好的大會要求條件。委員團後羣衆簇湧着進行；從街道上走到公司門前，七位委員走上階段，走進那

建築物中。浮曲普求見克特來德，一位書記把話傳進去了。

他們立着等待；在這時候有一位公司的用人從街上走進來，手裏拿着一封信，並沒說一句便交給赫爾。信筒寫的是“面交佐司密司”，赫爾開封一看，在裏面找出一張小小的名刺，他凝視着。“愛德華，奔司，瓦納太郎！”

赫爾有一下竟不會相信他的眼見的可靠了。愛德華到了北谷炭院！回頭又把名刺的背面翻過來，看見有些字是他親兄的筆蹟。“余在克特來德家。余須見汝。事關父親。盼速來！”

赫爾的心中突然生出了恐怖來。這樣一封信的意思是甚麼呢？

他趕快向委員團商量。“我的父親是一位老人，他三年前得了癱症便臥床不起。我想他恐怕是過世了，或者是危篤，我定要走。”

“那是詭計呀！”浮曲普激昂地說。

“不會，或者不會”，赫爾回答着。“我認得我大哥的筆蹟。我定要去看他。”

“好的”，浮曲普說，“那嗎我們等你。不等你來我們是不會克特來德的。”

赫爾想了一下。他說，“我覺得這不大高明，我在這兒與

不在這兒，應該做的事情你們是要做的。”

“但是我要請你代表說話呢！”

“不對”，赫爾回答着，“那是應該你代表的啦，浮曲普。你是工會的委員長。你知道工人們的要求和我是一樣；他們要說的話你是曉得的。並且這兒也沒有甚麼話和克特來德說的。問題很簡單，他是承認我們的要求，還是不承認。”

他們把這件事情論來論去。瑪利白克說在這重要的關頭他們是想把赫爾抽掉的！赫爾回答的時候發起笑來。瑪利白克辯論起來是和男子一樣的。假使浮曲普有點軟勁，那就讓瑪利代替他！

## 第 十 章

就這樣赫爾匆忙地走了，走上一個阪上的街道向炭坑暨督的住宅去，那住宅是康克涅士的平屋在一個高坪上可以眺望全村。他按了那門上的鈴子，門開了，門口立着他的胞兄。

愛德華瓦訥比赫爾長八歲；完全是一個美國式的事務家的標本。他的面貌很端正而有神采，他的身裁很規正而強壯，他的聲音，他的態度，一切都表示他是果敢的，是精力絕

倫的人。通常的時候他的穿着是成衣店最新流行的標本，但在目前他的服裝也就和他的態度一樣有些反常。

赫爾在街上走着的時候沿途都在焦心。“父親怎麼樣了呢？”他叫出。

“父親是很好的，”他的大哥回答——“那是說，在目前的話。”

“那嗎甚麼——？”

“比得哈里崗已經從紐育動身在路上了。他明天就可以到西城。你可以明白，你假如不立刻離開這兒，那父親身上是會出事情的。”

赫爾從恐怖的心事立地變成了反感。他叫道，“就是這一點嗎？”

他的胞兄凝視着這位年青阨夫，穿着一件骯髒的青菜葉布褂，他的臉上有些煤炭的黑紋，他的波着的頭髮蓬蓬的不經梳洗。“你打電告訴我，說要離開這兒啦，赫爾！”

“前幾天是這樣，但是事情發生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這兒在同盟罷工！”

“是的；但這是怎麼會起來的？”回頭他的聲音又含着怒意，“你告訴我，赫爾，你的亂子到底要搗到甚麼田地？”

赫爾立了幾分鐘，望着他的大哥。儘管他是那樣的緊張

着，他忍不着發起笑來。“你的章法總是這一套啦，愛德華。說來話很長；我不知道該從何處說起。”

“哼，我却不以爲是那樣，”愛德華悶氣着說。

赫爾又笑起來了。“嗎，總之，我們留在後來罷。我所希望的是等這興奮的狀態平靜後，我們再來細細的詳談。我要把這兒的種種情形告訴你——”

但是愛德華插斷着他。“赫爾，我真的同你講，我不想同你論辯。比得哈里崗的炭阨情形怎麼樣於我不相關。”

微笑離了赫爾的面孔。“你的意思是要叫我寧肯去觀察瓦訥炭阨的情形嗎？”赫爾很想抑制着自己不快的感情，但是兩人要走到一路，實在沒有辦法。“愛德華，關於這些事情我們是時常爭論着的，你時常佔我的上風——你總說我是小孩子，我太桀傲不馴要反對你大人的話。但是現在——我不再是小孩子了，我們是在一個新的立場上相見的。”

赫爾的聲音比他所說的辭意還要露鋒芒。愛德華想了一下才說，“好，甚麼是你的新的立場？”

“目前我們正在同盟罷工期中，我不能夠停在這兒和你細說。”

“你這樣昏鬧一陣就全不想到父親了嗎？”

“我想着父親，我也想着你的啦，愛德華；但是現在不是

時候——”

“有話要說現在正是時候，正是千載一時的時候！”

赫爾暗自呻吟了一下。“好的”，他說，“請坐。我可以略略說一說我怎樣捲入了漩渦。”

他開始說起他在這“燃料總公司”的寶山中所發見的各種情況。他一說起來，照例是在人道的見解中熱中起來；他的舌鋒生出熱情，他就好像在和培德羅的官府辯論着的一樣。但是儘管他是那樣，他的熱辯是受了中阻；他發覺他大哥是在盛怒之下決沒有工夫聽他那滔滔的辯論的。

那是很久很久的話了；在赫爾所僅能追憶的那樣遠的時候。這樣不同的兩個氣質會從同一的父母生出來，這好像是自然的神秘的一種。愛德華是實際的積極的；他知道他在世間上所求的甚麼，他知道把牠弄到手；他不曾為懷疑所苦，不會為內省，為一切別種的膚淺的情緒所苦；在自己的精神作用中缺乏那種性質的人他是不能了解的。他不能了解一個人怎會“捲入漩渦。”

在初他佔赫爾的便宜，因為他是長兄。他就給古希臘的神體一樣端麗，他強健，他魁梧；用堅強的手杖在冰上滑走，以大拔手的泳法切着水波，或者很靈巧地把鸕鶿射中，他都是很擅場的。愛德華是成功的具體化。他說一個人的觀念是

“朽了”，他罵一個人是“文弱書生”——那嗎這個人的確是靈魂受着苦難，那是應該走向雪萊或者拉斯金的詩去重新鼓勵自己的勇氣。

人生的問題在赫爾却是早就起來了的，那好像他的性格裏面有種東西總使他對於事物非作根本的觀察不可；他觀察他的兄長很久，他覺察到在人生方面他的兄長完全是盲目的。譬如說一些宗教上的懷疑；赫爾自從覺得他幼小時所培養的信仰只是一種高級的童話，那他心裏是常常苦悶着的。愛德華顯然是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問題。他進教堂，只是出於習慣；更特別是要想婚媾自己的愛人，穿着整齊的衣裳在音樂花香粉香的美好的地方去吊膀子爭寵。年青人只是因為他不能確信約諾亞曾吞食一匹鯨魚，便要捨棄這種有趣的習慣，這在愛德華看來，是怎樣的反常呀！

但是赫爾的懷疑攻擊到他兄長的禮拜日以外的宗教——榨取利潤的宗教——兩人的矛盾弄到無可調和的餘地了。在初赫爾是不曉得實際方面的事情，解答他的問題是愛德華的責任。國家的產業是由大人物建築起來的；這些人物都有他的仇敵——那是被嫉妬和其他的惡感情所支配的，昧良的人，想破壞這座偉大的結構。在初這種昧良說是使孩子滿足了的；但隨後他長到能夠讀書，能夠觀察了，他被懷



疑苦悶起來。弄到最後，他聽着他兄長的會說，又讀些社會主義者的文章，他不能不覺察到這兒有兩種極相反的人——一種是只注重利潤，一種是要注重人生。

赫爾所讀的一些書愛德華看見是吃驚不小的；他所更吃驚的是赫爾從大學裏帶回來各種觀念。幾年之內哈里崗大學中生出了很奇異的變化了；愛德華在學的當時是誰也不會夢想到的觀念！關於崇高的慈善家諸公的義捐或者大學評議會，是從沒有一個人做過諷刺的詩歌！

在這些時候老愛德華瓦納得了中風病，長子的愛德華才持掌了公司的大權。持撐了三年給了他炭業家的觀點，堅持不拔地成爲日常生活的基調。炭業主的事業是在廉價的購買勞力，是在最短時期中作最大的生產，是在依市價拍賣生產品給與信用充足的消費團體。假使有一個商會是這樣做，那便是成功的商會；有人要說這是使掘炭的工人們受難，那他是犯了感傷主義的錯誤，犯了黠傲不馴的錯誤。

赫爾說出他要利用暑假裝一個平常的工人去研究產業，愛德華聽他說時吃了一驚。但他想了一下，他覺得這個觀念倒也並不是怎樣的不好。赫爾去做工，或者他不會得到他所想追求的；他有工作在手裏，或者會覺得他從前想的一些都是無聊！

但是現在實驗是完畢了，愛德華劈頭所發見的是一個陰慘的失敗。赫爾並不會了解到勞動者是叫囂，懶惰，無能力的東西，應該要用高壓的手段來支配；乃反轉自己成爲了這些叫囂者之中的一個！成爲了怠惰者無能力者的一位戰士，一位煽動家，一位階級偏見的挑發者，他自己的友人，和他兄長的產業社會的一位仇敵！

赫爾從沒有看見過愛德華陷在這樣的一種興奮狀態裏。赫爾覺得他的確是有幾分反常；在他說話的時候，只是模糊地疑惑着，直到他兄長說出他怎樣到來的原因他才明白了的。愛德華在一位朋友家裏夜會席上，在夜裏十一點半，陌爾西哈里崗打電話給他。陌爾西接到克特來德的一封信，說赫爾在北谷炭院指導着一團人起了暴動；陌爾西把那情形點染得非常嚴重，所以愛德華着了急，穿着夜會服當晚乘着十二點鐘的夜車趕來，連牙刷都沒有帶一隻！

赫爾不禁捧腹大笑起來。他的長兄，他的極端莊重極重儀式的長兄，清早七點鐘的時候從寢臺車下來，還穿着一套禮服，帶着一頂大禮帽！而且目前，這目前的瓦納長公子愛德華，這位講究家，他從來沒有穿過一百五十塊錢以下的一套衣服，而今是裹着一件花了二十元四角八分錢在炭院村中一家猶太人的古物商店裏買來的一套舊貨！

## 第十一章

但是愛德華連略略微笑一下也沒有；他的全部的精力是集中在當前所努力着的工作，想把他的兄弟從這樣危險這樣卑劣的形勢之中引出。赫爾來到一個村鎮，那所有者是愛德華的同業，並且鬧些亂子來擾亂別人的事業，挑發別人的勞動工人，對於別人的產業要加以危害。北谷是燃料總公司的財產——不僅是炭坑和房屋，連那居住在那兒的人們——這在愛德華好像是沒有些兒疑義的；赫爾只給了些心裏難過的感嘆詞，暗示些不同的意見。假使沒有燃料總公司的資本和經營，會有北谷這個村鎮存在嗎？燃料總公司給工人們的待遇他們以為不平，那他們有一個簡單明瞭的解救法——就是到別處去做工。但他們不到別處去；他們在打燃料總公司的炭，在支燃料總公司的工錢——

“好的，他們現在不想支了，”赫爾插說着。

愛德華的回答是，那當然是他們的自由。但是他們不做工要由於他們的志願——不能出於煽動者的挑撥。總而言之，要讓煽動者中不包含瓦納族中的一個人！

長兄又敘述到比得哈里崗是在從東部回來的途中；他

一到來一定是怒不可遏的，他在西城的產業界會捲起沒大的暴風。唉，那是難於想像的，這回鬧的亂子真是亙古未聞！“而且正當着我們在掘一個新的炭坑——我們正希望多有一塊錢的金融也好的時候！”

“我們的力量還不夠和哈里崗對抗嗎？”赫爾問着。

“我們要對抗的人很多，我們不能夠四處樹敵。”

愛德華說的話不僅像一位長兄，而且像一位家庭中的撐天柱。他們的父親因過勞成病，在可怕的一點鐘裏便由精力絕倫的事務家一變而為孩子般的殘廢者，赫爾樂得高興他家裏還有一位長兄是實際家；他樂得有他的長兄把一切的担子担在肩上，而他走進大學去，唱些諷刺的歌謠享樂。赫爾是沒有責任的——只要他不去攪亂他長兄運轉着的車輪，他沒有誰要來問他負責。“你是靠着炭業生活着的！你用的每個錢都是從這兒來——”

“我曉得的！我曉得的！”赫爾叫着。“那正是使我難過的地方！事實上我是靠着薪金奴隸的恩惠生活着的——”

“哦，沒亂說！”愛德華叫着。“那不是我的意思！”

“我曉得的——但這正是我的意思！從現在起我想要曉得那為我們做工的工人們，和他們所得的是怎樣的待遇。我已經不再是你的小弟弟，隨便說幾句話來便可以騙過去的

了。”

“你曉得我們的炭坑是有工會的啦，赫爾——”

“是的，但那不是有名無實嗎？我們是在怎樣幹？我們給足了他們的斤兩嗎？”

“自然啦！他們是有秤中人的。”

“那嗎我們和這些地方的炭廠主怎樣競爭呢，他們是三千磅算一噸的？”

“我們有方法啦——用經濟的方法。”

“經濟？我不相信比得哈里崗在這兒是浪費了甚麼的！”赫爾停着等回話，但是沒有。“我們是買賄秤中人嗎？我們是收買工會的委員嗎？”

愛德華微微紅了一下臉。“說怪話有甚麼用處啦，赫爾？你曉得我是並不做不乾淨的事體的。”

“我說的並不是怪話啦，愛德華；但是你一定要曉得那是不不少的實業家都能夠說他自己是不做不乾淨的事體的，因為有別人代替他做啦。我們舉例罷，譬如政治上的情形怎麼樣？我們不運用一個機關，不讓我們的書記和工頭兒們去做地方上的小吏嗎？”

愛德華沒有回答，赫爾又接着說，“我就想要知道這些事情！我是不能再像從前一樣盲目了！”

“好的，赫爾——你高興說的話你儘管說，但是千萬不要在這個時候！你要叫我把你看成大人，你就要像大人有點常識！明天晚上比得哈里崗就要回到西城了！你以為他不會逼着我，就給一條狂牛一樣嗎？我假如告訴他我無可奈何——我到這兒來拉過你拉不動——你以為他不會去找父親嗎？”

愛德華試了種種的勸解，這是有效的唯一的一個。“你無論怎樣要攔着他不要去找父親！”赫爾叫着。

“我告訴你罷！”愛德華回答。“比得哈里崗的為人你是曉得的！他就把門打壞，也要去找父親的，你不曉得嗎？他一定會把他一肚子的悶氣向那老人家身上出！你老早是明白的；不要讓父親動氣，那是一個生死關頭。父親會怎樣做，我不知道；或許會痛罵你，或許也會袒護你。他是老了而且又弱，他是失掉了把握的。萬一他不許哈里崗責備你——在爭辯之中便突然倒了的時候呀！你和你的工友們共同患難的時候，這件事情你是放在自己的良心上的嗎？”

## 第十二章

赫爾坐着，默默地凝視着前面。每個人在他的生活之中

總有些羈絆纏繞着自己的腳，使他不能自由爲社會正義而戰，這怕是事實罷？

他又說起話來的時候，聲音低下來了。“愛德華，我是想着一位在這炭院裏工作的愛爾蘭的少年。他也有一位父親；這位父親在這回的爆發遭了難。他是老人，有一位老妻，還有其他的七個孩子。他是一位好人，那少年也是一位好的少年。你聽我說比得哈里崗是怎樣待遇他們的！”

“好的”，愛德華說，“儘管是怎樣，你總之是可以援助他們的。他們不至於餓死。”

“我曉得的”，赫爾說，“但是這樣的人很多；我並不能全盤幫助。並且你還不知道啦，愛德華——我所講的不是慈悲，却是正義！那位少年，金牟賴發德，我敢斷定他是愛他的父親如像我愛我的父親一樣；此外也還有許多的老人，有兒子愛他們的——”

“哦，赫爾，要命了！”愛德華差不多是一種暴怒的神氣叫了出來。他沒有別的話可以表示出他的不能忍耐。“你要把全世界的苦難都加在你自己的肩上嗎？”他跳起來，一把把赫爾的手捉着。“小兄弟，你該跟我走了！”

赫爾站起來，沒有回答。他好像有點躊躇，他的兄長把他向門口拉去。“我有一駕汽車在這兒。只要一個鐘頭便可

以上火車——”

赫爾知道他是非決斷不了。他說，“愛德華，不行。我目前還不能走。”

“我告訴你，你是非走不可！”

“我不能走。我要得工人們的許可纔行。”

“天老爺是聽見的——工人們到底是你的甚麼呢？比較起自己的父親來！”

“愛德華，我不能細說。我已經和你講了半個鐘頭，我看你是半句話也沒有裝進耳裏。歸根一句話工人們是陷在一個陷阱裏的，這個陷阱我的一輩子是幫助在掘成的。我不能夠丟他們在陷阱裏便走。我想就是父親曉得，他也不會叫我做這樣虧心事的。”

愛德華最後再努力遏制了自己一次。“我也並不想罵你是愚蠢的感傷主義者。我只是要明白的問你一句。你到底想爲工人們求些甚麼？”

“我想能夠幫助把生活條件改善。”

“好菩薩！”愛德華叫起來；他在激怒的餘忿中嘆息了一下。“在比得哈里崗的炭隄裏面！你不曾覺得他會把他們扭起來，和皮帶腦的趕出去嗎？——必要的時候，連這全村的人也要趕掉的啦！”



“或許是”，赫爾回答着；但是別的炭院的工人們和他們聯合起來——外邊的總工會支助他們的時候——”

“赫爾你在做夢！你說話就像一位三歲孩子！我和那炭院監督談了一會；他把情形用電報打給老哈里崗，他已經接到回電。他一定是已經幹起來了的。”

“幹起來了？”赫爾返響着。“你說的是甚麼？”他突然地担心着望着他的哥哥。

“他們不消說是要把那些煽動家趕出去的。”

“甚麼？這時候我還在這兒同你講話！”

赫爾一翻身向門口走去。“你全盤知道，你還故意把我留在這兒！”

他想走出去，但是愛德華跳來捉着他。“你會做出甚麼？”

“把我放鬆！”赫爾忿怒着說。

“赫爾，不要蠢！我是救了你，免得你遭劫。他們是要打的。”

愛德華把門道塞着，兩人認真的爭鬥起來。但是大哥子不再是那年青的青銅像的體育神了；他在辦公室的書案前坐着的時候，而赫爾是在做着堅苦的勞動。赫爾把他投在一邊，一瞬時他便跳出了大門，跑下坡去。

### 第十三章

走到村上的正街，赫爾看見辦事處前面的羣衆。一瞥之間便可以知道是起了甚麼事情的。工人們在向這頭跑那頭跑的，指天畫地的叫號着。有的是向着他的方向走，他們一看見他便向他吶喊起來。第一個看見他的是克羅勿斯奇，那矮小的波蘭，是跑得快要斷氣的；興奮地喘息着，“他們把我們的委員團趕掉了！”

“趕掉了他們？”

“趕他們出村去了！趕他們下了山！”那矮小的人搖着自己的拳頭呈出狂亂的姿勢；他的眼睛好像要從他的頭腦裏跳出一樣。“把他捉了去！一羣亡八蛋——那拿槍的！大家看見——從後門出去。每個人都背剪着手。拿槍的捉着他們，不准做一聲，不准動一下！把他們裝在一些車上——你們叫甚麼車啦？——”

“摩托車罷？”

“是的，有三部！把他們裝進去，飛快的——跑起來就給風一樣！跑下山去，通同跑下去！他們打破了我們的同盟罷工！”這矮小的波蘭人的聲音落尾是表示着絕望的咆哮了

“不，他們不能夠打破我們的同盟罷工！”赫爾叫着。“還不能夠！”

突然他想到他的大哥是在背後跟着的——跑步是很吃苦的，喘息得很厲害。他捉着赫爾的手，叫道，“我告訴你，不要管閑事呀！”

赫爾一面問着克羅勿斯奇的時候，他半無意識地是想把他長兄的手扭脫的。這事情險些惹出了一場嚴重的結果，因為那矮小的波蘭人就給怒貓一樣叫着，伸開他的巨爪向愛德華撲來。赫爾假使不會趕快地把另外一隻手去格着克羅勿斯奇的突擊，他的大哥的威儀一定會要掃地的。赫爾叫道，“那是我的大哥！你不要管他！”克羅勿斯奇便退後一步，立着莫明其妙的呆視。

赫爾看見安弟也跑來了。這希臘孩子是在背街上，看見委員團被解下山；捉着的一共九個人——浮曲普，金牟賴發德，瑪利白克，馬爾克里，章馬奇斯，魯西克和其他的三人在大會上當過翻譯的。他們是迅雷不及掩耳地趕的，趕了之後羣衆才知道。

現在把情形一弄明瞭，大家都忘我地暴怒起來了。有幾位職員和警衛站在辦事處的月台上。大家向他們揮着拳頭，放着罵聲。大家都在叫嚷着復仇。

赫爾是立地看出了這情形的危險的，他就好像看着地雷的導火線在燃着的一樣。這種各國人都有的羣衆現在正是需要領導的時候——而且是聰明的冷靜的機略縱橫的領導。

羣衆發現了赫爾的存在便像海濤一樣簇湧而來。他們聚集在他的周圍，咆哮着。他們失掉了其他的委員，但是現在依然還有一個。佐司密司！佐司密司萬歲！拿槍的他們要捉他，他們來捉罷！他們搖着小帽，把赫爾舉在肩頭上，好讓大家都可以看見。

請演說的叫聲打成一片，赫爾衝上一家人家的階沿，愛德華是緊緊捉着他的衣襟的。愛德華被人推來擠去，他的威儀是全盤忘記了；但他沒有忘記了他的兄弟。赫爾要跨上階沿的時候，愛德華作最後一次的努力，在他的耳邊叫道，“你等一下！等一下！你要向這暴徒演說嗎？”

“自然。假使我不演說，你沒看見會鬧出亂子嗎？”

“你是自己去尋死啦！你要煽動開戰，要使這許多人捱槍！赫爾，把你的常識來想一想罷；公司是有警衛的，都有武裝，而你的工人們是沒有的。”

“正因為這樣我所以要演說啦！”

就這樣哥哥挽着弟弟的手，弟弟又想脫開，你挽我脫的

爭論着，羣衆只是簡單的叫道，“演說！演說！”有些站在赫爾近邊的人看見一位不認識的生人防害着他們的戰士，很要像克羅勿斯奇剛才的一樣要來干涉了；愛德華才終竟把爭持拋棄了，赫爾跳上階沿面對着羣衆。

## 第十四章

赫爾把手舉起來叫大家不要喧嚷。

“弟兄們”，他叫着，“他們驅逐了我們的委員團。他們以爲那樣便可以打破我們的同盟罷工——但是他們會曉得，他是認錯了！”

“對的！他們是認錯了！”有二十種聲音咆哮着。

“他們忘記了我們是有工會的。我們的北谷炭坑工會萬歲！”

“萬歲！萬歲！”叫聲從山谷的崖壁返響過來。

“我們有總工會支持我們——我們美國礦工總工會萬歲！”

叫聲響了一遍又響一遍。“工會萬歲！全美礦工總工會萬歲！”有位大漢子的美國阮夫，他的名字是費理司，立在羣衆的前面，他的聲音就給汽笛一樣快要貫穿赫爾的耳膜。

“弟兄們”赫爾等大衆鎮定了一下又接着說，“你們請想一想，我告訴你們，他們是在向你們挑釁！他們所希望的就是要安置一個陷阱把我們的工會粉碎！我們不要忘記呀，弟兄們，假使他們把我們激起來應戰，他們就要粉碎我們的工會，而工會是我們唯一的希望啦！”

又來一次“工會萬歲！”的叫聲，赫爾讓他們滿足地用二十種國語叫出。

“現在，弟兄們”，他又繼續着“他們驅逐了我們的委員會。他們也同樣的要驅逐——”

“不，他們不會！”種種的聲音在羣衆中絕叫。費里司也來一聲暴怒的洪鐘。“他們敢！我們在晚上要放火燒山！”

“但是他是能夠驅逐我的！”赫爾辯論着。“你們知道他們是能夠打我們的！遇着必要的時候，他們把州執行官叫來，能夠調兵來彈壓！我們不能夠用暴力反抗他們——他們只要高興，能夠把我們每個男子，每個女人，每個孩子，都趕出村去。但是我們要弄明白，儘管他們那樣的橫暴，他們也打不破我們的工會！我們有總工會要後援我們的，他們更是打不破牠！我們能夠支持到底，到頭他們是要請我們回來呀！”

有些赫爾的朋友酌取赫爾的用意，便趕快叫着口號支

持。“嚴守紀律！不要應戰！服從工會的命令！”赫爾又接續着把這教訓貫徹下去；公司縱使可以驅逐他們，有二十五萬人的全國礦山總工會是要給養他們的，那會誘起這地方上的其餘的工人同情。就這樣工頭兒們想用饑餓威駭來降服他們的，會弄到他們的炭廠永遠不能開工。他們結果是只好降服，而結團的戰略便得到勝利了。

就這樣赫爾一面記起沃爾松告訴過他的話，一面把牠運用到實際上來。他看見希望又現在羣衆的臉上，把痛恨和憤怒的情調驅逐了。

“現在，兄弟們”，他說，“我要代表着你們去見炭院監督。他們既把其餘的委員都驅逐了，我便是你們的委員團。”

費里司的汽笛又叫了起來：“你是好漢！佐司密司！”

“好的，弟兄們——記着我說的話！我要去見監督，回頭我要下培德羅，今天清早全國礦工總工會的職員是有人到那兒的。我要把情形報告他們，求他們支持我們。那是我們所要求的，是不是？”

那是他們所要求的。“總工會萬歲！”

“好的。我爲你們總要盡我的全力，我總要設法和你們通消息。在這時候你們總要堅持。工頭兒們會欺誑你們，會詐騙你們，會派些偵探和痞棍來騷擾你們——但是你們堅

持着，等待總工會的命令。”——

赫爾立着看那歡喜的羣衆。他有餘閑留心到向他抬起頭來的幾個面孔。那是些可憐的過勞的面孔，每個每個都有不同的感觸，告着各個人的悲慘和殘敗的身事。現在又變了一次形像了，生出了奇異的新的光輝，那在昨天晚上第一次看見過的。那光輝消失了一會，但現在又燃起來了；那在工人們的心中是永不會死滅的——那所給與的力量他們知道了一次之後。像這種情熱的誕生所給與的感動赫爾是從沒受過的。這是多麼美好而可怕的喲！

赫爾看見他的哥哥，看他是怎樣受着感動。他在他哥哥的臉上所看出的是滿足，是無限的安心。這事情轉換得十分如意！赫爾是回來了！

赫爾又回顧羣衆；在他看了愛德華一眼之後，總覺得他們的面孔好像比以前更可憐了。愛德華是他們所反抗着的力量的具體化——那看不見的不能了解的想把他們粉碎的力量。在情緒的一閃之中赫爾直覺着事情有失敗的可能。沒有領導者在旁邊演說着激勵他們，他們會成爲怎樣他是看出了的。他們看見他們在等待着，而他們日常服從慣了的積習時常想抬頭，整千的恐怖圍攻他們，整千的謠言煽惑他們——這是他們奸詐的敵人放來襲擊他們的野獸。他們受着



苦難，不只是爲他們自己，同時是爲他們的妻兒子女——同樣的苦悶赫爾是感受着的，當他想到醫生說是要絕對靜養的，他西城的老父。

假使他們堅持，他們固守和他們領導者的誓約，那他們便會從家裏趕出，冬天快來他們不能不受凍，他們也要捱飢受餓，也要上黑表。而他，在這時候——他是在做甚麼呢？誓約中他應履行的一部分是甚麼？他要去爲他們見監督，要把他們移交給總工會——回頭他是回到他自己的逸樂的生活。在輝煌的俱樂部裏吃炙牛排和蒸麵包，背後有甘美的穩慎的仕女服侍！或者是在郊外的俱樂部和輕羅文繡的佳麗，和香郁而甘蜜的微笑，和無憂而幸福的嬌媚一同跳舞！哦，這是太安逸了！他可以諉說那是他對於父兄的責任，但他知道，他深深的知道，那是對於人生的叛逆；這是惡魔，引他到高山上俯瞰地上的一切王國！

爲突然的衝動所感觸，赫爾又把自己的手舉起來。“弟兄們”，他叫道，“我們大家是彼此明白的。不等總工會的命令你們不要上工。我呢，我是盡我的力量援助你們的。你們的目的是我的目的，我要爲你們鬭爭，直等到你們得着自己的權利，直等到你們能夠生活着工作着好像一個人！這不錯罷？”

“那是對的！那是對的”

”很好，那嗎——我們宣誓！”赫爾把自己的兩手舉起來，工人們也跟着舉起來，在咆哮的暴風中，小帽的激濤中，赫爾向他們發出誓言足以永遠束縛着自己的良心的。在他哥哥的面前，他故意這樣宣誓。這不僅是在戰壕裏的突貫，而是參加一個長久的戰爭！但是就在這極狂熱的瞬間，赫爾假如想到這參戰的時期，他所誓以生死的這困弊的絕望的混戰的年月，那他一定會受驚愕的。

## 第十五章

赫爾從演壇跳下，羣衆把路讓開，他的長兄在他的旁邊跟着走下那炭廠的辦事處，在那兒的月台上立着些衛兵。他的進行就像凱旋將軍一樣；許多粗糙的聲音叫些鼓勵的話到他的耳裏，工人們擁擠來爭着握他的手，或者是拍他的背；有的甚至拍到愛德華的背，因為他始終是在赫爾的旁邊，好像很得到赫爾的信賴。後來赫爾想到這上面來很是高興。愛德華有這樣的冒險！

赫爾走下階梯對門衛說，“我要見克特來德。”

“他在裏面”，門衛不高興地回答着。赫爾步進去，愛德

華跟在後面，被引到監督的私人辦公室裏。

身分是一個工人而且懷着階級的意識，赫爾自然是炭坑監督的態度的觀察者，他看見克特來德向愛德華恭敬的鞠躬，但這是沒有包含愛德華的兄弟在裏面的。“克特來德君”，他說，“我是以這村上的工人代表的資格來見你的。”

監督好像並沒有把這句話介意。

“我來是向你提出工人們復工的四個條件。第一件——”

克特來德說起話來了，照例是他那一針見血的口調。“足下，你不用說了。公司只認識工人個人，不認識工人代表。”

赫爾的回答也同樣的犀利。“很好，克特來德君。那嗎我就以個人來和你談話。”

監督好像困頓了一下。

“我要要求四種權利是國法許可我的。第一種有隸屬工會權而不因此失業。”

監督又恢復了他穩定的支配者的態度。“你是有那種權利的，足下，你常常都有。你也很會知道公司決不會因為工人要求加入工會而解他的職。”

這人望着赫爾，兩者之間形成睥睨的對戰。赫爾的心中

懷着暗暗的冷怒。他對於這種態度的忍耐性實在到了盡頭了。“克特來德君”，他說，“你是一位世界第一流名優的從僕啦；你很會做他的配角。”

監督紅了臉把身子抽了一下；愛德華趕快的說：“赫爾，你說這些話有甚麼用處！”

“那位名優把全世界的人作為觀客，”赫爾執扭着說。“他表演着最拿手的滑稽戲——他和他一切的配腳都戴着這樣嚴肅的面具！”

“克特來德君”，愛德華鄭重地說，“我相信你能了解，我管束我這個兄弟是方法用盡了的。”

“那是自然的，瓦納閣下”，監督說。“你一定也知道我對於令弟所表示的敬意也算是無所不至了。”

“又來了！”赫爾叫着。“這位戲子是位天才！”

“赫爾，你假如和克特來德君有要緊話，你就——”

“他對於我表示的敬意是在夜間派護兵來捉我，把我從一間小房子裏拉出來，幾乎扭斷了我的手！這樣的滑稽真是古今未有了！”

克特來德打算要說話——但他是望着愛德華，不是看着赫爾。“在那時候——”

“他對於我表示的敬意是把我關在牢裏，一天兩夜只給

我一點水和麵包！你能夠忍耐得着那種滑稽嗎？”

“在那時候我不知道——”

“其次假造我的書信拿在炭院中分佈！最後——而且是最有敬意的——是告訴一位新聞記者說我誘拐了這兒的一位姑娘！”

監督的臉愈見紅起來。他說，“我不會說過！”

“甚麼！”赫爾這樣叫。“你不曾告訴過格慈特的記者碧里奇庭說我誘拐了一位北谷炭村的姑娘嗎？你不曾描寫出那姑娘——是一位紅髮的愛爾蘭的女兒嗎？”

“瓦納先生，我只說我聽見有些消息——”

“有些消息？但這消息是你把牠確定了！你對奇庭君是說得很確實周到的——”

“我不會！”對手申說着。

“說我立刻可以證明！”赫爾起來走到克特來德辦公台上的電話機。

“你打算做甚麼，赫爾？”

“我要找碧里奇庭來接電話，讓你聽他的陳述。”

“哦，糟糕呀，赫爾！”愛德華叫着。“我要聽甚麼奇庭的陳述呀。你曉得的在那時候克特來德君並不知道你是甚麼人啦。”

克特來德趕快捉着這個遁辭。“自然是不知道的啦，瓦納先生！令弟到我們這兒是裝着一位做工的孩子——”

“哦！”赫爾叫着。“就是這一點了！你的意思以為凡是你村內的做工的孩子你都可任意誣陷的嗎？”

“這種孩子的道德觀念怎樣，你住了許久應該曉得。”

“克特來德君，我在這兒住了不少的日子，假如你要說到北谷村的道德問題，第一是應該指摘一些工頭兒和護兵，你任用他們讓他們把女人們凌辱，這我是知道的。”

愛德華插口說：“追究着這樣的話有甚麼用處？你到這兒來有甚麼要件，你給我趕快結束罷？”

赫爾用力把自制力恢復轉來。他又陳述同盟罷工的要求——但愈說愈是增加監督的鎮定。克特來德說，“我已經回答了你，我絕對不再討論這個問題。”

“好的”，赫爾說，“你既不願意和工人代表作正式的談判，我只好以個人的資格通知你，你村中的每個個人都拒絕為你做工。”

這樣巧妙的俏語並沒有使監督介意。“足下，我所能告訴你的是，二號炭院在明朝復工，假如有拒絕上工的人當天便逐下山去。”

“那麼快嗎，克特來德君？他們從公司賃房子來住，你知

道照公司自己定的契約要驅逐是當在三天以前通知啦！”

克特來德蠢到這兒又才辯論起來。他知道愛德華是在聽着的，他想表明他自己。“他們不是被公司驅逐，他們是被村政府驅逐。”

“就是你做首席的甚麼村政府嗎？”

“我僥倖被選為北谷村的村長的。”

“你曾經以北谷村的村長的資格求我家兄諒解要放逐我，是不是？”

“我請求令兄勸你離開。”

“但是你是不是聲明過，假使他不成功，你便要放逐我？”

“是的，那是真的。”

“而你所舉的理由是你接到比得哈里崗的回電要這樣辦。我請問你，哈里崗君在你的貴村上是當選在那一個機關的？”

克特來德看見自己問窮了。他含糊的說，“你令兄誤解了我。”

“愛德華，你誤解了他嗎？”

愛德華不屑意地早走到窗邊；他在看着一些番茄罐頭的空罐和炭渣堆子，他覺得還不是轉過身去的時候。但是監

督曉得他是在聽的，覺得有遮蓋着自己的辯論中的弱點的必要。他說，“足下，我的理由是你犯了村規的回數太多了。”

“村規上有反對炭院工人組織工會的一條嗎？”

“沒有；但有一條禁止人在街頭講演。”

“我請問你，這村規是那個通過的？”

“村評議會。”

“會員是郵政支局長兼公司賣店書記的約翰生；公司的簿記員奔里生；炭院工頭的施屈勞士！公司的酒店老板沃克拉罕，我的題名錄不錯罷？”

克特來德沒有回答。

“村評議員的第五名就是你足下自己兼任——奔諾士克特來德，市長兼炭院監督。”

依然沒有回答。

“你們定下一條村規禁止在街頭演說；而同時村裏的酒店，棧房，教堂，學校，都是你們公司的所有物。你要村上的市民在甚麼地方演說呢？”

“你可以成爲一位高明的律師啦，少先生。但是我們負責着地方上的職守的人，你所說的‘演說’是甚麼意思，我們是很懂得的！”

“那嗎你的意思以爲良民是不會開會的嗎？”



“我是說我們無須乎爲煽動家制定機會來挑撥我們的用人。”

“我請問你，克特來德君，你到底是以自治團體的村長資格說話，還是以一個炭院的監督的資格？”

克特來德的臉繼續着愈見紅起來。他招呼着愛德華的背面，說道，“我覺得沒有理由再來繼續這個問題了。”

愛德華也抱着同樣的意見。他轉過身來。“真的呢，赫爾——”

“但是啦，愛德華！有一個人罵你的兄弟是罪犯啦！你知道我們的血統上從來有甚麼犯罪的傾向嗎？”

愛德華又轉向窗口，去研究炭渣堆和番茄的罐頭壳去了。這是鄙俗無聊的論爭，但他曉得赫爾的脾氣，不等到敵對者倒威，他是不肯罷休的。

“克特來德君，你說我犯了村規在街頭演說。我請問你該受甚麼處分？”

“處分執行到你身上時你便會曉得。”

赫爾笑起來了。“從你剛纔所說的看來，我應受的處分是追放出村！假使我是懂得一點司法的手續，我是該帶到治安判事的面前——而他剛好又是一位公司賣店的書記。不帶到判事面前，而我是被市長——或者是公司的監督罷？

——宣告了罪狀。我請問你這是怎樣的來由？”

“那是出於我的敬意——”

“我幾時請求過你的敬意？”

“我說的是，對於你令兄的敬意。”

“哦！那麼你的村規上是准許一位村長——或者是炭院監督罷？——爲對於一位犯人的弟兄表示敬意，可以改變他應受的處分被逐出村。你把瑪利白克逐下山去也是因爲你對於他的兄弟通牟白克所表示的敬意嗎？”

克特來德握緊着拳頭。“我是不能再忍耐下去了！”

他又招呼着愛德華的背部；愛德華回過身來答道，“足下，我不怪你的。”回頭又向赫爾，“我覺得你說的話真是十足了！”

“我希望我是已經說了十足，”赫爾回答着——“使你相信在這座炭院村裏所謂國法的施行是一場無聊的滑稽劇，對於任何知道尊重本國的法制的人是一場重大的侮辱啦。”

“瓦納先生”，克特來德對着愛德華說，“你閣下對於管理炭院是很有經驗的。你知道要怎樣才能駕禦一些無知的外國人，他們對於美國的法律一點也不懂得的——”

赫爾大笑起來。“就是那樣你在教導他們的美國的法律啦！你教導他們所有你的村規，國法，和一切憲法上的保障

都可等於零——只要有比得哈里崗一封電報的指示就可以代替啦！”

克特來德轉身向門口走去。“少先生”，他回過肩頭說，“你今天上半天非離開北谷不可。我只希望你的令兄能夠說服你，省得麻煩。”在他背後門扇的砰的一聲便是那炭院監督的唯一的告別。

## 第十六章

愛德華回向他的兄弟。“你到底見了甚麼鬼要鬧這場把戲呢？這樣掃面子！這樣沒趣！你同一個那樣身分低的人口角！”

赫爾站着沒動。他看着他長兄生着氣的面孔。“愛德華，這就是你得到的全部的見解嗎？”

“我把你私人的性格全部都看透了！你以為克特來德那樣的東西把你當成了甚麼樣的人？”

“他把我當成甚麼我不管，我只要問他為甚麼那樣誣辱我。碧里奇庭說這是他們慣用的手法。”

愛德華冷靜的答道，“你聽我告訴你，你要曉得，你要反對別人的誣辱，那是愈鬧愈彰的。”

“自然啦”，赫爾回答着。這所以惹得我這樣生氣。你想那姑娘是受了多大的虧損！”

“你到用不着爲一位姑娘擔心。”

“假使克特來德誣辱了你的一位女朋友的時候，你會那樣漠不相關嗎？”

“他並不會誣辱我的女朋友；我選擇朋友更留心些。”

“是的，不錯。這是說你是在有錢人裏面選你的朋友，我不幸的是生來的性質比你更平民一點——”

“哦，要我的命了！”愛德華叫着。“你們改革家都是一樣——你們靠着一張嘴說了又說又說！”

“愛德華，這個原故我可以告訴你——像你這樣的人你可以閉着眼睛，但不能塞着你的耳朵！”

“好的，你現在可不可以讓我一次——你在這兒是太留久了？我覺得是坐在一座火山頂上一樣，幾時又要爆發我不能預料。

赫爾開始笑起來了。“很好的”，他說，“我覺得你這次來我是太沒有表示歡迎了。我現在要更規矩一些。我第二段的工作是在培德羅，我可以同你到那兒去。這兒還有一件事體——”

“是甚麼？”

“公司欠我的錢——”

“甚麼錢？”

“我找的一些工錢。”

這次是愛德華笑起來了。“那夠你剃一次頭洗一次澡麼？”

他把錢包取出，抽了幾張紙幣出來；赫爾看着他，突然在自己的心理上感覺着生了一個變異。他不僅是得了工人的階級意識，同時是得到金錢意識。公司所欠他的工錢他真是看重了的！他那些錢是千辛萬苦找下來的，搬了不少的炭塊進車；那總數夠養活賴發德家人一個禮拜或者兩個。而愛德華在自己的面前，拿着一個柔皮的褐色的錢包裝滿十元和二十元的鈔票，他毫不計算的任意地抽出些來，就好像錢是在樹上生的一樣，也好像石炭從地底走出，應着管絃絲竹的諧音走到融爐裏的一樣。

赫爾心中起着這樣反常的心理，愛德華自然是想不到的。他把鈔票拿出。“你拿去找些乾淨的東西罷”，他說，“我想你總不會要穿着骯髒的衣裳才能感受你的平民味罷？”

“我不”，赫爾回答着；回頭又說，“我們怎樣走？”

“我有一架汽車停在這辦事處的後門。”

“準備的真是周到啦！”但是愛德華沒有回答；他怕的又要坐上火山。

## 第十七章

兩人由辦事處的後門出去，進了汽車，一直跑出村，沒有被羣衆看見。在下山的途中愛德華勸導着赫爾，要他拋棄了這場糾紛，一道回去。他又把父親的悲劇提出來；他一看見沒有效果，他開始恫駭起來了。赫爾假使抵觸了父親的意志，他的財源一斷了——他會怎樣？赫爾鄭重地回答，“我可以終身做一個工會運動員替全國礦山總工會做點事情啦。”

愛德華把進攻的戰線變更了。他說，“你不回去，那我就跟着你一道，一直到你回去的時候。”

“好的”，赫爾說。這個可怕的恫駭他禁不住微笑起來。“但是我假如引你四處走，和我的朋友們見了面，你所聽見的話你要保守秘密。”

愛德華呈出一個不愉快的面孔。“我有甚麼必要要洩漏你的朋友們啦？”

“將來的事情我不敢保險”，赫爾說。“你要去和比得哈里崗見面，站在他那邊的，你會以為洩漏是你應盡的責任也

說不定。”

愛德華突然暴怒着說起來，“我認真的告訴你！你如果要回到炭坑村去，我可以對天鳴誓，我定要報告法庭把你關在瘋人病院。你是發了瘋，我想我用不着費多大力氣去說服一位法官，使他相信。”

“哈哈”。赫爾笑着說——“世間上不會有這樣的法官！”

接着他把他長兄的面孔吟味了一下，覺得頂好還是不要使這種想法存在他的心裏。“你等我一下罷，等我會會我的朋友，格惹特社的碧里奇庭，聽聽他的意見，看他把這回的消息怎樣辦。碧里是很希望我把他放鬆，他可以和老比得搗蛋！”這話沒有說好遠——但是赫爾覺得在愛德華只是“東風馬車。”

他們走到培德羅的麥克客勒家裏，赫爾走進了，愛德華是坐在汽車中等着。那老蘇格蘭人熱烈地歡迎着他，把自己所得到的消息向他報告。傑侶迷納梯清早已經到了，麥克客勒應了他的要求曾經打電話到先禮壇的工會，曉得傑克大衛德在昨天晚上已經把罷工的消息報告了。前後都沒有說出入名，因為漏電是很可怕的，但那通信的是誰那是很明白的。通報的結果，礦山工會的支部委員長，約翰哈得門，現在是到了培德羅，住在美洲飯店。同住的是總會的地方部書

記，吉姆士摩一郎——後者是與愛德華同車由西城來的。

這一席話都很可以滿足，但是麥克客勒說出了一個絕望的重大的消息——工會的執事們聲明不能支持目前的同盟罷工！那是太早熟了，除掉使他們所籌畫着的大罷工受影響，挫折工人們的勇氣之外，那是一點也沒有益處的！”

這樣的一種可能性在罷工的當初赫爾是預想到的。但他親眼看見北谷中自由的新生，他親眼看見那飢餓的過勞的面孔們在向他求救；他被感動了，他以爲工會的執事們也會同樣地受感動。“他們唯一是要人支持的！”他說。“那些工人們不能夠讓他們失望！他們一失望，那他們便會沉到絕望的深淵裏！工人們一定要認識這一點——我也要使他們認識這一點！”

老蘇格蘭人答應他傑侶迷納梯也抱着同樣的意見。他把甚麼顧慮都丟掉，衝到飯店去看哈得門和摩一郎去了。赫爾也決心去，他走出來，到汽車的地方。

他把情形告訴給他的大哥，他的大哥說這是當然的！他已經預先警告過他。那可憐的被人引錯了路的工人們是只好走向他們的工作場，他們的冒充領導者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粗笨。兩點鐘內便有車開往西城；赫爾假使能夠趕上那趟車，那是再方便也沒有。



赫爾簡單的回答說他要往美洲飯店。他的大哥假使高興，請把汽車開往那兒。愛德華便照樣命令了汽車夫。突然之間，愛德華開始問起培德羅的成衣店來。赫爾在飯店中爲他新生的工會奔命的時候，愛德華却要去找一件漂亮的衣裳來配趁他自己的身分。

## 第十八章

赫爾在飯店裏找着那兩位執事：地方部書記的金牟摩一郎是一位高長的愛爾蘭的青年，眼睛是黑的，頭髮也是黑的，敏捷而聰明，這是一見面便使人相信使人喜歡的一個人；支部長的約翰哈得門，是一位灰髮的德國系統的炭院工人，穩重而寡默，顯然在心身兩方都是有力量的人物。要他才有力量在“雷門帝國”的中央支持着一個工會的支部！

赫爾第一步談到委員團的被逐。他覺得那執事們聽見並沒有吃驚；只要在炭院村裏一有暴動的危險，公司照例是這樣幹的。所以要公開的組織工會，那差不多是絕對無望的事情。所以這兒只好秘密的宣傳，一直要秘密到各個炭院都有了工會的細胞核的時候。

“那嗎你們不能支持這次的罷工了！”赫爾說。

不可能的，這是摩一郎的回答。那一開始就已經失敗了。整個的組織還沒有完就，那是沒有絲毫的希望。

“但是在這其間”，赫爾辯論着，“北谷的工會只好一敗塗地！”

“或許會那樣的。不過我們又可以另起一個。所謂勞工運動就是這樣的。”

金牟摩一郎年紀還青，他看出了赫爾的不高興。“你不要誤會我們！我們也一樣的痛心——但是我們沒有辦法。我們的責任是在組織工會，我們知道假使就像罷工一樣凡事都要支持，那我們不上一年便要破產。像這樣的事情你要曉得是層出不窮的——我們差不多沒有一個月不遇着這樣的情形的。”

“你的意思我懂得”，赫爾說。“不過我想這回却又不同，在災變的直後，工人們是十分憤激着的——”

年青的愛爾蘭人微笑着，寧是有幾分淒涼。他說，“我看你是才出馬的人。炭隄災變便可以使罷工得到勝利，那我們是用不着吃飯了。在巴列勒，就在你做着的那山谷下，在去年已經有三次大爆發——死了五百人以上呢！”

赫爾才曉得在他的經驗之中他是失掉了比例的意識了。

他看着那兩位工人的領袖，和他在北谷炭院時所想像着的比較起來——他以為他們是很熱烈很兇猛的煽動家，挑撥本分的工人們罷工的。但是事實才恰相顛倒！他自己是熊熊的一團火燄——兩位工人領袖是把水龍頭來淋在他頭上的！他們冷靜地老練地坐着，宣告北谷的奴隸的判辭。回到黑窩裏去做工去！

“我們怎樣去告訴我們的工友們呢？”赫爾努力抑制着不愉快的感情，這樣說。

“我們只能把我告訴你的話告訴他們——不等到全地方的工會整個的組織好了，我們是沒有辦法的。在這期間他們只好支持着這個戰略；非盡力地保存着組織不可！”

“但是一切活動的分子都要被放逐！”

“不一定，不一定是全部——他們是找不到他們全部的。”

在這兒那穩重的德國人插說起來了。在去年一年炭廠放逐了六千以上的工人，因為組織工會或有這樣的嫌疑的。

“六千！”赫爾反響着。“你是說只從這一縣嗎？”

“是的。”

“但是這兒至多不上五萬人的工人啦！”

“我曉得的。”

“那嗎你怎樣能夠維持着一個組織?”

哈得門平靜地回答道，“他們虐待新的工人也和虐待舊的工人一樣。”

赫爾突然想到奔斗士屈倫的螞蟻上來！他們就剛好是那螞蟻——他們造着橋，造了又造，每次都被潮水衝潰！有閑階級的一位青年般圖快的焦燥他們是沒有的，有閑階級的青年他是忸於自己的章法，他是慣以為自由優美正義是人生的必要。赫爾從這兩位工人領袖所得到的教訓從他們的靜默比他們的談話還要多——就是怎樣使他暴怒的事情，他們都處之泰然而不浮動。他才覺察到他在北谷炭院對於可憐的人們所宣出的誓言是應該怎樣去履行的了。他是不能再靠着一鼓作氣的狂熱；他是要有頭腦，要有忍耐，要有訓練，他是要有多少年辰的研究和苦工！

## 第十九章

赫爾覺得只好接受工人領導者的決議了。他們是有經驗的，他們能夠判別情形的輕重。院夫們只好照舊復工，克特來德，阿勒克施通，奔夫克東們又照常驅遣他們！暴動的收成就只有在炭院村中祕密地組織一個工會。

傑侶迷納梯說到傑克大衛德。他是清早回山的，沒有看見這兩位工人的指導者。所以他可以不受嫌疑，他能夠繼續着做工，並做工會的工作。

“你怎麼樣呢？”赫爾問他。“我想你的鴨子是下了鍋了。”

傑侶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句成語的，但他懂得他的意思。

“真的啦！他說，“煮得爛熟了！”

“你們看見樓下的寘賓室裏的一些走狗沒有？”哈得門問着。

“我還認不出他們。”

“唔，你再熟練一點就會認識了。我們把辦事處開開還不上一分鐘就有五六個人站在對街上。每個來會我們的人便被跟踪到炭院去，就在當天便把他們放逐了。他們晚上闖進我的房間來搜查我的辦公台，把一切文件偷去了；他們想暗殺我怕也不只一百次。”

“我真不知道你怎樣支持過去！”

“他們也把我沒法。他們以為搜查我的辦公台，一定可以得到我們的運動員的名冊。但是你要曉得，那名冊是存在我腦子裏的。”

“總而言之，不是輕易的事情”，摩一郎插着說。“我們到

底有好多運動員在活動着，你想曉得麼？有九十七個。他們却沒有捉着過一個！”

赫爾吃驚地聽着。這是工人運動的一個新的方面！這位寡默的決斷的老德意志人，你會以為他是一位好食家的，這位黑眼的愛爾蘭青年，你會以為他是會吊膀子的——他們才是工人軍的領袖，指揮着工人們在地底掘空着比得哈里崗的貪婪城闕的基礎！

哈得門提醒傑侶他也可以找一個機會來做這項工作。他是一定被北谷放逐的，所以他最好是託人帶信去把家眷接到培德羅來。這樣他可以有法做一個運動家；因為跟踪一個人上山去指定出來，這是公司的走狗們的習慣法。假使傑侶乘火車到西城，他們便不會來追趕，他可以到別處炭坑去，在意大利人中做工會的工作。傑侶高興地接受了這個提示；這樣也可以免得他的妻兒們去過飄零的日子了。

他們還在對話的時候，電鈴響了。那是先禮壇的哈得門的書記，報告他剛才接到委員團的消息。全體八個男子和一位女人被送到活爾通，離路線不遠的一個車站，很厲害地恫嚇了他們幾番裝上火車去了。但他們在第二站上便下了車，說他們要到培德羅來。不一會他們便會到飯店來訪問的。

赫爾願意在這次會合上列席，他走下樓來告訴他的大

哥。這兒不消說又起了一次爭論。愛德華說培德羅的情景未免單調；赫爾只好向他提議介紹給他的朋友們。只要他肯學，他們是會給他許多教益的。他可以參加委員團的會議——八個男子一位女人敢行了一次英雄的行動而成爲罪犯的犧牲。他們也並不是如像愛德華所能想像的壞徒！譬如那碧眼的金牟賴發德，他是不說話的面孔污黑的小孩子，但他打破他污黑的覆蓋，而展開了出乎意外的雄辯的，金翼；瑪利白克呢，愛德華可以在西城格惹特晚刊上看見——一位“炭院村中的姜大克女傑”或者是和這相當的形容詞。但是愛德華的勇氣却不能被他鼓舞起來。他有一個幻想是看見他的兄弟的面孔在報上做這位希伯來人姜大克女傑的同伴。

赫爾和傑侶迷納梯二人走到飲食店裏去，愛德華一人走進美洲飯店的大餐間。但是他却不始終是孤獨的；他剛坐下便有一位面目可憎的人行來坐在他的旁邊，同他會起話來。他自己是一位行商，賣的鐵器，他問愛德華是甚麼職業？愛德華冷靜的答應他沒有職業，但那年青的漢子並不見避易——顯然是他的職業使他硬化了的。愛德華或者於炭院業怕有趣味罷？他去看過炭院村沒有？他問得非常執扭，而且問來問去都是這個問題，到頭使愛德華感覺着他的意思

——他是受了一位密探的跟着。說也奇怪，這個情形使愛德華對於比得哈里崗的惡政感着憎恨比他兄弟滔滔的雄辯還要更有效果。

## 第二十章

吃過中飯後沒一會被放逐了的委員團到了，身上是很窳碌，精神是很疲倦。他們問約翰哈得門，被引到房裏，接着是一場悲痛的場面。八個男子和一位女人敢行一件英雄的事業而成了罪犯的犧牲，要使他們承認自己的努力與犧牲如擲虛牡是不容易的事情，他們也很不客氣對於賣友的一些人表示了他們的意見。

“是你們叫我們出馬的啦！”金牟賴發德叫着。“自從我有記性以來，你們常常要叫我的老人家幫助你們——現在我們照着你們所說的幹了，你們把我們拋掉了！”

“我們從不會叫你們罷工啦”，摩一郎說。

“你們沒有，那是真的。你們只要我們繳會費，好讓你們這些家伙多領些薪水。”

“我們的薪水並不很多啦”，年青的領袖忍耐着回答。  
“你們肯調查一下，就會曉得。”



“好的，不管多和少，總之你們是有，我們是沒有了。我們被拋到街頭，我們已經萬事罷休。你看我們罷——我們大多數都是有家族的呢，你也看看我們的家族！我有一位老母親和七位弟妹，還有我的老人家遭了殃不能做工。你覺得我們會成爲怎樣？”

“我們會幫助你一點呢，賴發德——”

“滾你的蛋！”金牟叫起來。“誰個要你幫助！我是需要慈善，我自會去找官家。那雖然也是一樣的騙子，但他們不假冒着是甚麼工人的朋友！”

這正是在起事的當初通牟沃爾松告訴過赫爾的話——工友們是蒙昧着的，他們不曉得誰個可信任，正想幫助他的人偏懷疑他。“金牟”，赫爾插着說，“你說這樣的話幹麼呢。我們應該要曉得忍耐——”

那孩子又轉向赫爾。“你曉得甚麼呢？在你只是一場玩意兒啦。你隨時都可以走掉而且忘記掉的。別人告訴我，你有錢啦！”

赫爾並不覺得憤恨；這正是他自己的良心時常說的話。“在我一方面不像你所想的那麼容易呢，金牟。除掉沒錢的痛苦外也還有許多別的痛苦——”

“你可以受許多的痛苦——和你們有錢的人啦。”金牟

讚誦着。

委員團中也有別的在吐着不平。

“好厲害啦，賴發德！”摩一郎說。“我們是愛沒能助的，朋友們——我們的沒有辦法和你們一樣。”

“你說你們沒有辦法——但你們連嘗試也不肯嘗試一下！”

“嘗試？你是要我們支持一個沒有希望的罷工嗎？你最好教我睡着不動讓一載炭倒在我身上。我們是不能夠勝利的，朋友！我告訴你我們是不能夠勝利的！我們只有把我們自己的組織丟掉！”

摩一郎突然的激昂起來。他在這個地方看見過好幾次突發的罷工，看見過許多罷工的年青工人弄到無家可歸，流離顛沛，把他們的失望轉嫁到他的身上。“你說，我們可以把會金來支持你們——公司就用着工賊在經理着炭坑，我們也要繼續支持着。但是我們從那兒上岸呢，賴發德？我看見過不少的工會坐了礁——我的年紀也還並不老！假如我們有一座銀行，我們能夠支持全國的炭院夫，那我們是用不着再做工，非等到獲得了我們應享的權利。但是我們現在所使用的錢是別的工友們勞苦着得來的錢——剛好就在現在，在炭院中，和你同你老人一樣做着同樣的工作啦，賴發德。

他們把錢給我們，他們說，‘把這錢用來組織工會。用來幫助那未經組織的工友們——把他們組織起來，他們可以不短折我們的工錢，可以不做工賊。但不要濫用，千萬不要濫用；我們的錢得來很不容易，假使我們得不到甚麼效果，我們很難再出。’朋友，你覺得這是怎樣？這在我們看起來比我們恐怕失掉自己一點薄薪的是來得多麼重要——雖然你總不肯相信我們？你對我說話不要把我當成比得哈里崗的兒子。我在十歲的時候我做過掣動手，我出炭坑也不久，我還不會忘記掉那種苦況。我認真告訴你，每在晚上使我不能合眼的並不是愁自己的生活，因為我自己在晚上用過功，我得到一點教育；我想我是能夠跳出去找錢吃飯的；我在晚上不能合眼的是愁着要怎樣才能把工友們的錢用到最好處，或者我假如不這樣做或者那樣做我可以替他們減少得一點災難。我昨晚乘夜車來的時候，我正是在這樣作想啦，金牟頓發德——我一路聽着那車輪的哄隆的聲音——我這樣想，“我這回又會看見更受苦的人，我會得到許多的人來攻擊我，因為他們不曉得為甚麼我們領着薪水，而他們却受掠奪。我要怎樣才可以表示我是在替他們工作着的——我是盡我的能力堅苦地工作着的——他們的災難不能怪我啦！”

淨曲普在這兒說起話來。“用不着再說了。我看我們是

反對的。我們不想麻煩你啦，摩一郎。”

“你們假如不贊助工會，那就是麻煩我。”

浮曲苦笑著。“我會幹甚麼你永不會曉得。我的路是開着的——你要知道！”

“好的，反正都是一樣；你要替工會作戰也好，或者是和工會作戰。”

年青的領導者把委員團的人一個看到別個，勸着他們不要因這次的失敗而沮喪，却應該轉禍為福，利用來團結炭坑的工人。每個都不能不犧牲，不能不支付一部分的貨價。重要的是每個失業的人應該成為工會主義的火花，把革命的火帶到別處新的地方。各人盡各人的責任，那不久便再沒有使支配者利用工賊的餘地了。

## 第二十一章

委員團中有一個人為赫爾所特別關心着的——是瑪利白克。她還不曾發言；別的人在爭論在抗辯的時候，她坐着緊緊閉着嘴脣，握着拳頭。這回的失敗是怎樣使她憤怒，赫爾是曉得的。她起來了，掙紮着，希望着，結果是她常常說的——全無！現在他看見她，睜着大而黑的眼睛，緊睨着這熱

烈的年青的工人領袖。他知道她心中一定是起着戰爭的。她現在會完全絕望嗎？這是她的性格的試驗——也就如其他各人的性格的試驗一樣。

“假使我們是很強很勇敢”，金牟摩一郎說，“我們能夠利用我們的失敗來訓練我們的工人，把他們團結。現在正是時候，假使我們能夠使北谷工人看見我們還在工作，那他們不會倒戈，不會反對工會，只好退讓一步等待時機。我們把工作加緊起來，把工會維持着，等到我們佈滿了全國的炭院，能夠總同盟罷工，能夠勝利的時候——這不是打倒那工頭兒們的一種方法嗎？”

會話在這兒停息了一下；於是瑪利說起來。“你打算怎樣去通知工人們呢？”她的聲音很平淡，但就那樣也使赫爾的心臟跳躍起來。不管瑪利是有些甚麼希望或者沒有，她總是不落伍的！

約翰哈得門表示他的意見。他想用幾國文字印成傳單拿到炭院村去散發，叫工人們復工。但是傑侶對於這個提議立即否認。工人們是不相信傳單的，他們會疑心是工頭兒們的假造。前回秤中人運動的時候工頭兒們不是假造過赫爾的書信嗎？唯一的辦法是委員團裏面的人走進炭院去和工人們會面。

“並且要趕快才行！”傑侶繼續着。“他們通告明早開工，不上工的便逐出炭坑。這些都是最好的工人——我們是應該打救的。”

委員團中的別的幾位也贊成這個辦法。斯拉夫人的魯西克很慢很慢的說，“他們一失業就糟糕以後不再幹罷工。”希臘人的章馬奇士很快很着急的說，“我們說罷工；我們要說不罷工。”

他們怎麼辦呢？第一步是走出飯店的困難，他們是有密探監視着的。哈得門提議要衆人同時出去向四處散開，密探的人少不能每個每個的跟蹤他們。逃掉的便可以藏在空車裏趕上北谷去。

但是摩一郎說公司一定是有準備的；魯西克他是過過放浪生活的說道：“他們的確要檢查火車。他們一捉着我們，那可要命。”

是的，那是一個危險的使命。瑪利又說“或者用一位女人去的好些。”

“女人也要打的”，迷納梯說。

“我自然曉得，但我可以騙他們。有幾位寡婦到培德羅來營葬的，她們是帶着喪巾把面孔罩着的。我可以假裝一位寡婦混進坑去。”

男子們面面相覷。高明的一個想法！金牟賴發德自從和摩一郎口角以後一臉的不高興到現在才散開了，突然的抿笑起來。

“我在街上看見張本宜家的”，他說。“她戴的一張黑面網可以籠下我們好幾個。”

赫爾自從受了金牟賴發德的譴責，到這時才第一次開口。“有誰曉得張本宜家的住的地方？”

“她住在我的朋友蘇瓦伊嘉媽媽家裏”，魯西克說。

“好的”，赫爾說，“關於這回的情形有點事情你們還不知道。自從你們趕走了，我還向工人們演說過一次，要求他們發了誓，要堅持罷工。所以現在我該得轉去吃我們自己的話。假如我們有黑面巾和喪服之類可靠，一個男子扮起來也就和一個女人一樣。”

大家都凝視着他。“他們捉着你，會把你打死！”浮曲普這樣說。

“不會”，赫爾說，“我想來不會。總之是該我做的”——他看了金牟賴發德一眼——“因為我在這回罷工的失敗中我是唯一的一個不受苦難的人。”

話頭停止了一會。

“我失悔我說了那樣的話！”金牟衝動地叫着。

“老朋友，那一點也不錯的”，赫爾回答着。“你所說的是真理，我要幹點事情來減少我良心的苛責。”他笑着站立了起來。“我要演一曲寡母哭靈！”他說。“我要走上山去和我的朋友奔夫克東講一次社交！”

## 第二十二章

赫爾打算到張本宜家的住的地方去訪問她；但是摩一郎不贊成，他以爲密探一定要跟隨他的。作與他們就全體同出飯店，密探們所定要跟蹤的一個人就是叛徒的頭腦搗亂的張本人，佐司密司。最後他們決定是叫張本宜家的到房裏來。叫她同蘇瓦伊嘉媽媽或者別的女人能夠說英國話的同來，來到帳房間瑪利白克，說瑪利借了她的錢，她要找她把賬還來營葬自己的丈夫。飯店的書記不會知道瑪利是誰，但偵探們會來簇擁着聽的，假如說瑪利是從北谷下來，那他們一定會連想到那被驅逐的委員團來。

這層使魯西克明白了，他動身出去，隔了半點鐘光景回來報告婦人們已經上了路了。幾分鐘後門上有敲門聲，那兒那穿着喪服的老寡婦和她的朋友來了，她走進來；神魂不定的面孔，喜出望外的狂叫。魯西克要求她把她的喪服借給佐



司密司！

“你告訴她說我要把更多的錢給她買”，赫爾說。

“噯呀，菩薩！”張本宜家的叫着，叫得涎沫四濺。

“她說她沒有衣裳換。她說她不好不穿衣裳！”

“她沒有穿襯衫嗎？”

“她說她的襯衫有洞！”

一羣人都大笑起來，老婦人滿臉漲得通紅從額頭紅到臃腫的喉部。“告訴她用絨毯裹着身子”，赫爾說。“瑪利白克給她買新的衣裳來。”

真是出乎意外的困難要叫張本宜家的脫下她的喪服，她穿着足費了這麼久的時間和眼淚的。一位重觀瞻的婦人已經生了十六個孩子也難接受這樣一個提案；要叫她賣掉自己喪事的表章——而且在這旅館的客房中，圍集着一打的男子！男子們不在理的取笑也把這場公案沒有弄得更加容易。“噯呀，菩薩！”張本宜家的又叫了一聲。

“你對她說很緊要很緊要”，赫爾說。“告訴她我是無論怎樣都要的。”他看見魯西克找不着出路，他又直接加入，用炭院村中通用的英語。“一定要！真的東西！一定攷着！快！騙工頭兒！看見？不行會殺！”

就這樣那吃了一驚的老婦人終竟降服了。魯西克說道，

“她說你們通通背着她。”每個人都愉快地微語着笑着背過身去，在那時瑪利白克和蘇瓦伊嘉替她立成一個憑障，張本宜家的才脫下了她的上衣和裙子，圍着一張絨毯在她的紅的肩頭以重觀瞻。赫爾把那衣服穿上的時候，周身差不多要大一尺寬的光景；他們把兩個枕頭塞在他的胸口上，一直吊到腰部，緊緊的纏着，這化裝才算滿足了。他穿上那老婦人的臃腫而破爛的皮鞋，瑪利白克替他戴上寡婦的帽子，把那厚重的面網籠上；這樣就是張本宜家的親生的孩子也不會看出破綻。

在幾分鐘間大家真是有趣；瑪利儘管是好像疲乏得無以復加，但她也高興得開起玩笑起來。但不一會笑聲也就止熄了。是應該活動的時間。瑪利白克說她要和張本宜家的兩人留着應門，怕有旅館的人或密探走來。赫爾請摩一郎去看愛德華，說赫爾是在寫一篇對北谷阮夫的宣言，要半夜的火車才能動身。

這些事情大家都同意了，赫爾和各人握手，十一個男子同時離開客房，走下樓去，通過寅賓室，出門四散了。蘇瓦伊嘉媽媽與偽張本宜家的停了一分鐘再跟着出去——因為男子們是先出去了，她們看見寅賓室裏沒有一個密探。

## 第二十三章

赫爾和蘇瓦伊嘉媽媽告了別，走向火車站去。但是在他離開旅館不遠，他一突頭碰着正從對面走來的他的大哥。

愛德華的面孔呈着無聊的神色；他在肘下挾着一本雜誌是在最後的無望的努力中找出來對抗陪德羅的單調的。這是怎樣一種運命的遊戲呀！把一位重要的產業家，因為一位狂人的原故，禁錮在這樣天神所棄的炭村裏！在這樣的一個洞穴裏面有甚麼事體好做呢？花幾個銅子去看放牛童子 and 詐術師的活動畫片嗎？

愛德華的面孔太使赫爾感着滑稽的趣味了。並且，他也得到一個好的口實；在他往北谷去冒真實的危險之前，先來試驗一下化裝的效果，不很應該的嗎？

他阻攔着他長兄的去路，並且用張本宜家的那種高亢的訴苦的聲音，他開始叫道，‘先生！’

愛德華凝視着這攔路的黑衣人。

“先生，你是佐司密司的阿哥嗎，嚇？”

這句話問了幾聲才引出了愛德華的模糊的回答。他顯然是以有這樣的兄弟為榮的。

“先生”，怪聲又繼續着，“我的老板在炭坑裏嗚呼了。我得到他五片肉，我昨天才埋了的。我埋他這五片肉花了三十塊錢，我現在一個錢也沒有。公司也一個銅板也沒給我。他們派律師來向我說，假使我不曾太囉唆，我會得幾個錢埋葬我的老板的。先生，但是我有十一個孩子要供養呢，我沒有多的男人，像我這樣的一位老太婆也不好再嫁一位。我一回家我就聽見孩子們哭，我找不到東西給他們吃。我想你是佐司密司的哥哥，你一定是好人，你或許會可憐我這樣一位可憐的寡婦，你或者會給點錢把我啦，先生，我好買點東西給我的孩子們。”

“好的”，愛德華說。他把錢包收出來，抽出一張鈔票，恰好是十塊錢的。他的態度好像是在說，“夠受了，這個地方！”

張本宜家的貪婪地一把抓着那鈔票，但是還不滿足。“你的錢多啦，先生！你是有錢人啦，喂！你不肯把你的錢通同給我，好讓我把我的孩子們養得好好的嗎？你不曉得那公司賣店的價錢啦，先生，他們的價錢就給山一樣愈朝上走愈高；孩子餓得沒法，他們一天到晚只是哭，一張鈔票經不得好久的使用啦。你肯再給我多一點麼，先生——喂！”

“我再給你一張罷”，愛德華說。“我自己是要用的。”他又抽出一張來。

“你那用得那麼許多呢，先生？你不會有那麼多的孩子罷，喂？而且你家裏或許還有更多的錢啦！”

“我不能再給你了”，愛德華說着。他另外朝一邊走去，想迴避過路上的障礙物。

但是這障礙物也跟着走一步——而且以驚人的敏捷。“先生，我多謝你給我這許多錢。我要告訴孩子們說我是得着一位善人的幫助。我喜歡你呢，司密司先生，你把錢給可憐的寡婦——你漂亮的男子。”

這可怕的怪物公然伸出了她的一隻手爪來，好像要摸愛德華的臉，或者是捫觸他的下頤。他迴避了，就好像甚麼病毒一樣；但她追着他，決定要做點甚麼事情，他所不能斷定的。他聽見別人講過，這些外國人是另外有一種禮節的！

“很好了！那不算甚麼！”他堅持着往後退——同時很担心地向周圍迴顧，看有人在見證沒有。

“漂亮的男子漢大哥！漂亮的男子漢！”那老婦人叫着，增加着的親熱。有一天我或許會找着你這樣的男子呢，愛德華司密司先生——我就不再做寡婦了。你想不想你或許會討一位漂亮的斯拉夫女人，有很多的孩子啦。”

愛德華看見這個情形是決望了，他一步跳往一邊。那一跳是很以為可以保障他的安全的；但是使他驚愕了的是那

斯拉夫婦人也跟着一跳——兩手抽進了他的肘下，緊抱着他的肋骨，重重的給了他一揉。揉了之後那手爪的所有者走下街去了，頭也不回；但做了些奇怪的格落格落的騷音，這或者是斯拉夫人見背的寡婦的哭聲，或者也怕是別的甚麼。

## 第二十四章

上北谷的火車立刻就要開了，赫爾算來剛好有時候完成他的使命，他還趕得上最後的一趟火車下山。他在車箱中揀一個不惹人注目的座位來坐下，他坐着不動一直快要達到目的地點，在到北谷炭院的前一站的停車。車裏有幾位炭院夫的婦人，赫爾揀一位與張本宜家的同國籍的女人，漸漸移到她的旁邊。她說了幾句話讓他坐；赫爾却只是嗚咽着，那婦人握着他的手來安慰他。他的手是緊緊地在面網下邊拱着的，她又輕輕地拍他的膝頭。

火車在炭院村的鐵柵欄前停止着了，幫辦的亞當牟士從車中走過，檢視每個每個的家人。赫爾看見這樣的情形，又開始嗚咽起來，向他的同伴說出些不明瞭的話——使她不能不俯就他，說着甚明瞭的斯拉夫話來探問。“幫辦”走過去了。

赫爾下火車的時候，他捉着他的同伴的手；他更嗚咽得厲害些，她便更說了許多話來安慰他，就這樣她們在打脫牙齒者的辟提哈南面前走下月台。又有一位別的女人走來，她們走下街去，兩位女人用斯拉夫語會話，顯然沒有懷疑赫爾。

他籌畫就了他活動的計畫。他不能夠和工人們祕密談話——那是太費時間，並且他還不會告訴多少人，他一定要被人賣掉的。計畫是大胆的突擊。再隔半點鐘便要開晚飯了，食飯的人是聚集在雷鳴涅次克的食堂的。他應該在那兒去報信！

赫爾的兩位女伴驚惑了，他經過張本宜家的門口，張本宜的兒女是託鄰人照看着的，他並不進去。但他不管她們疑心與否，一直走到迷納梯家。他顯出原形來使樂沙大吃一驚，他傳達了她丈夫的口信——要她把孩子們帶到培德羅，靜靜的等待着他的消息。她跑出去，把傑克大衛德引來，赫爾把事情告訴他。傑克的小團體在最近的紛糾中顯然沒有犯着嫌疑，他們可以留着做細胞核，幹工會的工作。

晚飯的時間近了，僞張本宜家的出來在街上竄着。她竄過雷鳴涅次克的食堂時，大家都望着她，但沒人說話。這兒是吃喝的戰場，每個人都是生搶活奪地要佔鄰人的上風。黑衣

人走到食堂的絕底；那兒有一隻空椅，他把牠從桌邊拖過來，再跨上去。於是在室中吶喊了一聲。“朋友們！朋友們！”

吃飯的人抬起頭來，看見那寡婦的黑衣脫開，看見他們的領袖，佐司密司，凝視着他們。“朋友們！我是得到工會的消息來向你們報信！”

大家叫起來了；工人們都跳起來，把椅子拋開，乒乓地倒在地上。差不多立刻又肅靜了；你可以聽得見每個人運動顎骨的聲響，假如還有人在咀嚼的時候。

“朋友們！我下培德羅去，看見了工會的人。你們曉得工頭兒們是不會要我轉來的，所以我便改了裝，我到了這兒！”

這一下才使一般的人覺察到他那怪誕的裝束；大家高興得狂笑起來，狂叫起來。

但是赫爾把他的兩隻手伸出去，大家又靜了。“請聽我說話。工頭兒們是不讓我在這兒久說的，我有點重要的事情要說。工會的首領們說，我們現在罷工還不能得到勝利。”

眼面前的一些面孔上表示出驚愕來。有的人失望的叫着。他接着說。

“我們只是一個炭院，工頭兒們會把我們趕出去，另外雇一批工賊來，沒有我們也可以經營炭院的。所以我們要在同一個時候使全國的炭院同盟罷工。一個總工會和一個總



罷工！假使我們現在就動手，那正中工頭兒們的心懷；但我們要愚弄他們——我們要做工，我們也要組織工會！你們是工會的會員，你們應該為工會效力！我們要叫北谷總工會的萬歲！”

等了一下沒有應聲。這樣的情形要使工人們高興起來本是困難的事。赫爾明白了他應該趕快掉換調門。

“朋友們，我們並不是怕事的！我們都有絕頂的聰明！就拿我來譬比——我的聰明也算不小！我穿着密西司張本宜的衣裳，兩個枕頭挾在胸口上！”

他打着那兩個枕頭，惹得一堂的人大笑。許多人都是認識張本宜的老板娘的——那是喜劇家所稱為“本地風光。”笑聲傳遍起來，成了歡喜的大風浪。工人們歡叫起來了。“佐司密司萬歲！好漂亮的姑娘呀！我要討你做老婆呀，佐！”就這樣赫爾叫出“北谷工會萬歲”，大家都應聲起來，那自然是容易的了。

他又舉起手要求肅靜，又接着說。“聽呀，朋友們！他們要把我趕出去，你們也不要反抗他們。你們要去上工，維持你們的工會，準備將來的大罷工。你們要把我的話轉告別人。我不能對他們全體的人說，但你們要告訴他們維持工會。你們記着，外邊是有人為你們計畫着鬥爭着。我們要服

從工會，我們全體，我們要把北美合衆國的全體的炭坑奪回！”歡聲搖盪着四壁。是的，每個人都是想——生活在自由的天地！

聽見這種叫聲，有一羣人已經聚集在飯堂門口；赫爾注意到目前的動亂衝突，他看見他敵人的頭和怒聳着的兩肩，辟提哈南現在眼前。

“朋友們，護兵已經來了！”他叫着，羣衆發出怒吼。工人們回過頭去，擦着拳頭，凝視着那警丁。但是赫爾很快的衝着說。

“朋友們，你們留心我說的話！放鎮靜些！我不能留在北谷炭坑，你們是曉得的！但是我到這兒來應該做的事情是做了，我從工會給你們帶了信來。你們要告訴別的人——告訴他們服從工會！”

赫爾接着把他帶來的信重複地說了又說。他把這些過勞的面孔挨次的看着，記起他對他們宣說過的誓詞，他現在又從新宣說一遍。“我始終是幫助你們！我繼續着要同你們一路鬥爭。”

食堂門口動亂得更厲害，奔夫克東突然現出，還帶了幾位護兵，分開路道走進食堂來，跑得氣喘吁吁臉孔筋漲的。

“啊，警長也來了！”赫爾叫着。“克東，你們不要衝，這兒

是並沒有甚麼亂子的。我們這些人都是工會會員，我們是嚴守紀律的。現在，朋友們，我們不失望，我們不投降，我們只等待着別的炭坑的工友！我們有一個工會，我們要維持牠！我們叫三聲工會萬歲”

同心一意地高呼着萬歲：工會萬歲，佐司密司萬歲，寡婦和她的喪服萬歲！

“你們是屬於工會的！無論有甚麼事情，你們要保障工會！假如他們驅逐了你們，你們便把這種精神移到別地方去！你們把這來教導新的工人，你們永不要忘記！工會裏有力量存在，工會裏有希望存在！永不要忘記呀，朋友們——工會！”

警長的聲音響了。“年青的婦人，你要出來的時候，你趕快出來！”

赫爾故意呈出一種嬌媚的態度。“哦，克東先生！別要逼得奴家這樣急迫呢！”羣衆大笑起來；赫爾從他的講台走下。他嬌滴滴地把面網又從新罩上，腆腆怯怯地走過食堂。他走到警長的面前，溫婉地握着這貴人的手，辟提哈南在另外一邊，幫辦亞丹牟士殿後。匆匆走出食堂，走下街去。

餓着的工人們都把飯丟掉來看這個光景。他們從食堂中傾吐出去，跟着，笑，叫，歡呼。別的人又從別的方面走來

——他們走到車站的時候，全村的人差不多都走來了；每處都在說，“那是佐司密司！帶了工會的信回來！”漢子很大的，污鵲鵲的工人們笑得把眼淚流出來一條條的現在臉上；赫爾的妙計愚弄了他們的壓迫者，他們高興得你擁抱着我，我擁抱着你的。

就是弈夫克東也支持不住那兇惡的面孔，他說，“菩薩，這回你總算盡了頭了！”他很客氣地拿出“社交”的態度來，平穩地送掉這位鬧事的客人，避掉種種危險的可能性。他把寡婦送到車站，把她扶上了車，帶着侍衛站立在她的車門外；一直等那車開下山通過了北谷的鐵柵欄，這禮貌周到的主人都還在目送。

## 第二十五章

赫爾把他寡婦的喪服脫掉；同時他也把他裝扮一個工人的遊戲丟掉了。突然間來了一個反作用；他感覺着自己的疲倦。

十天工夫他是生活在激動的漩渦裏的，差不多連睡的時候都沒有。現在靠在車中座上，蒼白地，疲乏地；他的頭痛，他覺察着他在北谷實驗的總成績是失敗。在他心中不再

留有那種冒險心事的痕跡了，他來時是“在暑假期中作實踐社會學的實驗”的。他把他的課程學了，他來複習一下，覺得汗流夾背。他苦笑着，回想起他上山來時，無憂慮地在唇上唱出的歌謠：

“有趣的老丈哈里崗——

他把產業的車輪運轉忙；

運轉忙，爲他的煙管和酒觴，

爲他堂皇的大學堂！”

火車到了培德羅，赫爾叫了一乘馬車坐到旅館。他依然把寡婦的衣裳捲起隨身帶着的。他儘可以丟在車上，但他在過去兩三個月中在北谷所得到的經濟的衝動成了習慣。他要還給張本宜家的。他許了她的錢或者可以更好的用來養她的幼子。那兩個枕頭是丟在車上；旅館該得忍受這點損失！

走進賓賓室他第一個看見的人便是他的長兄，他那尊嚴的面孔被日來的憂勞的人性化了使赫爾的頭痛鬆減了些。人生是辛苦的，人生是苛刻的；但這兒是倦怠的，等待着的愛德華，那滑稽的救濟的施捨！

愛德華問赫爾究竟幹甚麼去來；赫爾答應道，“我去訪問了些寡婦和孤兒。”

“哦！”愛德華說。“你讓我陷在這樣的阮蕩裏！你手下挾的是甚麼？”

赫爾看着喪服包裹。“那是一位寡婦的紀念品”，他說，他把衣裳袒開，在他哥哥的驚惑的眼前展示出來。“有位婦人名叫蘇瓦伊嘉的給我的。這些是另外一位婦人名叫張本宜的東西，她現在沒有用處了。”

“你要拿來做甚麼？”

“那好像是張本宜家的又要去嫁人了”，他把聲音放低，親暱地說。“愛德華，這有一段趣史——或者可以使你高興，作為外國婦人的奇風異俗的圖解。她在街上遇着一位男子，她說是一位漂亮的，漂亮的男子——那男子給了她一些錢。所以她就去買了些新的衣裳，她想把這寡婦的喪服送給那位新郎。那好像是她的本國的習慣，那好像是她的記號，證明她接受了那男子的求婚。”

他看見他大哥的臉上漲起一陣陣的疑潮，赫爾依然直視着他一分鐘也沒有中止。“愛德華，假如那位男子是並不是有心於她，那他會麻煩的，因為張本宜老媽的脾氣我是知道的。她一定要到處糾纏着那人——”

“赫爾，那東西是瘋子啦！”他說了又擔心着四下觀望，他好像怕的是突然之間那張本宜家的又會出現在這寅賓室裏表示出她的脾氣一樣。

“不然”，赫爾回答着，“這只是民族間習慣的不同。”赫爾的面孔突然拿不住了。他笑起來；他笑，笑得來幾乎快忘掉體統。

愛德華很不高興。寅賓室裏另外還有人，都在凝視着他。“赫爾，別再胡鬧了！”他說。“你的惡作劇令我難過！”但儘管那樣，赫爾還能看見他長兄的面孔上有猶豫的神情。愛德華是把寡婦的衣裳認出了。但他怎樣能夠確定那位怪物，那在街頭揉了他的肋骨一下的，甚麼國民的異俗呢？

“別胡鬧了！”他再叫了一聲。

赫爾把他的聲音突然變成張本宜的調子，說道，“先生，我有八個孩子要供養呢，我又沒有多的男人，像我這樣的老太婆也不能再嫁一位男子啦！”

到頭這全部的真實才完全畢露了。愛德華的驚愕和厭惡爆發了出來；赫爾傾聽着，他的笑容消逝了。“愛德華”，他說，“你也不要那樣認真啦！”

“好了不得！”愛德華說着。“總之我相信你是瘋子！”

“你是在山上的啦，愛德華！我對那些可憐的人說的甚

廢話，你是聽見的！你真的以為我會同你走，便把他們忘記了！”

愛德華不管這些，依然罵着他，“總之你是瘋子！儘管我怎樣保護你，你總是要去遭死的！”

但是赫爾只是笑。“那樣憂慮一點也沒有！你沒有看見那炭院警長的社交態度呢！”

## 第二十六章

愛德華一定是逼着把赫爾帶起走了的，但非等到夜半沒有火車；所以赫爾又走上樓去，那兒有摩一郎和哈得門，連同瑪利白克與張本宜家的，都熱心地傾聽他的消息。委員會的諸位是出去吃飯去了，絡續的回來了，赫爾的故事是說了又說。大家都很高興，就給雷鳴涅次克館的工人們一樣。一切的罷工應該命令停止的最好都要能夠這樣有趣的下令停止！

在這些滿足的轟笑之間，他們討論到他們的將來。摩一郎是要回西城的，哈得門回先禮壇的支部，他要另外派一個運動員進北谷炭院。克特來德不消說是要追放許多人的——那些在罷工中犯着嫌疑的人，那些繼續着要大聲談工



會的人。但是這些工人的遺額是不能不實補的，公司是經過那兒的荐頭行介紹工人，工會是明白的。北谷阮夫很神祕地把工會的文件藏在自己的種種的行李內；或者是縫在枕頭裏，或者是藏在飯匣內，或者是在工作的時候藏在自己的衣包。這樣宣傳在被驅逐了的工人裏面也是進行着的；就那樣儘他們走到那兒，都是宣傳工會主義。赫爾聽見說，巴列勒炭阮的工人聽見北谷炭阮的罷工，就在那天清早也完全自動地爆發過一次。已經有二十個工人被驅逐了，怕還有要被驅逐的人。這兒給委員會的幾個人便有事可做了，譬如像金牟賴發德——他可不可以在培德羅多留一二個禮拜去會這些工人，給他們一些宣傳文件和報告呢？

這個提示是受了歡迎；因為人生在這位愛爾蘭青年當時看來是絕了望的。他失了業，他的父親遭了難，他的家族窮乏而無助。他們不消說是要從屋子裏趕出的；北谷炭阮中不會有一個賴發德的家人留着。他們到那兒去呢，這只有上帝曉得；金牟是要成爲一個放浪者，離開他的家族生活，自己餓着肚皮，節些錢來送回家去供養老小。

赫爾留心着看這青年，推察着這些想念。他，赫爾瓦納，在這樣的情形和其他同樣可憐的各種情形裏面，很可以大顯神通。他有權利用他父親名字來寫支票，在炭阮災難裏他

就要學哈龍那拉西的故技，他相信他也有這種特權。但是在炭院災難與罷工流產時恰巧沒有遇着任何哈龍那拉西的，那又怎樣呢？就是北谷村裏的人，不會得向赫爾告訴自己家事的，那又怎樣呢？他覺得他是只好背過身來走開，免得他要犯着不能自持的危險。真的，這金玉其外的怪美的文明就像白骨塔的內部或者一座戰場一樣；你無論在那兒的地皮掘下一鋤頭；你都要發現出恐怖，不堪入目的奇形，不堪入鼻的惡臭，都會使你病倒。

就譬如這位魯西克罷；他有一個老婆和一對兒女，而在這天地之間沒有一個大錢。他這一年或好幾年來，都認真勤苦的工作着，替比得哈里崗打煤，在公司賣店裏為得着生活必需品，他從不曾有一次反對老哈里崗所發行的代用券。他在這天地間所有的一些物品可以收拾成一個包裹揹在自己的背上，但他能不能再和這些相見，那都要看在警長和警丁們的脾味上了。魯西克的去路是得着一張工會給他的車票。他或者可以找得着工作，或者也找不着；但無論怎樣，他最好是希望他的一生能夠又為別的哈里崗做工，在別的公司賣店裏能夠貰欠。

塞爾維亞的荷比安尼虛，麥克西哥人的黑南德茲，情形差不多完全是一樣的，只有一個是有四個孩子，一個是有六

個。浮曲普只有一個女人——他說，託天老爺的福，他們的孩子們都早死了。金牟摩一郎的勸勉好像沒有十分打動得他；他不再幹了；他要走向東方去，回他的英國。哼，美國說是自由的天地！他可以賭咒，假使他把在美國所遇的事情告訴別人，會沒有一個英國的阡夫肯相信的！

赫爾把自己的真姓名和地址告訴了這些人，請他們時常和他通信。他說，他一定要幫助他們一點的；在他的心中他在計算怎樣幫助的數目。在他能夠在一座堂皇的俱樂部裏享用盛餐之前，他們要走好遠才能免掉饑餓呢？決疑論者從這個問題所能告訴他的是——他適逢其會得親身知道了的解救了饑餓者的百分數，他看見浮浪在街頭者的百分數，他在政府公報上所讀到的關於生活費騰漲的百分數。他沿街走到俱樂部的路上，他到底能夠容許自己的眼睛閉到若何程度？在他準備和自己的妃楊舍（未婚妻）去赴舞蹈會之前，他能夠容許自己不讀政府公報到若何程度？這些問題就是高等數學的大家都是沒有留心去解決；大學院的閑人傳道院的高士都同樣地找不出公式來；而赫爾想靠他一點初步的暗算來解決，他也沒有得到滿足的結果。

## 第二十七章

赫爾想找一個機會和瑪利白克談話；他們自從與吉西阿塞會面後還不曾作過一次深密的談話，而赫爾現在又要長久的遠離了。他想要知道瑪利自己對於將來的計畫，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想要知道她的心境。假使他能夠把這位姑娘從絕望的深淵拔救了出來，那他的社會學的暑期實習也還不算是完全失敗！

赫爾要她同去和弈斗士屈倫告別，自從他們在麥克客勒家中避難，赫爾逃上陌爾西哈里崗的專車以後，他還不曾會過他。下樓，赫爾向他等着的大哥說明他的去意，大哥沒有批評，只是說他要同去，假使赫爾不反對。他並不是要和這位希伯來人姜大克女傑相識，他也並不十分接近去妨害赫爾和這位姑娘的會話；但他只想盡力保護他自己的弟弟。行列走到月光照着的路上——第一對是赫爾和瑪利，其次是愛德華，更其次是愛德華的同席，“鐵貨的行商。”

赫爾要和瑪利別離了，在這話別的話中赫爾不知如何說起。他不知道她對他的心意是怎樣，他有點怕去探問她的心事，他感覺着自己的內容！他想最好是快活的好，所以他

開始告訴她說她在罷工中的行動他覺得是怎樣的美好。但是瑪利沒有應付他這些話，到頭他覺得她是苦心着她自己的思慮。

她突然的說，“有些事情我是要告訴你的！在兩天前我知道怎樣對你說，現在我可不知道了。”

“好的”，赫爾笑着，“你儘你想說的說罷。”

“不；那令人難過——我現在是應該向你跪拜的。”

“我並不要叫你難過的”，赫爾說，依然是笑着，“但是我倒是應該向你跪拜。你知道，我是甚麼也沒有成就。”

“你所能做的你是做到了的——比我們其餘的人做得更多。我希望你知道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但是我也希望你聽我說別的事情！”

她走着，凝視着前面，激昂地拱着自己的兩手。“你說罷，甚麼？”赫爾仍然保持着快活的調子。

“你記得那天剛剛爆發後的事情麼？你記得我對你說的話——說要和你同走的話麼？我現在取消了。”

“哦，我原說過！”赫爾趕快的說。“你當時是顛倒了，瑪利——你不曉得你自己說的甚麼話。”

“不是，不是！那可不是那樣的！但是我把我的心事改變了；我不想把我自己拋棄。”

“我原對你說過你會看穿的”，他說。“沒有一個男子配得上那樣。”

“啊，小哥哥！”她說。“你的靈巧的口舌真會安慰人——但我希望你要知道真實。那是我看見那另外一位的姑娘；我恨她！”

他們默默地走着了一會。赫爾是充分地知道的，這兒有個難題。“我並不是要向你說教的。瑪利”，他妮婉的說，“但你也會把你這樣的心事改變的，你不會恨她；你會可憐她呢。”

她笑了——是乾澀的苦笑。“你這是怎樣的一種俏皮話嘛？”

“我曉得——那或者像一個俏皮話。但總有一天你會覺得的。你是有生活和戰鬥的很好的目標，而她”——他躊躇了一下，因為他還沒有得到一個確定的見解——“她還有許多的事情應該學習；她或許也永遠不肯學習。她會失掉些很好的東西。”

“我知道有一件好的東西她是不會失掉的”，瑪利滿足地說；“那是赫爾瓦納先生。”

兩人又靜默着走了一會：“我希望你要了解我，赫爾瓦納先生——”

“啊，瑪利！”赫爾勸解着。“你不要那樣對待我！我是佐”。

“好的，”她說，“你就是佐吧。那會使你迴憶起幾禮拜工夫裝着工人的一些冒險的事情。是，那正是我不能不告訴你的一部份。儘管我僅僅是一位炭坑夫的女兒，我有我的誇耀；那天我才知道了我的地位。”

“你的是甚麼意思呢？”他問着。

“你不知道嗎？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赫爾說。

“佐，關於女人的心理你真不聰明呢？你沒看見她對待我的態度嗎？她看我好像是一匹臭蟲一樣。她也不一定就把我當成了那樣咬人的蟲，但她想也沒有想——便這樣把我扔掉了”。瑪利把自己的手揩了一下，就給一般人處治臭蟲一樣。

“啊，好了！”赫爾勸解着。“你是太不公平了！”

“我是照着我的良心說話的呢，佐。我被人扔掉，我把一切事情都看穿了。這點我很曉得——這不是她的過錯，或者——是她的階級；你的階級的一切，你的階級中的最好的人，就是你自己也是不能免的呢，佐司密司！”

“是的，”他回答着，“金牟賴發德那樣說過”。

“金本太過了——但是有一部分是真理。你自己是爲到了這兒做了我們工人階級的一員。但你自己的感覺沒有告訴你這個區別嗎，那就好像一個隔了好幾萬里的深谷——在這炭坑村中無知的可憐人與有錢人的千金小姐的中間？你告訴我不要自羞貧賤；但你肯把我放在她的旁邊嗎——儘管你對於比你低下的人有多大好的友情？你在迷納梯家中不是表現過嗎？”

“但是呢，瑪利，你不知道——”他還努力着發笑。“我是服從吉西慣了的！我認識她在認識你以前很久呢”。

“啊，佐！你的心真好，你真會說話。但是你沒有意思知道真正的真實嗎？你說你來這兒是爲學習真理！”

赫爾低聲的答應着“是，”沒有再抗辯了。

## 第二十八章

瑪利的聲音放低了，赫爾覺得她是深切地感動着的，那是怎樣的充實和熱烈了。她接着說：

“我一生都是在炭坑村中過活的呢，佐司密司，我看見男子們被人榨取，被人壓迫，我看見婦人們哀哭，孩子們餓着沒飯吃。我看見那公司，就給猛惡的大獸一樣把他們吞



了。但是我從不曉得那是甚麼原故，或者是甚麼意思——一直到那天，在迷納梯家裏的那天。你知道，我是在書中讀過些美人的故事；但我從不曾被一位美人掛齒，我從不曾吞過一位美人，如你會這樣說的。但在那兒我曾經着了——我好像立地知道了錢的來源，那是由工人們找出的。我看出了爲甚麼原故別人要剝削我們，要榨取我們的生命——爲的是貴婦人們要像那樣好看，要使她們保持着光彩和柔和！在許多成年的工人和童工正陷在坑裏要死的時候——爲着她們那嫩而白的皮膚，嫩而白的手，和那全身披裹着的絲羅陷在坑裏要死時候，她不正在這時候到，那或許還不見得怎樣壞。啊，佐喲——你以爲她在我看來像個甚麼？像一條柔軟的精緻的母貓，牠剛好把一窩小小的耗兒子吃了，牠的嘴邊上還滿帶着血”！

瑪利停止着，呼吸很緊湊。赫爾保守着靜默，她又接着說：“我自己把我看穿了呀，佐！我也不想過分的要討你說好，我自己這樣問我——你恨她說她是這樣一條黑母貓，你是爲的坑裏的工人們嗎？或者還是因爲你要的東西，她得到了？這問題的答案我是曉得的！但是我又提出另外的問題——假使你能夠，你也會像她那樣嗎？你會像她現在所做的那樣做——你心裏會有這樣的想法嗎？佐喲，上帝照臨着

我，我說的話是真實的——我不那樣做！不，決不爲愛了在這天地間生動着的任何的男子！”

她說的時候把她握着的拳頭舉了出來。她又把手放下了，接着向前走，並不看赫爾一眼。“佐，你儘可以費幾年的工夫去體驗，你體驗不出在迷納梯家裏時我心中生出的感情。這恥辱——並不是她加在我身上的，是她使我自己看清了自己！我，一位醉漢老阮夫的女兒，而她——我不知道她的父親是甚麼，但她總是一位公主娘娘，她自己是曉得的。一切的事情就是這樣決定的呢，佐！我當時就像現在一樣的憤怒，那並不是她有很多錢，很多美好的東西；她知道應酬，我不會，她的聲音中聽而我的醜。不，不是——那是她是十分有把握！這是我當時找着的一句話來表示的；她有把握——有把握——的確有把握！她有美好的東西，她永遠會有，她有有的權利！我有我的權利是受苦，我每天每天都被饑寒窮苦恐怖逼迫，我風吹雨打，找不着藏身的地方！佐，你曉得我是有點脾氣的——我不肯輕易讓人；但當我被人教導着看清楚了我自己，我便走開，把我自己藏去，我是怒不可遏的，我要把我的面孔埋在塵土裏！我自己對我自己說，這是真實！在她身中的確有比我好的一些東西！她的確是更好看的一種物什。——你看這些手罷！”她說着呈出迅

速而激情的姿態，把兩手向月光中伸出。“所以她對於她的男子是有權利的，而我真蠢，我公然看上了他！我是只好看著他走出去，我自己爬回這窳隘的破窰！是的，那是真實！等我一把這點指示給那男子，你想他說出甚麼來？哼，他很溫文爾雅的說我應該可憐她呢！啊，這樣的話你從前聽見過嗎？”

好一陣靜默着沒有話說。赫爾就有話想說，現在也說不出口來了。他到炭坑來所求的正是這個！這是階級鬥爭的赤裸的精神！

“好，”瑪利結束着，把手握起來，聲音也應照着，“好，我說完了。我不是奴隸；我也和任何的貴婦人一樣有權利生存。我曉得我自然是永遠得不到；我永遠不會穿美好的衣裳，不會住在華麗的房子；但我曉得我可以做些幫助解放勞動階級的事情，洗刷勞動階級的羞辱。佐，我幹同盟罷工的事情就由於這個見解！罷工指示了我走的路。這回我們是失敗了，但你或者以為那是無足輕重的罷。今後我還要幹多少次的同盟罷工，不見得每回都是要失敗的！”

她停止着不說了，赫爾走在她的旁邊，受着紛拏的情緒的盪擊。他關於她的幻想，真是實現了；她一定還要幹好多次數的同盟罷工！他是覺得高興而且誇榮；但是回頭這個思

想又來了，她一個女兒今後要去和社會苦鬥，那他一個男子才要到俱樂部去吃紅燒牛排！

“瑪利，”他說，“我覺得我自己慚愧——”

“那不對的，佐！你用不着慚愧。你生成那樣，你也沒有辦法——”

“或許沒有呢，瑪利。不過一個男子一知道他平生所享受的東西都是不勞而獲，那他所能做的事情，至少是應該慚愧的。我希望你不要恨我就如像你對於別人一樣”。

“佐，我是永遠不恨你的！沒有一刻時候恨過你！我坦白地告訴你，我是和從前一樣愛你的。因為我現在不能有你，我能夠這樣說；我看見過了那位姑娘，我知道你是永不會以我而滿足的。我不知道我該不該說，不過我這樣想，我想你也不會完完全全地以她而滿足。你反正都是不幸——我希望上帝祝福你！”

在這最後一句話中這姑娘道穿了他的心坎；使赫爾找不出話來回答了。他們走過了一盞街燈，她掉頭看他，因為他們兩人自從走出旅館來，這是第一次覲面，她看他的臉上有些悵悵。一種溫柔的情味突然表現在她的聲中。“佐，”她說；“你的臉色很不好。你快要離開這兒是很好的！”

赫爾想要微笑，但這努力很薄弱。

“佐，”她接着說，“你要過我做你的朋友。好的，我接受了！”她伸出了她那粗大的手。

赫爾握着她。他說，“瑪利，我們彼此都不要忘記罷。”在他的聲音中有些梗格。

“真的呢，小哥哥！”她說。“我們改天再幹一次同盟罷工，就如像我們在北谷幹的一樣”！

赫爾緊握着她的大手；但突然記起了他的大哥是嚴肅地跟在他的背後，他把手放鬆了，他心裏想說的許多隼語都忘記了說。他叫他自己是一個叛徒，但在愛德華面前不好太趨於感傷了！

## 第二十九章

他們走到弈斗士屈倫所住的房子來了。房主人是一位工人的老板娘，走來開門。赫爾問她，她答道，“那老人家身子很不好。

“他有甚病痛嗎”？

“你還不知道他帶了傷嗎”？

“不知道。怎樣的”？

“他們打了他呢，先生。把手打斷了，還幾乎打破了腦

壳”。

赫爾和瑪利同時叫出來。“誰個幹的？甚麼時候”？

“我們是不知道是誰個幹的。是四天前的晚上了”。

赫爾記起來那一定是他逃出麥克客勒家裏的時候。“你們請醫生給他看沒有”？

“請過的，先生；但我們不能夠照料他，因為我的老板是失了業，我又有兒女，又要照管房客”。

赫爾與瑪利上樓。他們的老朋友睡在暗中，但他辨別出了他們的聲音，很微弱地招呼他們。老板娘點了一盞燈來，他們看見他仰臥着，他的頭是綁着繃帶的，手是綁在挾板上的。他的神色顯然很壞，他那慈和的老眼深陷下去了發出可怕的黑光，他的面孔——赫爾記起弈夫克東的話，說他是“癩瓜面皮的老教士”。

他們聽他說出赫爾逃往陌爾西專車時的往事。弈斗士屈倫向逃者警叫了一聲，他也就跟着逃跑；有一位炭阮的巡丁趕上了他，給他一棒打在眼上，把他打倒了。他的頭打在石板上，他人事不省地睡了好幾個鐘頭。到後來有人來看見他，招呼了警察來，他們搜查他的衣包，曉得了他的住址，他是寫在一張紙片上的。事情就只是這樣——此外是弈斗士屈倫沒有通知麥克客勒去求援助，因為他覺得大家都忙着

開炭院的事情，他不好拿自己的私事去麻煩。

赫爾傾聽着老人的低聲的陳述、他在北谷炭院中所經驗着的狂怒的宏濤又捲上心頭來了。或許這是愚蠢的心理；因為一位炭院的護兵那是多麼威風赫赫的，他要打倒一位不會多麼費事的老人那真是家常茶飯。但在赫爾看來，這要算是他所看見過的橫暴之中的最大的橫暴了；這是表明對於人生中之至善方面的公司之全然盲目。這位老人，他是這樣謙和，這樣忍耐，他受了無數的災難，而他還不曉得怨憎，他的信念是保存得這樣真實的！他的信念在燃料總公司的流氓們看來怕是不值一顧的罷！他的哲學，他的聖者生活，他對於全人類的希望究竟給了他甚麼？他們在擦身過的時候，打了他一棒，聽他橫陳在那兒——不管生和死。

赫爾自己在他改扮寡婦的一節冒險上是私下感覺着滿足的，他也想稱道些瑪利的自我革命的勝利；但在這兒他聽見老人低聲談着往事，他的滿足消失了。他又覺察着暑期實驗的殘暴的真實——結果是終歸失敗。無限大的失敗！他使工頭兒們暫時的不高興了幾天；但那用不着多少時間便可以覺察到他是真實地替他們把罷工停止了。他們一定是又轉起產業的車輪，工人們一定也還是和從前一樣，像佐司密司沒有在他們當中做騾夫和二把手的從前。一切關於團

結的說話，一切關於未來的希望；在長久的經營中，在每天每天產業車輪的運轉中，完全成爲怎樣呢？北谷的工人們一定是正正確確地得到他們平時享受着的權利——做奴隸的權利，假使他們不高興，那就是做殉教者的權利！

瑪利坐着握着老人的手，低聲地表着些熱烈的同情，赫爾是立起身來在那小小的居室中走來走去，感着一腔的怒火。他突然決心不想回西城去了；他想留在這兒，找一位可靠的律師來，要懲罰這次暴行的兇漢們。他一定要依法爭到極端；必要時，他要開始政治的鬥爭，在這個自治村要把炭廠的支配權顛覆。他要找人把這些情形寫出來，他要出錢印刷，把牠們公佈。他的暴怒的洪濤還沒有消退，赫爾瓦納竟公然想出馬做州長的候補者，一舉把共和黨的機關全盤掃蕩——全因爲一位公司的無名密探在巷道中打了一位教士面孔的老工人，打斷了他的手膊！

### 第三十章

落尾赫爾自然又回到實際的問題來了。他坐在床邊上，娓娓的告訴那老人，說他的大哥來看他，給了他一些錢。這位哥子是有很多的錢的，所以弈斗士屈倫可以去進病院；假



使他高興，或者瑪利可以住在這兒近處照拂他。他們轉向那老板娘，她是站在房門口的；在她小小的家中好像有三位房客，但是假使瑪利肯和她的兩個孩子同一間床，那也可以住下。赫爾是反對的。但瑪利接受了這個提議；赫爾看出了她的心事來——因為弈斗士屈倫的需要，她是不能不用些赫爾的錢，但她總想儘可能的限度少用。

弈斗士屈倫自從受了傷後不消說他是不知道以後的事情，赫爾簡單的告訴了他——可是沒有說出這位炭院二把手現出原形的一節來。他把瑪利在罷工中所活動的一部分告訴了他；他想使那老人娛快，他又告訴他說他以前怎樣地看見瑪利騎在一匹白馬上，穿着白色的華美的廣袍，就像姜大克女傑或其他女權運動者一樣。

“真的呢，”瑪利說，“他這人總是要提醒我這件舊衣裳喲”！

赫爾看她；她穿的還是那件青竺布衫子。“這件衣裳倒有點神妙，”他說。“你讀過的仙女古話中有這麼一段故事，有一件衣裳自己會補綻，自己會漿洗，時常都是新的。一個人像那樣的衣裳只消一件就夠”！

“真的啦，小哥兒，”她回答着。炭院村中並沒有甚麼仙女——那除非是我自己啦，我在晚上洗好，在火爐上烤乾，

到第二天清早過熨斗”。

她平靜的愉快的說着；但是就是睡在病床上的這位老阮夫，他也覺察得一位年青的姑娘在懷春的時期只有一件舊衣裳的悲劇。他看着這一對年青人，並看出他們是互相喜悅的；照着老人的章法，他是想把這場佳話玉成。他冒着胆子微弱的說，“她可以耍些橙子花（新嫁娘的妝飾）呢。”

“哼，你會說癡話啦！”瑪利依舊泰然自若地笑着。

“是的，”赫爾急忙獻媚地說，“她自己倒是一朵花呢！炭阮村裏的一朵薔薇花——詩本子上關於她有一段議論。一個告訴你讓她在枝頭開着，別個又說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你在玩弄我啦，”瑪利說。“一會兒以前我還騎在白馬上。”

“我記起來了，”老弈斗士屈倫說，“不好久以前，你是一匹螞蟻啦，瑪利”。

瑪利的面孔突然嚴肅起來了。把她自己的悲劇來開玩笑是一回事，把罷工來開玩笑又另外是一回事。“是的，我記得。你說我不會落伍的！弈斗士屈倫老爹，你真比我更聰明。”

“那是因為年齡的關係啦，瑪利。”他把他結瘤的老手向

她伸出。“你現在是進步了嗎？你成了一個工會主義者嗎，瑪利？”

“我是的！”她回答，突兀地，她的灰眼放着光輝。

“有一句古話，”他說——“罷工一次，叛逆一世。你要好生煅煉一下呢，瑪利，到總罷工來的時候你是炭坑夫的一位指導者。我是看不見的了，我曉得——年青的人會代替我。”

“我要做我的一份的，”瑪利回答着。她的聲音低了；這是年老人給她的一種便宜。

老板娘早下樓去看她的孩子去了；她現在走上樓來說，有一位紳士在門口等着，他要問他的兄弟幾時回去。赫爾才突然記起了——愛德華在這些時候是在那兒走來走去的，被一位“鐵貨的行商”跟着！兄弟想留在培德羅的決心早有些動搖，現在是薄弱下去了；他覺得人生是複雜的，責任是錯綜的！他又向那老工人重說一遍，說他的能力可以使他不至於感受着缺乏，回頭他又向他告別。

他起身走出，瑪利一直送他到樓頭。他把她粗大的手握在手中——這回是沒有人看見的。“瑪利，”他說，“我望你相信，決沒有甚麼東西可以使我忘記你，也決沒有甚麼東西可以使我忘記炭坑的工人”。

“啊，佐！”她叫着。“不要讓他們把你從我們奪去！我們

是無論怎樣都需要你！”

“我是暫時回到家裏去的，”他回答着，“但是你要相信我，儘管我的生活生出甚麼變化，我是永遠爲工人而戰。總罷工到來的時候，我們知道那不久是要到這炭坑地方的，我要來做我的一份。”

“的確的，小哥，”她說，勇敢地直視着他的眼睛，“我們再見罷，佐司密司”。她的眼睛並沒有顫動；但是赫爾覺得她的聲音有些梗格，他感着一種衝動要把她抱在懷中。那是十二分悵惘的。他知道他是愛吉西阿塞；他記得瑪利前次問過他一句話——他能夠同時愛兩個姑娘嗎？這同他向來所習慣的道德律雖然不相融洽，但他同時是愛了！

### 第三十一章

赫爾走出街去，他的哥哥焦燥地在那兒走去走來。那“鐵貨行貨”又努一番力想和他談話，只樂得捱了一次罵——而已！

“哦，你現在事情完了嗎？”愛德華問着，把他一肚子的氣向赫爾發洩。

“完了，”那兄弟回答着。“我想來是完了”。他曉得愛德

華是不會關心到弈斗士屈倫的斷臂的。

“那嗎，千萬請你換一套衣裳，找些甚麼東西來吃。”

“很好，”赫爾說着。但是他的回答是沒有力氣的，哥哥用心地看着他。就在月光之中，愛德華也可以看出他兄弟臉上的縐紋，和他眼睛周圍的框陷。他才第一次感覺到這回的實習是怎樣深刻地苦了這青年的靈魂。他突然情不自禁的叫道，“你可憐的孩子喲！”但是赫爾沒有回答；他不要甚麼同情，他也不要甚麼東西！

愛德華呈出一種絕望的姿態。“上帝曉得，我不曉得要爲你怎麼做才好了！”

他們走回飯店，途中愛德華找了些無關緊要的話來和他閑談。他說他預防着店舖會關門，他替赫爾買好了一套穿着。他又嚴厲的說，不要赫爾道謝；他是不願意帶着一個流浪人同回西城的。

就這樣年青的阮夫洗了一次澡，這是隔了好久才洗的真正的澡了。（永遠不會再有貴婦人們在赫爾瓦納面前說，窮人們至少應該洗乾淨一點了！）他剃了鬍子，修了指甲，理了髮，穿上紳士的衣裳。不自主地他覺得他的興趣是恢復了一些。真是奇妙的一種感觸——又穿一身紳士的衣裳。他想到老黑奴的傳說，他總喜歡把石子來打趾頭，因爲他停止了

打獵覺得這樣舒服些！

弟兄兩人走出去想找一家食堂，路上又有一件最後的麻煩落在愛德華身上。赫爾看見一位老阮夫走過，停着步叫了一聲：“買克！”他突然忘記了他是一位紳士，那阮夫也忘記了。他凝視着遲疑了一會，隨即衝向赫爾一把把他抱着。

“我的二把手！我的二把手！”他叫着。在赫爾的背上砰的打了他一下。“好了不得！”他砰的一聲又在別處撞了一下。“嚇！你這個玩皮的孩子！”他鬍鬚滿腮的親了他一吻。

但是就在這樣狂喜的當中，他漸漸清醒起來，覺得他二把手的身上有點奇怪。他凝視着退了一步。“你穿着很好的衣裳啦！你找了錢嗎，喂？”

這老頭兒顯然是沒有聽見關於赫爾的祕密的消息的。赫爾說，“我幹了一件好事情。”

“你幹了甚麼事情啦，喂？”

“我在北谷炭阮幹了一次同盟罷工。”

“甚麼？你幹同盟罷工找了大錢嗎？”

赫爾笑了，但他沒有說明。“你現在在那兒做工？”

“我也在幹着罷工的事情——始終是我一個人幹。”

“沒有工作嗎？”

“我在鐵路上做了兩天工。在那邊修理路線。五角錢一

天。以後便再沒有事情幹。”

“你沒有去找炭院嗎！”

“甚麼？我？他們把我整穿了！我走上桑約塞去。炭院工頭說，你這老亡八，你見了鬼！你在這縣裏是再也找不着工作的！”

赫爾俯視着買克，看見他那骯髒的老面孔萎縮而且蒼白了，雖然他的話語微微含些樂趣。“我們現在要去吃些東西”，他說。“你不想同我們去嗎？”

“好家伙！”買克高興的說着。“說吃我是容易走的”。

赫爾介紹“愛德華瓦納先生”，愛德華隨便寒暄了一下。老斯拉夫人把他的熊掌伸出，他勉強握了，但禁不着表示了不愉快的神情。他實在是不能再忍耐了。他本想是到一處潔淨的餐館吃些正式的晚餐；但現在他不消說是不能夠把一個老流氓坐在面前，同他共同吃些甚麼了。

他們走進了一家終夜不閉門的小食店，赫爾和買克各人叫了一份乾酪夾麵包和牛奶，愛德華坐着，驚嘆他兄弟有吃這樣東西的能力。那其間兩位密友互談別後的經過，買克西柯里亞聽見赫爾的功業，他拍着膝頭叫絕。“哦，你二把手！”他叫着，回頭又向着愛德華，“喂，他不厲害嗎？”他砰的一聲在愛德華的肩頭上一拳。“好了不得，他們不敢打我的

二把手！”

賈克是最後一次被赫爾從北谷囚房的窗上看見的，那時候他在散佈赫爾親筆的簽名，幫辦的亞丹牟士逮捕了他。院警把他解到發電廠後的小房裏，在這兒他碰着考日耳和科羅法克，這是幫着散名片的另外兩個人。

賈克用他平常的腔調把他的經歷形容出來。“我說，喂，幫辦先生，你要趕我下山，我要去拿我的行李啦。他說，你拿你甚麼鬼行李啦。我又說，幫辦先生，我不費好久的工夫的。他說，我在這兒就被你糾纏了好久！他衝我一下，把我扔開了。回頭他們又把小房子打開，把我拉出來，我看見有一架大汽車等着，我說，喂呀，我的聖尤大！我公然要坐汽車！我在這兒，活了五十七歲，我一輩子沒有坐過一次汽車。我以爲我一輩子都會坐不成汽車了！我們坐起汽車下山，我看望周圍的山谷，我的面孔上覺得有很涼快的風。我說，我真多謝你啦，幫辦先生，我一輩子永不會忘記這駕汽車的。我一輩子從來沒有過過這樣快活的日子。他說，你這老亡八，不要你的臉！回頭我們趕上了草坪，又趕了上了黑山，他們便停止着了，說，亡八蛋們，出來。他們就把我們丟在那兒了。他們說，你們要再回來，我們捉着你們，要剖你們的肚子！他們飛快跑了，我們走了七個鐘，我們幾位家伙才找着了一間房子！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討了些東西來吃，回頭我才找到修理路線的工事；我一點也不曉得你能逃出牢房，我始終以為我是失掉了我的二把手，不會再和他見面了”。

老人說到這兒停止着了，親愛地看着赫爾。“我寫了一封信到北谷，但我一點也沒有聽見甚麼，我跟着這鐵路線走想來找你。”

這是怎麼的呢？赫爾奇異着。我在炭坑地方遇着的是赤裸的恐怖——但他現在要離開牠，並不全盤快意！他會失掉買克西柯里亞，失掉他鬍鬚滿腮的親吻，失掉他熊掌的握手！

他給了一張二十元的鈔票在買克手中使那老頭兒吃了一個大驚。他也把奔斗士屈倫和瑪利的住址告訴了他，寫了一張簡簡給約翰哈得門，他可以用他在下培德羅來的斯拉夫人中做工作。他說明他當天晚上不能不回西城，但是他是永遠不會忘記他的老友的，並且要替他找着一個好的工作。他想在他父親的農場中替這位老人經營一個好的地位。一位可愛的毛人！

火車的時刻到了，長列的黑暗的夜車從月台旁邊滾進來。很遲——是半夜過了；但儘管那樣老買克依然還在。他現在是在敬仰赫爾，因為他穿的衣裳好，又給了他二千塊

錢，但儘管那樣在情緒的逼迫之下他又擁抱了他一回，又給了他一個鬍鬚滿腮的親吻。“再見呀，我的二把手！”他叫着。“你要再來呀，我的二把手！我不會忘記我的二把手！”火車一開始移動，他把他襖襟的帽子搖蕩起來了，並且還跟着火車跑了一回去得到最後的一瞥，說出最後一聲的平安。赫爾轉進車箱的時候，眼淚潛潛幾乎滴落了下來。

—— 終 ——

1928 10 1 付 排  
 1928 11 30 初 版  
 1—1500 册  
 1929 8 9 再 版  
 1501—3500 册  
 1929 5 30 三 版  
 3501—6500 册



以 權 所 有

每 册 實 價 一 元 五 角

新幣

12/10/2011